理想国

imaginist

杨照 著

《资本论》的读法

资本及其创造的现代世界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Das Kapital

Karl Marx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1867.

New-York: L. W. Schmidt, 24 Barclay-Street.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理想国
imaginist

杨照 著

《资本论》的读法

资本及其创造的现代世界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Das Kapital



Karl Marx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1867.
New-York: L. W. Schmidt, 24 Barclay-Street.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杨照 著

《资本论》的读法



海南出版社
·海口·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
想
国
imaginis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论》的读法 / 杨照著. -- 海口：海南出版社，2022.9
ISBN 978-7-5730-0568-7

I. ①资…　II. ①杨…　III. ①《资本论》—马克思著作研究　IV. ①A81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96577号

《资本论》的读法
《ZIBEN LUN》DE DUFA

作　　者　杨照
责任编辑　余传炫　陈泽恩
策划编辑　张登邑　陈天真
特约编辑　张卉　张妮
封面设计　高熹
内文制作　陈基胜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　　编　570216
电　　话　0898-66822134
印　　刷　山东韵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202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5.125
字　　数　397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730-0568-7
定　　价　8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发行部门联系：010-64284815

目录

引言 “教条”之外，如何认知马克思与《资本论》？
第一章 导论
1. 读懂马克思，从第三个版本的《资本论》开始
2. 回到19世纪：黑格尔辩证法正当时
3. 辩证法与异化：人本来应该是上帝的主宰？
第二章 从经济理论开始，认识马克思的思想与动机
1. 资本主义时期的出现：劳动者、工厂、货币的异化
2. 重新认识使用价值：物品和你的关系，是价格决定的吗？
3. 被价格左右的欲望
4. 资本的来历和基本运作方式
5. 马克思的灵魂拷问：你是作为目的还是手段而存在？
6. 投资所得和劳动所得，根源上有区别吗？
7. 被扭曲的价格，被创造的需求
8. 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正义
9. 人如何沦为劳工：被降级的工作成果
10. 当批量生产代替量身定做，后果有多严重？
11. 失乐园的悲剧：交易的目的和手段，是如何颠倒的？
12. 剩余价值的来源：G1＝W，W＝G2，为什么G1 ＜ G2？
13. 卖不出去的0.7部手机：资本对生产的改造，导致了多大浪费？
14. 马克思理论的后继者对《资本论》的补充
15. 剥削与操控：如何辨别马克思主义的观念？
16. 老板与劳动者的阶级差异，是必然的吗？
17. 19世纪的欧洲：帝国的诞生，学问的分野
18. 追求科学的经济学是否有其内在偏见？
19. 马克思的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的不同前提
20. 卖时间的劳动者：为什么我们无法决定自己每天工作多久？
21. 老板的地位比员工高吗？员工之间是竞争关系吗？
22. 资本的历史：钱是如何变成资本的？
23. 利息的“必然”存在：钱存在抽屉里，何时变成了蠢事？
24. 资本与债务：无法实现的承诺
25. 货币：我们与国家间的债务关系

26. 泡沫经济：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发生的？
27. 2008年金融危机：为了保住美元地位，中国做了什么？
28. 马克思的预言为何没有实现（一）：对人的研究不是“科学”
29. 马克思的预言为何没有实现（二）：非资本主义国家揭竿而起，资本主义国家调整行动
30. 马克思的预言为何没有实现（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仍在扩张的资本主义
31. 马克思的预言为何没有实现（四）：劳动者被弱化的“被剥夺感”与资本家的无偿占用
32. 马克思的预言为何没有实现（五）：资本家无偿占用的类别
33. 马克思的预言为何没有实现（六）：我的专利，只值一笔工钱吗？
第三章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历史观
1.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空想
2. 资本主义是经济系统，共产主义是社会系统
3. 都是劳动者，你为什么不支持罢工？
4. 面对罢工，你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还是劳动者的角度？
5. 如何认识工业化的社会：社会学的诞生
6. 抛弃人名与事件，从社会的角度重新认识历史
7. 混乱中的清醒者：“社会学之父”孔德眼中的社会
8. 研究社会就像研究一只猫：孔德的“三阶段论”和“社会静态学”
9. 孔德的雄心：所有学科，都应该隶属于社会学
10. 马克思与孔德的分道扬镳：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终极形态吗？
11. 一个德意志人的观察：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漏洞
12.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意味着失去自由吗？
13. 马克思的雄心：完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哥白尼革命”
14. 《资本论》的副标题有什么含义？
15. “职业无贵贱”，只是说说而已
16. 资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要刻意地抹杀阶级意识？
17. 无产阶级专政（一）：我的报酬是友谊，我的报酬是学问
18. 无产阶级专政（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跟真实的历史是同一回事吗？
第四章 马克思的人道探索与哲学关怀

1. 《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什么第一章叫《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 投射论与反转论：为什么我们创造了上帝，却成了上帝的奴仆？
3.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上帝虽死，但宗教不在了吗？
4. 资本主义培养了新的“人民鸦片”
5. 马克思的复杂论理，要从康德的三大批判说起
6. 部分与整体：重商主义和庸俗经济学的谬误
7. 稀有性的消失：资本家和地主的特权，不是必然的
第五章 马克思的文化理论
1. “意底牢结”：“意识形态”是一套画地为牢的系统？
2. 从词义开始，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3. 当理论作用于现实：马克思文化理论与新马的发展
4. 马克思所说的是“真实意识”，还是另一套“虚假意识”？
5. 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重农主义是怎么兴起又落寞的？
6. “资本的宗教”下的我们，如何找到符合自己利益的意识？
7. 新马克思主义：困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能做什么？
8. 伪造的“和谐”：资本主义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9. 面对100年后的市场经济学，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过时了吗？
结语 莫忘马克思：《资本论》，为弱势者写的辩护书

引言　“教条”之外，如何认知马克思与《资本论》？

那个年代的台湾社会，马克思是“大毒草”

我出生、成长在一个将马克思和《资本论》视为“大毒草”，绝对不许碰、不能读的台湾社会。比我年长一代抱持着左翼想法或左翼信仰的知识分子，曾经还能偷偷地组织读书会，去读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如果有可能的话，读《资本论》。

可是我比他们大概晚生20年，也就意味着当时在台湾整肃思想与管制言论的“警备总部”多了20年的时间，可以没收当时在台湾市面上所有与马克思和《资本论》以及共产主义有关系的书，并且已经基本上把暗夜当中偷偷聚会的这些左翼团体都一网打尽了。

我知道马克思，听说过《资本论》，但是我的知识主要是来自学校系统里的一门“三民主义课”，课本告诉我们，马克思与共产主义多么荒谬，多么错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连做梦都不敢想，有朝一日可以读到《资本论》的原文版本。

阅读“禁忌书籍”的个人经验

幸运的是，因为我从小喜欢逛书店，长大以后，我也喜欢到图书馆借书，之后又刚好遇到了台湾的图书馆正在陆陆续续开架化，以前到图书馆借书只能查书卡，后来变成可以到书库里自己选书，所以我就养成了到图书馆书架去游逛的习惯，和逛书店很接近。

大学二年级，我到台大法学院去修日文课，顺便也就去逛了台大法

学院的图书馆，一路逛到了书库的地下室。那是一个从楼梯走下去时，远远就可以闻得到灰尘气味的地方，像是一个没有人去过也没有人会去的地方。

但既然是图书馆，既然有书架，我就充满了好奇心。我鼓起勇气，找到了开关，把电灯打开，走过一排一排的书架，突然浑身之间起了鸡皮疙瘩。我意识到自己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收藏的是几十年来没有编目的书，不是因为太新所以来不及编目，而是因为这些书比台大法学院本身还要更古老。

那是台湾日据时代留下的藏书，那时没有台大法学院，只有一个日本人设立的“台北法商学校”。换句话说，这批书自从1945年之后，30多年间被丢在那里，无人闻问。我在那个布满灰尘的地下书库耗费了很多美好的时光，还好那个时候我没有气喘的毛病，整个下午吸着沉积几十年的灰尘都不会有影响。

那里面最多的当然是日文书，其次因为日本和德国在当时的联盟关系，也有很多德文书。我在那里先找到了一套日共大左派思想家河上肇（1879—1946）所写的《自叙传》，5册一套。河上肇的名字我听过，我知道他出版过一本非常有影响力、对共产主义在日本的发展有仅次于《共产党宣言》的重要地位的书，就是《贫穷物语》（又译《贫乏物语》）。

我没有找到《贫穷物语》，但是在那里竟然能看到河上肇的书，这已经够让我兴奋了。我一定要读《自叙传》，可是我不可能在地下书库里读完这厚厚的一套5册书，所以我就决心冒险一试。那本书没有法学院图书馆的编目，是原来日据时代留下的书，所以每一次去法学院，我就刻意认一下在图书馆柜台的馆员，每出现一个没见过的，我就把河上肇的《自叙传》跟我的借书证递上。如果馆员告诉我这个书不能外借，我就摸摸鼻子，把书摆回书架上。

当我试到第4次时，真的就碰到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馆员。他只注意到这套书后面没有贴借书的到期单，就从抽屉里拿了一张到期单贴上去，在我的借书证上抄了日据时代的旧编码，就让我把书带出来了。

这个经验让我更加喜欢待在法学院图书馆的地下书库，每一次进去总感觉我应该会挖到宝，那种兴奋和期待，这么多年之后仍然历历在心。

过了一阵子，反复走过书架好几趟，我早已经猜测“应该在那里”的

书真的就在某一个底层的书架现身了，那就是日本岩波文库版分成上中下三册的日译本《资本论》。这次我不能再用原来的方式借书了，毕竟书上印着谁都看得懂的“资本论”三个汉字，再怎么搞不清楚状况的馆员也一定会竖起敏感的政治天线。

而且《资本论》我不只想看，还想要收藏，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用图书馆的自助影印机，一页一页地影印下来。那一阵子，我每天下午都耗在法学院图书馆，本来文学院的课也不去了，成天鬼鬼祟祟地徘徊在影印机旁，时不时去印个几张。别人如果要靠近，我就赶紧离开。

每一次印完之后，我就把这印好的纸张带回家，小心地放在衣橱里。早上出门的时候，从侧面抽出几张，非常仔细地折成8折大小，收在书包里，利用等公交车和乘公交车的时间，一张一张拿出来读。一到学校，我就不读了，会把纸张藏好，非常担心被人发现我在读“最可怕”的禁书。

什么是“伟大的书籍”？

在热衷于游逛台大法学院地下书库的同时，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宝库，也是当时一般大学生很少会进去的地方，那是台大总图书馆的参考书区。

这个参考书区里放的书，都是那种研究所做研究需要用到的参考书，一般学生对这些书是不会有兴趣的。我在总图书馆的参考书区看到了一套文学院图书馆也有收藏的重要参考书，那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Great Books*，直译是《伟大书籍》，或者翻译成《西方巨著》，那是他们选出的人类文明中伟大书籍大全。

这套书我其实很熟悉，因为大一我刚进历史系时，就被这套书激发了少年豪情。我曾经立志要把这一大套50多册的*Great Books*全部读过一遍。这50多册书可不能小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套书背后的信念，除了要提倡阅读经典之外，还强调要尊重原书的完整性。编者认为，如果用摘要、提纲转述的方式呈现，便无法让读者真正获得经典的智慧。如果把一部经典的内容浓缩成三言两语，让学生以为学了这三言两语就等于了解了经典，这不是学习经典应有的方式，反而变成了破坏经典价值

的最大罪人。编者主张，要读就读原书，而且要读全书，得到经典内容浸透生命的经验。所以这套书不摘录、不省略，再大部头的书也一律全文收录。比如说有两大册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大全》。而且为了让读者可以好好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凡是非英文的著作，这套书还会用心地去选最好的英文译本，然后用圣经纸精印，每一部动辄七八百页，蝇头小字双栏排版，容纳的字数多得吓人。

*Great Books*系列第一册是"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完整版的合订本。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也非常肯定，因为我的"宏大志向"就是从读荷马开始的。我还记得第二册是希罗多德，完整收录了他的《历史》。第三册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的作品，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我不是那么确定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有没有一起收录进来。因为我读了第一册、第二册，到第三册就读不完了。我的"宏大志向"只支撑了两册多一点点。

在我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台大总图书馆经过了一番整修，重新开放。我走进整修过之后宽敞明亮的参考书区，找到摆在那里的*Great Books*，眼光一扫，心跳就加快了——因为我一眼就看到总图书馆的这一套书，比文学院图书馆那一套多了一本，这本书的书脊上只有短短的4个字母：Marx。我尽量维持自己的手不要发抖，佯装若无其事，把那本大书取下来，快速地翻过。

没错，那里面就是《资本论》英文版的全文。

于是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我成为总图书馆参考书区影印机使用率最高的读者。幸好参考书区的书籍本来就不能外借，影印是理所当然的使用方式，不会过于引人怀疑。但我还是小心翼翼，每天出门前先想好，进了参考书区可以读些什么书、干些什么事，因为那里是不能带自己的书进去的。进去之后，我先一口气找几本书堆在桌子上，马克思那本一定在最底下，然后每隔一两个小时，起身捧着这一厚本马克思到影印机前面去印个15—20分钟。用这种方式，就这样很神奇的，在大学时代我的衣橱里，而不是我的书架上，有了日译本和英译本的《资本论》。我用这两种译本逐句对读，读完了这三大卷书。

理解现代社会，绕不开马克思

几年之后，1987年，我到美国留学，在哈佛广场附近找到了那家专卖左派书籍的“革命书屋”（Revolution Book Store）。我在那里买的第一批书，第一本是《毛泽东选集》，然后就是德文原版的《资本论》，这都是以前绝对不可能有机会看到的书。于是我又把《资本论》当作精进德文的教材，再将英文版和德文版对读了一遍。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考试必须要考第二外语，而我选择的就是德文。

我用这种方式接触了《资本论》，读过了《资本论》。我必须把这个经验告诉大家，因为我相信这样的经验和大家都不一样。

对你们来说，马克思与《资本论》都得来很容易。你们在学校里就被要求知道马克思，被要求整理出马克思与《资本论》的一些重要观念。正因如此，我相信大部分人不会有想要读《资本论》、想要弄清楚《资本论》到底在讲什么的动机。但是我不一样，我是在被压抑、被禁止的情况下，激发了最强烈的动机。我真的想要知道，到底马克思与《资本论》为什么这么“可怕”，为什么在台湾它是一棵“大毒草”，好像谁沾染到了马克思、《资本论》就会变成一个“坏人”，就会变成“共产主义者”，就会变成可怕的“恶魔”。

出于这样的动机，我不只是读《资本论》，而且还读得很仔细，我仔细地想要弄清楚，马克思究竟在《资本论》里讲了什么。

所以对我来说，首先，《资本论》是一座大宝藏，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我一点都不觉得无聊，而且第一次读、第二次读、第三次读，每一次都在挖掘过去读的时候没有读到的内容。

更进一步，随着年岁的增加，我自己读了更多的书，我的重要兴趣之一是想从19世纪西方的思想、西方的历史去追索，当我们的世界进入20世纪，整个被西方化、现代化之后，它变化的来源在哪里。于是我就发现《资本论》的另一项特性：它是一座我们绕不过去的大山。我们要理解今天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来的，所谓的“现代生活”“现代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各个不同的面向，我们都会遇到马克思，遇到《资本论》。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不了解《资本论》，许多这样的联结就会断掉。

累积了这样的阅读经验，到2005年的时候，我在台北“诚品讲堂”开课，想要向更多的读者介绍经典，让他们能接触、理解、进入《资本论》。当时的课程一共有5周，共5讲。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划，从5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和《资本论》。

第一，哲学的角度；第二，马克思作为历史学家、《资本论》作为历史著作的角度；第三，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的角度；第四，从社会切入来看，马克思提出了什么样的社会理论，《资本论》中告诉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第五，从文化理论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从下层经济结构反映出的他对上层文化与上层意识形态的理解，对此他又做了哪些精彩的说明。

这看起来完全合理，是非常干净、漂亮的课程规划。不过讲了10个小时之后，我就发现我犯了极大的错误——我没有办法实现我在课程规划上的承诺。

因为10个小时的课程之后，我只勉强处理了2个角度，那就是哲学和经济，其他3个角度根本还没有时间碰。更麻烦的是，在从经济的角度解读的时候，我必须去说明马克思进行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那么，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我们当下所认定的经济学，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意识到：漏掉了！漏掉了什么呢？我漏掉了从马克思、从《资本论》延伸出去的非常重要的政治理论以及国家理论。

所以在那次经验后，我再度阅读《资本论》，希望可以重新找到一种方式，更完整地呈现我所认识的马克思与《资本论》。

马克思不是一个只活在“教条”里的人

我的目的是完整呈现马克思，最关键的是，我希望让大家可以认识、知道——这是一个活在19世纪，但是目光一直看向未来，并对未来的规划充满热情与兴趣的活生生的人。而他预言的未来，他期待甚至他参与打造的未来，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现实。我们当下的世界，和马克思在19世纪时所预期、所规划的未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另外我也希望，借由这种完整认识马克思、解读《资本论》的方式，让大家可以获得社会科学的观念和工具，以此更透彻地分析现实。也让大家更明白，自己必然要作为集体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当中的一分子，而这背后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什么叫作政治，什么叫作经济，什么叫作社会，你与这些集体现象、这些大结构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必须诚实地告诉大家，解读《资本论》不会是一个惬意的过程，我不能承诺我要把马克思与《资本论》的理论变得简单、容易吸收，但是我能够承诺也是我会尽量做到的，就是在解读的过程当中尽量不枯燥，尽量能让那个时代在我的解读中活过来，让马克思在我的认识和我的描述中活过来。这不会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让大家可以体会、可以活生生认知的真切的时代与人。

第一章

导论

1. 读懂马克思，从第三个版本的《资本论》开始

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

接触到《资本论》就会明白的事实是：《资本论》很庞大，共有三卷本三大册，它非常厚重，所以仅是从分量上就可以体会到它的难读。

所以在读《资本论》之前要先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读的究竟是哪一本《资本论》？

“读哪一本《资本论》”，这个问题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在当下，大家能够找到的《资本论》分成三卷，这三卷成书的过程不一样。简单地说，三卷本中只有第一卷是马克思生前自己将稿子整理完成后交给出版社并完整出版的。不过即使是第一卷，我们也都可以看得出来，马克思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从他开始想要写这本书，到承诺给出版社交稿，再到之后一直拖稿，前前后后拖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才真的让这本书出版。

这是读《资本论》时必须要放在心上的一件重要事实。马克思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写这本书？他拖了那么长时间才让第一卷出版，而且还只有第一卷，后续第二卷、第三卷到他去世之前，都尚未定稿。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二卷、第三卷，是在他去世之后，由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他的著作遗产处理人恩格斯编辑之后出版的。因此，《资本论》第一卷和后两卷的基本性质不一样。

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问：既然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那么恩格斯为什么还能拿出第二卷和第三卷呢？对于第二卷、第三卷，我们应该有的基本认知是什么呢？恩格斯能够整理第二卷、第三卷，是因为马克思早已写下了《资本论》的结构，确定各卷要讲什么。恩格斯的编辑

工作大体依循马克思的基本结构，将马克思留下来的庞大草稿归类，分别放进第二卷和第三卷，并进行顺稿、修订。

不过恩格斯出于对马克思爱护的心意，在第三卷里另外放进了一些第一卷延伸的内容。那本来是属于第一卷的内容，但既然第一卷马克思已经固定完成了，所以有些关系到“劳动价值”的内容，既然不能去改动第一卷，但恩格斯又觉得这些内容太有价值了，不能放弃，那么只好放到第三卷。

这是解读《资本论》之前应该解释的。第一卷最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很有把握，这就是马克思希望我们读到的，但第二卷、第三卷可就不见得了。更麻烦的是，在这里无法详细说明的是《资本论》还有一个第四卷。所以大家查到的资料可能有些写《资本论》有三卷，也有些写《资本论》有四卷。第四卷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留到后面再做解释。

三个“版本”的《资本论》

接下来要说明的是读《资本论》的态度。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三种不一样的态度，呼应了三个不一样的《资本论》版本。

1. 现实版

第一个版本，也就是大家在书店里能找到、买到的，不管是纸书还是电子书，我们把它称为《资本论》的现实版。

但是，和一般的印象不同，读《资本论》的现实版未必是读《资本论》最好的方式，我必须提醒大家，还有另外两种版本的存在。

2. 补充关联版

马克思去世时，《资本论》还没有完稿，恩格斯把马克思本来要放到《资本论》里的手稿进行整理，我们可以称之为“马克思计划的《资本论》”，这是第二个版本。马克思计划的《资本论》在规模和范围上比现实版的《资本论》要大要广，而且讨论的议题更复杂。

除了已经写入《资本论》的手稿之外，马克思还有其他的著作与他想象、计划中的这本《资本论》有关联。举最简单的例子，一份是马克

思在1844年写成的手稿，另外还有一份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这两份庞大的手稿内容不在《资本论》现实版里，但里面包含了马克思的许多思想，和他计划中《资本论》的写法是密不可分的。

因而产生了另外一种读法：将现实版的《资本论》当作核心，然后再用马克思写下来的其他书籍、手稿来予以补充。用这种方式，我们试图读到马克思计划想要完成的那本完整的《资本论》。

3. 雄心版

还有更复杂的第三种读法，那就是我们回到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本意。我们可以依照他曾经留下的简略笔记，试图重建一个直到马克思去世都没有完成的《资本论》的架构，用这种方式回头来读《资本论》。

这样的读法指的是什么呢？这涉及马克思为什么要写《资本论》。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基本用意，是要完整解释资本的来历和资本的运作。他一生最关键、最重要的事，就是解释资本何来以及资本如何运作。

《资本论》马克思拖了20年才交稿，并不是因为他偷懒，而是因为他碰到了最根本的问题——要将资本现象完整解释，这中间涉及太多环节，所以他必须不断地调整写作计划，而且不断地扩张，加入越来越多的环节。而每加入新的环节，还要调整原来已经写下的内容。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我们必须了解，也必须尊重totality，即整体，这对他来说极其重要。这里所说的totality不只是我们一般语义中所用的整体的意思而已，对于马克思来说它还有来自黑格尔哲学的意涵。

马克思对totality有一种执念。在处理资本的时候，最大的麻烦在于他会不断找出和资本有关的更多题目，这些题目不断地冲击他，一直改变他要写的内容。他要呈现资本的totality，那就不只是当下现实资本如何运作——还包括在时间上，他要把资本的来历追索清楚；更可怕、更庞大的一个“整体”的雄心是，他还要把这个时间往后推，推到未来，看到资本主义的终点。

所以他要写的资本的故事、资本的理论，将所有层层叠叠的、一切的面向与一切的环节都包纳在内。在时间上有起点又有终点，这才是他真正的雄心。因为有如此庞大的雄心，《资本论》没有办法被纳入任何

一个单一的学科当中去认识和理解。

《资本论》包含了哲学、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理论、政治及革命行动等各个面向，所有的这些都统纳在马克思对资本的认识和体会中。

回归马克思的雄心，认识不断发展的《资本论》

因此我们必须做一个选择：这里有三种不同的读法、三种不同的版本，我们究竟要选哪一种？我相信，大家已经清楚我的态度是什么了。我的态度就是，要读《资本论》，就应该用这第三种版本、第三种态度去读——回归到马克思了不起的雄心。

以一个人的力量，马克思试图帮我们完整解释资本，给我们一个资本的整体图像。现在让我们回归到这个了不起的雄心。我们知道，马克思并没有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我设定的使命，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死去的那一刹那，也不能停留在恩格斯后来帮他整理出来、实质出版的《资本论》文本上，我们要把这整件事情当作是持续不断、吸引了许许多多和马克思同等级的理论家、思想家的伟业，他们通过不同的面向进行深刻思考，对马克思思想进行着补充。

所有的这一切统纳在一起，构成了这第三个版本的《资本论》。我会用这第三个版本的《资本论》作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为大家展开介绍。

2. 回到19世纪：黑格尔辩证法正当时

超越时代的马克思

马克思的思想与著作的重要特色：超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的思想和他提出的主张，就与当时欧洲的一般主流有很大差距，进而预示了后来欧洲主流思想变化的方向。例如，他才20岁刚出头，在《莱茵报》当编辑，就写过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章，那时马克思的观念已经非常清楚。他在文章里直白地说："言论自由的关键在于法律的保障，有明确法律条文保障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他在那篇文章当中看待自由的方式，并不是从自由的主体能够做什么来考虑的，而是去检验可以侵犯、可以限制自由的力量。自由的关键在于不受他人主观任意侵扰，因此，只有明确定义出这个不受主观任意侵扰的范围，人才具有自由，自由才取得了具体的意义。不过，我并不鼓励大家去找马克思年轻时所写的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的主张藏在非常复杂的黑格尔哲学术语与观念当中，我们必须要穿越哲学术语所构成的层层迷雾，才能到达它要探索的法律与自由关系的核心部分。

只要稍微真正读过几篇马克思在写《资本论》之前的文章，就能明白马克思非常重要的第一身份，并不是像很多人在后世所以为的，或者是像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所说的那样——他不怀好意地在写马克思传记时，开篇就说，马克思是一个煽动家。马克思真正的最核心、最根本的身份，还是一个哲学家。透过哲学的脉络源流来了解马克思，远比先入为主地将他当作一个煽动家、革命家更有意义。

近代哲学的转向：从追求"不变"到探寻"变动"

我们知道，在19世纪西方近代哲学的改变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向，就是思想史家富兰克林·鲍默所说的“from being to becoming”（从实有到变异）——这是近代哲学和传统哲学最大的不同之处。

传统哲学的根本追求是要找到不变、不动，统合纷纭现象背后的那个“实有”，在英文里就是“being”，这是一个创造了所有变化但自身不变、不动的主体，是一个终极的发动者。在传统哲学思辨的位阶上，不变的存在高过变动的现象，或者应该说，哲学的出发点来自不信任变动的现象，坚决主张在这些变动的现象背后，应该存在着我们所要找的不变的“实有”。

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思想，都认为变动的现象是假的，哲学要看透这一层假象，视之为挑战，去刺穿它、戳破它，找到隐藏在变动背后的那份不变的真实，那就是“being”，就是存在，就是本质，那才是值得掌握、应该信任的。

然而到了近代，启蒙主义之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向：变动来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多，快到多到人们不可能再用原有的态度应付，不容许人再将变动简单视为只是方生方死、一时存在一时消灭的现象，或者是对于本体本质不完整的、残缺的映照。变动和变化就这样逐渐取得了哲学思考上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7世纪之前，不管绕了多大的圈，人们问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这个世界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这个世界是“有”，而不是空无？为什么世界存在，而不是不存在？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要找到一个力量，或是一个道理，让世界存在，而不是一片虚空。世间万象万物的存有，是应该要被解释的核心问题。

但是17、18世纪之后，受到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个基本的问题改变了。人们不再疑惑世界为什么存在，接受了世界存在的事实。这个时候，人们就转而问：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改变？创造世界、让世界存有的力量，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完美、固定的世界，却要让这个世界一直变动不居？为什么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本身便涵盖了一切的世界，而是一个在存有之后、在存有之外，还会持续变化的世界？变化是怎么来的，又是为何而来？

到了19世纪，思想的动向就更明确地转为以探讨变化为主了。变化比不变更重要，变化远比不变更值得我们探索，与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

从达尔文到黑格尔，人们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达尔文提出了一套关于生物世界如何改变的理论，震撼了整个欧洲。当时，另外一个绝顶聪明的英国人赫胥黎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之扼腕。他自问："这么明显的道理，我怎么之前没有想到？"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因为不只是赫胥黎，许多和达尔文同时代的人都纷纷将他们的聪明才智用在思考这个问题上——复杂又不断变动的世界是怎么来的，还有，什么是刺激变化的规则，或者是管辖变化的原理？

正因为这个时代的一群人认真整理思考过，所以赫胥黎才会一眼就看出达尔文的突破之处，也为自己没有更早找到这个突破点感到万分可惜。

达尔文的突破，在于对物种变化提出了一个简单普遍的因果规则，它不再视物种就是上帝所创造，而且不变不动的。此外，他也不再探讨个别物种变化的原因，他找到的是所有物种都遵循着的变化模式：因应生存环境需要、有利于生存的元素被流传下来，发扬光大，不利的就萎缩和消失，所有物种都是按照这个规律而改变的。

不过，由"从实有到变异"这个思想大挪移的轨迹来看，达尔文的突破非但不可能满足人对变异的好奇和疑惑，还注定会引发更多更大的好奇和疑惑。达尔文告诉我们，物种之所以变化，主要是适应环境的变化，那么大家就自然而然地会进一步或者退一步去质问：为什么环境会发生变化？人们已经无法再接受"因为那就是上帝的意志"这种否决疑惑的答案，于是要解释环境变化就必须找到别的因素、别的作用，问题也就不可能停下来了。大家会一直问下去，问到最根源的问题——怎么会有变化？变化的意义何在？变化是有方向，或者是有目的的吗？

黑格尔的"正反合"理论

在马克思成长的年代，最流行的哲学思想是黑格尔的哲学。所有聪明或者是自认为聪明的年轻人，都要读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哲学之所以重要，一部分原因是它有效回应了"从实有到变

异”的潮流，提出了一套特别用来解释变化现象的辩证法。辩证法最基本的公式，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就是“正—反—合”。

简单地说，黑格尔主张，任何一个现象发生的时候，都会随着时间产生累积。比如依照《圣经·创世记》，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但有了亚当、夏娃之后，不会也不可能停留在只有他们2人的情况；亚当和夏娃会生下子孙，个个都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第3个、第4个、第5个，每个都和他们一样。但是从2个人变成5个人，又变成10个人，这个数字的累积，就让“一样”之中开始出现了“不一样”。

累积和增加是一切变化的根源。依照辩证法，任何好的事物，甚至任何属于正常的事物，都会带来一股增加的动力。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人存在是好的，是正常的，那就没有理由拒绝或阻止在亚当、夏娃之外出现第3个、第4个、第5个以及不断增加的人。我们从本质上肯定这是一件好事，就连带赋予了它一个特别的方向，就是应该多一点这类好事、好东西，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正”（thesis），即一切的开端。

在黑格尔的理论中仍然有上帝存在，上帝不会故意创造坏的事物，这是神学上必然的主张。上帝创造出好的事物，于是这些好的事物开始繁衍，它们自身就带着允许增长的动力。于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事物持续增加、持续累积，当量大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反过来影响或改变了质，这就是辩证法的第一条变化法则，从量变到质变，或者可以说是量变会产生质变。

好的东西不断地增加，增加到一定的程度，性质就开始改变了。依据黑格尔的主张，它会改变为原有性质的对立面。

例如财富，多一两元钱是好事，但当你有了200万元，那1元钱就不再是原本的1元钱了，1元钱失去了它原来的价值，同时也就使得拥有者失去了对它的珍惜，财富对我们人生产生的作用也就改变了。增加1元钱，可以多带给我们一份丰饶，但累积到200万元、2000万元，财富非但不再带给我们生活上的丰饶，反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封闭，为了累积财富而取消了财富其他所有的作用。

由量变到质变，由本来的好变成了坏，由正变成了“反”（antithesis）。等到反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原来的正的价值又会换另一种角度、另一种方式重现——什么时候大家才会重新认识财富、重新认识1元钱真正的价值呢？答案是，当自己以及周遭的环境都充满了反，充满了对财富的盲目追求，充满了贪婪，以为没有200万元

就不算钱，完全看不见甚至鄙视1元钱的时候。这样极端的情况才会提醒我们当年看待财富的初衷，让人怀念当年眼中财富的美好。

也就是说从正到反之后，一切也不会停留在反的阶段，而是会继续变动，变动到怀疑，乃至推翻了反，但变化的下一个阶段不会回到“正”的原点，而是形成了正与反两者之间的“合”（synthesis），这是既包纳了“正”又包纳了“反”所创造出来的新价值。如果还是以财富为例，那就是一种既能够承认1元钱的价值，也能够承认2000万元有意义的状态。这时，财富和我们的生命之间产生了新的转化关系。

从“合”再到“正”

所以合就是大团圆、大结局了吗？不是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合是一种新的正面价值，一种经历变化得来的美好答案，但仍然又是一个正，也注定就要进入下一个“正—反—合”的循环。

让我再用这种方式举例：比如说我们曾经珍惜过1元钱，后来我们也曾经挥霍过2000万元，经过种种反省与思考，我们找到了财富的新意义。如果从现实个人的角度看，1元钱或2000万元都不够有意义。我们应该要把财富拿来投资未来，放在教育事业上，这就是转化过的财富新方向。这样的合是一件好事，所以就很容易说服大家都用这种方式看待财富，也许就有越来越多的钱投资到教育事业上。

大家都来办学校，既有的学校纷纷升级扩张。如此一直发展，又会发生什么事？或许就会看到在教育上投资过度，以至于资源浪费，反而毁了教育。年轻人完全不懂得珍惜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工作者也无从追求教育的品质，受过十多年长期教育的人实际上什么也没学到，无法应付社会职场的要求，于是有了更大的动机一直躲在教育机构里，不毕业不就业，反而导致社会人力资源严重短缺。

这就是“正—反—合”，新的合又变成下一个阶段的正，正反合一直变化下去，这就是黑格尔提出的辩证法。黑格尔思想是马克思的重要思想背景，我们要了解马克思，必须上溯黑格尔对他的影响。对马克思那一代人来说，这是对变化最具说服力的一种解释。

3. 辩证法与异化：人本来应该是上帝的主宰？

世界上存在没有果的第一因吗？

黑格尔的影响不仅是提出了辩证法。在辩证法之上，黑格尔还给了大家一套变化的目的论，意思是变化是有规律的，变化不是盲目的。

以更高远的目光来看，黑格尔告诉我们变化是有方向、有目的的。变化的源头是一种力量，一个神秘的动因，黑格尔把它称为“精神”或者“观念”，“观念”来自柏拉图，有的时候黑格尔也把它称为“超越的精神”。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来，这个“精神”或“超越的精神”，其实很像是上帝的化身。

逻辑上来说，“精神”与上帝一样。我们从现实不断往回推，追究它的原因，直到推无可推，那就到达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因”，就是制造了果，但本身并不是被制造的果，它是有果无因的最先起点。宇宙的因果链是从这里开始的。它必须“有果无因”，才能够终止我们对世界因果不断的回推探求。黑格尔把这样的“第一因”称为“精神”，是为了避免这种精神如同上帝给人产生一种人格神、意志神的联想，也为了摆脱上千年的神学纠缠。对黑格尔来说，精神是纯抽象性的。但精神和上帝一样，它不是偶然、盲目的力量。

从时间变化的结果往回推，黑格尔主张，我们可以确证精神是有它的目的的，就好比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上帝的心中应该对这个世界有完美的设计或蓝图。

上帝创造了世界，但上帝是怎么创造的？显然他并不是一举就创造出完美的世界，然后放在那里不加理会。那个完美的设计或蓝图之所以完美，是因为它存在于一个绝对的精神、绝对的智慧里，但绝对的精

神、绝对的智慧必须予以客体化、物质化，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这个客体化、物质化就是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思想的关键词。将原来内在于绝对精神、和绝对精神合而为一的这种完美设计外在化，必须使其变成外于精神的客体存在，必须要赋予其物质性，世界才能够从主观抽象的设计转变成具体的存在。

然而观念或设计一旦被客体化和物质化，就不再是观念，不再是设计，也就不再完美了。换句话说，一旦成为客体，成为具体的存在，那存在就是原本绝对精神的堕落，从完美变成不完美；要避免这种堕落，那份完美就只能够作为观念存在于精神当中，而唯有接受堕落，忍受或夹杂不完美，才有办法离开精神，成为具体的物质世界。如果大家对这样的论述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乃至于进一步往上追溯，在柏拉图的哲学里找到远源。

现实是上帝心影的不完全显现，也可以说现实只是柏拉图所谓的“理型”的一种不完整的投射。可是黑格尔没有停留在这里，他的重点不在于点出现实与精神之间是有差距的，或者现实不过是精神的不完美实现，而在于要进一步将这个观念动态化、过程化，来解释变化的由来，并且论证变化是有方向的。

在绝对精神的内在，一切是完美的，然而“客体化”“物质化”的过程带来了缺陷，于是开始有好与坏、是与非的区别。一旦有了好坏，物质世界也就受到前文跟大家介绍过的辩证法的规范，开始进入“正—反—合”持续的变化中，从量变到质变，由正面转成负面，又转为正反相合，产生出更高一层的正。世界如此随辩证的盘旋变化往上发展，而构成了时间，构成了历史。

因此，从抽象的角度看，历史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开展。精神堕落为具体，然后这个带有缺憾的具体世界在透过辩证的变化中盘旋而上，一步一步朝绝对精神回归。

历史，依照黑格尔哲学的说法，乃是开始于绝对精神的堕落，终结于现实，最终再度和绝对精神合而为一，这就是历史的方向，这就是历史的意义。

对黑格尔来说，历史是有头有尾的，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每一个事件，我们都能用两种眼光予以衡量：可以从一头看这个阶段、这件事情距离历史的开端，也就是精神的原初堕落有多远；也能够从相反方向，从另一头看，这个阶段、这件事情距离历史的终结处，也就是现实

再次与精神回归，到底有多远。历史就处于这两个端点中间的某个部分。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对与“颠倒”

黑格尔思想是马克思的重要思想背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哲学都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马克思自己明确描述过他和黑格尔的基本差异，他说，他“将黑格尔的哲学上下颠倒了过来”。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头下脚上，所以他必须予以倒转，恢复成头上脚下的正确位置。这话是什么意思？黑格尔哲学的起点是超越的精神，先有超越的精神才有堕落，才有现实世界，而世界是超越精神的物质化、客体化。马克思把这个起源关系颠倒过来，他主张超越的精神或上帝其实是人的理想的投射。

黑格尔说，世界是精神的具象化。马克思倒过来说，精神或上帝是人的理想化。

马克思不接受黑格尔整套论述的起点，也就是先有绝对超越的精神，这个精神为了要实现自我而开展成为现实，因此开启了所有的变化。马克思认为这是神话，是胡说八道。马克思纯粹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认为历史的变化并不是从抽象的、只能假设却无法捉摸的精神开始，而是人类出于实践人的真实性（authenticity）的冲动所展开的一场试验与斗争。

黑格尔认为精神是先验存在的，你只能够也必须要在论理当中推断它，它无法和我们的经验发生关系，无法凭我们的经验去把握。马克思不接受这种先验观点，他认为真正存在的是人，是人去思考、想象在现实当中不存在、无法实现的东西。也可以说，这一切的起源是人类一种独特的能力——人可以超越自己的生活，想象出高于自我存在的事物。以这种能力，人类创造了上帝，创造了一种理想的存在、理想的情感，将不存在于现实当中的这种素质与特性，投射在上帝或者是黑格尔所称的精神上。

这些事物出现在人的脑子里，但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于是刺激产生了希望让这些想象素质或者特性能够实现的冲动。例如说“神爱世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那是因为我们能够想象一种彻底的、普遍的爱，

对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付出同等关怀、同等热爱，但这种爱绝对不可能在现实当中找到，所以就把它假定放在一个更高的主体——上帝——身上。但这种想象和向往是真实的，甚至这种想象和向往在现实之外决定了人的真实性——我们没有能力实现彻底普遍的爱，但我们却有足够的思考和反省的能力，给予它确切的评价。我们认为彻底普遍的爱，比我们现实生活中有限的爱，或者是爱当中掺杂各种不同仇恨杂质的这种现实生活，要更高、更美、更值得追求。相较于那样的理想，当下所过的现实生活是次等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摆脱次等的生活，努力去过更好的理想生活。于是那不现实的理想反而变得比现实更真实，因为这个理想会反过来变成我们评价、批判现实的标准。

和动物相比，人最特殊的本事就是能想象出比现实更美好、更真实的生活。人将这些梦想投射出去，成了上帝，成了精神，人要将梦想化为现实，因而有了黑格尔所说的开展、变化。但那不是上帝、精神的神秘开展和变化，而是人的梦想，是人实践更真实生活所产生的开展和变化。

对马克思来说，上帝和精神都是人的创造物，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戏剧性的逆反立场。人将身上理应具备但是现实当中无从拥有的最美好的性质投射在上帝身上，因而上帝的身份应该是最真实的人。上帝所代表的是人类生活最纯粹、最理想、最真实的状态。

上帝原本代表人的理想、人的追求。换句话说，上帝存在的目的，是要让人可以变成上帝，变得和上帝一样纯粹、一样真实。但在人类经验当中，上帝却被“异化”了。

人类创造了代表“真实的人”的上帝，然后将他推成了崇拜的对象，进而这个上帝就和人彻底隔绝开来——人只能膜拜上帝，只能服从上帝的意志。于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上帝被“异化”成另外一种东西，那是什么？他变成了主宰人的力量，变成了人的主宰。

人创造了上帝，本质上人应该是上帝的主人，却在经过“异化”之后倒了过来，人自愿变成上帝的奴仆，这同时也就影响了马克思思想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异化（alienation）。

上帝本来是由人的理想投射而成，却因为被塑造得高高在上，而和人之间有了绝对的地位差距，人只能崇拜上帝，而不能变成上帝，人变成上帝的机会被上帝取消了，这岂不是荒谬？这岂不是愚蠢？原先为了达成目的而设计的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反而取消了我们达到目的的可

能性。

用这种方式，马克思一方面吸收了黑格尔的哲学，另一方面对其进行了革命性的修正。同时，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普遍的“异化”观念。

第二章

从经济理论开始，认识马克思的思想与动机

1. 资本主义时期的出现：劳动者、工厂、货币的异化

《资本论》：彻底解释资本

在马克思的心里，《资本论》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一直到他去世时，《资本论》才刚刚稍微成型。对他来说，这本《资本论》如果要完整地写完的话，应该是关于资本的解释——到底什么是资本？资本是怎么来的？我们如何解释资本的作用？资本在经济、社会、国家乃至于文化的层面，到底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效果和影响？还有，甚至要解释资本的未来会走到哪里去。

在马克思的解释中，资本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这本书叫《资本论》，讲的是资本的运作，而经常看到的和资本连在一起出现的名词，叫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指的是大约从18世纪末到马克思自己生活的19世纪，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不过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他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仍然有效，因为他所描述、形容的这种时代的特色延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们基本上有这样的共识：那就是15、16世纪发展，18世纪明确形成，19世纪发展扩散，一直延续经过了20世纪，甚至进入21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极其特殊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最凸出的现象，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中绝对没有出现过的，马克思特别准确地描述了，那就是“资本主宰人类社会”。

当生产者与生产工具分离

为什么在18、19世纪，资本会成长到具备了主宰社会的力量？这个变化是马克思的历史学首先说明的。

依照马克思的概念，资本和工业化密不可分，而工业化形成的最基本状况，就是生产者和生产工具分离，开始出现了生产者无法拥有生产工具的特殊现象。这意味着，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阶段，一直到18世纪前的欧洲，人是作为一种会打造工具的特殊动物来进行生产的，人与其他生物不一样的地方正在于人会使用工具。人的生产工具是锄头，是铲子，是榔头，是铁钉，不管是农夫还是工人，都必须要运用生产工具，才能够提高生产力。在农田上生产出农作物，或者是去打出一块石块、做出一双鞋子，不管哪一个行业，牵涉生产，都需要有生产工具。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绝大部分生产工具都是由生产者所拥有的，直到18世纪以及进入19世纪之后，在欧洲出现了工业化，人们发现可以用蒸汽的力量来替代人工，创造了蒸汽机。先是蒸汽的运用，接下来发展出机械和技术，产生了我们不能忽略、不能遗忘的，在那个时代极其新鲜的东西——机器。它是庞大的、不依赖人的力量的、由科学所驯服的、让人能够更好地运用自然力量的特殊生产工具。

这一生产工具首先需要技术上有极大的突破。其次，它极为昂贵。因为昂贵，所以就产生了和生产者分离的条件，运用机器的人却没有足够的财力可以拥有这些机器，拥有机器的人和运用机器的人分离开来，产生了生产者和生产工具分离的现象。

资本主义如何出现？

1. 劳动者/劳工：贩卖自己劳动力的人

机器这种生产工具要如何才能拥有呢？它需要有人先累积了一定的货币，将这些货币拿去投资，建造在那个时代相对庞大而且昂贵的机器。这些货币先累积了，然后运用在建造机器上，就变成了最初的工业资本。

所以为什么会产生资本的需求？因为必须用这种方法生产：累积足够多的钱，不是用来消费，而是拿来制造机器、买机器。这类有钱人拥有了机器，不会自己去操作机器，因为拥有机器让他们取得了一种“特

权”，取得了地位和身份，他们可以用这个机器及其可以生产的价值，雇佣别人帮他们操作。于是有了特殊的生产者——自身不具备生产工具的人，马克思在他的理论里明确地把他们称为“劳动者”或者是“劳工”。

所以在《资本论》中，在马克思的理论里，劳动者、劳工，这不是一般的称呼。比如说对马克思而言，在农田上的农夫不叫“劳动者”，因为农夫自己拥有锄头，拥有耕田以及收割的所有工具，不是在和生产工具分离状态下劳动的人。“劳动者”是特殊的机器时代、工业化时代的历史现象中所塑造出来的人，这种人最大的特色不是工作去制造出生产品，用生产品来交换生活所需，而是贩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这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生活形态，这也是一种全新的经济与社会现象，这是造成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第一个关键因素。

2. 分工细化，工厂出现，效率提高

第二个关键因素，为什么是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欧洲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除了工业化之外，我们不能忽略分工制度。这个时期人们对分工以及分工会产生的效能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这里一定要提到代表性经典——在1776年出版，由亚当·斯密所写的《国富论》。1776年也是美国反抗殖民母国英国，爆发了革命的那一年。也有人说，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在世界历史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同样在1776年所爆发的美国革命。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非常复杂，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个人要增加财富，和集体组织性的增加财富是很不一样的。

在集体的层面上要创造财富，最有效的方法是分工，这是在个人层面做不到的。分工是将生产的程序切分开来，变成一个个不一样的阶段，而且如果每一个阶段都尽量简单化，每一个人可以单纯地只负责这简单的一段，人人专精于每一段所需要做的工作，再将各个阶段连接在一起，就能创造出生产力上惊人的突破。

《国富论》里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就是制造针。原来一个工人，他从最早的原料开始一路打造、打磨，一直做到最后，一天也许可以造3根针。可是如果把针的制造程序分成10个步骤，由10个工人来做，每一个人只负责一小段，做完了交给另一个人，他做的永远都只是这一段，就会发现10个人一起做，同一天，也许他们可以制造出300根

针来，也就意味着平均每一个人一天的生产效能，从3根变成了30根。在这里人所付出的劳动时间并没有增加和改变，只是因为分工就可以有这么巨大的作用。所以在18世纪末，欧洲发现了这项今天我们完全视之为理所当然的工作程序，带来了巨大的突破。这甚至不需要生产技术上的改变，只是将改变放在生产组织上，把以个人为单位的工匠式生产组织，变成更广大的分工合作模式。于是这样的分工合作就产生了和以前的工匠式生产不同的环境，后来称之为工厂制度。工厂制度就是把一段又一段的生产流程在空间上安排组合在一起。生产组织方式改变了，就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分工的概念，从19世纪末开始不断地扩展升级。刚开始是最简单的一个物件，比如说一根针，在它的生产内部程序上进行分工。不过效率上的提升不会只在这个层次上发生，往上一个层次，那是专业分工。每一个人具有一种专业，只做一样东西。他的专业性越高，效能也就越高。再往上，从生产到分配都可以专业化，借由专业化产生更高的效能。从18世纪末进入19世纪，在欧洲，分工的概念非常普遍，但分工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如果没有配合的条件，分工系统就维持不下去。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假设有一个专门生产锄头的工厂，雇佣10个工人，这10个工人一天可以生产100根锄头出来。那配合条件是，这100根锄头必须要有交易的系统，让它可以卖得出去，要不然，这10个工人拿着100根锄头干什么？这个工厂一天生产100根锄头有什么用？

每个人都在生产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跟自己的所需相比严重过剩。分工让你快速制造出远远超过你所需要的东西，于是你就要把不是你真正要用、你所需要的东西，放进一个系统里进行交换，才能够维持你的生活。专业程度越高，交换的系统也就越复杂，它要能够处理的交换就越广泛、越多元。

借由有效、复杂的交易，分工也才能够变得更细，才能够更专业，才能够更加提升效率。

如何让交易系统广泛而且多元呢？于是又一定要有能够合理计算价值的工具。更明白地说，就是需要有货币，而且需要有功能普遍、一致的货币。

货币的异化：从人的工具到人的目的

到18、19世纪，人类运用货币的历史已经超过3000年了，但货币到这个时候进入了新的阶段，产生了特殊的新现象。货币快速地脱胎换骨，功能大幅提升。因为必须要靠货币来维持复杂的交易系统，才能够让每一个分工下的专业生产出来的货品进入系统中，让分工可以继续提升它的效率，继续细化。

在这种状况下，依照马克思的说法，就使得货币从量变走到了质变。人们为了要有更方便的交易，必须创造更方便、更好用的货币；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交易，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货币量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形成了自身的系统，甚至货币就变得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刚开始，钱只不过是为了让我们去交换别的东西而存在的，但是后来钱不再只是钱了。钱可以帮助我们储存价值，可以帮我们换取地位。到后来钱变成了数字，它本身变成了人愿意付出生命代价去追求的对象。

原来是一种工具，后来工具变得越来越重要，重要到一方面它让人遗忘掉了本来运用工具要去追求的目的，另一方面这个工具重要到本身似乎变成了目的：这不就是“异化”吗？本来是一种工具，本来是为了服务特定的人或者是发挥特定的作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它已从量变到质变，地位越来越高，高到后来反过来了——货币、金钱，以及由货币、金钱脱化而出的资本，变成了主人；甚至它通过主宰交易系统，进而主宰了牵涉在交易系统中的所有人。所以在资本主义里，货币也“异化”了。

2. 重新认识使用价值：物品和你的关系，是价格决定的吗？

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在市场经济里最频繁发生的就是交易，交易已经多到我们几乎无法感受到它的本质。如果从马克思的思想——他如何深究什么叫资本、什么叫商品——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很多关于交易的现象值得我们再回到根本层面上仔细想一想。

物我关系的本质：使用价值

马克思的经济学非常强调要以认真的态度来看待价值。什么叫作价值？根本的，每一样东西，每一个物体会和我们发生一种明确的使用关系，也就是剔除了无用装饰性功能的实质使用价值。你的衣服、水壶、手机，首先存在的不应该是价格，而是它对你所产生的特定使用价值。这种价值是物质和人的关系的本质。

交换行为，还有交换所产生的价格，是这项本质的一种“异化”。这是什么意思？让我们试着解释得清楚一点。先假设我们活在一个完全没有交易的情况下，我们能保有和每一个物体唯一而且绝对的本质关系，那是最完美、最理想的，这是马克思哲学立场的开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生活中只存在着无法量化也不需要量化的使用价值。对我来说这衣服属于我，因为衣服有用，衣服有价值；这水壶属于我，因为水壶有用，水壶有价值……但我根本不需要去管它们彼此之间的价值对应关系。或者说在这种理想状态下，在这样一个价值的原点，每一样东西的价值对我来说都是无可取代的。

一本《红楼梦》对我的价值和一杯柠檬水对我的价值，我不需要考

虑哪一个比较高，哪一个比较低。我需要《红楼梦》，所以《红楼梦》对我有意义，对我有价值；我需要柠檬水，所以柠檬水对我有意义，对我有价值。我们是个别、一一地针对每一个物件，来体认、实践这个物品对我们的价值。这是最理想、最纯粹的状况，最好我们每个人跟任何一个物品都有这样的一种本质性的、无可取代的关系。

只有在出现了盈余或匮乏的不平衡状态时，才产生了交换的需要。为了交换彼此之间的有无，我们才不得不思考、商量。因为我有5个杯子，我不需要这么多杯子，你有3张桌子，你不需要那么多桌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需要思考如何用我的杯子来换你的桌子。因为使用价值涉及每个个人和物体的独特关系，本来是没有办法用来交易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创造出另外一种价值来作为交易的中介。不管这件物品对你的使用价值如何，要把它交易出去，你就得先找到它的交易价值，然后用它的交易价值来换取同等交易价值的其他东西。

交易的目的：增加物品的使用价值

在理想的状况下，为什么我们可以交易？因为借由交易价值的等值，我们都增加了物品与我们之间的使用价值。

当我有5个杯子的时候，因为边际效益递减，所以第3个杯子、第4个杯子、第5个杯子对我没那么有用。我需要1个杯子，我需要2个杯子，但是3个杯子我就不太用得到了。同样的道理，你拥有3张桌子，你基本上最多只用得到2张，第3张桌子对你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所以我们这时候考虑进行交易。在进行交易时，我拿3个杯子去换你的1张桌子。这时你有桌子，你也有杯子，尤其是你把不需要用到的桌子换给我，换到你需要用的杯子，所以整体上2张桌子跟3个杯子加起来的使用价值是高于你原来拥有的3张桌子的。我跟你换了之后，我就变成了有1张桌子和2个杯子，也比我原来的5个杯子对我的整体使用价值更高。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的交易是有道理的，经过了交易，我们达到了双赢的局面。你所拥有的物品使用价值增加了，我所拥有的物品使用价值也增加了，这就是交易的根本动因。

交易价值≠使用价值

但是在交易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件事：我们如何交易，拿什么换什么？如果以3个杯子换1张桌子，那就意味着在交易的过程中，3个杯子的交易价值等于1张桌子的交易价值。交易过程中，被交换的两者，应该有相等的交易价值。

在交易的过程中，一方面有交易价值上等值的交换，但另一方面，又有各自使用价值的增加。于是，使用价值就被转换成交易价值，而物品一旦有了交易价值，就从原本单纯的物品变成了商品。

这是对于商品很简单的一种定义。当一本《红楼梦》属于我的时候，具备的是只有我能够感受、我能够理解、我能够衡量的这本书之于我的使用价值。但是如果我想要拿这本《红楼梦》去和别人交换一束花，在交易的瞬间，书变成了商品，取得了一个交易价格，以它和一束花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交易价格。一本书无法单独决定它的交易价值到底有多高，只有在实际和别的物品交换比较的过程中，才能决定《红楼梦》到底高于一束花，还是低于一束花。这就形成了价格。

价格来自交易，价格也只存在于物与物的交易关系中。它不等同于价值，尤其不等同于使用价值。然而这种物物交易关系所产生的价格必然会取得一种理性的强制性。各种物品间的交易比例慢慢会变得一致，形成一个数学系数关系的网络，彼此影响，彼此牵制。

例如茶杯和桌子交换，拿3个茶杯去换1张桌子，这本来是只存在于我们两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只存在于你的桌子和我的杯子两者之间。但这时如果又有了C物，我又拿这张桌子去换来10本《红楼梦》，就有了新的交易关系。本来新的交易关系也只是，我觉得这10本《红楼梦》对我的使用价值跟你觉得1张桌子对你的使用价值在交易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一旦交易多了之后，无可避免，尽管杯子和《红楼梦》本来没有直接交易，这时却也产生了交易价格上的一种特定关系。

这时再有人拿1本《红楼梦》来换3个杯子，你一定不会换。因为你用10本《红楼梦》才换来1张桌子，而1张桌子可以换3个杯子，这样算过那你就不会同意别人用1本《红楼梦》来换3个杯子了。

用哲学的态度探索人与物的关系

马克思告诉我们，在这种状况下，一旦有东西通过交易变成了商品，商品就会不断扩张交易网络，进而衍生出一个庞大的系统。交易会在系统里进行，也会逐渐形成越来越大的系统。人会和一般的物品产生两种关系：一种是通过使用所产生的价值关系，另一种是通过交易所产生的商品关系。马克思用这种观点来讨论商品。

《资本论》的出发点是今天的市场经济学里不会有的，那就是一种哲学的态度，探索人与物品之间原始直接的关系，也就是使用价值的关系。一把水壶对你的用处、对你所具备的意义是你和水壶之间的直接关系，而交易相对破坏和改变了这样的关系，把原来无法量化的价值放到一个价格的量化系统里，进而使我们产生了错觉。我们以为物体的交易价值就等于它的使用价值，以为越贵的东西越有用，也以为越贵的东西就越值得被追求、被拥有。这也是我们的欲望被异化了，意味着我们不再真正探求、聆听自己内在的需求。

在还没有成为商品之前，物品对我有不可取代的直接意义。我喜欢这部手机，我也喜欢这只水杯，手机和水杯都分别和我有直接关系。但是一旦牵涉交易，我计算，1部手机可以换8只杯子，于是我就很容易把量化比例再扩大，就认为杯子对我的使用价值只有手机的1/8，进而自己觉得我对于手机的需要与欲求的程度应该会是对于水杯的8倍。

讨论商品时，马克思对价格的说法和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市场经济学彻底相反。对马克思来说，价格是价值的扭曲。价格破坏了一个更真实、更根本的以使用价值构筑而成的世界。价格把所有的东西都卷进来，变成了一个商品系统，使得每一样东西都只能依照它的价格彼此关联，商品关系因而变成了社会关系。

本来这只杯子对我有用，它的使用价值是独特的，我认定这个杯子的使用价值和你认定的当然不会一样。虽然是同一只杯子，虽然同样有使用价值，但你用它的方法和我的用法不一样。你对于这只杯子有多大、它能装多少水，你很在意；我对于这只杯子摸起来的手感、触觉，我比较在意。这是我们各自和杯子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去计算这个杯子到底对你比较重要，还是对我比较重要。

对马克思来说，回到本质，才是人与物品之间原始、正常的关系。

然而当这只杯子变成了交易的商品，它与人的这种主观性、独特性、唯一性的关系就消失了，而被一种以价格代表的、我们称为“客观性”的关系来取代。我与这只杯子的关系，你与这只杯子的关系，现在统统由它固定的交易价格来决定。

这只杯子在你看起来价值100元，在我看起来也是100元，商品系统量化的价格就凌驾在你我的感受与意志上，从外在决定了我们和杯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异化。

在马克思的眼中，价格不是市场经济学所看到的那种经济基本现象，而是一股庞大且扭曲的力量，扭曲了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你自己无法决定杯子到底有多大用处，你是依赖它的交易价格来说服自己认可杯子的价值。也就是说你只能把杯子先放进商品系统里，先了解它到底是100元，还是500元，还是30元，得有了它的价格，你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价值。换句话说，你得看别人在交易当中决定的杯子的价格，你才能判断，我到底有多需要这个杯子，而原始、直接、简单的物我关系就被这个集体的社会关系淹没了。

在读马克思的时候，我们要谨记在心：他一直认为人和世界本来有一种独立地、有机地发生直接关系的生活方式，而经济就是将我们从这种有机、独立、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拉开的力量。

直到今天，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原则如此深入人心，尽管金钱的力量如此巨大，但是我们依然坚持，有些东西是不能买卖、不在交易范围之内的。

试问对你来说，有哪些具体或者是抽象的东西是不能交易的？然后将这种不能交易的性质与原则尽可能扩大，或许你就有机会更清楚地了解什么是马克思式的物我思考。

3. 被价格左右的欲望

什么东西都可以交易吗？

资本一定牵涉交易，一定牵涉货币，但是我们要回到根本去了解。在马克思的哲学态度中，他设想了一个理想、原始的情境，每一个人和每一样东西都有特殊的关系，所以每个人、每份关系、每一样东西都是不应该交换的。

我们会觉得马克思这样的想法很荒谬吗？也许你会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化、商品化、资本化的社会，哪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卖的？但是你再想一下，对你来说，真的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卖、都可以交易吗？

如果我问你，你愿意拿姐姐去换妈妈吗，你会如何反应？如果姐姐不能拿来换，舅舅能不能来换呢？家里养的小狗能不能拿来换呢？写满了的日记本，上面是你的16岁，从那一年的第一天起，一直写到那一年的12月31日，写满了你那一年当中所想到的、所经历的，可不可以拿来换？可不可以拿来卖？丈夫身边的床位能不能换、能不能卖？在一间屋子里留了30年的东西，能不能换？换与不换，这个标准或者底线是什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给我们的答案是最简单，同时也是采取了最强烈的一种态度的——这些都不可以交换。我们把物品变得能够交换，是出于交易需要而付出的不得已的代价。一个完整的人的生活应该一切都以直接的方式存在，一旦开始有了交换，就开始产生物化，产生异化，交易价值也就是价格，取代了更真实、更根本的使用价值。

货币，最有效也最可怕的理性量化的工具

马克思也用同样的角度探讨金钱、货币的本质。金钱是什么？金钱是一种最可怕、最有效的理性量化工具，把所有的物品统统都圈进商品的范围内，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商品。

在金钱、货币出现之前，物与物的交易关系必须要用复杂的倍数来处理，或者想象。如果现在有A、B、C三种不一样的东西，它们的比例也许我们还可以算得出来：已知A比B、B比C的值，就可以去推算A比C应该是什么。但是如果这里有从A到Z一共26种东西，它们要以物易物地交易，A换B、B换F、F换G、G换X、X换C，更麻烦的是它们彼此有了比例关系，就会彼此互相牵动，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一一算得清楚？因为算不清楚，所以就有空隙，就有漏洞。但金钱让所有这一切变方便了，解决了所有复杂的比例关系。每一样东西变成了商品，就有一个标价，就取得了一个以金钱标识的售价，所以和其他商品相比价格的高低就变得一目了然。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是325元，那个是318元，另外一个是813元，每一样东西都挂上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完完整整地、规规矩矩地排出了高下顺序。物与物之间的交易价值比例，一旦被转换成金钱数字关系，就很容易地固定下来了。

我们看到售价，就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应该要对这个东西投射多大的欲望，甚至不需要真的去买卖。我们仅是想象，而且很多人每天都在做这种想象：这幢豪宅卖1亿元，对我来说我更想要1亿元的豪宅，重要性超过了1000万元的跑车；这辆跑车对我的重要性，一定高于10万元人民币的一趟欧洲豪华旅行；人民币10万元的欧洲豪华旅行，对我来说，它的重要性、我会想要的程度，一定高于花1000元人民币到歌剧院去观赏一场歌剧。

这不是我们和这些事物原有的关系，甚至我们并没有真的拥有豪宅、跑车，或许也没有真的到歌剧院里去看一场歌剧。我们没有机会真正和这些欲望对象产生确实关系，金钱价格就先帮我们编好了，说我们一定最想要那1亿元的豪宅；相对排下来，对我们来说，最不想要的或没有那么迫切想要的，是去看歌剧。这和我们原本真正的欲望是无关的。我们被决定应该这样去欲求1亿元的豪宅，或者是用同样的比例不那么欲求一场歌剧。金钱把这些都排好了，我们无法抗拒，更重要的是本来就很少有人会想到要抗拒。

在这里我想留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你如何排列自己想要什么？

你的欲望是如何产生的？在你的欲望排序上，金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几乎必然地，只要是你觉得售价比较高的，对你来说，你就比较想要；反过来说，对3元、5元就能够买到的东西，你还会很看重，还会觉得这是自己非常想要的事物吗？

用这种方式，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体会，金钱介入本来是帮助我们、方便我们交易的，但马克思提醒我们，金钱同时在决定我们如何和万事万物，和这个世界其他的物件、其他的现象发生关系。

《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我们活在将一切事物都当作商品的环境里，也必然习惯用价格来架构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甚至就连免费的东西，在我们当下这样的资本架构之下，也有在交易中的特殊位置。

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但其实应该要认真思考——我们被价格所包围，也被价格剥夺了欲望的自主性。马克思认为这种处境是可悲的。

在市场经济学里，看到一只定价3.5万元的手表，大家的基本反应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这只表要值这么多？可是在马克思经济学里，看到一只3.5万元的手表，基本反应却是：什么样的因素主导了我们认为要如此去欲求这只表，使得这1只表比100斤的米、100本的书更为人所渴求？赋予这只表如此的价格，又会使得我们原来的物我关系产生什么样的扭曲？

市场经济学假定价格在交易中形成，是有它的道理的，是客观供需（供给和需求）互动之后的自然结果。马克思从哲学立场和交易观点出发，却从一开始就不将价格视为自然，而是认为它是产生自异化商品环境中的特殊现象。西方市场经济学意图解释现实价格的规律，而马克思的经济学却意图要为我们指出现实世界的逻辑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资本论》的用意不只在于解释，还在于提供批判。解释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明了现实的问题。《资本论》不是要解释现实，而是要解释这样的现实为什么会给人类带来如此巨大、如此普遍的扭曲和痛苦。

从这个角度上看，《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但它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为了改变而做的解释。所以，一定要记得马克思的那句

名言："哲学家解释这个世界，但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

他在《资本论》里所提出的解释，和一般市场经济学解释生意是怎么一回事、财务如何运作、你该如何投资，所有这些知识是不一样的。

因为市场经济学的这些解释是来帮助我们适应这个系统，教我们在这个系统里弄懂规则与逻辑，使我们进到这个系统里，更深入、更适应，更懂得如何在这个系统里得到利益。

马克思写《资本论》，他不仅是在解释资本，更是用一种批判的态度，让我们看清楚资本具备庞大的扭曲力量，会带来、会制造什么样的悲剧。这个悲剧最根本、最彻底的性质，是主宰了、麻木了我们自己的欲望。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我们搞不清楚自己要什么。

一旦离开了金钱货币的数量，我们就不太清楚，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什么东西比较不重要。我们太依赖金钱量化的帮助来决定应该要什么，所以相反的另一个可怕效果，就是对于那些无价的、不能卖的，因而没有价格的事物，我们无从去评断其重要性。有的时候无价，对我们来说也就变成了没有价值。一种东西不能够被标价，不能够买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值1000万元还是1亿元，似乎既然没有办法评断它的价格，你也就无法体认、珍惜其价值。资本和商品在用这种方式扭曲我们最根本的人格、最根本的欲望。

回归原初的欲望，想象重返异化之前的生活

读《资本论》，回归马克思的前提，至少能够引导我们想象和所有物品发生直接关系的可能性，想象重返异化之前的生活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这种可能性距离我们日常生活如此遥远，而且越来越遥远的情况下。

也就是借由读《资本论》，刺激我们不要那么习惯于活在既有价格观念主宰的这个世界里。我们日常都以假设现实社会逻辑是对的作为起点，判断在这样的现实里，下一步该怎么做。但马克思一直刺激我们从相反方向思考。你应该思考、检验一下：现实社会的这套逻辑会不会根本就是错的呢？至少我们应该可以用更美好、更合理的社会作为参考坐标，重新检讨、重新审视自己身处的现实社会。

《资本论》的内容是依照人类逐渐远离了原初真实的过程顺序而安

排的，我们离开了原初真实的欲望和愿望——我知道为什么我要一个杯子，为什么我觉得这顿饭好吃——离开了那种真诚面对生命的原初状态。我们从和每一样物件都发生使用价值关系，堕落到给予每一样事物一个价格，让它变成商品。

我们再堕落，直到把自己的欲望让渡给一种马克思称为拜物（fetishism）的冲动。我们不再问，物能满足我什么欲望，对我产生什么意义，我们只觉得拥有物、拥有有金钱标价的商品就是好的。

我们再堕落到用金钱涵盖一切价值，再堕落到金钱又从交易计算的工具晋升成一切事物的主宰，这也就是资本的出现。金钱本来是人用来购买物品的，成了资本之后，它就倒过来了，变成用钱来购买人，人沦为为了换取更多资本而服务的物。资本变成主人，人反而成为服务资本的奴仆。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了一个“失乐园”的故事。人被邪恶的力量诱离了原来的天堂：那样一个真实活着、用自己真实的欲望去寻求真实的满足，和所有的物都产生使用价值的原初理想状态。离开了这个状态，就像离开了伊甸园，接着人一步一步沉沦下去，距离天堂越来越遥远。而且一如“失乐园”在宗教上的论述，马克思帮我们理清了历史的过程，即人如何在商品异化的过程当中，在资本主义的系统里一直堕落。接着他要借由弄清楚这个现象，鼓励大家去寻找可以回到乐园的路，指引大家通往救赎的道路方向。这是马克思希望能够改变世界、让世界回归异化以前原初状态的一个伟大计划。

绝大多数的人都已经习惯了异化之后的这种堕落状态，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坚决拒绝接受现实，也拒绝去遗忘理想。在堕落之外，还有更纯粹的真实存在的方式。这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分析背后非常深层的哲学立场，也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他最强烈的坚持。我们在这一点上明晰了马克思的哲学态度，再来看他的经济学，才能够看得更清楚、更准确。

4. 资本的来历和基本运作方式

资本是怎么出现的？

资本的背后是分工，是货币。因为分工，所以大家生产的东西必须通过交易才能发挥分工的效率。于是就需要货币，而货币扩张之后，就产生了一些特别的现象。

让我们这样假定：在原来的交易系统中牵涉10个人，10个人分工、生产10种不同的东西，为了互相交换的需要，他们交易的过程所需要动用的货币总量是100元。那么在这里有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限制：如果这个系统推到最极端，以货币所形成的财富统统都累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这个人的财产最多就是100元。然后我们接着想，如果这个系统一直扩大，引进了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复杂的分工，还有越来越多分工所产生出来的物品也进入这个交易的系统中，于是需要用来交换的货币量也就越来越大。如果这个系统扩大1万倍，然后依照同样的极端设想，假设这时还有这样一个人，他独占了货币形式的财富，那这时他能拥有的就是100万元，而不再是100元。

让我们接着问：一个人拥有100元和一个人拥有100万元的根本差别在哪里？就在于扣除掉运用在生活所需之上的钱，剩下的有多少。假使一个人正常生活需要20元，他一共有100元，生活所需扣掉之后，剩下80元。但当他有100万元的时候，并不会因为有了100万元，生活所需就成倍增加。假使生活所需仍然是20元，那剩下多少？剩下999980元，这是量变而必然导致的质变。

生活所需之外，剩下80元，如何运用？可以拿这80元离开既有的交易系统，到更远的地方，到另外一个系统里去交换香料、奢侈品，做奢侈消费。可是如果剩余的财富不是80元，而是999980元的时候，不可

能将这些钱全部用在奢侈性消费上，这时会做什么呢？在欧洲18、19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可能性——在买土地之外去买机器。

货币的扩张从量变到质变，推动了资本的形成。于是这些钱拿去买了机器，变成了资本。这是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为什么人类过去的历史上不曾出现资本，或者是这种工业资本以前没有存在过，而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才进入资本的时代，开始有了资本的运作。这是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历史现象，提供给我们的一种看法。

资本的动向：增生—实现—分配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要帮我们解释资本的一种特别的现象，叫作“循环作用”（circular movement），也就是资本的发展是转圈的。不过它不是转回原点，而是依照马克思所坚持的辩证法，转了一圈之后，到达了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出发点。

什么是资本的循环作用呢？就是有钱的人拿了他剩余的999980元去买了一台机器，为了生产更多的物品。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价值增生”。

拿100万元买了一台机器，这与拿100万元去消费是绝对不一样的。拿100万元去买一个名牌包，这个交易形成，名牌包对你来说价值100万元，这是消费，不是资本。如果你拿100万元去盖一座厂房或是买一台机器，你心里绝对不会认为你是拿这100万元换了一台100万元的机器或100万元的厂房而已。你会想，有了机器，有了厂房，你就可以把100万元变成120万元，变成130万元，甚至变成200万元。

我们在进行投资。让钱变成资本，资本的第一个动向是价值增生，这叫投资。一定是为了要让价值能够增长，才会进行投资。但是资本的价值增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要处理的问题是生产。买机器是为了要增加生产，可是你要记得，产品所具备的是隐含价值，而不是价值本身。

意思是，投资买了机器、买了原料，生产出100万个毛绒娃娃。你说每一个毛绒娃娃可以卖1.2元，所以所有的这些毛绒娃娃价值120万元，但这是你自己假定的。什么时候你才知道它们加在一起是不是产生

了120万元的价值？那必须要等到有人愿意花120万元将这些毛绒娃娃全部买走才行，所以这就联系到资本的下一个动向，叫作“价值实现”。从开始的价值增生，到接下来价值要实现，牵涉的就不只是生产，还有交易。

因此第一个阶段，我们要了解的是生产是怎么回事、如何运用生产、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会产出多少的隐藏价值。这部分会涉及后面的章节里要进一步解说的马克思最有名的“劳动剩余价值说”，这是第一阶段动向的重点。即使经过了劳动，产生了物品，也必须要有第二个阶段，就是交易，让内在想象、要求的商品价值在交易中实现，才能够变成价格所产生的回报。

第二部分涉及和生产几乎同等复杂，甚至可能更复杂的现象。在社会分工的架构下，有专业的人在进行商业贸易，以及和商业行为相关的一切活动。这构成了资本的下一阶段。回到上文的例子，原来投资了100万元，买了机器和原料，产生了120万元的商品。在价值实现的第二个阶段，你回收了120万元。可是还有另外一层你要考量，你要记得这120万元不都是你的，必须要经过第三个阶段，在马克思的理论里称之为“价值分配”。这120万元是营收，但它不是利润。在收进120万元的营业额之后，还有麻烦的资本运作的第三个阶段。

有一部分的价值要以工资的形式分配给劳动者，有一部分要以地租的形式分配给房东或地主。另外还有第三部分，你要纳税，所以这部分要分配给国家，给握有公共权力的政府。再之后要分配的才是资本、资金。这个时候还要有机器折旧，先扣掉了一部分。接着剩下来的这些资本，有一些以投资者的个人消费实现，又有一些回到生产上面，变成再投资。

这是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再投资的部分，又形成了资本，这一部分的资本再开始下面的一个循环。循环作用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有三种不同的动向，这同时也说明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设计规划时，为什么分成了三卷。第一卷主要就是要处理“价值增生”，也就是处理生产的问题；第二卷主要是处理“价值实现”，也就是处理资本所牵涉的交易与商业行为；第三卷则处理“价值分配”。

这是马克思在三卷当中设定的不同对象，有不同的关怀内容。这也是他的书那么难写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涵盖的范围如此全面、完整。

马克思的意图：彻底解释资本以及它蕴藏的未来

马克思的意图可以分成两大项目：第一，要解释资本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怎么出现的；第二，要解释资本完整的运作循环。但到这里也还没结束，还有第三个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用意。

马克思给出的解释，背后一定附随着一种改革变化的计划。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对资本的中立客观研究者、描述者或分析者。他不是要告诉你资本是用何种方式运作的，他要告诉你的一直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资本究竟用什么样的力量，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发挥了这么大的影响，以至于彻底改变了人的生命与生活，把我们从原来的轨道上推到了如今的这样一条歧路上。

他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历史现象去认知和理解，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与我们所以为的历史不一样。我们想到历史都认为指的是过去的事，但是马克思主义中讲到历史，包括过去、现在与未来。

他要为我们描述的不只是过去到现在资本如何形成、资本主义的时代如何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他要帮我们分析，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当他在解释资本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家，他随时抱持着哲学家的态度与立场。他清楚地判断并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以这种方式运作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剥削劳动者，降低与破坏劳动者作为人的价值。因为资本主义带来的这种破坏，首先它不应该被视为正当，其次，这种破坏背后就蕴藏着资本主义自我毁坏的因素。

如果我们看清楚了这种道理，首先，我们就不应该也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啦啦队；其次，我们就得到了一种更敏锐、更聪明的立场。我们看得到资本主义当下也许一时风光，一时耀武扬威，但它有一些自身所带来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会比这些沉浸在其中的资本家、资产阶级更明白、更清楚地看到。看到了之后，我们能比他们更早走进下一个阶段，去纠正、去改变资本主义，并且迎来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错误予以更正的下一个历史阶段。这是马克思认定的完整解释资本的几个面向，他要进一步刻画时间当中资本循环作用的三个不同的阶段、三种不同连环的动向。另外他要解释资本主义创造了什么样的社会，这个社会产生了一些什么样败坏的效果，然后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离开资本

主义，去创造一个更理想的、更美好的社会。

5. 马克思的灵魂拷问：你是作为目的还是手段而存在？

当人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

要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定要明了，虽然我们经常遗忘了，马克思有一个最主要的身份：他是一位生活于19世纪的欧洲的哲学家。

他是一个哲学家，第一层意思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哲学的术语、哲学的观念出现在《资本论》中。《资本论》会有这样的文字，“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为绝对矛盾”，或者是“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

这不是日常语言，也不是我们所习惯和熟悉的经济学上讨论的语言，这是一种哲学的语言。要真切了解它究竟在讲什么，就必须联系19世纪欧洲哲学的背景。

第二层的意思是，马克思的基本关怀是哲学性的，他所关心的是：人作为目的而存在。

身为哲学家的马克思，非常坚持的一件事是“人的目的性”。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活着，这一概念来自康德。不过马克思在特别的职业工作领域上，给康德的抽象概念赋予不一样的内容。什么时候人会作为目的而活着。马克思的答案是，人可以决定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事物，而不是反过来被其所造物决定。

前文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是从生产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来描述资本主义或是资本的效果。工人本来是运用生产工具的主体，在原来的工作坊里做一个工匠，他运用自己的生产工具去生产，他知道要生产什么。可是到了工厂开始运用机器的时候，就发生了奇怪的现象：工人在操作机器，但是工人失去了主宰机器的自由；他不能决定他要如

何运用机器，他更不能决定他要用机器去生产什么，倒是机器在决定工人如何工作。

工厂和机器本来是工具，是工人运用来生产生产物的，但现在在工厂制度下，在工业资本的制度下，产生了这种荒谬的逆转。这是根本的问题。本来是工具，但现在变成了主人，这就是最深刻的一种异化。所以一个工人一旦进入了工作状态，他就变成了手段，而不再能够维持作为一个目的，真的像是一个人而活着的状态。

马克思对生活场景的具体描述要我们去思考：什么时候我们是作为自己而活着？什么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个劳动者，也就是为了要换取能够活下去的资产而活着？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严格定义下的完整的人，因为我们不是作为目的而活着，变成了一种手段。我们拿自己的生活去换其他的东西，这种作为手段的存在，对马克思来说，就是人的异化。

在他对人应该要作为目的而存在的这个定义之下，什么叫作劳动者？劳动者是从来没有办法自己掌握要生产什么的人，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劳动者的劳动也异化了。这是一种异化的劳动，因为劳动者没有自主权，只能够在别人的规定和命令下出卖劳动力，当然不是为自己而劳动。在这样的制度中，劳动占据了生活绝大部分的时间，也就意味着一旦你变成了劳动者，你的绝大部分时间就作为手段存在，而不是作为目的存在。

资本主义为什么让劳动者变得“堕落”？

劳动者的堕落意味着，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没办法为自己而活着，也就不会去追求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的结构下，依照马克思的预言，他们的生命、生活情况，必然是每况愈下，必然是越来越庸俗、越来越粗糙。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所要求你的，不过就是一种可以称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生存方式。

劳动力再生产是什么？它意味着资本家雇佣你的劳动力。虽然你不是个奴隶，感觉上你不属于资本家，资本家只是买你的劳动力而已。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你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可能更糟糕。因为在这种关系下，资本家只需要在意你作为一个劳动者明天会不会回来继续提供他所需要的劳动力而已。

资本家的最大利益考量，就在于去计算，如果要让你明天还能回来提供劳动力，他要保证不能让你活不下去，如果你活不下去，明天他就买不到你的劳动力了。这是一个临界点，对资本家来说最好的情况就是维持你有吃有喝，明天能用同样的形式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他给予你工资，以这种最低的限度来安排，这时他就可以取得最大的利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家不会在意除了你的劳动力以外其他所有的东西，他不会在意你的生活，他更不会在意你的心灵。

对资本家最有利的情况，就是劳动者什么都不想，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他不要你喜欢音乐，他不要你想要看戏，他更不会希望你喜欢看书，尤其他不会希望你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这些都是额外的花费。

在这种制度下，为了最大化价值增生，就必然破坏了劳动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一切可能性。于是就使得劳工粗鄙庸俗，让劳工不思考，让劳工不会去追求生命的意义，不会去追求那些可以让人活得更丰富的东西。

资本主义对劳动者必然产生这种破坏的效果，这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论》、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看法。这个批判不是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而是来自他哲学上的关怀，这是他作为哲学家的第二层意义。

货币如何成为资本？

马克思作为哲学家还有第三层意义，那就是他的思考模式。对马克思来说，他要探究的是哲学性的问题，所以他所使用的是哲学性的探究方法，也就是问题要问到最根本。他不接受论理停止在某一个中间的地步，也不接受从中间找一个前提作为论理的开端。

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抱持着这种哲学论理的态度，去看待一切和资本相关的现象。最明显的例子是货币。相对应的，在市场经济学里也谈货币，也有货币经济学，可是那和马克思对于货币的描述、解释大不相同。因为马克思提问的方法是根本性的，他要问：作为一种手段，货币到底是什么？货币又用什么样的方式转变了它原来作为一种中介手段的身份，而变得在经济上、社会上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在讨论货币的时候，马克思回到源头，告诉我们货币这种东西的最大特色，以及它能带来这么大的力量、产生这么多的扭曲的原因，那就是货币具备多重的功能。

货币最明显的功能之一是交易：A物品先换成了钱，再拿钱去换B物品，原来物物交易中的许多不方便，借由钱的介入变得方便了。

我们为什么不使用物物交换？因为物物交换的过程中，产生了复杂的难以处理的比例关系，而钱的介入使其得以简化、理性化。

然而在马克思的概念下，这是一种魔鬼的交换：因为有了理性化的过程，我们同时也就放弃了对于需求的基本判断，我们不会再认真地、个别地去思考一瓶水对我们的用处，或一把椅子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形成兑换。

因为钱产生了量化，我们就直接在钱上面做加减乘除。一瓶水4元，一把椅子950元，我就不用知道一把椅子到底等于多少瓶水，更不会去管一把椅子与一瓶水的使用意义到底是什么。物与物之间的比例关系就被统合在金钱货币上，让所有的交易变得方便。

但如此，货币就产生了另外一种功能，它变成了所有物品在交易时的衡量标准。它是交易的手段、中介，这时还产生了交易标准的作用和功能。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也在这时产生了，那就是储存价值的功能。

意思是我可以在这时卖掉一把椅子，但不用急着决定要拿这把椅子去换什么，我可以暂时把这把椅子卖出去的价格保留在金钱里。刚刚讲到，如果这把椅子是950元，我卖掉了椅子，拿到了950元，换来的是货币，货币就产生了时间上的延宕。这些钱我可以明天再用，也可以明年再用，或是10年之后再用。所以也就意味着原来椅子所具备的价值，被储存在了货币里。货币因此有了储存价值的功能。

货币有多重的功能，也就意味着货币有多重的面貌。而和资本最密切相关的就是货币可以储存价值。有了货币，价值可以被储存，于是就让时间的因素和交易、价值有了关系，被储存在货币里的价值可以抗拒时间。在原始的物物交换关系里，我当下拿着一把椅子去换20瓶水，这是20瓶水和这把椅子有当下的价值交易作用。可是有了货币之后，我把这把椅子换成了950元，我可以不需要去换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不换任何的东西，它就变成了储蓄。

储蓄也就意味着这是时间上的延宕。储蓄就表示，这个价值我现在

用不到，于是我就可以把这样的价值借给需要用的人。他今天需要用950元，我是一年之后才需要这950元，所以他可以到了一年之后把这950元还我。必须当货币具备这种储存价值的功能时，今天迫切需要950元的人，才可能将我一年之后才需要用的950元的价值拿去，满足他现在的需求。

还不止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时间也被内含在这个储蓄里，变得可以计算，这种计算的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利息。今天这950元我不用，我借给你，满足你当下的需要；一年之后，当我要把这950元要回来的时候，就不再是950元了，它会加上利息，变成1000元。

这利息到底是怎么来的？本来的950元为什么到了明年就变成了1000元？这就是来自时间的效果，因为钱有储存价值的功能，所以这个价值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被实现。依照不同时间实现的需求，被存在这里的价值就开始有了改变。如此产生了资本的另外一面，我们称之为“信用”。

原来的价值变成了钱，钱如果借出去，也就是在使用时间上有所改变，它就变成了信用，信用就产生了利息。在货币介入之后，价值产生了两种增生的性质，一种是转化成资本，去投资在生产上，因而产生较高的价值。但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让它变成信用，借给别人，借给当下需要的人，然后从信用当中有了利息，利息形成了另外一种价值增生。

哲学家马克思提醒我们，要一直追溯到金钱的最根本，看看那究竟是什么样的面貌，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各自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延伸现象。这是马克思的思考步骤。

6. 投资所得和劳动所得，根源上有区别吗？

投资所得和劳动所得真的不一样吗？

马克思是一个哲学家，当他提问的时候，他要问到最根本、最彻底的地方，用一种追问到底的态度来面对与资本相关的所有问题。

这与市场经济学的区别就非常明显。举一个例子，今天在谈论收入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有双重的身份。当我们自己记账的时候，尤其是当遇到报税的时候，这两个身份会清楚地显现出来。也就是你有一种收入主要是来自你的薪资，我们可以扩大称为“劳动所得”，这是你从工作中得到的钱。还有一种钱是你的“投资所得”，你去买了股票，或者是你有更多一点的资本，你去买房，之后卖房、换房得来的收入，都是投资所得。

当我们记账报税的时候，劳动所得和投资所得必然是分开记录、分开申报的。市场经济学就以此作为起点，分别讨论劳动所得是怎么一回事，投资所得是怎么一回事，明确有各自的经济原则。

但马克思不这样看事情。他要问的是：劳动所得和投资所得真的不一样吗？投资所得到底是怎么来的？投资所得与《资本论》关系非常密切。一部分你不用的钱、储蓄下来的钱，你将它变成了资本；然后你用资本买了房子，又借由地租的形式或是房屋需求增加的原因，产生新的所得，这就是从资本投资而来的收入，我们称之为投资收入。或者是你买了股票，股票上涨了之后，你有了收入，这也是投资所得。但是如果更进一步地追问：例如你买了股票，那么股票为什么会增值，钱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股票基本的性质就是你把这笔钱拿去借给这家公司，让这家公司作为资本来运用，那么这家公司又怎么样运用你借给它的资

本，使得股票上涨呢？

对马克思来说，你必须追问。追问到这家公司一定有它的产品，它把它的产品卖掉了，转成收入，转成利润，它才能够让所借来的资本增值。那么如何进行生产？在生产的时候，有可能没有劳动者吗？不管怎么样，这个新的价值必然来自这个公司员工的劳动付出。

投资所得也来自劳动者创造的价值

继续往前追究，所谓的投资所得，依照马克思的看法，其实和劳动所得是同源的。投资所得，不过是用资本的方式，或是利息的方式，或是信用的方式，将本来由劳动者所创造出的价值，收归你所有。如果没有劳动者制造产品成为商品，再把商品卖出去，没有这一连串劳动制造所产生的价值，所有的这些投资所得从哪里来呢？

依照马克思的看法，这是清楚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坚持他的“劳动价值说”，即一切的价值来自劳动。任何一家公司，不管什么样的性质，也不管什么样的规模，在工作的环境里，劳动力的投入必然是最关键的。

比如现在有一个资本家，他有100万元，这100万元就是资本。他拿这100万元的资本开了一家工厂，这家工厂一定要有工人，工人配合他100万元所买的厂房与机器，再加上原料，从而制造出产品。他投入的机器、厂房、原料，如果是用对的方式运作，那么他的付出总和，包括他付给工人的薪水，是小于产品的价值的。所以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产生了更高的价值，这就是投资，这里有投资所产生的价值增生。

他投资了100万元，制造出120万元的商品，这个产品不可能一生产出来就全部都卖掉。所以这会有时间上的延宕，也就意味着原来100万元的资本用完了，可是120万元的产品还没有回收。下一笔再投资的资金，包括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成本、原料产品成本以及机器维修的成本，都没有着落。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这个时候他可以去借钱，也就是说他需要信用。借钱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比如说有固定利息的借款。他借了50万元，借一年之后，还55万元，借他钱的这个人得到的这额外的5万元，就是利息所得。还有一种形式是，他借来的50万元，是以股票或者是公司股份的形式得到的，把

公司的一部分卖给投资者，用这种方法换得了这50万元。意味着在此之后，这50万元所赚来的钱，这个部分他要分给借他50万元的人，这叫作投资所得。

在我们的经济体系里有好几种人，有好几种不同的收入方式：一种人是资本家，借由把他的资本投入在生产上，他拥有的资金可以从原来的100万元增值成120万元，这20万元是将资本放在生产上所得到的；另外有一种人，他本来有50万元，一年之后变成了55万元，这5万元是他把50万元借给人家所得到的利息；还有一种人买了股票，投资了50万元，一年之后这家公司赚钱，分给他10万元，这就是投资所得。

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分类，看不一样的所得；但马克思不是这样看的。马克思追究的是所有这些，不管是多出来的20万元，还是多出来的5万元利息，或者是多出来的10万元分红，是从哪里来的。它们不都是来自产品吗？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生产，如果这一切不是投放在生产上，不管这些人拿出的是100万元资本，还是借给人家的50万元，还是去买股票的50万元，这些钱都不可能有价值增生，都不可能增加价值。

劳动所得和投资所得的分配方式公平吗？

所以对马克思来说，回到最根本上，不用管这些钱到底是资本，还是利息，还是分红，所有的这些都来自产品，也就都来自劳动者投注在制造产品上的心力。没有劳动者去制造出产品来，资本不会增长，利息没有着落，更不可能有分红。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他的劳动价值说，劳动价值说就是要点出在价值的增长上面，有真实的价值增长，也有烟幕式的价值增长。

表面上看起来借出的50万元，变成了55万元的回报；投资买股票的50万元，变成了60万元的增值。我们称前者为利息增生，后者为股票增值。马克思说，不管是利息增生，还是股票增值，追究其真正的本源，性质都是劳动增生。是劳动增生换了不同的过程，换了不同的形式，分享、分配给了不一样的人。

如果没有劳动，就必然不会产生这些价值。如果把整个图像用马克思的哲学追根究底地画出来，那么把它想清楚了之后，就明白所有的源头都是劳动，因为有劳动才有价值的增生。而劳动价值增生最大的特

性，就是它不会回到劳动者身上，会被分配到别的地方去。

这就是《资本论》的第三册，在马克思原来的计划里要讲价值到底是怎么被分配的。价值分配是大问题。它首先是复杂的事实：产生出来的利润，有的进了资本家的口袋，有的进了银行家的口袋，有的进了股票主的口袋；只有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用工资的形式进到劳动者的口袋里。这是分配上的复杂事实，但马克思更在意的是：难道这样的分配没有一种合理的模式和原则吗？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在市场经济学里不问这种问题。因为市场经济学会解释，这家公司今年创造了什么样的营业额，它有了多少的利润，获利率、毛利、净利是多少，然后由董事会所代表的公司拥有者，他们分到了多少，在公开的资本市场上买卖的股票，又分到了多少利润。另外，这家公司如果有公司债，向哪些银行借了什么样的贷款，贷款当时签约的利率是多少，如此银行又得到了多少利息。市场经济学用这种方法对当下的现实进行分析，然后就结束了。他们不会去问：这样是否公平？

然而从马克思《资本论》所建构的经济学角度，他最不能理解的、最强调的问题就是这个。还是用刚刚的例子：100万元的投资生产出120万元的商品，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有时间的延宕，资本家跟银行借了50万元，另外发行股票又借了50万元，结果也就变成了总投入是200万元。最后假使一共有70万元的盈余，那应该怎么分配？

你就会发现在盈余分配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奇怪的现象——不论是资本家还是买股票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利润增加，他们分到的就增加；可是分配给工人的就是固定工资。在资本从100万元增值成120万元的过程当中，资本家付了10万元作为工资，我们理所当然认为工人领了这10万元，一切就没事了，不管后面增生些什么样的价值，都和工人无关。

马克思在意这样的分配原则，追问它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分配的合理性又是如何决定的。对马克思来说，很多现象就不可能是合理的。例如银行这边出了50万元，买股票的人也出了50万元，那么为什么在价值增生分配的时候，银行这边拿到的是5万元，买股票的人分配到的是10万元？他们拿出来投资到这家工厂的生产当中的同样都是50万元，只不过一个是拿来当作债务，另一个是拿来买股票，一个是借款信用，一个是投资信用，为什么得到了不一样的回报？而最早拿出100万元的人，他后来所分配到的和用借款信用或投资信用追加进来的人相比，为什么

也不一样呢？更关键的是，为什么只用工资分给工人呢？明明如果没有工人，如果没有劳动，这一切价值都不可能产生。

这就是一种哲学的态度和立场，马克思要分辨什么是生产或者是价值增生的必要条件。对他来说，价值增生的必要条件就是生产力，就是生产劳动，这个前提不能够被动摇。因为它是可以检验的：如果将和价值增生有关的其他所有条件一样一样拿掉，然后来看是不是这个价值就无法继续增生，答案是肯定的。你可以拿掉资本，可以拿掉土地，可以思考是否有不用地租投入的劳动形式，是否有不需要工具的劳动形式，是否有不用资本的劳动形式，这些都可以思考，也都可以想象，但是不可能想象那种没有劳动者的生产形式。

没有劳动者就没有劳动，就不可能创造生产所得。从哲学的基本角度来看，劳动者是整个生产价值来源的必要条件。这个必要条件和所有其他的非必要条件相比，应该被单独处理。

这是马克思理论经常被质疑的劳动价值说。当我们试着从一个哲学家的逻辑去思考、追究、探索必要条件时，也许我们会更明白马克思说的真正内容是什么，以及它运用的限度到底在哪里。

7. 被扭曲的价格，被创造的需求

价格应该由供需来决定吗？

市场经济学研究个体，研究理性选择。几乎所有经济学课本的第一课，都是解释供需如何决定了价格。一两百年间，这一套经济学试验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我们要理解经济行为，理解人如何进行理性的选择，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从价格入手。

如果需求增加而供给不变，价格就会上升。如果供给增加而需求不变，价格就会下降。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函数，也是经济行为当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根据不同的货物、不同供需变动的模式，我们就可以算出价格的弹性。

经济学对经济活动的解释，终究都要回到价格上。比如，如何解释你们现在购买这本书的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能让供需达到平衡的价格。

如果今天出版社突然觉得太亏待作者了，觉得作者应该要有更好的收入，于是把定价提高三倍，那会发生什么事？很简单，原本平衡供需的价格不再平衡，结果可能就是有90%的潜在读者不愿意支付这样的价格，于是这本书就没办法出版了。作为一个商品，这本书就消失了。因为在那样的价格条件下，需求消失了。

相反，如果出版社觉得要给读者更大的福利，决定把售价降为三分之一，当然也就意味着我的收入也跟着降到了三分之一。那会发生什么事呢？也很简单，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能够得到的报酬太低了，那么这本书同样会消失的。由此可见，在新的价格条件下，供需失衡，商品也消失了。

这是市场经济学最关键也是最麻烦的一点。每一次要推出一个新的

产品，都必须在市场经济学里去衡量供需，然后决定价格。决定价格这一行为的专有名词叫作“定价”（pricing），这是做生意的人要仔细理解并且认真探索的一门学问。现在西方的经济学，就是建立在供需跟价格互动的概念上的。

但是价格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却不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的，它是作为被检讨和被批判的对象而存在的。马克思认为，价格反映的是一个商品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它的内在价值，这就和市场经济学很不一样。市场经济学从个体经济学出发，但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里没有个体经济学。

在《资本论》第一章的开篇，马克思就这样解释商品：只要有商品存在，一件商品就保证了所有商品都会和这件商品发生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单独去讨论一件商品，而是要讨论这件商品和它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探索的是社会关系如何反映在经济事务上，前提是社会关系的地位高于经济事务。例如要分辨阶级：一个社会有哪些阶级？阶级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矛盾？进行什么样性质的斗争？是可以解决还是不可以解决的矛盾？是内部矛盾还是外部矛盾？要把这些厘清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开始谈生产和分配。

习惯于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学的人，会很惊讶地问：这是经济学吗？是的，这不但是经济学，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中必须优先处理、明确定位的先决条件。因为在社会关系里，经济学是总体经济学，而不是个体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将价值置而不论，他们认为价值是主观的、变动的，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想法，而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得到不同的判断。就算假定价值存在，也没有办法客观测量，所以它就不在经济学的探讨范围之内了。而价格能够被研究、被探讨，并且被视为人类行为的变量被预测。对西方市场经济学而言，价值就像康德哲学里所假定的“物自身”，它的确存在，但我们永远无法直接如实地碰触或者是掌握物，我们能碰触、能掌握的，只有感官所收到的信息。对市场经济学来说，只有价值进入交易关系，变成了可以量化的价格，才能够被掌握与研究。

例如，我们眼前有一个杯子，它有“内在的价值”（intrinsic value），但我有什么办法来衡量这只杯子的价值呢？要从何种角度及尺度，或者以哪种单位来衡量呢？没有办法衡量。那么，即使我们将这个杯子的内在价值假设为0，我们仍然能从市场经济学的交易立场来看待

这个杯子。在发生交易行为时，看需求者愿意付出什么代价来换这个杯子，拥有者愿意接受什么样的代价把杯子换给对方。如此一来一往，供应和需求之间达到了平衡，就产生了价格。这个价格在经济学上有其意义，价格才是可以衡量及解释的，进而可以被预测。

再举一例：有一杯水，从经济学的角度，这杯水几乎没有任何价格，意即没有人会愿意出钱购买这杯水。可是倘若换成在一个特殊环境，例如课堂上，老师要求同学们把门关上，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课，中间不下课休息，没有人能离开教室。那么6个小时之后，老师桌上这杯水的价格就必然上升了，因为会有觉得口渴的同学需要这杯水。水的需求增加了，但教室里只有一杯水，供给不变。需求增加但供给不变，结果就导致价格上升。

价格会变动，需要研究价格变动的论理，此即市场经济学的起点，但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起点。对马克思经济学而言，这不是其中重要的部分。承袭自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经济学并不仅止于整理、分析现象，马克思认定工人制造出来的物品亦有其内在的先验价值，这是他经济思考中坚不可破的出发点，也让他的思想与市场经济学及当今所流行的经济学之间存在决然差异。

物品的价值来自可用性，越有用的东西就有越高的使用价值，这是物品的内在价值，而不是由供给、需求等外在因素来决定。换句话说，马克思无法理解当今日常生活里极为普遍的一种状况——需求可以被创造出来。原本毫无用处的东西，即使在不确定作用的状况下，都可以在转眼间变得不可或缺。马克思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因为他判定事物的有用性是绝对的，物的有用程度与其使用价值成正比。

需求如何被创造出来？

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被称为一门忧郁的学问。为何忧郁？因为经济学存在的前提是人类欲望无穷，但每个人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却必然有限。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探讨如何分配资源，尽可能满足更多的欲望；即使如此，有限的资源也一定无法满足无限的欲望。如果资源能够满足欲望，经济学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举例来说，空气近乎无限地供应，它永远不会造成需求无法被满足的状态，所以空气经济学没有存在的必

要，但凡与空气、呼吸相关，即不需经济学来分配。

在此逻辑之下，经济学倾向于将资源视为一定，进而探讨用何种方法去满足最多人的最大欲望。假使预定分配10元给10个人，应该让每人平分1元吗？或是让其中1个人得9元，其余9个人均分剩下的1元，究竟哪一种分配方法比较恰当？依照传统经济学的看法，对取得9元的人而言，他所累积的钱会产生边际效应，并造成递减的作用；多出来的钱不像有限的钱，后者可以带来较大满足。从这个角度来看，集中不会带来益处，分散才能增添较大的满足。

在此逻辑下，经济学也倾向于寻找节制需求的方法，倘若供给不变，但需求增加，只会造成需求更难得满足的更大痛苦。不过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经济学的基本倾向及假定趋向的巨大改变，主要来自美国的影响。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土并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战争时期又刺激出大量的生产，为战后的美国带来空前的富足感。美国人发现原来生产扩张的空间如此巨大，短时间之内就能动员生产力，进而制造出大量武器。同样，若平衡这股生产力转移，就能制造出大量的民生用品。

此时，美国社会明确感受到供给正巨幅增长，经济学不需要再坚持假定供给是不变的，势必要调整需求，才能达到更大的经济效果。战争指出之前没人设想过的经济活动的反应——扩大需求可以刺激供给，达成另一种经济状态，也就是供给与需求的先后关系顺序颠倒。

以往是有需求在先，之后才创造出供给。由于人有饮水的生理需求，所以才有供水的设施来满足这个欲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出现了供给面经济学，因为战争提供了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战争是最极端的需求，战事规模影响战备所需，突如其来就需要100架飞机、300辆战车、1万门火炮、500万支步枪。为了因应这个扩大的需求，美国实施大规模的动员，大幅度提升了产量，既满足了战备的需求，也没有牺牲一般平民的生活。由于战时的经济，让美国的经济学家变得空前乐观，助长了战后排山倒海而来的刺激需求、创造需求的新方向——不要求压抑需求、限制需求来适应有限的供给，反而鼓励以人为的方式去增加需求，这是非常激烈的观念逆转。

的确，如今看来，之后的几十年，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斥着被创造出来的需求。某个学医的朋友曾形容，我们天天洗澡的行为中，举凡使用

的香皂、沐浴乳，都可称作拿羊油交换人油。因为从人体运作的学说来看，人类的皮肤随时都会分泌油脂，自有新陈代谢的变化，我们却用香皂把皮肤上的油脂洗去，再想办法换上动物的油脂，进而来保护皮肤，不是多此一举吗？但是我们今天绝对不会从这种角度来质疑香皂和沐浴乳的盥洗作用，它已经被内化成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了。

需求是什么？多久洗一次澡算是需求？使用何种类型的香皂算是需求？从前不论洗澡或洗衣服都使用同样的肥皂，后来区分成有洗澡专用的香皂，再后来从洗脸专用肥皂衍生出洗脸专用的洗脸皂。现今医美产品盛行，市面上出现琳琅满目的沐浴用品，甚至出现专洗背部肌肤的香皂，这对几十年前的人而言，应该是不可思议的事。这证明了需求可以被创造出来，而创造需求往往是为了将商品的利益最大化。

以此方式创造需求、提高需求，只要再控制供给的稀有性，自然而然能够提高价格，获取利益。这是西方经济学及市场经济学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经济行为，也是他们据以分析和解释的物件。

但马克思经济学绝非如此。讨论商品，马克思对于价格的说法与市场经济学彻底相反。对马克思而言，价格是价值的扭曲面，价格破坏了更加真实且基本的价值观——以使用价值构筑而成的世界。如今，市场经济学笼罩了所有事物，解释我们如何用钱、如何消费，以至于我们往往忘记了检讨。如上述提及刺激创造需求的行为，它背后是否存在一个理性且合理的决断？它是否借由控制更多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来提高价钱并扭曲价格，但凡能够达到目的，全都可以毫不设限，无止境地制造需求？难道没有更高的道德关怀吗？某些事情是否应该有其道德底线呢？

亦即是说，在人类欲望的驱使之下，开发及创造那些满足欲望的需求时，是否应该设有合理的生产限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否应该存有本质与表象上的差异？拥有3双鞋，与拥有30双鞋，甚或是拥有800双鞋子，可以等量齐观吗？

8. 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正义

用帽子的道理评断帽子，而不是套用鞋子的标准

过去我在学术上所受的专业训练是针对思想史的研究，思想史的基本工作是把流传下来的著作放回过去的历史时代，在那个时代的脉络下，尽可能阐释作者基于何种思想观念而著书。

思想史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不要误判作者的主观动机。举一个简单的比喻：一个人定做了一顶帽子，不仅可以遮阳，款式也好看，却有人把它拿来穿在脚上，甚至不满地批评这双“鞋子”做坏了，怎么会做出一双不能穿的鞋子呢！试问，这样的批评妥当吗？分明应该要用制帽的标准来评断帽子，而不是套用鞋子的标准。可是在面对古人的思想时，我们却忽略了如此简单明了的基本原则，理所当然地以现今的看法与观念去评论当时人的想法。

表面上看，评价一双鞋的材质优劣以及是否穿得舒适并无对错，然而只要加上一个前提，这些评价瞬间会失去意义——假使它彻头彻尾就不是一双鞋呢？

思想史研究的首要责任是尽可能谦卑且客观地厘清眼前这本书对作者而言究竟为何，而针对文本提出的任何批评，对我而言，都是不负责任的言论。诸多批评马克思的论述其实都经不起考验。甚至对马克思理论的许多转述，即便是那些站在肯定与赞扬的立场上去转述马克思理论的评断，往往也都经不起这个简单的考验。

批判马克思的人往往先入为主，接受了市场经济的运作法则。然而他们不了解哲学，亦不关心黑格尔哲学的论理。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念兹在兹的是目的与手段所构成的辩证变化。千万要谨记，马克思曾受到黑格尔哲学非常强烈的影响，他处在一个剧变的时代；那

个时代的人们生活在经济生活大幅改变的环境下，导致过去的基本原则与是非的准绳不再适用于他们的生活。马克思的目标是在这种新环境下，找出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新法则。

在此特别标举公平与正义，要深思公平正义在经济行为及经济理论当中是否重要。当你我在谈论经济学时，是否可以对公平正义视而不见？

《资本论》并不是一本分析性的著作，而是讨论是非对错的作品。对马克思而言，评判远比分析重要。已经有太多哲学家对这个世界进行解释，但其实改变这个世界才是迫在眉睫。只有批判才能够带来改变。从马克思早年写就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直到1857、1858年间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他对公平正义的问题做了全面性的反省，最终的结论是“异化”此一概念。唯有不被异化，不被工具或手段反过来统治，人才能有公平正义的生活。

后来在他撰写《资本论》的时候，虽然异化不再重复出现于文本里，但并不表示《资本论》与异化或公平正义无关。只能说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只讲述了他广大关怀领域中的一部分。

欧洲分配的原则与信念的改变

表面上，《资本论》的篇幅非常厚重，而且马克思至死都没有完成这部著作，倘若从哲学关怀的范围分析，《资本论》并没有广泛到涵盖所有范畴，只是从青年马克思的视野当中挑选出一部分来阐述和论理。

《资本论》的内容主旨并不是针对新时代如何定义公平正义，或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探究人类能够不受异化宰割的方法。《资本论》缩小打击面，聚焦于新的生产条件下，以思考如何能够得到公平的分配。分配是《资本论》极为重要的核心概念。

《资本论》存在一个根本问题，时至今日来探讨仍不过时：在运用资本进行生产的时代，创造出来的财富与资源应该由谁来享用？由何种方式分配享用的资格才公平？又该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分配比例的多寡？提出这些问题当然就表示我们不应该接受既有的规则，不应该漠视资本家和进行劳动的劳工之间的资源分配存在着天渊之别。

从18世纪进入19世纪，欧洲对于财富分配的思考，对国际社会产生

了深远影响。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以及1789年法国大革命都对分配的原则与信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之一，在于对英国税制的强烈反感，反映在革命前期的重要口号“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上面。殖民地人民不能忍受纳税的方式及数目皆由英国国会所规定。但是在英国国会里，却没有从美洲选出的代表。这致使殖民地人民不惜反抗英格兰，最终脱离了殖民母国。

北美洲革命凸显了一项观念上的逆转：原来由法国中央集权政府所定下的规矩——政府依国家需求向人们征收税金，现在演变成政府需在征收税金前取得人民同意。

其中涉及了人民财富与政府财富之间的分配原则。前者从法国中央集权政府而来的这种逻辑中，分配的决定权握在政府手里，人民只能接受。但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在新成立的政府的逻辑中，人民争取到分配的同意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必须要依据新的逻辑重新调整。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冲击更加巨大。点燃这场革命的燃料在于一般人意识到财富分配不均，从而产生强烈的质疑和不满：为什么贵族如此富有？教会可以敛财？为什么最贫穷的百姓竟被抽取沉重的赋税？逐渐成形的中间阶层，他们保护自身财产的动机非常强烈，连带激发了下层阶级的情绪，他们一起挺身而出，要求保障人民的财产，进而要求分享贵族的财富。一时之间，贵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贵族当中的国王路易十六以及他的家人，甚至被送上了断头台。

这场革命用如此戏剧性的手法昭示，社会财富不可能继续集中在贵族和教会手中，必须要重新分配。究竟应该如何重新分配，以及如何确立重新分配的对象呢？推翻旧有的分配架构已经十分不易，但更棘手的是建立新的分配办法。美国在1776年建国时，国家财政接连10年一塌糊涂，当时的邦联会议所编列的预算，从来没有得到各州的支持与配合。在最糟糕的一年，邦联会议向各州请求800万美元预算，最后只收到50万美元。财政上的困难迫使各州不得不在1787年推派代表到费城开会。费城会议最后通过了宪法草案，主张成立一个权力较为集中的联邦政府，主要原因是财政分配问题已经棘手到无法搁置的地步，国家与各州之间的财产分配都已如此难以处理，更别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财产分配了。

法国大革命就是揭开了政府的病灶，而且绝不只有法国社会掀起波澜，很快就演变成全欧洲的一大课题，接着欧洲势力扩张，全世界都必须一起面对这个大课题。

这个课题后来之所以变得更加复杂，在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旧分配机制的瓦解。人们不可能再以原本的心态来解决分配问题，人们需要思考原来的生产成果与财富累积应该如何重新分配，同时面对新的生产成果以及工业资本迅速累积的新财富。

工业化带来大量的生产，大量的生产容纳了大量劳工，同时又创造出大量盈利。人们很快意识到新财富的规模以及集中的程度比起旧财富更可观，也更骇人。

马克思：打造一个分配平等的社会

西方经济学及从中转化出来的市场经济学，把经济问题锁定在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上。主张只要有一个市场不受干预，就能够获得经济效益。

马克思经济学无法认同经济问题只与供给和需求有关。经济在追求效益的同时，甚至在追求效益之前，必须先思考如何解决分配问题。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与内需市场固然很重要，但社会生产成果的分配原则，诸如基于何种权利而分配的对象与比例，以及制定这些分配原则的制度，这些问题对马克思来说更加重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建立在追求公平正义的考量上，他不擅长于刺激生产、提升效能这一套经济学，然而在打造一个分配平等的社会时，他的经济学就相当有效。

马克思的经济学由人拥有不被异化的权利开始讲起。马克思先假定了每一个人——而不是少数人，也不是一部分的人——都有一套不可被剥夺或被异化的基本权利。他的经济学的存在目的，就在于设计出一种从经济方面保障这些基本权利的制度。马克思设想的权利不是政治上的权利，这套权利的根本是属于经济性质的。

例如，人人都应该享有工作权，因为工作让人创造，创造带给人满足和成就感。人有不可被异化的创造的权利，因为人是一种非常独特且拥有创造欲望以及创造能力的特殊动物。工作不只是人的义务，工作应该是人的权利。只是这样的权利是联结到人的创造本能上的，而且人的

创造也是寻找生命意义的特殊动机。因此，所谓人的工作，应该要让人可以去创造出能够为他带来真实生命中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的东西，完成创造的过程。

这样一种观念对市场经济学来说，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在市场经济学中，工作是一种有价的劳动，也是一种商品，就好像其他商品一样，受到供给与需求变量的控制。好的价格让大多数人在市场上换来足够好的待遇，人就有工作机会。如果供给过剩，人就面临失业问题，无法工作，只有退出市场。失业促使供给降低，也让工资上涨。

工作或者是不工作在市场经济学里没有定数，随时在浮动和变化中。没有任何人或任何力量让你一直有工作做；你也不能够预期任何时候都有工作机会，但也没有任何外力能强迫你非工作不可。这是市场经济学对劳动的看法。

马克思经济学将工作视为不可异化的权利，一个人如果没有工作，将会衍生社会问题，也是社会的堕落与国家的失职。因此，全面雇佣制和全面就业是马克思的主张，他认为这代表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新阶段，也是理想社会所必须提供给人民的制度。如何创造全面就业？如何创造一套全面的雇佣系统？这属于经济学的课题。由于将人人拥有基本居住权利、基本就医权利奉为圭臬，于是如何全面提供住房及医疗服务，也被纳入经济学课题的范畴。理想上，人一生从摇篮到坟墓，都应享有工作、住房及医疗等基本权利。

在市场经济学当中，住房与医疗也应该交由供给和需求来决定，它们也都是能够在市场上被贩卖的商品。但是在马克思的信念里，工作、住房及医疗皆属人人享有之神圣权利，虽然马克思与市场经济学皆探究经济事务，然而深究起来，两者迥然不同。

9. 人如何沦为劳工：被降级的工作成果

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主要着墨于资本增生的现象与活动，也就清楚显示出马克思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之间的重大差异。对市场经济学而言，价值有什么来历无须特别去分辨，尤其不需要分辨先后顺序，更不用去分辨是否必要。从市场经济学的处理来看，这些都是价值增生的活动形式。例如货币变成了金融商品，从金融商品中获取的所得就是一种价值增生；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得到薪资，这也是一种价值增生；借由投资在生产活动上，你得到的收入与报偿，是价值增生；你把钱借出而拿到利息，也是价值增生。对市场经济学来说，这些都同样是价值增生。这种价值增生在市场经济学里是平行的，没有高下之别，没有好坏之别，全都由市场与供需决定，你需要懂市场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但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怎么会是正常的呢？这里涉及马克思的一项基本判断，亦即他的劳动价值说。

从2008年金融风暴看劳动价值说

劳动价值说在100多年来饱受各式各样的批判。然而直到今天，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仍让人记忆犹新，还是可以稍为回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是否有其道理和价值。比如我们认为，2008年的金融风暴理论上不应该变成那样一场风暴。

这场风暴源自美国的金融业，更关键的风暴核心是美国的房地产业。在大家预期美国房地产价格会上涨的情况下，吸引越来越多人投注资金，许多人积极地买房子，将存款换成房产。现金不够的时候，人们就去银行借贷。银行十分乐意借这种房贷，因为可以用房地产的价值作

为抵押。由于预期房地产的未来价值将比现在更高，所以银行不只愿意借钱给有房子的人，即便买房子的人付不出利息，还是可以用房地产未来可能的涨幅预借更多钱，以债养债。

这些活动与现象，从市场经济学所认定的市场机制来看，有供应与需求，彼此互相配合，理论上合理。有人有买房子的需求，就有人盖房子、卖房子来满足需求。有人在买房子的过程中有借贷需求，于是银行就提供了资金的供给来配合这方面的需求。这一切都只是涉及供给与需求。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衍生了房价的涨跌，同时也导致金融商品或者是房贷的升降。

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中，最基本的不合理之处就是这些资金的活动都不涉及生产。这些资金都指向既有的商品，亦即在那些固定的房地产商品上去炒作，所牵涉的不是商品的价值，因为背后没有任何劳动力或是劳动投入，只是固定已成的商品炒作出来的价格；但过程中完全没有创造出新的价值，价格却一直飙涨，势必会产生不健康的排挤作用。从原始的马克思经济学来看，这些资金都投入在非生产性的投机行为上，于是就必然连带着排挤生产领域，使得投资不足。依照原始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生产领域投资不足，经济就非崩溃不可。因为没有劳动、没有劳动所产生的真实价值增生，资本从劳动生产上面被抽开了，造成了投资不足。一边投资不足，一边生产不足，经济就无法维持。

我们现在可以稍做修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忽略了许多其他成分，可是不意味着毫无根据。在一个经济体系里，在资本必然有限的情况下，必须要取得一种基本的平衡。放在生产活动中的资本，借由劳动投入而产生价值增生，它必须要占相当比例，这个经济体才有真实的活力，而不仅是用转手交易产生价值增生。这种价值增生只涉及价格，而没有本质上的价值。

从需求而来的价值增生，最后必然仍涉及经济体通过劳动力产生的新的价值。没有这种新的价值作为基础，这个需求必然空洞。就像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一时之间大家都需要买房子，从需求层面炒作出来的经济活动看似繁荣，一旦膨胀到一定程度，如果背后没有劳动所支撑的真实价值，必然变成泡沫，泡沫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就一定会破灭。

原始的理想交易：因使用价值不对等而来的交换

我们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就可以看出，马克思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价值是什么，价值从何而来？其中又涉及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提及价格又会联系到货币，货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货币如何终结在价值的实践上？更进一步推问，货币如何扭曲了价值的实现？货币具备多种功能，这些功能彼此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马克思用最坚决的态度不断追问下去。

在《资本论》中解释资本一定会涉及货币的功能，可是在理解货币时，一定要回到最根本的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资本论》第一章反复地说，物品只有在交易当中才会变成商品，商品出现的时候也就必然涉及交易。

在原始的理想状况下，物品变成了商品，这项交易便涉及马克思所认为的使用价值不对等。比如在原始的理想状况下，一个铁匠打铁，打造出10只铁锤，铁匠为什么会将铁锤拿去做交易？因为他一个人不需要用到10只铁锤，这些铁锤对他来说没太大的使用价值，所以他才会拿铁锤去做交易。他去跟木匠换一张椅子，因为木匠制作了10把椅子。木匠为什么用椅子来做交换？因为他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多椅子，椅子对他来说使用价值并不高。

所以在这种理想的原始状况下，对铁匠而言，交易最根本的道理是将使用价值很低的、多余的铁锤，拿去交换使用价值较高的椅子。对木匠而言也是如此，将没有太高使用价值的椅子，拿去交换他比较需要且使用价值较高的铁锤。所以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必然产生双方使用价值都提高了的情况，才会达成交易行为。

这个过程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物与物之间的交换涉及使用价值提高，进而给予参与其中的人成就感，不仅满足他们生活上的目的，同时也刺激他们提高自尊。

资本带来的改变：工人工作成果降级

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中，资本介入之后，就产生了新的现象，影响了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重要现象是工匠和他生产的物品分离开来。以前一个铁匠炼铸出来的铁锤即是他的创造物，他与这个创造物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前

文我们提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解说了分工。亚当·斯密在意什么？他在意工人可以用10倍的效率在分工之后生产针。但千万留意，马克思不是亚当·斯密，马克思是一个哲学家，他看重分工和制造制度形成的方式，在意这种分工对人所产生的冲击。

原来一天做3根针的工匠，在一天的工时中从头做到尾，在他原始的生产环境中，这3根针就是他一天的创造物，他和创造出来的针之间有着明确的生产者和创造物间的直接的关系。可是如果分工把制针分成了10个步骤，让10个工人分别来制作，虽然这10个工人一天可以做出300根针来，但这300根针没有任何一根是单独由其中任何一个工人所制造出来的。这些针变成了无主物，它不再属于工人。

所以当顾客来买针，买的很可能是这家工厂的针，甚至他们可能只认识这家工厂的主人，于是这300根针全都属于这个工厂主人。工厂主人取代了工人，变成这些出产物的主人。反映在社会的效益上，就是工人付出劳动力，却被剥夺了他与他的制造物之间的从属关系，转而赋予资本家、企业家及工厂老板。

工人与他的制造物之间的关系、劳动者的尊严是否值得探究，以及劳动者是否不应该被剥夺他和他的创造物之间的关系？

关键在于，我们要追问：一个人在工作上拥有什么？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及价值？

10. 当批量生产代替量身定做，后果有多严重？

原始理想环境被败坏：劳动者地位下降，资本家带走财富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含有极为重要的人文关怀及哲学探究。他关心当一个工人付出了劳动力之后，他的付出是否能让他保有其作为一个创造者的身份。

工人创造出物品，可以取得自信与自尊，可是自从资本主义介入工业化，工厂制度产生，工人就变成工厂中渺小的一环，此时工人与他的创造物分离开来。工人不再是创造者，无论他制作出来的东西优劣如何，他都无法从中获得生命的满足和意义。

这些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属于任何工人，于是在产品的认知上，工人被贬低了。而且由于没有任何工人可以说我制造出了这项产品，反而抬高了资本家的身价。

举例来说，在大众认知上，家喻户晓的苹果手机具有品牌知名度，甚至认为苹果手机是史蒂夫·乔布斯一手创造出来的品牌。我们看重的是那个投注资金去建造工厂、经营工厂的人，而不是真正动手做手机的这些工人。真正制造手机的这些工人，他们在富士康的工厂里，我们看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然而这个产品的品牌与工人无关，品牌是与资本家连接在一起的。

为什么在资本介入之后，生产的过程和性质必然会发生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劳动者，尤其在分工的过程当中，阻断劳动者从他独力完成的产品当中获取生活上的意义，因而劳动者的地位必然会下降；相对地，资本家和经理人甚至代表了品牌，他们收割

了所有光荣与财富。这是我们今日的真实现象。

再者，假使你购入富士康的股票，由于购买股票，一年多增加了20万元的额外收入。这20万元从何而来？依照马克思的分析，这笔额外收入来自富士康员工们所创造出的价值，来自劳动产生的价值增生，简而言之，富士康员工帮购买股票的人赚了钱。投资者赚到20万元，但他不认识富士康的任何一位员工；他只认识富士康的老板，因为他代表了富士康。富士康的任何一名劳动者，都无法宣称他们与富士康的产品或富士康产品所获取的财富有关联，反而是那些不进入劳动环节的资本家或代表品牌的经理人，他们不是劳动者，却是与产品所衍生的财富关系最深也受益最多的人。有关系的都是资本家，或者是品牌，或者是代表品牌的经理人。

马克思认为：第一，这是不自然的历史状况，只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殊状况；第二，前述工匠拥有自己的生产物，在交易生产物的过程中，明确知道他制造的生产物的使用价值被提高了，他得到了自尊及自信，获取生命上的成就。这是原始的环境。如今我们却看到资本介入之后，生产环境堕落了，原始环境被破坏了。

劳动者和生产物分离，生产物也会和需求者分离

既然这是一种原始理想状况的堕落，马克思就不能视之为理所当然。对马克思来说，关键在于当前环境下，劳动者的处境是什么。资本介入之后产生的另一个效果也不容忽视——不只是生产物和工人、工匠分离了，生产物也会和需求者分离。

我们前文提到木匠用他制造出来的椅子去交换铁匠铸造出来的铁锤。在交易过程中，木匠知道他的椅子交给了谁，也知道椅子在铁匠那里将有更高的使用价值，铁匠也是如此。所以在原始状况下，生产者了解他的需求者，生产物依照需求者的需求被创造出来。然而进入工厂制度，在分工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再维持这种关系了。

资本停滞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出来的东西与消费及需求分离，产生的影响和问题非常严重。首先，从资本投入到商品被售出，这中间存在时间差。

以前人们对资本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一只铁锤所需要的资本就是这只铁锤的原料。为什么不需要更多的资本？因为是先有这只铁锤的需求，才去制作铁锤的。铁锤制作完成之后，再卖给需要的人，才换到了需要的东西。所以在原始理想的环境中，从商品完成到交付需求者的手中，是一个可控制的时间。

然而工厂生产商品，最大的问题是从商品完成到售出之间的时间延宕，另外也产生了高度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任何人在工厂的生产制度下，都必须要惴惴不安地计算：到底要生产多少，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售完？

回到资本的逻辑上，资本必然要产生异化。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说，是资本投入在生产过程中，将生产物生产出来，使资本发挥作用。资本促使生产变得可能的这段过程中，产生了新的阶段和性质，用今日通俗的语言来说，即有一笔钱以存货的方式被卡住了。

按马克思的概念，这称作资本停滞，成了一种无法发挥资本作用的资本。所以必须想尽办法，让不流通的资本能够继续流通。

不流通的资本所反映出来的形式，是先支付出去的各种不同的成本。某人拿出100万元投资，生产了120万元的商品，为什么他还要去借钱？因为他没有办法立刻把这120万元的资本回收。这导致直接且明确的效应发生，也就是资本流通过程当中的资本变质，产生了对于信用的需求——需要借贷更多钱，需要增资。

100万元的资金被凝结在120万元的商品内部，以成本的形式冻结在商品身上。资金冻结的情况下，只好以借贷来换取时间，意味着必须去估量这120万元的商品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销售出去，倘若所需时间是半年，半年期间必须先去借支一笔钱，也必须把增生出来价值的部分变成利息；也意味着在新形态的生产过程当中，制造了更多资本变成信用、货币变成信用，去赚取利息增生的机会。

生产过剩

如何加速资本的循环，即跳过资本被冻结或资本无法流通的反资本形式的循环，就变得极为重要。无论再怎么重要，都没有解决办法，因为高度的不确定性是必然的。不确定性来自这样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来自资本基本的结构。

在资本主义生产环境当中，产品实质上和它的需求者断绝了直接关系。为了应付预期的销售或需求，这个系统就必然会产生生产过剩的问题。生产过剩的问题到达一定程度，又必然产生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就是创造更大需求，借以解决库存。可是在创造需求的过程当中，又必须为了需求扩大之后的预期销售，再去生产出更多东西。这些东西永远都有一部分是滞销品。

所以整个资本体系中，生产的物品一端与它的生产者，以及工人和劳动者脱节，另一端也和它的顾客关系脱节。经过马克思分析，我们了解资本主义运用这种方法生产及销售，其内在必然包含着许多盲目的成分。资本主义的盲目带来各式各样的生产过剩与资本不足的难题，乃至于整个生产循环陷入停摆危机。资本主义不像表面上看来那么光鲜亮丽，它内在隐伏着危机，而且是必然无法逃避的危机。

11. 失乐园的悲剧：交易的目的和手段，是如何颠倒的？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一种失乐园式的理论，因为他假定早在一切经济活动产生之前，先存在一个绝对的理想状态。在此状态下，人类生活中的任何物品都是独特且唯一的，既不该被衡量，更不该被交换。每件物品都有它自身的价值，只能够用自身的单位来衡量，因此，也就不存在等值交换这种事。

回不去的未异化状态

进行等值交换就必须假设两样或更多样的物品之间，可以共享一套价值衡量体系。一本书和一顿饭可以一起衡量吗？一双鞋和一场电影可以一起衡量吗？一片海景和一次散步可以一起衡量吗？人类的经济生活就是源自偏要将这些非共量的东西都纳入交换系统里。因此就必须找到一种主观方式，把如此多元的物体、现象、服务乃至于感情统统量化处理。对马克思来说这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代表人类从原始的状态堕落为交换关系。本来不应该被量化的东西都被量化了，每一样东西除了自身具备的价值之外，又在交换的过程中取得了共量性的交换价值或价格。

更进一步的堕落，即用金钱货币来整合交换价值——也就是价格，让所有的交换价值都表现在金钱之下，同时标示出价值高低和倍数，以便于让交换更为容易。将每一样东西都放进纯粹单一的共量里面，使人忘记了原初理想状态下，最原始的不可以异化、不可以量化的根本价值。交换价值降低了原本的内在价值，进而喧宾夺主，放逐了内在价

值。

人们此刻就像亚当与夏娃，再也回不去伊甸园，我们也回不到理想的未异化状态。马克思承认人的现实就是一个异化之后的状态，因此我们必然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分析异化之后的现实状态。

交易的成立条件

金钱货币出现并且发挥作用之后，人的经济行为基本上就是一连串围绕着交换而来的连锁活动。我们把所有东西都看作可以交换的商品，通过金钱货币的中介定义出它们的交换价值，再把商品换成金钱货币，用手上的金钱货币去交换我们认为等值的另一样商品。所以何谓经济生活？亦即在商品换金钱、金钱换商品及商品再换金钱的过程中不断循环。

现今每个人的生活都一直处在这样的循环当中。这个交换是如何成立的呢？首要条件是相等的交换价值。例如，你卖掉面包，这块面包有100元的交换价值，你就换来了100元的金钱货币；你再拿这100元金钱货币去交换一瓶葡萄酒，100元的面包与100元的葡萄酒于是具有了同样的交换价值。

可是马克思强调，仅有上述条件，并不足以构成交换的行为，必须有另一项条件同时存在，也就是这两种物品之间要有不等的使用价值。在何种情况下，你愿意拿100元的面包去换100元的葡萄酒？一定是当葡萄酒的使用价值高于面包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你认为你对于葡萄酒的需求高于面包，所以你会拿面包去交换葡萄酒。相反，两个肚子饿都想要吃面包的人，其中一人有100元的面包，另一人有100元的葡萄酒，虽然面包与葡萄酒两者等值，但因为两人同样都比较需要面包，有面包的人就不会拿面包去交换葡萄酒，尽管表面上这两样物品的交换价值相同。

面包在面包店里，对店主来说几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他能吃多少面包？他当然不需要大量的面包。于是只要有顾客买走面包，他店里的面包就增加了使用价值——顾客一定是为了吃面包才买面包。同理可证，在酒窖里堆得满满的葡萄酒，也对酿酒的主人没有使用价值。唯有当葡萄酒售出时，离开酒窖的那一刻，葡萄酒的使用价值才增加了。

交易目的与手段的错乱：从W—G—W到G—W—G

在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理论中，此即市场与交易的优点。交易创造了使用价值，货品从没有使用需求的人手中，被换到有使用需求的人手里，提高了使用价值；表面上的等值交换，让实际上牵涉其中的人都获得了较高的使用价值。因此他们认为经济活动越频繁，交易越多，整体的使用价值就越高。然而马克思不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不仅看到交易所产生的价值效应，他更意识到交易过程当中，目的与手段之间的错乱。

我们应该清楚，在交易过程中，物品是目的，金钱货币只是中介协助的手段。如果人类的经济活动都是以使用价值较低的面包去交换使用价值较高的葡萄酒，才是合理的经济活动。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定的公式来表达，那就是W—G—W。第一个W指的是商品，G是金钱，最后一个W也是商品。也就表示卖掉商品换来金钱，再拿金钱去换我们更需要的物品。所以是从物品到金钱，再到物品。

但马克思发现，现今的经济活动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正常的W—G—W，而是倒过来的G—W—G。它指的是用钱买一样东西，再把这东西卖出去；交易买卖，不是为了要使用这样东西，中间完全不牵涉使用价值。最典型的G—W—G就是房地产投资。投资者买房不是为了居住，他们购买房子的动机纯粹是等房价升值之后出售房产，投资客是为了转售房产而购屋。他们不考虑房产的使用价值，只着眼于房产转卖出去的交换价值。

绝大部分的房地产投资客，他们投资的目标物与自有住宅相距甚远。他自己喜欢住什么样的地段、装潢喜好、生活机能以及居住环境，皆与他所投资的房产并不一定相同，他会购入很多自己根本不会居住的房子作为投资目标物。

虽然《资本论》里并没有直接出现异化一词，但马克思在第一章先讨论了G—W—G。G—W—G其实就是异化，也就是手段和目的的错乱。手段倒过来控制了目的，原本金钱货币是作为中介的工具，现在反而变成了目的，交易就不再是为了增加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累积金钱货币。

直指了G—W—G的问题，马克思观察的经济活动当然就不像亚当·

斯密、李嘉图他们的观察那么正面。套用马克思的形容，某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若有本末倒置，其实是为了提高货币价值而进行的。在G—W—G的交换过程中，交易成立的前提考虑是卖出的价钱必须高于买进的价钱，这个时候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完全被排除在考虑之外。

赚钱是为了什么？

我们太习惯于市场经济的观念，理所当然认为售出必须比买进的价值还高，追求盈利、尽可能累积财富便成为无可置疑的人生目标，然而就算是在以市场经济为主流的社会，人们还是会不时提出疑问：累积财富之后呢？赚钱的目的为何？或者会出现像“穷得只剩下钱”这种吊诡的批评。

是的，我们忘不了也不能彻底脱离原初的目的、手段、架构，也无法摆脱交易现象的本源。由于分工而产生了交易，分工使得每一件物品在不同人手里有不同的使用价值。面包店老板不需要多余的面包，酒窖主人不需要成堆的葡萄酒，所以应该在对彼此有利且能增加彼此手中物品使用价值的条件下进行交易。可是，现在更普遍的G—W—G的活动，使我们脱离交易的根本道理，让交易彻底变质，转而为了累积金钱货币而交易。从此，交易的标准不再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使用价值，进而在交易过程中，增加这些货品对每一个人的使用价值的，反而是统一的金钱及货币。人为了抽象数字而交易，经济生活转变成以抽象数字为目标。

马克思100多年前提出此一观念，100多年之后，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已成为现今生活的现实描述。

12. 剩余价值的来源：G1＝W，W＝G2，为什么G1 ＜ G2？

马克思的经济学指出了非常根本的矛盾：金钱的介入原来是为了方便交易，交易行为应该是用金钱换来我们更需要的商品。这是W—G—W，W是商品，G是金钱。可是金钱介入一定程度之后，这种行为的顺序变成了G—W—G，用货币去购买商品是为了将购入的商品出售，借以赚取更多金钱。

G—W—G的异化，守财奴的诞生

G—W—G是一种扭曲，让人产生错觉，进而将金钱货币从手段提升成为目的。人生的富足应该来自拥有许多有用的物品，但活在目的和手段错乱情况下的人，却去追求拥有更多金钱货币。连带产生另外一层错觉，误以为金钱货币才有价值，而非物品。想尽办法赚钱，不是为了交换更具使用价值的物品，而是以为金钱货币最有价值，一旦相信价值就藏在金钱货币里，也就必然选择尽可能累积金钱货币。

一个人手上握有一笔财富，他分明可以拿这些钱去换来很多物品，但他最怕钱财从手中流失。在将钱转出去之前，他必须确认手中的钱换取商品之后，商品可以帮他换回更多钱。所以这种人可以累积很多财富，他购买商品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也不是为了享受生活，而是为了增值，商品存在的价值是为了换取更多财富，这种人就变成了守财奴。

守财奴最在意的是累积了多少财富。如果你提议辛苦工作一天后去买张电影票，或是去听一场音乐会，他不会问你要看哪一场电影，哪一

场音乐会值得听。他只会想到，一旦买了电影票和音乐会入场券，他的财富立刻减少了几百元；而且电影票和音乐会的门票不可能转卖后让他赚到更多钱。这类人的基本选择是尽可能减少手中货币的流出，尽量减少它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而留住钱财。

另外还有一种人的行为表面与守财奴完全相反，他会积极地用钱去做频繁的商品交换，但换来的也都不是对自己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而是为了在转卖物品之后牟取更多利益。所以这种人与守财奴一样，他们都没有珍惜、爱护、喜欢、在意物品。他们不在意物品的使用价值，他们眼中只有金钱货币。

G1＝W，W＝G2，为什么G1 ＜ G2？

在G—W—G的异化交易中，前面的公式关系是G1＝W，也就是你拿一笔钱买到了等值的商品。例如，等值的商品是一枚金戒指，你花掉的钱是1000元，G1就是1000元，你所换来的商品当然就等值。可是在G—W—G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去买这枚金戒指？因为你想转卖这枚金戒指。又买又卖，显然你想的是这则公式的后半段。出售W商品之后产生G2，这个G2应该要大于W，意味着商品的价格高于原先买进商品的价格。

从买进到卖出，G—W—G，这个商品就是W，它在中间没有改变，可是G2却大于G1。换句话说，W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在买卖的过程中，它的交换价值竟然增加了。马克思就把G2大于G1的部分称为“剩余价值”，表示那是在G—W—G的不正常关系下产生的不正常价值差异。

正常的W—G—W的关系中，一端的商品W1，它的交换价值等于中间的G。举例来说，面包上架贩卖时，售价100元，这个面包就等于100元。再拿100元去购买葡萄酒，此时葡萄酒是W2，这个W2的交换价值也等于100元，也等于中间的G。这样的交易没有增加交换价值，但为什么会成立？前文提过，对于行为的主体来说，W2的使用价值高于W1，它可以在交易当中获得较高的使用价值。在不正常的G—W—G关系当中，只有一个商品W时，它的使用价值不变，但交换价值却后高于前。

如果我们把它写成马克思的公式，那就是G1＝W，W＝G2。这本来

是两个等式，但当我们把这两个等式并联之后，我们得到的就应该是G1等于G2。可是这超出常理了，在G—W—G的关系里，我们每个人都认为G2应该要大于G1。

当你用100元去购买一枚金戒指，在你拥有它的这段时间内，你既没有使用它，它的价值也没有改变，但你可能盘算着要找机会用105元的售价把它卖出去。今日我们将这种现象视为理所当然，认为这就是做生意的基本道理以及生意的本质。但是套入马克思的价值公式，我们获得了什么？我们得到了100＝105的荒谬结论。100绝不可能等于105，所以对马克思来说，这中间的5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们只能回到W，也就是从这个商品本身来解释。一种比较简单的解释是时间，意思是之前的W与之后的W并没有不变，因为时间及状态改变了，所以需求也随之改变，这是基本道理。买进金戒指的时候，这枚金戒指的整体需求并不高，后来售出的时候，这枚金戒指的整体需求提高了，因此造成G2大于G1的结果。也就是说，商品W（金戒指）没改变，但是管辖W（金戒指）需求程度的因素随时间而改变了。这就是市场经济学的解释。

马克思读过亚当·斯密的著作，也读过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学说，他对同时代的经济学有一定程度的涉猎。所以，他也承认这种时间所造成的变化。更进一步，他也了解金钱介入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用原本的低价大量收购某一种商品，等到市场发生匮乏，把需求和价格一并推高，再用高价售出。这是很古老的谋利行为，被称为“囤积居奇”，这是金钱介入所产生的商品资本主义的效果。

马克思没有否认这种解释，但是他从当时英国的工业发展，观察到另一种现象，并认为此一现象比商业资本主义更重要，这就是他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描述。马克思观察到的是工业状态下商品W的改变，工业资本家付出G1、买进W的时候，是用分散的方式购买。例如10元的商品被分成了5个部分，每个部分值2元，所以相加之后，这个工业资本家总共付了10元—2元买原料，2元付地租，2元分摊工厂建造的费用，2元分摊机器的价格，2元购买劳动力。这5项元素相加之后，就产生了价值10元的商品。

工业资本家付了10元买进这个商品，当然不是买给自己使用，而是要拿到市场上去贩卖，但他卖出的价钱必须高于10元。此即典型的G—W—G的活动，后面的G2高于前面的G1，那么其中的价差也就是G2比

G1多出来的数额。多出的数额从何而来？在整个G—W—G的过程当中，原料价值不会变，地租价值不会变，工厂建造费用和机器价格已经先支付了，更不会改变。那会改变的是什么？显然是排除这4项因素之后，最后剩下来的因素，亦即劳动力。

马克思以这种方式解释为什么在工业生产当中G2减掉G1的剩余价值来自劳动力。他所看到的是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劳动力因素被用比较低的价格买进，却又被用比较高的价格卖出，才会出现G2与G1不相等的情况。

劳动力为什么是剩余价值的来源？

如果我们想更深入了解马克思的理论，而不只是《资本论》，我们必须要参考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马克思著作里最晚出版的一本书，直到1939至1941年间才陆续出版。这是一本马克思未能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手稿。虽然创作时间与《资本论》重叠，但讨论的范围却远超过《资本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马克思说明了为什么在G—W—G的过程中，只有劳动力是唯一会变动增值的因素。

第一项理由，劳动力和劳动者无法分割。我们讨论的是现代工厂制度，不涉及奴隶制，所以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者。但劳动力依附在劳动者身上，两者无法彻底分离。资本家购买劳动者一天10个小时的劳动力，但他所付出的价格不可能真正等同于劳动者养成劳动力所需的成本。

意指一个人要成为劳动者，他要在出生之后长大，然后要接受基本教育。即使是在19世纪，英国使用童工作为劳动力，童工指12岁的孩童，他也必须长到12岁之后，才能成为劳动力的提供者。

然而劳动者形成劳动力的过程漫长，这个时间成本能转嫁到雇主身上去吗？不可能。雇主雇佣一名12岁的童工，只是购买他12岁之后的劳动时间，不会考虑他12岁之前如何长大，也不会考虑他如何养成12岁以后所形成的劳动力。换句话说，从商品角度来看，提供自身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劳动者，几乎毫无例外必定是亏本的。劳动者最大的成本不是他作为一个12岁小孩的生活所需，而是他成长到12岁为止已经耗费的成本。

以现今中产家庭为例，养大一个孩子到他从学校毕业，进入职场，需要耗费多少钱？我们可以假设，总计需要200万元。纯粹从劳动力角度来看，初进职场的社会新人可以领多少薪水？5000元或者1万元？此即他的劳动力所得。1万元可以支撑他的生活，但是之前成长、受教育所需的200万元成本呢？每一个月1万元，一年12万元，与200万元的成本相比，太不成比例了。所以劳动者面对资本家雇主最不利的一点，就是他已经变成一个劳动者，他已经花了200万元让自己变成一个劳动者。

对我们个人而言，你能想象的最大损失是什么？无论作为人还是劳动者，最大的损失一定是得不到赖以生存的资源，导致你无法从劳动中换回成为劳动者所花费的成本。所以成为劳动者之前的巨大投资是摆脱不掉的包袱。你和雇主都明白出卖劳动力的底线在哪里，这条底线就是之前所说的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简而言之，就是能让你活到明天的基本需求。

应聘时，你已经先陷入了不利的地位——劳动者不清楚老板究竟有多需要劳动力，老板却很清楚劳动者有多需要工资。老板牢牢掌握着劳动者的底线，劳动者不可能同样明白老板的底线，所以这是严重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的谈判与交易。

劳动力的价值有两种不同的计算方式，一种是计算劳动力所创造出的总价值。一个劳动者一天处理100斤棉花，纺成了棉纱。这些棉花原来用20元买进（我们假设分摊的地租、工厂建造、机器损耗的费用也包含在内），现在变成了棉纱，用25元卖出，那就表示他的劳动力创造了5元的商品价值。

这是既简单又合理的算法。但是另外一种算法是计算这个劳动者为今天这些工作付出之后，他需要什么样的饮食以及多长的休息时间，明天才能再次回到工厂，继续处理另外100斤棉花。这种算法并不是评估他创造了多少商品价值，而是计算他的劳动力自身所需耗费的成本。

这两种算法的结果截然不同。当后面的一种算法结果低于前者的时候，就有了资本家获利的机会。他提供劳动者后面继续工作的成本，换取劳动者所创造出来的商品价值。他可以只花2元工资，供工人吃面包、喝白开水、睡一张破床，工人就愿意为他处理100斤的棉花，带来5元的商品价值。他知道工人会接受这种不等价交易，因为如果赚不到这2元，工人就无法供应生活所需，这是更大的损失，工人绝对无法承

受。

这是资本家和劳动者间的不平等交易所产生的雇佣关系。明明劳动者创造了5元的价值，但他只赚取2元——让劳动力可以再生产的工资——作为成本，于是中间的3元就变成了资本家的获利。资本家购买棉花、兴建工厂及机器、给付地租，加上所有成本之后，由于他只花费2元买劳动力，而这个劳动力帮他创造了5元的价值，所以本来20元成本的东西，在转手出去的时候售价变成25元，再扣去付给劳动者的2元，剩下的3元就变成了资本家的获利。

马克思强调这个获利不是资本家本身应得，这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却被资本家收进口袋里。用这种方式，劳动者创造的商品价值转而变成资本家口袋里的利润。马克思用上述方法，仔细地解说了劳动力为何是剩余价值的来源。

13.　卖不出去的0.7部手机：资本对生产的改造，导致了多大浪费？

在马克思对资本批判性的解释中，他提示我们，在分析之后，我们会看到资本介入之后重整的生产，发生了几个相关联的重要现象。

第一，产品与工人的意志没有关联。工人不能自己决定要生产什么，更进一步，工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生产什么。

第二，产品也与需求者脱离了。并不是因为有一个需要铲子的人，所以他去找一个铁匠帮他锻造一只铲子。很多产品在生产时，并不确定产品的需求量，也不知道需求者在哪里；而是必须先从生产设计开始去设想，等到产品完成之后，运用各种手段去刺激产品的需求，增加产品的需求者。

接下来就必然造成工人劳动地位下降，以及劳动价值的下降。工人不只是劳动力，他们是在社会上真实存在的人，所以劳动价值下降也就必定会影响工人的社会地位，劳动尊严也会随之下降。

虽然马克思未明确说明，可是他已经预见现今资本主义系统里的巨大问题。也就是说，由于产品与工人无关，也与需求者无关，所以最终会造成非常庞大的浪费。

庞大的浪费：0.7部卖不出去的手机

举一个当下现实的重要例子。人人都使用手机，并且我们没有人会觉得不需要手机，可是我们回顾过去20年中因为资本介入进行的工业化会发现，它导致了没有人知道需求在哪里的特殊现象。现在绝大部分的东西都不是为任何单一的人而生产的，反而是先制造出来物品，之后再

出于统一需求去追求制造出来的产品。

例如，苹果公司推出最新款iPhone，从需求层面来看，大概每个人都有手机，而且每个人都觉得手机是必需品。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都存有这种需求，但这个需求是从哪里产生的？并不是在没有手机的时候促使人们去想如果可以拥有一部手机该有多好，也绝对不是指在最新款iPhone没有消息时，我们就预先设想我现在需要最新款的iPhone。我们不会用这种方式与这些工业制品产生关系。

这就衍生出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明白指出，但在逻辑上已经包含在他的问题分析里。我们可以去查一个特殊的、被忽略的数字，那就是过去20年中，到底有多少被设计、制造出来，但是从未被出售过、使用过的手机。这种手机从生产之后，甚至没有进入市场，就只是存放在仓库里。然后等到过时，就变成垃圾，或是变成回收品，再被拆掉回收。

这种手机的数量有多少？数字非常惊人。手机行业是高科技产业，它不仅获利庞大，且销售迅速。当苹果公司在设计及制造手机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出它的思考模式。

例如，关键点在于第一批需要多少生产量，以及如何计算出生产量。这个数量是一个豪赌，同时是在投资上的胜负关键。究竟要生产300万部手机，还是800万部？这是个大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答案。不过在基本的思考模式上，它就默认了不可能售出苹果公司所生产的每一部手机，不可能用假定全部售罄的方式来计算成本和售价。

如何计算呢？一定要假设这中间有一个加价幅度。加价幅度意味着，并不是计算每卖出一部手机回收的利润，而是要假定大概要生产1.7部的手机，才能卖出一部手机，从而推算出售价。

你必须要用上述方式去计算成本与售价之间的关系。但也就意味着，因为产品与需求者脱节了，我们不以需求者的需求来制造产品，所以必然产生非常惊人而且可怕的浪费。

服装业的浪费

所有人都觉得手机行业是光鲜亮丽且有效率的先进行业，如果再看另一个与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成衣业，浪费的情况就更加

严重了。

提及大众所熟悉的成衣品牌，它们的商业模式、制造模式或者资本模式是什么？它们所进行的生产的假设，大概就是每两周到一个月的频率，更换商店里的商品线，目的是要用快速、大量的制造来刺激需求。所以换句话说，制造成了需求的来源，而不再是以原始的人类基本的欲望去产生需求，反而演变成去追求满足需求的制造。

每两周更换一批，用意是在刺激你或提醒你衣橱每三个月就要换一批衣服。本来一件衣服可以穿上15次或20次，可是由于快时尚制造刺激了集体需求，例如流行的压力，你很可能购入了一件衣服，却只穿了3次就不再穿了，因为它已经不再是当季的流行品。

这已经成为一种浪费：一件衣服本来可以穿20次，现在变成穿3次就丢弃不穿。但你没有察觉到更大的浪费：快时尚公司需要每两周或每个月更换一次产品线，当它们在进行生产的时候，它的生产与需求之间的连接出现了一个巨量的深渊。

具体而言，一家手机工厂在制造手机的时候，它假想每卖出1部手机，就必须要生产1.7部手机，换句话说，有0.7部手机必然在生产的时候就被假定是要浪费的，把这些数量的成本算进去，得出1部确定能卖掉的手机应该的售价。同样道理，如何去计算成衣企业的获利公式？它们计算的不是1:1.7，而是1:3甚至1:5。为了要售出1件衣服，刺激顾客更频繁地进入商店购买衣服，他们可能需要生产3倍甚至5倍的产品。这也就意味着，你每卖掉1件衣服，最后可能要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报废掉2至4件衣服。

为什么能这样刺激我们的需求？因为流行服饰很便宜，大部分人都能够承担。但你没有意识到对地球的资源来说，这是必然而且庞大的浪费。

所谓必然的浪费并不是因为生意不兴隆，每生产3件衣服只能卖掉1件，而是在商业资本运作的逻辑下，事先设定生产的3件衣服中只要卖掉1件，就能够维持商业循环的继续。也就意味着，不论是地球资源，抑或是人力以及能源，都假定了2/3的浪费。

对资本的需求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做一个不劳动的人

这当然是马克思来不及看到的现象。然而此一现象之所以发生，已经包含在马克思对资本分析的理论中。究竟是什么样的理论？关键在于工人不能决定产品，需求者也不能决定产品。在此状况下，由资本家——控有生产工具的人——来决定生产什么样的商品。在这种状况下，制造走在前头，需求跟在后面，因此制造跟需求之间的落差就会带来庞大的浪费。

在资本秩序下，因为发生了从生产到需求的落差，所以在生产任何东西之前都必须先投资，每一样东西都需要资本，也都牵涉高度的不确定性。当投资生产的时候，因为生产不是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需求，所以，首先，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需求；其次，我们不知道需求者、消费者在哪里；最后，我们也不知道需求者、消费者什么时候才会购买产品。

因而，资本主义系统里牵涉非常漫长的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这个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进一步造成生产对资本的高度依赖。我们先要有一大笔钱去添购机器、雇佣工人、购买原料，把产品生产出来，之后还要等待这个产品的上市时间，被大众需求、销售之后，才能收回利润。

在获利之前，对于资本的需求更大。大家都需要资本，于是在不确定的时间中，你就必须负担资本的利息。所以，随着社会、经济对资本的需求越来越高，资本能得到的利息也就越来越高。用今天的语言来说，金融市场越来越活跃，资金需求越来越大，投资的可能性越高，最后产生的效果也就是利息所得和劳动所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在正常状况下，会有越来越多人选择做一个不劳动的人，想办法让自己成为投资者，让自己变成运用信用和利息来获利的人。

这种人越来越多，金融市场也不断扩张，我们对劳动价值的追求也就越来越低，连带造成劳动力贬值，同时必然带来劳动者地位的下降。劳动者地位下降了，工人又觉得自己赚得很少，连工人都不想继续当工人，也就意味着劳动者的人数会一直下降。

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少的人劳动，却有越来越多人想分享劳动所得，于是劳动者能留在自己身上的价值就越来越少。到达一定程度，当劳动者的供给不足以支撑整个劳动结构，劳动生产的整个架构就会瓦解。一个社会失去了劳动的价值增生，劳动价值的所有系统也就随之瓦解了。这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无法维系的一项因素。

虽然关于资本与劳动如何分配利益，从市场经济学来看，这套逻辑

完全合理，因为在供给与需求上可以解释清楚。例如，新的成衣品牌为什么需要大量制造？因为即使大量制造，它们仍然可以获利，即使3件衣服里只售出1件，他们所创造出的需求仍然可以应和他们的供给。

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从马克思的资本分析上看，这完全不合理，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问题。读马克思经济学说，应该从中寻求看待经济问题的另一个角度，并且看到不同的价值和问题。

14. 马克思理论的后继者对《资本论》的补充

根据马克思留下的书信与档案，《资本论》的写作源头可以追溯至1845年。那一年，马克思和出版社签署了一份合约，预计出版名叫《政治与经济批判》的著作。从那一年到1883年，即他去世的那一年，马克思在与家人、朋友、出版商通信时，多次预告那本书就快完成了。

40年间，他一直在说快完成了，但是最后也没有真正交稿。然而我们不能指责马克思偷懒，也不能指责他糊弄，因为有很多证据证明他一直努力完成这本书，他做了许多研究和思考，还写了很多笔记与草稿，也曾经多次认真地思考要把写好的稿子寄出去。

书籍未完成的原因

一直努力写作却没有把书写完，最大原因是马克思并不只是一个研究者和写作者，他不像关在象牙塔里的学者，可以有充分、完整的时间去研究和写作，他同时也是欧洲混乱时代的革命行动者，1845年新书签约后，没多久就爆发了1848年的革命，对他以及全欧洲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场革命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此时他与恩格斯一同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改变了马克思的人生，也改变了他对《资本论》写作的计划。

此时的马克思开始组织共产国际，参与实际的革命行动，这也耗费了他很多时间与精力。此外，马克思最早从事的工作是新闻记者，所以他必须观察现实，对新闻事件做出及时的反应，并且撰写报道，这又耗费了他的一部分时间。

更重要的是，不论是革命行动还是现实批判，这些经验都直接影响了他对欧洲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的看法，也迫使他一再调整本来预备写进《资本论》里的内容。

再者，他的思维模式使他总是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概念或语言去陈述自己。他也总是觉得自己对表面现象的挖掘仍不够深入，也认为他自己的叙述不够完整，必须再完整一点。

《资本论》的六个核心概念

《资本论》的成书过程提醒世人应该如何理解这部书的内容：这本著作创生自一个聪明复杂的脑袋，它的作者用了40多年，发展出来一套体系，刚开始或许只有几个核心概念，但在漫长的时间中，它们不断扩张、发展。探究出书中的核心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论》的庞杂内容。

第一个核心的概念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第二是工资劳动，第三是土地私有制，第四是国家，第五是国际贸易，第六是世界经济。这六个核心概念，从1845年到1883年，一直在马克思的脑海里盘旋。

直到他去世前，马克思大致完成了资本及工资劳动这两大部分的探索与解析。但是接下来的土地私有制，他就没有时间去做同样充分的处理了。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由三种不同阶级的人所组成，即资本家、工人和地主。分析了资本家及工人，理所当然，他也必须分析地主，尤其是地主赖以存在的这一套社会制度——土地私有制。但是马克思没有时间完成，他只留下一些片段式的思考记录。

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那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没有完整成型的时代，那时的欧洲人还不具备20世纪之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观念。因而那个时代的人会有超越国家的视野，国家对个人的意义也不像对后世人那样固定、必然且局限。针对资本、工人及土地私有制的相关议题，马克思联结了经济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关键环节。他从经济批判的角度对当时多变的国家观念提出新的描述和定义，然后再以国家为基础，进一步讨论国际贸易及世界市场。马克思经常在他的著作里提到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毕竟根据他的观察，英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实现工业化、薪资工人取代计件工匠的一大主要原因，就是英国纺织品的海外市场，欧

洲的资本主义化就是在国际贸易的条件下开展出来的。不过，马克思也来不及将他对国际贸易及世界市场的想法阐释清楚。在这方面，后来俄国的列宁提出了对马克思理论的重要补充。

列宁和华勒斯坦对马克思理论的补充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成为马列主义。列宁的贡献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革命理论，尤其是提出“不断革命论”，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过程中共产党和工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是解释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出一套相应的上层结构，国家与政府都被底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造成配合这套生产方法的机制。国家要为资本与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用国家的力量为国内的资本去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更广大的市场。在此模式下运作的政治机构，会逐渐演变成帝国主义，这意味着其必须到海外去，为资本与资本家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广大的现成市场。

资本主义逻辑扩张到国际贸易的层级，将演变成帝国主义的动机与动能，这是列宁对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补充。至于世界市场的部分，还要比列宁迟半个多世纪，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伊曼纽·华勒斯坦完整提出了他的世界体系理论：资本市场的分工角色和权力控制，从原来一个经济体国家的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全世界就分成了多层中央跟边缘的体系：中央的体系握有资本、生产资源和生产决定权，边缘则是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提供没有决策权的劳动价值。但在此一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边缘所产生的劳动价值却不断地汇聚到中心，被中心剥削并集中使用，就使得中心的权力越来越大，对于边缘的支配权也就越来越高。

华勒斯坦的理论出现之后，由马克思开启的世界市场讨论有了比较完整的呈现。不过，此时距离《资本论》第一次出版以及马克思去世，已经将近100年了。我们无从了解，如果马克思活得够久，当他继续发展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理论时，他的主张与列宁以及华勒斯坦的主张究竟会有多大差距。不过我们可以从事实上去推论并探索。列宁和华勒

斯坦的理论确实都是认真地以马克思所提出来的资本及资本主义观念为前提进行探讨。换句话说，列宁与华勒斯坦的确都是马克思理论的后期推展者。

资本家热衷于追求资本利得，此为资本主义近乎盲目的一种动力。因此资本不会忽视欧洲以外存在的更有利的劳动与市场条件，尤其若以殖民地形式来统治，就能够提供更廉价的劳动力再生产底价，也能够提供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市场。因为殖民地的发展落后，所以工业产品在殖民地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而且还可以用殖民政府的政治权力压迫，驱赶所有市场上的竞争者。所以资本与资本家当然就会驱动这种配合他们利益的政府去开发利益，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看法。

华勒斯坦则是将马克思对工业化社会中无产者与资本家的两极分化的描述，推广在整体工业化之后的世界体系里。在这个体系里，最耀眼也最碍眼的现象就是上述的两极分化。当某些国家及地区变成了剥削者，其他国家和地区便会成为无奈的被剥削者，利益不断地从边缘被吸纳到中心，结果就造成越来越不平等的差距。

上述都是对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扩充，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原来的思想架构何其庞大、何其复杂。

马克思的庞大计划，必须由后继者们完成

马克思制定出六大讨论方向，但是在《资本论》里却只来得及对资本和资本主义以及工资劳动做出较为详细的讨论。他曾经试图在《资本论》之外写出一篇更全面的导论，但也一直都没有完成。马克思去世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才得以看到被挖掘出来的这份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资本论》从商品开始写起，至第三章开始讨论剩余价值。马克思非常清楚剩余价值这个概念太过重要，于是就在原来的书稿之外再写了一份笔记，内容主要是针对剩余价值的一番彻底思考，这份笔记总共3000页。翻阅至《资本论》第三章，可见其主要在探讨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及绝对剩余价值等，而这其实是马克思透过前述3000页笔记的思考，再简化之后的摘要罢了。及至马克思的重要理论后继者卡尔·考茨基，将这庞大的3000页手稿做了一番整理，以马克思遗著的形式出版了

《剩余价值理论》。这本书有时也会被视为《资本论》的第四册，这就是为什么对《资本论》到底是一册、三册还是四册会有不同的说法。

上述过程让我明白，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庞大到他自己无法完成，甚至连他自己都无法理出头绪，此为他的一大缺点，却也变成马克思理论吸引人的一大优点。他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没有来得及写出完整答案。如果他所提出的问题都有相应的完整答案，马克思思想恐怕也不会在后世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他刺激了许多人沿着他的道路去思索他所提出的问题，进而去讨论与争辩，而且留下讨论的空间，让后继者尽情发挥，开辟出许多马克思生前只是简单描绘在思想地图上却来不及亲身勘查的一块又一块疆土。因此马克思与其后继者——扩张他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两者很难划分。马克思自己所设计的庞大计划，其具体内容必须依靠这些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填补。

马克思生前，马克思主义早已存在，而且也不是马克思自己所能够掌控的。因此马克思的的确确说过这句话："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两难，因为单看马克思的著作，中间藏有太多缺漏，更有诸多让人不安的揣测及仓促的结论，显然这并非一个可以说服人的完整体系。唯有加上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的补充说明，才得以更清楚察觉出这套体系的内在联结，并感受到这套体系的世界观所带来的真正巨大的冲击。

然而，若阅读了足够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思想的演绎，便会看到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论点，他们彼此之间有许多矛盾冲突的说法。所以我建议先在马克思自身的著作里，找出几个关键的概念和名词，确认这几个概念及名词的确切意义，再以此为基础，解释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如此才能比较容易做出正确的判断。

如此，哪些概念及名词极端重要呢？首先是剥削。马克思的剥削概念究竟为何，其与经济事务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再者是操控。剥削及操控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两者并非完全一样。

15. 剥削与操控：如何辨别马克思主义的观念？

剥削：劳动有其内在价值，不能全靠供需决定

剥削（exploitation），意即一直不属于你的东西被你据为己有。马克思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还有更深的意涵，他借由被剥削者的角度来理解剥削，这个角度非常重要。也就意味着当一个人的所得少于他应得的，其中就存在着剥削，因为应该属于他的那一部分，被其他人用不当手段拿走了。

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劳动成果，如果劳动者生产的劳动成果一部分甚或全都不属于他，即为剥削。马克思经济学必须将剥削纳入考虑，定出劳动成果所应得的报酬，并且追究其应得的报酬与实际所得之间的落差，此即马克思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两者最根本的差异。

对市场经济学而言，劳动力进入市场后，同样需要依循供需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这之中不存在剥削的概念，因为工资由供求关系所决定。如果供给高于需求，工资就会下降；需求高于供给，工资则会提高。依照市场经济学，工资原本就随时都在变动，除了供需互动，别无其他标准可以判断工人所领的工资是否合理。

我们所知悉的市场经济学逻辑是透过供需互动，确立最佳、最具效率的资源运用方式。假设贪婪的老板聘请一名勤奋的工人，每天的工作量是生产200个面包。但是老板只支付给工人与10个面包等价的工资，其余制作出来、贩卖的面包都是老板的利润。这种做法合理吗？市场经济学的答案是不一定，得看当时的劳动供求才能判定是否合理。

为何如此呢？倘若等同于10个面包的工资是偏低的，很快隔壁另外一家面包店就会提出相当于15个面包的工资来招聘工人，工人自然而然

就会跳槽到隔壁的面包店。一看工人的劳动这么有价值，对面另外一家面包店也许立刻会决定把工资提高到等值于50个面包，工人就会再度跳槽。又假设新东家发觉隔壁镇有个同样能干的工人，他愿意以相当于30个面包的工资提供同样的劳动，所以东家又计划去隔壁镇聘请工人。一旦原来的工人知道这件事情，在担心会失业的情况下，也许会主动降低工资，愿意改领相当于30个面包的工资。

对市场经济学而言，工资会依照上述情况在不同供需考虑中上下浮动，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不能说相当于10个面包的酬劳不合理，也不能说相当于50个面包的酬劳不合理。我们只能说，最后经过了各种不同的因素，尤其是供需的互动，薪酬停留在30个面包的水平上，就表示这个酬劳最符合当时当地的劳动力供需条件。然而，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里有一个荒谬的地方，意味着凡是存在的都合理，你无从去判断它是否真的合理。除了市场供需系统之外，并无其他标准可以作为检讨市场的依据，尤其是检讨价格。

纯粹由市场角度来看，即使一朵郁金香的售价相当于一个工人一整年的收入（历史上确确实实发生过这类事件，被称为“郁金香泡沫”），郁金香的售价不断飙升，尤其郁金香的未来预期售价仍会不停飙涨，郁金香的价格竟可以高到那样的程度，然而对市场经济学来说，只要有人愿意买，就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工人的薪水低到只能天天吃面包果腹，你也不能说它不合理。因为只要有人愿意接受低廉的薪水，他自己乐意以低价出卖劳动力，就没有所谓的不合理。因为这些都是供给与需求互动的结果，一切由市场决定，市场就是它自己本身的标准。

普遍现象是男性工作者可以比同一职位、同样工作内容的女性工作者多领15%的薪水，这合不合理？从市场的角度看，上述现象并非不合理，只是反映了社会对男性工作者的需求高于女性工作者，或者也可能反映了女性工作者的供给高于男性工作者。

如果直觉这种状况不合理，并高喊“同工不同酬”来表达愤慨，就表示我们相信同工应该同酬，也代表我们认定工作、劳动有其内在价值，同一份工作应有相同的内在价值，不应得到不同的报酬。

倘若如此，事实上我们就否定了市场经济学的原则，肯定了马克思式的思考。马克思式的思考是根深蒂固的劳动基本价值的观念：劳动不是由市场来决定它的价值，而是有其内在的基本价值。

如何评断劳动价值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提出了很多变量互证的公式，来进行劳动价值的计算。不过，最关键、最需要理解的是劳动价值不等于现实工资。现实工资如果低于劳动价值，就出现了剥削，而剥削是一个有待讨论、有待解决的问题，此为马克思的根本信念。

回到面包店的例子。工人一天制作200个面包，如果面包和面包店的其他成本加起来总共等于100个面包，从马克思的角度看，意味着工人创造了相当于100个面包的劳动价值，这种情况下，他应该领到多少工资？是100个面包，因为这是他创造出来的。所以如果老板实际付给他的工资低于100个面包，这中间就出现了剥削，意味着工人的劳动价值有一部分进到了老板的口袋里。

市场经济学的用意是解释工资如何决定，马克思经济学的目的却是评断工资的合理性，进而想办法解决剥削的问题。市场经济学不承认存在剥削，也无从安放剥削的观念。但是马克思经济学则主张剥削是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特色。所以剥削是定义马克思经济学极为重要的一个观念。

操控："看不见的手"只是一个市场神话

检验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依据之一，就是操控（manipulation）。这必须从亚当·斯密讲起。亚当·斯密将市场形容为"看不见的手"，这个比喻其实有神学上的渊源。"看不见的手"是上帝的手，人是比较低等的存在，只以有限的眼光是看不到上帝的手的。但上帝有他的智能与逻辑，并按照他的意志将一切事情安排妥当，他的智慧超过人类。市场取代了上帝，非常神奇地帮我们安排了经济事务，所以市场也就具备了与上帝一样的奇特能力，因为它有高于个人意志的智慧与理性。

依据亚当·斯密的说法，每个人都想追求个人的私利，进入利伯维尔场后，借由供需决定价格的公式，我们最后可以得到最有效率的经济运作模式，所以市场就赋予我们一套一般人设计不出也完成不了的人间秩序。

这类借由协调各方供需来获得平衡的"看不见的手"，存在于亚当·斯密等众多经济学家的心里。然而它是否能具体实现在日常生活中呢？至

少在马克思的眼里，概念当中的市场、市场运作以及交易行为非但不是同一回事，甚至在本质上相互矛盾。

在现实中，我们无法绝对排除让市场不自由、不平等的种种力量。而亚当·斯密的论述明白地要让市场变成看不见的手，安排好所有资源，我们必须排除阻碍，假定市场是充分自由的。可是实际上，市场从来都不是自由的，又怎么能够假定市场可以发挥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呢？

整个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都坐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努力读书。他所留下的记录让我们清楚知道在那一年当中他的阅读书单。仅是1850年这一年，他读遍80位作者的著作，其中绝大部分都与经济相关。他几乎将大英博物馆当时收藏的亚当·斯密及李嘉图的相关著作都读完了。他曾经如此认真研究过亚当·斯密、李嘉图所提出的理论分析，我们真的不能说马克思不懂亚当·斯密、李嘉图，或说马克思不懂他们对于市场的看法。但正因为他了然于心，所以马克思认为他们所说的市场是神话，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是神话的制造者。相对于他们所说的那一套市场逻辑，马克思更坚持也更确信自己的看法较为科学。

马克思坚持自己的经济理论基于现实，其中并无想象和虚构的成分。马克思并未挑战甚或否定亚当·斯密、李嘉图所提出的经济逻辑，但对他而言，那是一套凭借着想象所建构的经济逻辑，即空中楼阁。

差异的关键在于，现实里不存在这种理想化的市场，总是在其间掺杂各式各样的力量，介入并且操控。操控交易也就是操控市场，因此自由的对面就是操控，在想象虚构的对面就是现实，操控是现实中的重要因素。操控的本意在于让事物脱离原本的轨道，偏离到不一样的方向。

今天，我们累积了许多数据和知识，可以将马克思的想法说得更清楚明白。例如，市场运作高度依赖信息，你必须知道谁在哪些地方，用什么价钱买卖哪些东西，你必须掌握商品现在及未来会具备何种功能，以及将会发挥什么样的效果。这些信息会直接影响并改变我们的行为。市场经济学假定在交易时每个人都做出理性选择，但是这种理性选择其实严重受限，因为你只能按照你所知的信息来做决定。

当一个人只能根据自己所知的有限信息来做决定，不全面、不完整的信息就会让人无法做出完整的决定。不完整的决定不是真正的理性选择，因为已并非真正合理。可是我们谁又能在进行交易时有绝对把握，并且确实将这件事情的相关信息都收集齐全，最后再做决定呢？

所以我们不只需要拥有全面信息，并且要在做交易的当下，已经拥有全面的信息。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只有在这样不可能的条件下，每个人才能做出理性选择，进而建构一个完整的市场。因此，我们怎么能够信任市场，接受市场经济学是正确且唯一的标准呢？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大家进入市场其实都如同盲人摸象，每个人都靠着片面的理解，凭借勇气来决定进而付出什么样的价格进行交易。没有充分理性的条件，怎么会有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呢？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市场绝不可能全部理性，存在着太多人为操控的可能性。马克思就是在意应然面的问题，他的道德倾向使得他不只看到市场实际上不理性、不平衡的一面，并且要点出市场是一套虚假的价值系统。

市场上充斥着各种诱骗及欺瞒，而且这两者是市场的本性。大家都希望借由诱骗和欺瞒来增加利益，这是所谓理性选择之中的一部分。在此状况下，市场存在太多操控，让人看不清楚一切的真实价值。倘若我们接受亚当·斯密的说法，相信市场恒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会产生公平的管理，你越是相信他的理论，你就越容易受骗上当。

《资本论》的价值理论一方面提出了马克思所认为的正确衡量价值的法则；另一方面，别忘了它的用意是刻意戳穿虚假的市场神话，让人看清由市场所决定的价值可能为你带来极不公平的损失。市场存在着偏见，市场最主要的偏见在于价值分配的时候，倾向把较多的价值分配给资本，把较少的价值分配给劳动者。如果你相信市场是公平的，如果你相信看不见的手，作为劳动者，当你得到较少的价值分配，被剥削了，你仍然会深信这是正确的，且市场是公平的。

16. 老板与劳动者的阶级差异，是必然的吗？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资本论》这本书非常厚重，或是艰涩，可是在马克思自己的心目中，他一直认为《资本论》是一本简单通俗的教科书；而且为了力求浅显易懂，他牺牲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并未将他原来写在笔记内的思考都纳入著作。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唤醒工人的意识改造

马克思曾经计划将《资本论》写成工人都读得懂的书，他非常重视这件事，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唤醒他们的改造意识。所以他的写法主要不在于观念的陈述，而在于形成策略。换句话说，许多他原先写在笔记里的艰涩概念，在《资本论》里，被改写为能够有效打动工人的说法。

例如劳动价值，马克思刻意用《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说，向工人解释及喊话，对工人读者说：你应该知道自己值多少钱、你的劳动值多少钱，只是现实中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说法把你搞糊涂了；这也是这套体系操控你的手段之一。所以你必须冷静下来，把你的脑袋放空，让自己回到起点上。

由于马克思问问题、思考问题，都是从最彻底的原点开始，所以他教工人在理解、评断劳动价值的时候，先从最简单的基本原理开始。

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勿低估自己的劳动力价值

何谓最简单的基本原理呢？那就是，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如果没有人劳动，不管在哪个领域，都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成果，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此一原理对马克思而言，就是一支在充满鬼魅诱惑的暗夜中可以伴你安心行走的火炬，照亮一切。

马克思教育工人用这个简单的原理去衡量价值，依靠它来脱离市场价格以及交换价值所产生的各种混乱，并且避开他人的操控。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这个原理那么简单，简单到近乎天真。马克思知道这么简单的原理不可能解释所有的一切，但他的目的是在已经形成的复杂操控局面下，当劳动者已经严重低估自己的劳动价值，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决定自己的劳动价值时，为劳动者提供一个自我衡量的机会。

马克思告诉工人，如果有人说你的劳动价值只值20元，千万不要毫不考虑就听信。尤其不能相信市场价值的说法——只要是市场供需所决定的，你就只能接受。马克思告诉你，回到原点，先用劳动价值说来计算你的劳动能够创造出多少总值：进入你手上的原料的价值和你所制作出来的成品价值，两者之间的价差就是你的劳动价值。然后再计算你作为劳动者的生产成本，明天还能回到工作岗位上，又得花费多少钱。你把饭钱、房租等衣食住行的开销加起来，等于你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假设你一天工作10小时，能产出100元的劳动价值，而你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是10元，这个奇特的公式也就意味着：实质上你每天只需要工作1小时，就能够创造出你自己所需要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也就是说，你一天只要工作1小时，就可以活下去了。那么，多出来的钱或劳动力就是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老板拿钱，就是剥削？

何谓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定义就是你的劳动力可以被剥削的价值。道理很简单，不论是否学过经济学的老板都明白这个道理，他甚至可能会嘲笑你说：生产、做生意不需要资金吗？不需要管理吗？不需要销售吗？这些你统统都没有算进去，你只算你自己的劳动力贡献，然后就说他剥削你，这样有道理吗？

不能说老板讲得完全没道理，但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回到马克思单纯天真的劳动价值说，把上述老板考虑的这些全都加进来，加入劳动成

本里再计算一次。你会发现当管理、销售全部都纳入考虑，劳动价值与工人实际领到的薪水还是有一定差距。

更明确的一件事，如上节所述，当你把所有因素全都分开来计算，你就会发现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在最终分配时，几乎必然是资本及利息拿走最大一块的利润，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特色。

换句话说，所有其他因素基本上都固定不变，工资、房租及其他的成本都是固定的。在创造出价值进行分配的时候，他们都得到固定数额，只有一样东西是不确定的——资本拿走了剩余的一切。所以创造更多的利润，工人的工资不会提高，房租不会增加，成本当然也不可能增加，只有资本所得增加了。

这证明了马克思单纯的劳动价值理论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推翻。你当然不必全盘接受这一套劳动价值说，但我们必须解释这中间的落差。利润产生的过程中，可能涉及20项因素。为什么在这20项因素中，高达19项因素不会随着利润上升而有所改变，唯一会改变的因素就是资本以及资本所衍生出来的利息呢？

为何到了最后分配利润的时候，一定是把多出来的部分分配给资本，而不是平均分配给其他19个项目呢？尤其是为什么不分配到创造出价值的劳动者身上呢？为什么劳动者会在被剥削的状态下进行劳动？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劳动市场在其中的操控。

老板与劳动者的阶级差异是必然的吗？

沿用马克思对操控的概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市场经济学本身就是对市场的一股强大的操控力量。从表面上看，市场经济学解释了市场运作的原则，但市场经济学最明显的作用，其实是让劳动者接受这种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认为这种状态理所当然。

每当涉及如何计算工资，几乎所有老板都会成为市场经济学的信徒，绝大部分的老板不会以劳工所创造出来的商品价值来计算工资，他们不会让工资随着利润浮动。他们也不赞成保障最低工资，更不会支持政府提高基本工资的政策。他们对于工资的基本立场是让市场决定价格。

一旦牵涉利益，一群人就会倾向持同样信仰，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小心谨慎地观察。人们相信或不相信什么当然不会是随机或偶然的。回顾西方近代宗教史，新教运动在公元16世纪正式兴起，对天主教教会展开猛烈攻击，迅速地在今天的德国建立稳固的基础。除了德国，法国南部也出现众多新教教徒。接着是荷兰、比利时，更进一步，瑞士也迅速改宗新教。与此同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的中心主流依然坚持传统，他们没有改变，反而变得更加坚定信仰天主教，与新教产生了激烈斗争。

宗教信仰不是随机决定哪几个数字中奖，而是不同的生活形态、不同的团体利益将影响一个地区、一个团体，或是一群人的信仰决定。老板都相信市场经济学，显然因为市场经济学最符合他们的生活形态所需，也最能够照顾到他们团体的利益。以马克思经济学作为对照，你会发现市场经济学的最大特色就是假定老板和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差异不存在，或者，老板和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差异是自然且必然的，不需要任何讨论及调整。阶级差异不是一个可以改变、应该改变的人为现象。

在市场经济学里找出操控者的价值本源之后，马克思指出了操控存在的事实，并认真讨论应该如何消除操控。马克思提醒我们，操控的原因与结果一直在交互循环当中持续增强，因此产生了这么强大的操控的效果。但是操控制造了阶级差异，一边是操控者，一边是被操控者，这两者当然有差异，而且产生的是两种不一样的阶级；老板阶级、资本家阶级处于操控的那一面，劳动者、工人则是在被操控的这一面。可是，倘若将阶级差异赤裸裸地呈现在所有人的眼前，势必会刺激被操控者觉醒，试图缩小甚至于消灭阶级差异。如此一来阶级差异，以及阶级差异借由操控所能得到的利益就消失了。所以让阶级差异继续存在并且持续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于：尽量不要让大家察觉阶级差异的存在。

在全世界很多地方讲到阶级，讲到阶级差异，还是有很多人感觉到刺耳，因为他们会联想到斗争和暴力，但现在已不是19世纪马克思在讲述阶级的时候的情况了。在他的思想里，阶级是可以用来观察、描述社会与经济行为的一种新颖的观念工具，它不带有这么复杂的历史背景因素。

回到原点：何谓阶级？阶级意指人类生产分工当中的垂直划分。生产过程当中有水平分工，也有垂直分工。譬如，建造一栋房子时，你打石头，他砌砖，这是水平分工。但是在你打石头他砌砖的同时，还有工

头站在那里负责指挥石材何时进场施工，泥水工应该要何时砌砖。负责指挥现场的工头和石匠、泥水工之间的关系，就是垂直分工。在第一线执行生产的人与其他以间接方式参与生产的人，就构成了垂直分工，也因此，依照他们不同的生产身份，形成了不同的阶级。

你介入生产活动的方式决定了你的阶级，而你的阶级也回头影响你看待生产活动的角度。不同阶级的人对分工的生产程序乃至于分工生产成果的看法，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人存在于生产关系的体系当中，处在何种位置就会站在这个位置上去思考如何最大化自己和自己所属团体的利益，并且站在这个角度提出对整套生产关系的主张，这就是阶级所带来的阶级意识。

从阶级与阶级意识的角度来看，经济生产活动本质就是一个多元利益冲突、主观利益交错的场域。意即不同阶级的人会对生产活动保持不同的利益主张，两者基本上不可能跨越彼此的阶级立场，找到统一的利益主张或是运作模式。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精神与市场经济学形成了极端对比。市场经济学把自己建构成一门科学，以自然科学作为范本，把自然科学的记录、分析及方法，套用在人类行为上，它的内在理论趋近于尽可能找到最普遍、运用范围最广的法则。在此前提下，找到了市场——一个不受身份影响、不考虑个人差异的力量，用供需来决定价格。

如果将因果倒置，就是正因为这些经济学家们想要找出最普遍的法则，所以他们偏好将市场当中超越任何个人差异的现象加以凸显。马克思却认为生产作为一项经济活动，本质上就是社会活动，也是一种人类关系的行为。马克思关切这种社会关系的方式和他关切所有的社会关系一样，在生产关系中，角色与立场必然是相对的，不同的人追求不同的利益，所以对这套关系会有相异的看法。

市场经济学宣称自己摆脱了身份及个人差异，市场经济学是一套普遍的经济法则。但马克思执意质问："你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提出分析？"只要从这个问题出发，市场经济学就再也不是一套客观、普遍的经济法则，而是一套站在维护资本、扩大资本利益立场上的理论。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学倾向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把资产阶级的操控与剥削合理化。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不是对等并存的两套经济理论，马克思经济学隐含了对市场经济学严厉的批判立场。

17. 19世纪的欧洲：帝国的诞生，学问的分野

马克思的《资本论》诞生于19世纪这个思想爆炸的大时代，当时出现了太多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应对过的重要现象。所以理解19世纪发生了哪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于我们进入《资本论》的论述，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工业年代、资本年代、帝国年代

左翼史学家、英国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写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名著三部曲介绍19世纪的历史，并准确指出19世纪受到三股力量的冲击——工业、资本和帝国，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如此重大的影响人类社会的因素。19世纪时的帝国、工业及资本密切结合，这种情形与中国的秦汉帝国或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截然不同。虽然都称作帝国，但19世纪出现的欧洲帝国主义的帝国是全新的现象。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逻辑里，这三股力量彼此密切联系，工业革命塑造出工厂制度，从而形成工人与生产工具的分离——工人没有能力去投资机器，无法掌控机器，工厂和机器并不属于工人，于是工人会从原先拥有完整劳动人格的状态，转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人为什么会出卖劳动力？因为他没有拥有生产工具的能力。工人的生产方式、生产程序乃至于生产的物品，都不是由自己所决定的，这也是工业革命形塑的新现象。

工业化必须建设工厂以及设置机器，于是产生了资本与拥有资本的资本家。他们掌握工厂和机器，并且控制资本。资本衍生新的现象，也

就是集中，意味着即使是过去的商业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产生像工业资本主义如此庞大的集中。

设置了工厂、机器之后，资本家雇佣工人帮他们制造产品，扣除他们付给工人的劳动成本之后，盈余都集中成为他们的财富。如果雇佣3名工人，他就可以获得3名工人所创造的盈利。他还可以借由工厂、机器，雇佣300甚至3000名工人，进而获取3000名工人所制造出来的集体盈余，此即资本家。

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然而以往财富的高度集中几乎皆与权力及暴力有关。以通俗的语言来说，由帝王或权力者聚积财富，从埃及法老到中国皇帝，乃至于罗马帝国的帝王，都凭借高度集中财富塑造强大的国力。帝国形成财富集中的机制很明确，那就是运用权力及垄断性的合法性暴力，以国家为名，暴力征收人民生产所得，于是产生所谓的财富集中，因而此类集中普遍为政治性的。

以往不存在资本家这种角色，资本家在自己所处的体制中没有必然的政治权力，也没有任何使用合法暴力的资格和机会。他们纯粹通过累积资本，以及剥削劳动者的劳动剩余价值，形成了资本，控制了资本，因此成为资本家。这种资本扩张的情形累积至一定程度，就会促使人们从工业时代进入资本时代，意味着资本取得了近乎自主的一种“生命”。

资本的自主生命来自两项资本家甚至都没有办法改变的特性。首先，它随时都在流动。资本不能停止下来，一旦停滞不前就不再是资本，而是回到了储蓄。你把钱存在床底下，这可以是一笔财富，但它不是资本。现在基本上没有人会选择把钱存在床底下，你会把钱存到银行去，因为你希望银行给你利息，这也是资本的概念。

同样一笔钱存在床底下，与存到银行里有何不同？钱存在床底下，变成停滞的死钱，单纯只是储蓄，不具有流动性。然而钱进入银行之后，银行会将这些钱借给其他人，赚取借贷的利息，同时付给你它所赚到的部分利息，作为你的储蓄利息，所以这笔钱就有了流动性。流动性就让钱变成了资本，资本可以用于购买机器、建设工厂并雇佣工人，于是这笔钱就创造出更多价值。唯有在流动中，资本才能产生增生。

再者，资本在流动的过程中，一直在追求增生。原来是工业化产生工业的需求，所以需要资本，但是进入资本时代，也就意味着马克思所指出的现象发生了，此时工业生产都反过来变成了资本的手段；透过工业生产，才能让资本增生；然后在进行工业投资的时候，才能让资本保

有流动性。这两项特性决定了何者才是资本。

工业年代、资本年代之后，进入帝国的年代，此时列宁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发展出自己的主张。马克思写《资本论》之时，对资本的基本性格有了清楚的描述和分析，已经指出资本因为有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会不断寻找能够流动、增生的出路。

由于资本具备上述性质，资本家必须将资本投资到正确的地方，它才能够占有生产的剩余价值，才能够增生。所以从更高一层的历史角度来看，资本家在运作资本的时候也不完全自由，资本的内在有其非常高的动力。

当然分析至最后，此一动力主要源自人的贪婪，即人企图追求的最重要目标是得到更多。但是从整个机体的历史现象看，资本为了取得这样一种自身的生命，不断地往前追逐，不断地往前滚动。但到了最后，资本在既有的国家、民族的范围内，能够进行的投资和累积的动能便不足以由当时的民族国家来限制了。为什么会形成帝国？当资本需要更大的领域去进行投资，去进行剥削，以进行累积，让资本可以增生时，帝国于是成形。

政治经济学的“how”与经济学的“why”

列宁有一句简单明了的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正是源自上述道理。从此一角度来看19世纪，不论是工业、资本还是后来形成的帝国，全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现象，而且影响非常深远，将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裹挟进来。这些现象在19世纪时不断刺激当时的人去思考及解释，他们究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他们试图去追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以及寻找一种方式去理解所有这些从未出现过，却在当下构成现实的力量。

另一方面，同时还在自问应该如何妥善安排这种新的力量，让它可以为自己所利用。由此我们可以明白，19世纪的人对于这些新鲜的现象及力量，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类人问的是该如何分析及理解，另一类人问的是应该如何安排。于是，相应也就衍生出两种学问。因为这个问题与《资本论》有十分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必须回顾19世纪的环境脉络，如此便可清楚地区分出，其中一门学问是政治经济学，另一门

学问是经济学。

然而到了20世纪，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消失了。后来分化出政治学，专门处理权力和权力关系；经济学则处理交易和利益。马克思继承并自觉自己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但及至后来，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于是政治经济学就分裂瓦解了。

如今不论从政治学还是经济学的角度，我们都无法充分理解马克思的研究目的以及《资本论》所讲述的内容。因此，在19世纪面对工业、资本及帝国的方式，有两种不一样的路线及知识系统，其一是政治经济学，其二是经济学。倘若试图研读《资本论》并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意涵，就必须回到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脉络，必须在背景上厘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别。

首先，最简单的辨别方式是从名称上区分，政治经济学意味着这门学问对于人类经济活动所牵涉的集体权利有着高度关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看待事物有两种不一样的眼光：一种是分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种却是去决定或是选择，在新的变量、新的现象及新的力量出现的情况下，我们应如何安排未来的生活、创建未来的体制。

这样的区别当然并非绝对。政治经济学的态度是问“how”，问我们现在应该要如何安排；经济学的基本态度是问“why”，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两种态度有着决然的差别。

所以经济学发展到后来是以分析和解释为主，越来越强调分析的能力。经济学可以向你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并在解释的时候——它从19世纪一路发展到20世纪——越来越强调科学性，并宣称它的条件是客观的，它没有告诉你对错。经济学则向你解释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经济行为，以及人为什么做出这样的经济决定，以及这些经济行为、经济决定是以何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其中包括哪些变量，并且在何种状况下会导致哪些变化和现象。

所以经济学的基本态度是问“why”，并据以分析和解释。因此，经济学也就越来越强调，不会受研究者或分析者主观价值的影响而改变其所做出的分析。经济学家面对同样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时，应该效法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进行科学实验的态度，不论由谁来做实验，只要是做相同的实验，就应该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此即经济学。

再者，经济学希望借由这种方法，发挥它在科学上向前解释及向后预测的功能，所以发展到20世纪中期，经济学开始强调、重视并建立各

种不同的模型，然后将数据套用进去，这个模型便会自动告诉你目前的经济体系和经济行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经济学系统到后来发展出来的根本精神，与政治经济学其实有着极大的差别。

18. 追求科学的经济学是否有其内在偏见？

理解《资本论》的时候，必须记得一个前提：它是19世纪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一部名著。政治经济学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学或经济学，它强调的是在新的现象下人们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安排。

举例而言，新的现象是资本家掌握这么多资本，这些资本在运作当中牵涉了劳动者，甚至改变了劳动者。所以当你用这种方式看现实的时候，政治经济学一直在问，既然这些新的、过去不曾有过的因素与力量加了进来，改变了我们的现实，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如何安排未来？

既然它在意的是提出安排，以及对于未来的解答，政治经济学意欲追究的是工厂制度产生之后，到底应该如何妥善安排工人与工厂之间的关系，工人和他自身的劳动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及发展。

经济学家问的截然不同。为什么工人只领这样的薪水？为什么工人会过这种程度的生活，资本家却可以养尊处优，过着和工人不一样的生活？经济学主要解释资本家为何能有不一样的生活，以及资本家能够运用的资源、获得的利益从何而来。

但政治经济学关怀的却是因工厂及机器而产生的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处理。倘若你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背后必然存在一个更高的价值选择，也必然有价值的标准，你才能够去探索并回答“应该怎么处理”。

所以，经济学相对于政治经济学，其实是刻意选择一条比较简单的道路。因为经济学假装自己没有价值判断而专注于分析，所以它不需要去问何者对、何者错，或是何谓好坏，这些都与经济学无关。及至后来，它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将这些问题排除在外。

政治经济学虽然也是以经济行为、经济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但从一开始，它就是要解答在何种价值标准下，以何种方式安排这类经济行为

才正确，以何种方法着手安排和处理较为恰切。

经济学是实然的科学，产生的是一种实然的知识。然而政治经济学却是一种应然的知识、一种应然的分析。政治经济学讲求should或是should be，经济学讲求be或者being，两者抱持不一样的态度。

意图统合一切经济理论的经济学

经济学到后来越来越科学，尽管在19世纪科学主义潮流影响下，马克思一再强调他的知识及理论的科学性，然而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资本论》——相较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更普遍和流行的经济学，它的最大特色及价值，即延续这一学科的传统，也就是它的“不科学”，或者说它没有那么“科学”。

当然其中涉及到底何谓科学。在经济学的范围里，它最基本的追求是科学的追求，也就是意味着它在研究方法上，必须越来越趋近于物理学。

一直到今天，物理学最大的挑战就是物理学家共同追求的“圣杯”——寻求一个统一理论。统一理论意味着它能够将包括光、波、时间、空间等在内的，现在分开处理的这些定理，最后统合在一起，探寻到一个理论，最好是一则公式，借以应对、解释所有的物理现象。

依照上述，经济学在相当程度上，不论是学院里非常尖端的经济学，还是大家比较有机会可以接触到的科普经济学，或普及在日常生活里的经济学，其实都走向同样的一条路，遵循这样的精神：找到表面上看似繁复且与经济相关的各种行为，不断地缩减他们的变量，借此寻找彼此的共同点，最后能够拥有一套摒除所有差异的经济规律。

20世纪30年代的突破：供给、需求和价格

如果有人在大学时代学过基础的经济学，就会发现80%的大学经济学入门第一堂课程的内容大致相同，必定从交易开始阐述。但这和我从马克思思想及政治经济学开始切入的讲述，其实完全不同。

普通经济学第一堂课讲述供给、需求和价格，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突破。将这三个元素归纳在一起，组成一套方法，使得表面上看似复杂的经济行为，探求到最根源的地方都可以分析出供给和需求，以及由供给、需求动态变化所产生的价格，此谓交易。

从上述经济学来分析，经济学处理的就是有限资源与无限追求之间的矛盾。因为你的欲望无限，但是资源有限，所以你必须着手资源分配，而决定了人如何进行资源分配的因素即经济学。

只要靠供给、需求、价格，我们就能够对经济决定做出分析。对于你不需要的东西，你不会愿意出很高的价格去购买；而物以稀为贵，物品越少，需求越大，价格也就越高。所以供给、需求及价格三者间是互动的，供给下降，需求不变，价格就上升；另一方面，供给不变，需求增加，价格同样也是上升；那如果价格上升了，需求不变，也就意味着供给会上升。

这则公式解决了所有的经济行为。你个人的经济行为最后都能够以供给、需求、价格为依据，至多再加上价格弹性来加以解决。

某些东西的价格弹性很低，虽然供给减少，但需求不会跟着减少，价格再离谱你都必须购买。这种最没有价格弹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必需品，也就是人生存所需的主要物品。

另外有些东西，我们一般称之为奢侈品。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它的价格弹性很高，因为价格决定你究竟对这样物品的需求有多高。假设价格低一点，你的需求就大一些；倘若价格太高了，你没有非买不可的必要，这时你的需求就会下降，甚至消失了。这则神奇公式的确非常有用，它意味着用供给、需求及价格来帮助我们有效地解释到底资源分配如何进行。

20世纪60年代的进一步理论化：“理性选择”

到了20世纪60年代，进一步出现了一个更加完整清楚的理论，我们称之为理性选择。这套理论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作理性的选择者，每个人在进行经济交易、资源分配的选择时，都有着理性选择的基础。有些东西表面上看似与供给、需求及价格毫无关系，在此之前我们不会将它纳入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开始讲究理性选择

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经济学模式里本来最难解释的行为是利他行为。你追求自身的利益，所以才会产生有限资源和无限欲望中间的问题，那些都是你的欲望及私利。倘若有人表面上不汲汲营营追求自我利益，反而捐赠自己的财产呢？此时以需求、供给及价格去解释上述行为就行不通了，这不在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以内。可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经济学发展出现重大突破，用理性选择取代之前的交易前提，它的解释力就扩张了。

为什么会有慈善家？慈善家为什么要做慈善事业？慈善事业在理性选择的理论当中仍然被视作一种特别交易。钱财换得什么？名声，以及别人对你的感激，并且能够解决你内在的焦虑。换句话说，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这一切仍然是在理性考虑下所做出的选择，推演到最后，仍然是交换价值上的选择。

企业家为何要捐赠钱财？因为对他而言，钱的使用价值远低于他希望别人所给予他的尊敬，那么通过捐钱换得别人对他的尊敬，这仍然依循着经济学的原理。他不缺钱，但他缺乏尊重，所以他可以用财富去换取尊重。一旦有机会做慈善，他就不会吝惜于捐赠，因为尊重在使用价值上对他而言更加重要。因而产生了将利他行为都包纳在经济原则下，并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的结果。

经济学的偏见

表面上经济学抱持着没有任何价值判断、价值中立的态度。对错抑或好坏皆与经济学无关；经济学只是分析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做，以及这种现象和态度究竟从何而来。表面上经济学尽量谨守着实然科学的立场，但是实际上一定也还是带着它必然的内在偏见。

因为它的实然立场对于经济学而言，其出发点就是现实存在的东西。现实存在是经济学要去研究、调查及分析的对象，所以现实就在那里，现实是合理的。经济学不会去质疑现实，也不会去问如果不是这样的现实，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经济学的另外一种内在偏见，在于它强调科学，所以它的探索尽可能忽视差异，把大家表面上看似截然不同的行为统合在一个模式里。从

模式的解释角度来看这很迷人，因为它的说服力竟然可以包纳如此多不同的行为。但有时我们好像也不得不稍微思索经济学的论理，停下来稍微问一下：这样是正确的吗？或者说，这样是好的吗？

当经济学把慈善事业都当作理性选择模式里可以解释的一部分，也就意味着我捐钱给你，我做善事，其实并不是真的为了要行善。以前我们认为花钱买面包给自己，跟买面包送给没有面包的人吃，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行为。可是在新的经济学统合之后，就出现了棘手的问题——这两个行为都是理性选择。原先我们认为前者出于自利，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后者是为了帮助别人，但在新的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架构之下，这两个行为被用同样的方式分析，也就几乎等于是等同起来了。

我们真的可以也应该不去追究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差异性吗？强调这两种行为都是理性选择，用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真理，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人的行为、人的选择呢？经济学基本上不探问这个问题，也不会分析这门学科的这种态度在社会上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所以换句话说，经济学是以单一的面向分析外在的行为及外在的现象，并未将自己视作分析与检讨的对象。然而在这方面，政治经济学极为不同。

下一节我们再来看，那被我们遗忘掉且几乎失传的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又是什么。

19. 马克思的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的不同前提

在上一节，我们介绍了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和马克思《资本论》所传承的政治经济学传统非常不同。我们也提到了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从一种交易理论更进一步发展成“理性选择理论”。在此状况下，许多从前被认为与经济、交易无关的行为，都统纳在经济学的解释范围里，例如利他精神、利他行为，以及慈善事业。

此时，经济学可以用统一的原则与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人买面包给自己吃，有人买面包去救助饥饿的人。对他们而言，在理性选择的理论中，这两种行为可以等同分析。买面包给自己吃，因为这个时候需要面包胜过于需要钱；买面包给别人吃，这意味着能够得到他人所给予的感谢，从中获得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份精神上的满足比金钱价值更高。

在解释的过程中，这些行为都被等同化了，我们也忽略了去追究这些行为的差异性。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这类经济理论，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新鲜且不同的行为，它们纷纷从价值层面上被创造出来。

例如，你用这种理性选择的理论来看待这个世界，你就会再不相信所谓的利他主义。因为利他的行为追索到后来都是利己的，没有真正的利他。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企业成立基金会，去赞助各种不同的公益活动。从理性选择的角度而言，此之谓创造品牌价值，在论及商业管理的时候，会特别彰显品牌价值的重要性。品牌价值中的一个项目就是公益事业或社会责任。公益责任和社会奉献都可以增加品牌价值，所以仍然是一个经济行为，仍然在经济计算的模式中。

曾经，我们怎样看待慈善？

传统上，我们认为慈善有很多价值判断，并不是经济学可以释的。不只在中文世界，其他社会也都有类似概念。

但在中文里，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代表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叫作“市恩”。中国传统里讲到市恩，往往带有批判性，而且是高度批判性。意思是说，你去帮助别人或你做了什么别人所认定的好事，其实是为了去收买人心，用来换取别人对你的感恩。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这是不对的。

这个词也存在于英文里，现在的日常用语还是会用到这个说法，例如“begging for compliment”，意思是你刻意运作让别人来称赞你，你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换得别人的称赞。

在慈善事业中，依照以往与慈善相关的道德价值，有一样标准是“为善不欲人知”。为善为人知、到处宣扬的为善，与为善不欲人知、藏起来不让人家知道的为善，是完全不一样的等级。

然而，这些差异在理性选择的经济学模式之下，都被取消了。虽然他们还是承认有人会低调行善，这些为善不欲人知的人和敲锣打鼓说要捐多少钱，后来也不一定捐款的人不一样。

有些人是默默行善，有些人则是敲锣打鼓行善，我们还是要在理性选择中区别处理。可是它仍然依随着理性选择的原则，理性选择理论仍然可以解释：因为你内心抱持着帮助别人而不欲人知的满足，高过于你对金钱的渴望，高过于你对名声的欲望，所以你还是在做理性选择。

但最后，我们不得不问这个问题：经济学尤其是理性选择理论推进到这种程度，它解释的普遍性将所有差异排除，得到一个干净完整、解释率近似100%的模式，这个模式是正确的吗？是好的吗？

“不科学”的马克思经济学，总在考虑人的需求

在马克思的经济解释中，最棘手的就是马克思并不如他以为和宣称的那么“科学”。他不科学，他的基本态度和出发点与前文的科学客观、价值中立，在根本上是相抵触的。

他不断地回到人会做不同选择的这个前提上。当他的讨论遇到新的状况，必须考虑该如何安排时，马克思的前提总是：如何保障我们能够保有做不同选择的空间和自由。他并不是要解释所有的行为，他的前提不一样。

他是一个哲学家，抱持一种基本哲学态度，亦即人作为目的而存在的问题。人作为目的而存在和人作为手段而存在，最根本而明显的差异在哪里？作为目的存在，每个人都与别人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欲望，也会选择满足欲望的不同方式。

在这件事情上，马克思有一个远远高于当时现实经济状况的衡量标准。用这种眼光来判断他所看到的经济制度、经济行为及经济运作，他要追究的是对或错。他关心的是：这样的经济制度、经济行为和经济运作，能否保证人作为人、人作为目的而存在，确保人所需要的不同选择空间与自由？

对于他所处的时代，他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济行为及经济运作，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回答是“不对”。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里，他首先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是不对的；其次，他告诉我们究竟在哪里出了错；最后，他还要进一步阐释，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矫正这么基本的错误。

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解释资本从分工到工业化这个快速变化的发展冲击，然后他观察他所在的德国以及资本最高度发展的英国社会，再在这样的事实信息基础上，解释产生这种新现象的原因。马克思一直都有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这些事情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到底在哪里出错了？”

市场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不同前提

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和《资本论》的前提，与今天的经济学十分不同。

经济学的前提是交易，从李嘉图的理论就开始运用一种交易原则，意即主张只要交易成立，必然会有一份平衡。交易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供给与需求找到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因此交易成立，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可以统一成为交易。在理性选择理论兴起并且扩大之后，一切

的行为都可以因为交易过程当中的理性选择而被纳入讨论。我们只需分析为什么供给者与需求者会用这种方式在价格上达成交易，这是经济学的使命。

100多年来，一整套经济学的变化发展就是不断把交易过程中的其他性质及差异一一抹除。在这个过程中，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和生活，也造成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个别交易和集体交易是同一回事，还是两回事？

在个别的交易当中，选购苹果或橘子，对马克思来说，苹果就是苹果，橘子就是橘子，我们安排经济体制及经济环境，是想有效地满足分别选购苹果和橘子的人的个别需求。马克思试图设计、推动的经济制度，其根本前提就是每个人的欲望及需求不同。

这个人想要苹果，那个人想要橘子，另外一个人想要香蕉，他们的需求不会一样。当个别情况皆不同时，我们就要设计这套机制，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得到他们想要的事物。可是，今天流行的经济学不是如此，经济学是用货币的根本——数字理性，把所有东西都等同起来。你今天不再认真去追问想吃苹果还是橘子，而是先查看苹果与橘子的价格分别是多少。如果苹果比橘子便宜，你觉得应该买苹果；同理，橘子比苹果便宜，你就会买橘子。换句话说，不再是先有需求，然后让交易能够满足需求，而是价格决定了你的需求。

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一种价格专制下，于是价格变成更高的一种权威，而更进一步，能够决定价格或价格最高层次的运作逻辑，就是资本，所以资本也就拥有了最高的权威。

经济行为的关键变量：时间

这样一套经济学极为有效，原因之一是它很简单，尤其是相对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它非常简单。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太复杂了，如果想认识和理解马克思，还是要回到他哲学性的基础上。

例如，一旦我们不能掌握一个非常哲学性的基础，我们就无法分析资本，阐释《资本论》。那就是经济行为有一个关键变量，即时间。为什么时间对马克思而言如此重要？其中涉及哲学立场与哲学前提的差异。

20. 卖时间的劳动者：为什么我们无法决定自己每天工作多久？

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太复杂了，比我们现在主流通行的经济学复杂得多。虽然经济学里有很多术语、模式及公式，但是，经济学的根本精神和原则是把一切差异性抹除，最后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涵盖所有经济行为乃至于所有人类行为。所以到目前为止，理性选择仍然是主流经济学核心。但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时，他要追问到最后——经济行为是如何形成的呢？

为活下去而活着的时间与真正活着的时间

经济行为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中，绝对不能被忽视的因素是时间。时间最为公平，没有办法打折扣，所以时间是最根本的限制条件。首先，马克思以时间作为前提，指人活着，不管是谁，不管在何种状态下，一天都只有24小时，这是最根本、无法改变的事实。

在此之上另一项非常清楚的事实，就是我们可以把每个人的生活分成两种不同部分。在一天24小时当中，我们必须要运用一定的比例去进行维持生存的生产行为。也就意味着你的人生一定有一部分是你为活下去而活着，而另一部分对马克思来说才是真正活着。

马克思认为我们为了取得生存条件而工作，这部分源自动物本能。所以这部分不属于人所独有的真实意义，只有当你已经取得能够活下去的生存条件后，你用剩下的时间去追求动物性以外的其他欲望满足，这时你才能与动物区隔出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前资本主义的理想状态

接下来马克思指出，工业化之前的前资本主义劳动状况下，是自己决定要耗费多少时间、用何种方法维系自己的生活。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型（ideal type）。不过从理想型的角度来看，社会大部分人的生活基本上都是选择投入多少时间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个比例是固定的。因为在那种生产条件下，时间不可能凭主观大幅度缩短。如果你是个农夫，为了种植足够维持生活的粮食，一年中需用多少时间耕田、播种、除草和收割，基本上固定不变，不投入这些时间，农夫不可能耕作出粮食，所以当然不能任意缩短时间成本。

相反，我们不太可能主观任意地延长劳动时间。因为延长时间不会有所成效，投入更多时间和劳动力，不会增加粮食的产出。更关键的是，这些生产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倘若吃不了那么多粮食，我们为什么耗费这么多时间生产自己无法享用的所得呢？因此我们不会把时间花在增加生存所需上，省下来的时间变成了我们真实的人生和生活。

卖时间的劳动者：不由自己决定的售价与时间长度

为什么要介绍前资本主义的理想状态呢？因为对比工业化之后，人变成了劳动者和工人，于是就衍生出不一样的状况。

第一个状况是，我们再也无法决定要用多少时间去满足自己的生存所需，因为生产工具不在我们手上，所以只能出卖劳动力。我们只能借由出卖劳动力来换取工资。

农夫可以在田地栽种出自己所需的粮食，他很清楚自己需要多少粮食。工人却不一样，工人出卖劳动力之后，赚取到工资，可是工人的劳动力到底值多少工资，不是他自己所能决定的。所以工人不能说我工作8小时就一定能赚取我所需的工资。因为有时候，他的8小时工资远超过他的生活需要，但是他的劳动力会贬值或升值。

工人自己可以决定劳动力升值或贬值吗？不能。因为生产工具不在他手里，工人无法自行决定生产内容，所以他只能问老板："你要付给我多少钱来让我工作？"老板告诉他："你工作一个小时的工资是50块

钱。”等到过一阵子，老板需要比较多的生产量，便提高工资为一个小时60块。但工人也可能在工作内容不变及所有劳动条件都未改变的情况下，却被老板告知：“抱歉，从明天开始，一个小时的工资只剩下30块钱。”

工人没有任何权利决定自己付出的时间可以换来多少自己的生存所需。也就意味着进入这个体制里，你需要付出多少时间、能够生产多少、如何能够满足自己生存所需，你都没有决定权。你拥有的仍然是24个小时，但你作为一个人，你的时间划分变得不一样了。你被划分为你可以出卖的劳动时间，以及你不能出卖的劳动时间。

劳动者可以卖和不可以卖的时间划分是怎么决定的呢？是劳动再生产所需。意指要让劳动者有时间睡觉、休息和吃饭，这是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时间。因为如果连这种时间都卖了，作为劳动者，新的一天的价值就比前一天减少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都被分成这两部分：一部分是你需要多少时间离开工作，保障你明天可以回来继续工作；另一部分则是你可以当成劳动力去出卖的时间，这段时间也不是你所能控制的。你不是自己劳动力的买主，劳动力的买主是握有生产工具的人。以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握有生产工具即创造工作机会的人，实际上就是购买你劳动力的人。

以往，你要活下去，可以自己选择用多少时间——你一直都清楚作为农夫或工匠需要用多少时间劳动，才能维持生活、养活自己。现在你变成出卖时间的劳动者，你就不知道这条界线在哪里了，因为这条界线和劳动价格之间的关系是浮动的。

劳动者的劳动力时间售价是被决定的。什么因素决定了劳动力时间的售价呢？首先，不能打破且必然存在的是劳动再生产所需要的成本。作为资本家，他不会害死自己的工人，他要维持工人在第二天还能够回到生产岗位上的状态，这是资本家必须遵守的。

除此之外，因为资本家掌控生产机器，又握有生产条件，所以对劳动时数的买卖价格具备高度的决定力。

这又是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差异。从经济学的角度，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接受今年所领的工资，这是一个“愿打愿挨”的关系，由复杂的供需妥协谈判所决定。

老板愿意付给你的工资，你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拒绝，这就是市

场。市场意味着每一项交易成立的时候必然存在着一种平衡。作为提供劳动成本的这一方，老板依照自己的需求，在价格上跟你达成协议；你站在供给的这一方，或在有生存需求的情况下，答应以这个价格出卖你的劳动力。两者形成了平衡，这就是市场。所有的交易在经济学理论上都是市场上的平衡，因而合理，不但是老板的理性选择，也是劳工的理性选择，两者找到了汇合点，只要双方同意工资金额，就必然是平衡的状态。

虚假意识：由资本家建立的上层结构

然而马克思就是要反问：真的是如此吗？我们不能只是去观察、分析个体的交易。从19世纪资本存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就并不是单纯的个别交易，而是在集体交易的情况下引发与交易有关的许多因素。这些因素不会单纯只是供给和需求，也涉及其他因素。

其中的关键因素，马克思称之为上层结构，其中一部分就是在帮你决定什么是对的、好的或应该的。这套上层结构反映出下层结构，下层结构是生产的安排。资本家握有大权，所以自然地就会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打造出一套上层结构。在资本家握有大权的情况下，由之而生的社会上层结构就会告诉你相信交易是平等的。

这套上层结构必然会歧视或压榨劳动者。因此，在马克思后来的分析中，出现了他所谓的劳动者的最大敌人。劳动者的最大敌人甚至不是资本家，而是迎合资本家利益所建构起来的上层结构。上层结构影响了劳动者，让劳动者在心里产生了一种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一种错误的利益认同。劳动者不知道作为一个劳动者的真正利益在哪里，反而认同资本家，或是认同资本家所创造出来的上层结构所给予的这一套价值，因此创造了虚假意识。一旦劳动者产生虚假意识，也就意味着认可这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交易，不可能意识到还有其他可能性。

而我们今天读《资本论》，了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并不是真的要彻底推翻这一套市场逻辑，而是我们需要一种不同性质的提醒，告诉我们：是否只能是这样？

当你作为劳动者却全盘接受市场经济学的说法时，相信只要有老板

提供任何工资，只要有人愿意去接受这份工资，那就是合理的，一旦你进入这种市场经济学的思考模式，你就会忘记或者忽略这套市场经济学是以何种方法破坏或伤害一个人作为劳动者的真实利益。

到今天为止，马克思主义至少在这一方面有高度的价值，在市场经济学所产生的上层结构的模式之外，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方式，告诉劳动者如何更进一步认识到何谓人类行为当中的公平性。

21. 老板的地位比员工高吗？员工之间是竞争关系吗？

市场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能够达到平衡，最重要的公平就是让其他外在力量不干预或影响市场交易。从马克思的角度看，这种市场经济学所建构起来的平衡市场机制观念就是一套上层结构。

上层结构的内容极为复杂，譬如，它建立了一套价值系统，让资本家的地位高于劳动者。此外，这套上层结构的价值观教人用彼此的竞争关系来看待劳动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取得这份职位，另一个人就会觉得自己的机会不见了，得到这份工作的人把他可能有的工作及能赚取的工资领走了。

用这种简化的方式来描述这套上层结构，你可以清楚推导出结论：资本家以一种“我提供金钱购买你的劳动，因为有我购买你的劳动，你才能够活下去”的姿态，凌驾在劳动者之上；又让劳动者彼此之间形成“我们是竞争者”的价值观念。这两项因素是平衡的市场所决定或产生出来的。马克思理论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么做是不正确的。

你的工资，永远低于你的劳动剩余价值

马克思首先强调的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被剥削，那是因为他所面对的是已经存在的这一套上层结构，以及它所制造出来的种种虚假意识：包含劳动者自己本身都觉得地位低于资本家，劳动者用敌意的眼光去看其他同样身为劳动者的人。这一套上层结构日复一日制造各种不同的虚假意识。因此，第一个可以且应该改变的，就是必须要创造出一种新的上层结构价值取而代之。

既有的上层结构所创造出来的想象是资本家给予工人工作和工资，让劳动者有工作，他们才能生活下去。在这种上层结构的想象中，工人怎么可能有自我尊严呢？工人怎么可能在交易过程中实现他的劳动价值呢？

马克思告诉我们要反过来看，并且提供一套非常明确的分析方式。即本来是W—G—W（商品——货币——商品）的程序，现在要改变成G—W—G（货币——商品——货币）的程序。

马克思强调：怎么会是工人欠资本家呢？资本家支付了一笔钱，购买机器，控制生产工具，收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工人付出劳动力，运用马克思刻意简化的算法，工人在工厂工作3小时，他所生产出的生产价值达到100元，这100元指的就是满足他自己生活所需的价值。也就意味着做完了3个小时的工作，他已经创造出自己生存所需的价值，他大可不必继续工作。如果他仍然继续工作，创造出的则是剩余价值。为什么称之为剩余？剩余就是多出来或多余的价值，不是他自己的必需，也不是为他自己而生产的。

一切价值皆来自劳动。剩余价值的分配一部分给资本家，一部分回到工人身上。譬如工人这时得到120元，意味着他从剩余价值里获取了20元，另外的部分分配在支付地租、厂房费用、机器费用及原料成本上，这些剩余价值如果是80元，相加之后就达到了200元。也就表示一个劳动者如果完成了200元的劳动价值，他就偿还、平衡了以上这一切。除此之外，如果还剩有更多的劳动价值，会在哪里呢？全部属于资本家了。资本家为什么能够拥有资本？因为他用这种方式剥削、拿走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所以对马克思而言，必须先确立这样一种分析和算法，才能确保劳动者的地位和尊严：如果不是把剩余价值取走了，资本家怎么可能那么富有？资本家怎么可以享受所有这些奢侈呢？换句话说，劳动者为什么反而感谢资本家所支付的工资呢？资本家给劳动者的工资，永远低于劳动者实际所创造出来的劳动剩余价值，因为如果不是如此，资本家就不会给予劳动者工作和工资。

劳动者真正的竞争者，是资本家

马克思提醒我们的第二件事，即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之间不是敌对竞争的关系。劳动者的竞争者是资本家，劳动者之间真正的关系是要联合在一起，尽可能取回他们所生产的劳动剩余价值，而不是集中地交给资本家。劳动者却反而敌对劳动者，讨好资本家，害怕另一个劳动者抢走工作之后，自己失去工作，这是错误且虚假的意识。

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学完全不同。首先，他不把交易所产生出的现实当作既有事实，他会加入分析，并分析这个个别的交易是在何种集体状况和上层结构价值的影响下进行的。

其次，对错与好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一个简单朴素的标准。这个基本标准就是，务必要找到一种方法去计算和衡量公平。

在生产当中，不但需要计算资本增值的总量，也要一并计算一个劳动者需要付出多少劳动时间才能维系生活所需的增值价值。务必记得，劳动时间并非客观，劳动者没有办法将劳动时间与自己分隔开来，或者作为一种财产卖出去。劳动时间就是劳动者的生活，劳动者的生活不可能无限延长，他的生活时间一部分卖掉了，也就等于减短了他可以拥有的其他生活，也就是非劳动的真实生活。

付出代价、出卖劳动的时间，究竟在劳动的过程中产生多少劳动价值？最简单的公式就是把生产的这些劳动价值扣除掉所有成本。第一是劳动再生产所需要的成本，也就是让劳动者后续还能回来继续正常劳动所需的一切。第二个成本是让资本家所提供的环境成为可能的所有成本，包括工厂、机器和原材料。接下来如果还有剩余，那就是劳动者所创造却没有回到劳动者身上的，也就意味着这部分被资本家取走了。

资本家没有付出任何劳动，也没有参与任何生产。这里讲述的资本家指的是单纯拥有资本的人，而不是运用心力去思考如何投资的那种人。资本家出资，因为他所掏出的金钱变成了资本，所以竟然能够把劳动者所创造出的劳动价值的大部分剩余都取走，为什么？身为劳动者，你最需要的意识是什么？你必须锲而不舍地去问：我的剩余价值哪儿去了呢？

马克思对公平与自由选择的执着

马克思是非常负责任的理论家，他要彻底处理我们如何计算公平的

问题。直到马克思去世，他想讲述的资本的三个阶段——价值增生、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第三个阶段都还没有时间可以仔细地分析。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理论导向，他告诉我们：明明每天生产了230元，扣除掉所有成本，包括应该交付给资本家的成本，总数是200元，230元减去200元后还有30元的剩余，那么这30元为什么资本家不还给我？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方向是简单明了的。

马克思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件事？那来自他哲学家的个性、哲学知识的基础，以及哲学所带来的理想性，他必须让人有选择的自由。我生产了230元，我所需付出的只是200元，剩下的30元我就有许多选择的可能性，比如我可以拿这30元去消费——我们今天已经深深中了货币经济及消费经济的毒了。但是对马克思来说，更重要的是这30元怎么还给我。这30元表示我超时工作了，你可以以时间的形式还给我。

马克思资本分析的重要前提是时间。一旦我生产200元，一切就足够了，我为什么要多出卖我的劳动时间呢？我可以把劳动时间收回来，因为我出卖的劳动时间与我个人的生活分不开，我只需把维持生存的劳动时间缩短，我就可以增加更多选择性，我可以选择在其他时间过我想要的生活。

可是资本主义的架构和资本增生的要求都告诉你，你应该要多出卖一点时间，如果资本家有更多的劳动需求，你可以借以赚取更多钱。一旦资本家发现你还有剩余的时间，他就会用降低单位时间价格的方式，把你多出来的劳动力也买去。

可是实质上，你投入了更多劳动力，却没有得到更多工资，马克思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在他看来，人被分成两段：作为手段而存在的那一段，是我无从选择的，所以这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作为目的而存在的那一段，意味着我可以决定、可以选择自己的欲望，我可以自由地去满足自己所选择的欲望。

然而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这套结构是在用一切方法缩短我们作为目的而活着的时间。马克思所坚持的立场是我们应该想尽办法，缩短每一个人作为手段而活着的这一段时间，用这种方式来增加作为目的而活着的时间，每一个人可以自主自由地去选择怎样活着，去从事各种不同的活动。

22. 资本的历史：钱是如何变成资本的？

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经常会谈论资本，但很少有人认真地厘清究竟何谓资本。我们今天经常把资本与钱或是财富混为一谈，但对马克思来说，钱或财富变成资本的历程是再重要不过的。

钱或财富是历史上不同社会、不同时代所共有的一种现象，但是资本不一样。马克思特别提醒：资本是在非常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别的条件及环境下才创造出来的。

金钱变成了资本，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才出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这与工业化、生产工具的改变有着密切关系。

工业化带来的影响

工业化发展出机器，机器作为一种生产工具，从资本产生的角度来看，最大的特色就是机器的价值和个人平常的生产价值不成比例。一台机器所涉及的价值累积、价值总和，不是一个工人3天、5天生产的价值能够换得的，甚至是3到5个月也不能。如果从生产者、工人的角度来看，从工业革命中产生的这种由蒸汽机所推动或其他动力推动的机器，有可能等于他5000天的生产所得，所以一名工人绝对不可能只凭他自己的力量拥有一台机器。这个根本现象带来了很多变化。

其中一项关键变化是前述一再提到的生产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以往，一名铁匠、一名农夫、一名木匠或是其他职业的劳动者，不管生产活动是什么，生产者都拥有所需的生产工具。当时，生产者需要的生产工具可能顶多以3个月的劳动所得就可以换得。然而当时间变成了5000天，他就不可能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来拥有生产工具了。所以拥有生产工具的人，就不再可能是那个生产者。

哪一类人能够拥有这种生产工具？拥有这种生产工具的人必须先有一笔财富，然后拿这笔财富去购买机器。在这个过程中，这笔钱换成了机器，成了资本。在其他社会或其他时代，钱或大笔财富都存在，可是这些财富不是简单地储存，就是运用在消费上；而有了机器和机器与生产之间的联结，造成生产者和生产工具的分离，就使得拥有机器的人能靠着机器去购买劳动力，让劳动力来替他增加财富。所以这笔钱的性质就不一样了。而拥有这笔钱，用这种方式去打造机器、建造工厂的人，他的身份便转换了。这笔钱变成了资本，这种人也就成为资本家。

用钱赚钱：资本给财富带来的新性质

金钱被用于购买机器，为什么就变作了资本？因为这笔钱与所有以往存在的财富都不一样。可以简单地说，就是用钱赚钱。用钱去购买机器之后，它非但不会像消费之后那样消失，反而还会越来越多。

用这笔钱去购买机器、因而将这笔钱变成资本的人变成了资本家，资本家的资本和财富之间的关系，与历史上有钱人和他们的财富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

历史上有钱人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是赚钱就能够累积财富，并增加财富；金钱花费掉之后，就会变少，财富也随之减少。换句话说，钱怎么来和钱怎么去是两回事。大部分的时候，如果他是国王，他凭借的是权力；如果他是地主，他依凭着地租，靠着佃农替他生产——这是他财富累积的方式。

可是资本赋予财富一种新的性质、新的去处。用金钱购买机器，金钱转而变成了资本，资本也就造就了一种可以独立于机器之外的以钱赚钱的特别现象——它会帮你赚取更多钱财。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资本利用了生产者无法拥有庞大生产工具的基本条件，让生产者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这个劳动者所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就可以被机器生产的制度收纳进去，收回到资本家身上，变成资本家的财产。也因为如此，产生出一种新的欲望——钱既然可以赚钱，大家就会想把财富拿去换取更多财富。

一旦资本被发明出来，开始出现以钱赚钱的新形式，财富或金钱也就跟着改变了性质。现在钱转换成为资本，不是立即实现它的价值，而

是拿去换取一个价值增生的工具，亦即一项生产工具。这个生产工具也不是购买者所需运用的，它具备了一种特殊权力，可以用以控制劳动者，并控制工人。所以金钱暂时不直接实现金钱的价值，而是把它转换成资本，通过投资换成了机器，再由机器转换别人的劳动力，于是变成财富。在转换的过程当中，衍生了增值的效果，进而产生了新的欲望。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只想拥有金钱，想用钱去交换各种物品。但在交换的过程中，换取物品后，我们的金钱变少了。可是当我们拥有资本后，我们除了有想像原来那样用钱去交换物品的欲望，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高于消费的欲望——让钱赚来更多钱。

产生了资本之后，接下来就会产生资本转换。资本改造了现代的财富，现代的财富被认为具有投资及转换成资本的可能性，它可以用以生产，或是换取更多的钱。这个时候才会出现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但马克思一再提醒我们事实并非如此。以往有钱有财富，但没有投资，投资是资本主义系统下随着这套系统而产生的一种新欲望、新行为。拥有这样的投资欲望之后，它会清楚地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和钱之间的关系。

资本和时间的关系

资本刚产生的时候，因为机器太过昂贵，不是一般生产者所能够承担的，需要有人拿出一大笔钱去购买机器。添购机器的过程中，这笔金钱就变成了资本。哪种金钱会变成资本？简单地说就是闲钱，闲置的钱才会变成资本。

那些迫切需要用在消费上的钱，就像“月光族”的工资，想要养活自己并支付所有生活开销，可能都不够。这并非表示他没有钱，可是他不可能用这些钱去投资，因为能够用以投资的钱是闲置的钱。

从马克思更为普遍的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经过时间所累积的钱，它不是当下所需要的金钱，它是经过时间累积了价值之后，保存了价值的金钱。

关键在于时间，所以我们要从两个角度去看时间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一个角度是，一开始机器那么贵，哪一种人会去投资机器？他手上必须拥有财富，财富从何而来？来自过去3年甚至过去10年的余钱，一

点一点地累积下来。本来他一年有5000元的余钱，10年之后就有了5万元的余钱。这5万元余钱相当于一个劳动者5000天的总收入，而一个劳动者工作5000天也不可能累积5万元。于是这个人累积了10年的财富，变成他的闲钱，这笔闲置的金钱就能够转化成资本。

他拿这5万元去购买一台机器，建造一座工厂，工厂和机器都完备之后，他就可以雇佣生产者，生产者替他工作，他支付给他们工资，扣掉他付给的工资之后，所有剩下来的劳动价值就变成了他的财产，这笔钱就变成了资本产生的价值增值。

资本来自他前面10年的累积。不过这种时间关系可以从相反的方向来看：如果一个人没有10年的累积却想要拥有一台机器，他应该怎么做？他可以去借贷5万元来买机器，之后再用这个机器的生产所得来偿还借来的5万元。而偿还这5万元借贷，他可能需要用上未来5年或10年的时间。换句话说，资本和时间的关系来自累积的需要，资本不是现成的，它不是今天生产就能今天获得的。资本必然与时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资本和时间用这种方式结合，接下来就产生了极为复杂的资本运作，其中涉及一些我们今天如此习惯因而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例如：为什么钱可以生利息？利息是什么？利息的根本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当我们把钱存到银行之后，就预期我们应该可以从银行得到利息？银行为什么要付给你利息，这中间到底有着什么道理？

23. 利息的“必然”存在：钱存在抽屉里，何时变成了蠢事？

犹太人放贷

借贷与利息之间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时代才存在的，然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

在西方漫长历史中，基督教会所制定的伦理规范无所不在，影响力非常强大。当西方教会有巨大权力时，它坚决反对放贷收取利息；为了追求利息而去借贷，也是教会绝对不会允许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欧洲犹太人是这么奇怪的民族。他们并非基督徒，因而他们不受基督教教会禁止放贷的规定约束。欧洲犹太人从中古时期以前开始，主要在各个城市从事借贷取息的活动。

犹太人不受基督教教会的管辖和影响，从某个角度看是良性循环，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恶性循环。良性循环意指犹太人如果稍微有钱，他们就可以做基督徒不能做的事。他们把钱借给基督徒，然后向基督徒收取利息，所以他们就可以通过借贷来收取利息，财富累积得越来越多，他们也就有更多本钱可以去放款，收取更多利息。但这也是恶性循环，因为在基督徒的眼中，犹太人的身份与形象在历史上每况愈下。

犹太人从基督徒口袋里赚来越来越多的钱。基督徒明明就看到犹太人不需做任何事情，只是借给你100元，三个月之后，你就必须还他110元，其中的10元差额就是从基督徒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当然在历史上还有更明确的形式：基督徒向犹太人借贷100元，实际上只拿到90元，因为犹太人先把10元利息扣掉了。基督徒的借据上面写明100元，可是只借到90元。

犹太人之所以用这种方式赚钱，是因为基督徒被禁止做这样的事。

教会宣教时说放贷会下地狱，宣称一个以放贷牟利的人是邪恶的。所以在有的基督徒看来，犹太人既邪恶又富有，而且他们越来越有钱的原因是他们持续做着邪恶的勾当，用这种方式拿走了基督徒口袋里的钱。

因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何犹太人会引发欧洲各地如此强烈的反感。回到历史，犹太人于是变成了贪财的象征——犹太人就是贪婪的、极为爱钱的，以及热衷于赚钱的形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全世界的金融业绝大多数都控制在犹太人手里。

利息，为什么该存在？为什么不该存在？

借贷收利息是非常悠久的历史现象。不过马克思又要告诉我们，那时基督教教会禁止借贷及收利息自有其道理，因为借出的钱没有任何的必然途径使之变多。一个人需要借钱，根据公平的基本原则，应该借多少就还多少。

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中，包括工业化以前的其他传统社会，例如中国宋代，借贷行业非常发达。但是他们的利息逻辑是：付利息源自竞争。意思是说，借钱的人多，需求量大，但是能够借出的钱有限，借钱的需求超过能够借贷的钱，于是产生了竞争。

历史现实就是在这样一个原始状况下产生：我要确保我能够借到钱，我就只好付出代价去争取机会，让别人愿意借给我。如何争取呢？我必须提供别人借钱给我的动机：只要对方借给我钱，就会获得利益，100元借给我，我就还他101元。而另一个也想借钱的人，也急需用钱，他说只要你借100元给他，实际上只需给他98元，他最后仍会还100元。这时有钱的人心里想，只需要借出98元，就可以回收100元，所以他愿意把钱借给另一个人。

利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些需求者争夺借贷金额所产生的一种动机。此处并未涉及或保证借钱的人可以累积更多财富，这并非他愿意多付钱给借钱人的原因。

资本主义时代，利息成为“必然”的存在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工业化使财富变成了资本，并投资生产工具。因为生产工具不再是铁锤，不再是鼓风炉，而是庞大的机器和蒸汽机，以及需要蒸汽动力的新式纺纱机，所以必须建造大型工厂来放置机器设备。

当资本运用在投资上，必然带来欲望：我亟欲投注金钱，在一段时间之后，它将会带来更多钱。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与时间产生直接的联动。将钱投资在生产工具上，运用劳动力生产之后，钱就会越变越多。于是钱、借贷和利息彼此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这时的利息是因为将资本拿去投资，经过一年，100元的投资产生的资本效果会将价值增值为150元。从100元变成150元，多出来的50元依照马克思的理论，其实是来自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可是因为资本的剥削关系，剩余价值被集中到了资本家的口袋里。

资本家拥有资本，自然会产生一种欲望。意指当你拥有一笔财富，你就会去购置工厂，添购生产工具，到了来年，100元就会变成150元。但是倘若你现在没有100元，你就必须想办法借到100元。你借100元是为了投资，这是你的资本。借钱的人也明明知道借你100元，你会把它拿去当资本，投资了之后，这笔钱来年会变成150元，所以他不会平白无故借你100元。

这就是《资本论》第三卷所要讲述的价值分配。因为资本有这样一个基本增长的动向，所以握有资本的人会随着时间计算这些资本所产生的价值增生，以及他自己应该获得哪一部分。

这时的利息是什么？利息就是我们预期把财富变成资本，又将资本拿去投资之后，在一段时间当中会增生的价值，其中有一部分要分给帮你出资本的人。一种人自己拥有财富，变成了资本家；还有一种人没有资本，但他可以借到资本。后来这两者越走越近，合二为一。合二为一意味着只要你手上有钱，钱都会优先被当作资本来看待，也就是你预期拥有的这笔钱可以帮你通过投资赚取更多金钱。

如果现在你的这笔钱没有办法立刻转换成机器、变成资本——这台机器需要200万元，你现在只有20万元。假设你一年能积累20万元，那么需要经过10年才能累积成200万元的庞大资金。你可以通过累积和等待，酝酿10年，凑出200万元去买机器。然而，在这10年的等待中，你会慢慢察觉到这种方法没有道理可言。等到你累积了120万元时，你就会想方设法去借80万元。借到80万元之后，你等于减少了这4年的等待

期。这80万借贷可以让这一笔资金提早4年就开始增值。

然而你要去借这80万元，对方也知道你需要这80万元作为投资的资金，一旦资金投入，你就会取得增值。你会发觉：为什么一定要存足200万元，才能让自己的钱开始产生资本价值增生？明明有一种可以立即产生价值增生的方式——你可以借钱给别人。你的资本、你的投资会产生增值，你可以分享借钱人的生产所得。

资本增生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原来的财富或原先的借贷与利息之间的关系，到了资本主义的状态下改变了。因为我知道这笔钱是用来投资并能产生价值增生的，所以借贷的人就要承诺将价值增生中的一部分分享给我。

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中，所有财富都变得具备转换成资本的潜能。也就是任何一笔钱都带着人们对资本的一种期待和想象，期盼钱与财富可以滋生出更多钱、更多财富。

资本系统联结产生了现代的金融体系。现代金融体系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在这个现实里，如果你有钱，你会怎么处理你的钱？有两种方法。

其中一种方法是把钱放在抽屉里，甚至藏在床底下。现代的人对这种理财方式嗤之以鼻。为什么呢？如果将现金放在抽屉里，我们先不讨论方不方便使用，从储藏的角度来看，有什么不对？你质疑的地方，或者说如果知道有人这样做，你质疑的是：钱藏在床底下会增生吗？钱的金额固定不变，它不可能变得更多。

那么到银行存钱呢？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引发的联系中诞生的现代金融机构的基本逻辑。钱如果存在你的床底下，属于传统的财富。如果这笔钱存在银行账户里，它就成为潜在的资本。潜在资本清楚地反映在银行提供给你的存款利息中，因为它变成了金融机构可以为其他人提供的投资，即投注在生产工具、生产系统里的资金，所以你可以在理论上分享资金所赚到的钱。

整个系统以这种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于财富、利息及金钱的各种看法。实际上在这种状况下，意味着我们随时都处在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欲望之下。每一笔钱都应该潜在地帮我们赚取更多金钱。你不会再预期自

己拥有的金钱数额不变，你会期待钱转变成资本，可以借以投资及增生。

但是资本为什么能增生？这是理所当然的吗？这是必然的吗？这就是马克思根本的思考方式，他告诉你不能只相信钱会生钱，因为银行给你利息，因为你去投资股市时有股利，或者是交易时有利润，而是要想这些钱为什么变多了，从钱里生出来的钱是怎么来的。

追究到最后，他指出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所有资本的增长其实都来自别人帮你生产的未来承诺。

24. 资本与债务：无法实现的承诺

继续解释资本运作的逻辑。我们先这样假定：你手上有10万元，这是你所拥有的财富。这笔钱本来藏在你家床底下，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用这笔钱去换来你想要的物品。当然一旦你将钱用在消费上，这10万元就会减少。但是倘若你把它变成资本，将这10万元借给另一个人，这个人就会承诺支付给你一笔利息。

但是，为什么他会承诺付给你一笔利息？因为他要将这笔钱用在投资上，购买机器。那你借钱给他的原因为何呢？因为他承诺你一旦借出10万元，每年会多还你1万元；借贷期10年，最后10年结束时，你一共可以取回20万元。你当然乐于借钱给他。

可是为什么他愿意提供上述条件？意味着他向你借10万元，变成自己的资本，投资在生产中，在未来10年内首先要确认的是他向你承诺这笔钱每年将增生1万元。他向你借贷10万元用作生产投资，未来10年至少会增生10万元的价值，然后他把这10万元分配给你。你的利息或是投资所得来自他的投资行为的价值增生所产生的预期，这是他的承诺。他承诺获得这笔钱之后，这笔钱会投资在生产上——记得，他是投资者，并不是他自己去生产——意味着他会去雇佣足够多的劳动者，聚拢足够多的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到达什么程度呢？足以让他至少将这笔10万元增长到20万元。

但千万别忽略，如果只是从10万元增长到20万元，他不会承诺每一年向你支付1万元。他必定预期和计划10年内将这10万元涨为25万元。他迫切需要这10万元作为资金，否则他就得不到未来的25万元。他愿意将这10万元提供给借给他资金的人，最后他保留5万元。

“自己借给自己”：资本与债务的结合

何谓利息？利息以及资本的整体运作在本质上非常麻烦，这是因为资本在运作中所产生的全部都是债务，资本和债务永远结合在一起。你自己的资本换来了增生，即使是你自己在运用资本，在资本的逻辑下都会变作你自己借给自己，只为了让资本换来更多的价值增生。

这句话可能看起来不合逻辑：为什么在资本的逻辑上，我自己拥有的资本会被假设为是我自己借给自己的呢？以下试着举例解释这一段话。假设有一种传统环境，你拥有一间房子，你在这间房子里开设一家小杂货铺，这家杂货铺所赚得的钱足够养活你一家人。在历史上，这是做生意最基本的模式。可是，换成另外一种眼光来看，继续用这种方式做生意的人就变得很愚笨。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做生意时缺乏一个基本的概念，你少计算了一件事，也就是房租。

为什么需要计算房租？杂货铺开设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不需要支付房租——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的，证明你不会做生意。你需要计算的不是你的杂货铺所需要的房租，而是如果你把这间房子租给别人，你可以有多少房租的收入。

理所当然，你用自己的房子开设杂货铺，在漫长的时间当中，你养儿育女，支撑了家庭开销，所以你一直用之前的方式去计算。可是现在你必须重新计算：比如，开一家杂货铺一个月大约有2万元的利润。明眼人一看就会笑你：你开一家杂货铺有2万元的利润，可是如果你把房子租给星巴克，他会支付你多少钱？假设星巴克同意每个月支付3万元房租，你会做出什么选择？突然之间，你发现拿自己的房开杂货铺，得到2万元利润，原来是这么愚蠢的一件事。这2万元不是获得了利润而是在赔钱，因为实际上你应该要支付给你自己3万元房租。有3万元房租价值的房子，在你自己的手里面经营竟然只产生2万元利润。在这种完全不一样的观念和资本运作的逻辑之下，你必然会做出决定将杂货铺关掉，把房子租给星巴克，这时你就会坐享每个月3万元的房租收入。

这里试图用这个例子突显，当一个人变成资本家之后，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他的计算逻辑就改变了。资本如何产生？是有人用不同方式去处理他的财富。这笔财富本来可能会用以买花园开盛宴，现在这些开销都取消了，他反而决定去购置工厂，因为如果买花园、开盛宴，钱只会变少；但是购置工厂，工厂的价值会让这笔钱增值，资本也就增值了。资本为什么能增值？因为有劳动者替他劳动。于是无须做任何事，只需靠着资本替他赚取更多金钱。

资本的普遍竞争性

你以为这样足够理想了吗？不是。由于杂货铺的例子，你换了另一种眼光，用资本的逻辑计算：如果你有100万元，它变成了资本，第一年可以帮你赚来20万元，那就变成了120万元，来年会变成140万元。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来向你借100万元，去投资盖工厂，每年付给你30万元利息，突然之间你发觉自己运用这笔资金，一年只能拿到20万元，那为什么还要自己投资？于是你将这100万元借给另一个人，让他去帮你赚到30万元的利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财富变成了资本之后，就产生了一种普遍的竞争性。而这竞争性的基础是什么？马克思特别提醒了我们这中间的差异是从哪里来的：一边是你投资这100万元，这100万元一年可以帮你产生20万元的投资利润，从100万元变成120万元；另一边，这时因为有人愿意用一年30万元的利息向你借贷100万元，你就会觉得自己投资其实不划算。

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差异：一方面是你已经具体实现了投资所得，意味着你已经先投资了100万元，100万元增值为120万元，这是你明确掌握的投资所得；可是另一方面，有人向你借钱，给你的利息是他未来的承诺和期待。所以前者是过去式，已经实现了；后者是未来式，是期待、估算及预期。

当这些钱变成资本之后，就产生了升高的欲望，引导所有资本都进入这种竞争性当中。靠什么来竞争资本呢？对未来的期待和承诺。

资本主义根本的风险与危机

这之中产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的运作为什么有那么高的风险，因为资本主义有很大一部分是卷在一层又一层的债务关系中的，债务关系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债权，债权有相关联的利息。这一切的基础建立在何者之上？

如果仔细思索，便能发觉这个基础多么不稳定：每个人都在想象，如果拥有这样一笔钱进行投资，未来可以赚得多少钱；都在期待拥有这样的资本之后，这个资本能增加多少增值的效果。未来的承诺不可能都

是事实，而一旦未来的承诺没有变成事实，连带会产生各种不同的风险。依照马克思的推论，资本必然处在这样一种竞争状态，风险越来越高，将会引发诸多不理性的现象。

运用上述方式，可以理解资本主义内在结构性的根本风险与危机。假设一家工厂的资本是100万元，一年内这笔资本可以从100万元增值为120万元。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只有资本能够达成这件事，让100万元增值为120万元。

为什么资本具有上述功效？因为资本投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控制了生产工具，所以可以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因为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可以在一年内从100万元增加为120万元。

作为资本家，你的资本用这种方式为你带来这么多剩余价值，你应该觉得很高兴。但事实也许不是这样，因为如果他投入的100万元资本是他用30万元的利息向别人借来的，他的工厂用这种效率将100万元在一年内增值为120万元，对他而言，只要投资不能把100万元增加为超过130万元，他就支付不出本来承诺给别人的利息，资本就会被取消。所以这是奇怪的现象，但这个现象必然附随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下。

用最简单的风险概率来计算。我们预测所有人——不论其他条件，只要他是想要投资的人——都不会因为变成投资者就突然之间变聪明了。正如我们的日常经验，你在上班——以劳动者的身份——但是抽空偷看股市行情，观察你购买的股票到底现在在升值还是贬值，或是思考转卖现有股票或入手其他股票。于是在你偷瞄股市行情的那一瞬间，你就从劳动者的身份转换成投资者身份。在这中间，你的脑袋不会因为从劳动者的身份变成投资者身份就变聪明，你还是你。

为什么特别强调这点？容我假设，所有投资者对于投资所能产生的报酬预期，有一半正确的概率。换句话说，也有一半错误的概率。仅是从中间数去分析，你就应该能体会资本主义是多么可怕的系统。

你为什么需要借钱？如何来衡量利息？你能支付多少利息？不同人会提出不同利息的承诺，产生竞争效果，于是过程当中就会一直把资金的成本提高。资金成本最后一定是所有竞争者所提出的利息达到平衡状态下所产生的。

在现实层面上，假设资本市场的基本成本是6%，也就意味着有人只愿意出3%，有人愿意出9%。我们假设它达到平衡，即6%，而愿意出9%及3%的人，其中都有50%的人会错。那你也就知道有25%的人在高

估预期收入的情况下去借钱，他们所估计的资本成本过高了。所以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下，至少会有25%的人借用资金及资本以进行投资，但是他偿还不了，因为他投资的生产效率和他原先的预期不相符。

所以马克思还经常引用培根所说的另一句话："想要改变自然之前，你必须先服从自然。"

马克思为什么预言资本主义会垮台、崩溃甚至瓦解？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如果我们认真体会和理解这套论理，就会知道马克思有其根据。

马克思是非常负责任的思考者，他预期资本主义会瓦解，资本主义建立在一个极为复杂却又稳定的资本与债务、债务与预期、预期与实现的关系当中。每一个人对投资所得都有所预期，这个预期会产生偏差，又因为产生了偏差，会进一步促使资本的利息无法实现，并且无法支撑债务。在整体状况下，只需有25%的人固定是错误的，这个资本体系就会被循环且无法实现的债务拖垮，这才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瓦解的关键内在的推论。

25. 货币：我们与国家间的债务关系

马克思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思考者，他对资本主义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如何估计资本主义的未来，提出了一套非常坚实的推论，并借由此一推论引申出他对资本主义终将崩溃并瓦解的预期。

马克思并不是想盲目地改变现状，并非他主观认定资本主义社会是邪恶的社会，因此他声称要推翻它。这并非来自他的主观认定，也并非他对于资本主义邪恶评价所引发的一种预期，他想说的是资本所造成的竞争状况，将促使许多投资无法符合资本成本，所以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中必然会产生一种非理性的现象。

资本主义瓦解的因素

假设一家工厂的投资可以产生5%的收益，而运用这笔资金要付出6%的利息，此时，工厂产生的5%的投资增值就变得毫无意义。这家工厂因为无法达到至少6%的收益，最后会导致其停摆乃至崩溃瓦解。这是第一个因素。

至于第二个因素。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将会瓦解，但是直到今天，资本主义怎么还没瓦解？不能说马克思预见有误，而是站在他的价值标准上看，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

资本主义如何产生增生的效果？凭借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所以回到前文的问题：这家工厂在原来的状况下有5%的价值增生，但他的钱却是用6%的利息借来的，一年之后必须要偿付利息，可是利息高于工厂的效率所能够产生的增值的效果。

于是投资者作为工厂的主人，有两种选择。其一，因为他的资本增生率赶不上资本的成本利息，为了偿还债务，他卖掉工厂，偿还6%的利

息。在这种状况下一旦投资失败，工厂就会停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危机。资本主义为什么不稳定？来自其内在资本利得逻辑的不确定性。

不过，作为资本家，此时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这是马克思不愿意看到的选择，不过这个选择必然存在，而且这个选择会导引出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危机。

这个选择就是，作为资本家，为了维持工厂能够继续运作，必须让工厂的效率从5%至少提升至6%。因为资本家自己不劳动，也不能生产，所以他让资本增值的唯一方式，就是加强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做法很简单，降低工资，并加长工时，把工人的劳动力条件降低，工人获得的薪资和资本家所得报酬在分配比例上就改变了，资本家将会获得更多利润，也就能够解决错估未来生产的承诺所造成的危机了。

不过马克思提醒我们，这样解决眼前危机，其实制造出了另一份危机。资本家只能够借由剥削劳动者来提高他的资本利得和资本效率，在过程中，为了达到资本的需要，他们经常不得不铤而走险，也就是可能冒犯劳动条件当中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劳动者完成一天劳动之后，第二天还能够依照原先条件回来为你劳动的所需，这是劳动再生产的最基本条件。但是一个用借来的资本去开设工厂的资本家，为了避免资本被取消、工厂停摆，他必须增加对劳动者的压榨，在肉体和精神上把劳动者压迫到距离劳动力再生产这个底线越来越靠近的地方。

因而也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效果。其一，劳动者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原来的劳动强度。这名劳动者前天工作10个小时，产生10分的工作成果；昨天工作时间被拉长成11个小时，他能产生11分的劳动成果吗？不必然如此。因为此时，11个小时的劳动已经超过劳动再生产所需要的条件。因此等到他今天工作的时候，正因为他昨天工作了11个小时，在今天工作的10个小时、11个小时内，他不可能再产生10分、11分的劳动效果。所以降低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不必然会产生等比的效益增加。

还有另外一件事：当你把劳动者精神上的劳动再生产条件破坏了，劳动者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或自愿或被迫地罢工。所谓被迫罢工，就是他有可能受伤，也有可能生病，导致无法继续工作。所谓自愿的罢工，也就意味着他受不了恶劣的劳动环境，不愿意继续工作，他想推翻这套制度。

从马克思的思考来说，他指出内在于资本主义的一种必然崩溃的逻

辑，这是来自资本主义本身的机制。一种是资本的成本。因为有了错误的未来承诺，资本的成本一定高于资本真正在现实上能够产生的利润，这个价值增生在预期与现实上产生了落差。另外一件事情是在价值增生不如预期的情况下，资本家就会诉诸过度压迫、过度剥削劳动者，使得劳动者不得不起而反抗。于是在这种状况下，劳动者跟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他们力量的权衡也同时改变了。工人的人数、工人的力量在新的状况下必然是高于资本家的，所以资本家会被推翻。这两件事情互相关联，使得资本主义的系统发展到后来，终究无法正常有序地运作。

最普遍的债：货币

资本主义的根本是一连串的债，又有前两个问题使得资本主义的债务关系更加复杂化。在《资本论》第二册及《政治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部分触及了这个问题。

首先是债的概念、债的性质。现代社会里，债更加普遍，也更麻烦。最普遍的债就是货币，货币的根本其实也是一种债务，只是我们平常不用这种方式来看待。

不只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里，即使是一般的市场经济学、货币经济学，也是用这种方式和角度来解释货币。尤其进入到20世纪之后，国家、中央银行和货币密切关联。一张钞票代表什么？代表国家欠你的。我们现在所有的货币都是由国家、政府所保障的，这意味着你必然要相信国家和政府。

所以重点不在于钞票本身，而在于谁保障钞票可用。国家或者是国民生产的所有价值，事实上在现代系统里都是我们寄存在政府那里的，意味着你去劳动、工作，不是给你5斤米、3斤猪肉，而是给你薪资。

你的工资是货币，当你领取工资，你会预期如果你需要5斤米、3斤猪肉，只需拿钱到店里购买就好了。但你从来不会问为什么店老板愿意卖给你5斤米和3斤猪肉，原因是他相信它的价值可以寄存在钞票里。钞票的价值是由谁保障的？是国家和政府保障的。

所以你的劳动成果是借由钞票的形式寄存在国家和政府那里，等到你需要的时候，再由国家和政府帮你保障。

这是我们整个经济的基本运作逻辑，它全部依靠着普遍的债务关

系，而债务关系最奇特的是依靠着所有国民所生产出来的各种不同的价值，把这些价值全部都寄存在国家和政府那里，国家和政府才能发行这么多钞票，才能够保证这些钞票可以被兑换。所以在普遍的意义上，整个债务关系更加复杂，因为其中有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的债权人及债务人的关系。债权人是谁？债权人是你们。债务人是谁？债务人是国家和政府。可是正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债务人，它欠你们每一个人，所以它不怕你们任何一个人，反而是你们怕它瓦解，你们会害怕没有办法用钞票让国家偿还你寄放在它那里的价值。

于是其中出现了现代社会最为棘手的债务关系，即债权人依赖债务者，以至于债务者的权力高于债权人。

接下来也会产生另外一项大问题：我们把所有的生产价值寄放在国家和政府那里，政府就可以拿我们存放的生产价值，借由发行货币的方式进行操控，它可以决定印制多少钞票。

可是国家与政府如果多印钞票，也就意味着你原来账户里的货币的实时价值贬值了。它多印钞票，除非多印到整个系统垮台，否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还是要尽量持续地让你各种不同的价值输入这个系统里，去维护这个国家货币的价值——你宁可它贬值，也不希望整个债务关系瓦解。

在现代社会里，由国家和政府所保证的货币，又把我们每个人都卷入这个与公共资本、私人资本相关的庞大债务关系下，这是高度复杂、环环相扣且近乎不可思议的债务关系。如果你从债务的角度看，你就不再觉得资本主义如此理所应当，你会发觉到处都是一连串难以控制和执行且充满债务堆积的危险系统。

马克思在他的论述中专注于帮我们揭露资本与债务的本质关系，这是他对资本的一种特殊的分析方式。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他同时也在批判资本主义系统，或警告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保持更高的戒心。

26. 泡沫经济：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发生的？

前文解释过，金钱和物品的关系从金钱作为物品交易的中介，发展成物品变成让金钱能够增值的手段。也就是公式从W—G—W（商品—货币—商品）变为G—W—G（货币—商品—货币），在G—W—G逆转的关系当中，必须预期后面的G大于前面的G，即转手这个商品之后会换来更多金钱。它在表面上就产生了——对马克思来说——一种假性的借由商品产生的价值的增长。

不过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观察，增长有两个方向：其中一种是传统的，马克思心目中认为是正统的，即资本投资在生产上，从生产上借由劳动力产生了新的价值，得到增值的效果；另外一种就是把钱投资在商品交易上，预期通过商品转手而提高价值，形成资本的增长。

“泡沫”：荷兰的郁金香狂热

这两件事在本质上不同。首先，交易的增长可以没有现实基础。众所周知在历史上荷兰曾经发生过“郁金香狂热”：一朵郁金香从原来的3元变成了5元，后来又涨价为50元、500元。对愿意用500元去购买原来只值3元的郁金香的人而言，郁金香并不一定有这么高的价值，而是他预期花费500元之后，接下来会有人愿意以600元的价格再买走。

这意味着如果物品变成商品，它在与使用价值彻底脱离的情况下，就变成单纯只是G—W—G当中的W—夹在前后两个预期应该要增长的G中间，W的增值就不具有理性，可能会在各种不同预期的助推下暴涨。因为暴涨，所以假象上资本增长了，而且远远超过生产所能够创造出来

的所得。

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它意味着将有更多资本进入这种假性资本增长的交易当中。价值实现的这个阶段所产生的利益，其实是表面的繁荣，这种表面的繁荣在历史上很早就有特定的名称——“泡沫”。

“泡沫”的关键在于你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在50元的阶段，后面有人出价100元；100元的阶段，后面有人出价150元……郁金香市场表面上看都是繁荣的。可是如果价值翻涨到600元，预期或想象当中应该要出800元来接手的人却没有出现，甚至就连愿意出601元的人都没有，那么“泡沫”就破灭了。因为郁金香会一路跌回原形，甚至可能连最开始的3元价值都没了。

这种泡沫会引发双重的破坏：第一重破坏是因为它太诱人了，太容易赚钱了，所以资本会去追逐这种商品所产生的假性增长；另一重破坏是，如果资本因这种方式被吸引，本来应该用在投资生产的资金就进不了生产部门，表面上的繁荣却使得生产部门得不到成本相对比较低的足够资金，反而导致生产部门的萎缩。这双重破坏使得资本主义的系统分外不稳定。

资本的增长，建立在对于未来生产的一系列非常不可靠的预期与承诺上。而且如果得不到预期的结果，资本家的这种投资就极有可能危害劳动者进行劳动再生产的基本条件。

而让整件事更复杂、棘手的问题是，已经很庞大且错综复杂的资本债务关系却建立在货币上，货币又是国家、政府和所有国民生产之间的一套债务关系。同时，商品市场会和生产部门竞逐资金。在竞逐资金的时候，靠劳动力制造出来的生产增长比较有限，因为它受限于劳动者的劳动力；可是商品的买卖几乎无限，因为它可以纯粹通过投机获得，可以完全不顾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有多高、交易价值有多高，只需要在买进后再加价卖出即可。如此复杂且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系统，可以继续维持吗？

我借由上述方式说明马克思为什么预言资本主义的系统必然崩溃且瓦解。至于资本主义为什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却仍然存在、没有瓦解，下文将继续解释。

2008年金融危机，从中国的崛起开始

从前文的基础，下文试着从马克思的观念来分析2008年所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必须从中国的崛起开始讲起。

中国崛起的一大原因是因为中国提供了大批的劳动力。中国庞大的人口在改革开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被大幅转变成劳动力。劳动力的供给在中国过剩，而中国过剩的劳动力供给又影响了全世界的劳动力供应情况。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可以观察到一个最重要的背景：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对世界和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幸福效果，我们看到所有商品在这段时间都在降价。

商品为什么会降价？因为商品生产过程中需要付出的劳动力成本由于中国大批劳动力供应的介入而下降，同时相应的，所有商品的生产效率都提高了，因此他们都具备了在竞争过程中降低价格的条件。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传奇的现象。举浙江义乌为例，义乌是全世界小商品的生产中心。在义乌出现此一传奇——某一家店，号称是某品牌的旗舰店，但那家旗舰店的面积有多大呢？可能不过就是20平方米。20平方米凭什么叫作旗舰店，那是因为它很可能在过去连续20年中，每一年的营业额都超过一亿元人民币。只靠这么小的一家店，就可以做出这么大的生意，那是因为义乌已经成为全世界小商品的采购中心，全世界所有厂商都要来义乌采购。

美国资本的出路：从投资变成消费贷款

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义乌才会因此变成世界小商品的采购中心。相比之下，其他地区工厂的生产情况显得较为冷清。在美国乃至于全世界原来先进的工业国家，资本市场上的利息越来越低，后来迎来所谓的零利率时代，甚至到后来变成负利率时代。

为什么利率越来越低？因为在这些地方，工厂生产开始失去竞争优势。这些地方的工厂无论如何经营，都很难超越中国，所以愿意把钱投资在生产上的人变得越来越少。

不再生产也就不再需要资金，导致资金的利息越来越低。当资金利息低到零利率时，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所有人会不会变回传统的储蓄方式，将钱存在床底下？反正和在银行储蓄没有差别。答案当然是否定

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系统，资本必然有一种要去寻求利润的动能。所以资本就从原先投资生产的出路，慢慢转向消费放贷。这也是马克思提醒的——资本除了生产增值的方式之外，它还可以转到商品交易上。

商品交易很快就会聚焦在一种商品上，它的交易之中最容易创造资本收获的部分就是房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整个美国的房屋市场形成巨大的“泡沫”，美国人买房时，当下几乎不用准备一分一毫，因为银行愿意把几乎等于是房价的贷款借给你。

银行为什么愿意借钱给你？一是因为这些钱放在银行赚不到利息，但是借给你就可以开始赚利息，银行迫切需要你向它借钱；二是因为银行预期等到你要卖掉这间房子的时候，它在房地产市场上已经增值了20%。所以银行从这个角度去计算它今天全额贷款给你，等于只借给你这个房子未来价格的83%。所以银行就这样不断地提供贷款，房屋也不断地转手，不断叠加贷款，到后来，房屋市场就变成了典型的“泡沫”。

2008年，“泡沫”破灭了。而这个“泡沫”之所以破灭，完全是由于资本没有进入生产事业、得到增长，而是被用作商品交易了，所以在生产上面的投资相对不足。生产上面投资不足，就不会有真实的增长，这个增长只是在转手交易当中出现的。纯粹从转手交易中所得到的增长，不论他买卖的是房屋还是郁金香，本质上差异不大。

美国的解决办法：量化宽松

在这种状况下，“泡沫”破灭了，该如何收拾呢？美国联邦政府出面收拾。收拾的方法，事实上就回到了前文所说的债务联动的概念。这是房贷市场引发的“泡沫”破裂了之后，所产生的庞大债务，而联邦政府接收了其中最严重、危险程度最高的保险公司及金融银行的这一部分债务。联邦政府如何接收？就是把这一笔债务寄存在美元货币上。前文介绍过，美元本身也是一种债务，所以它利用寄存在美元上的所有价值去承担“泡沫”破灭之后金融业所产生的庞大债务，运用藏在美元当中的价值去抵债。

于是2008年之后，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任期内出现了几个重要的流行词，使得原先在金融业通用的缩写词用法都被改变了。那段时间很流

行说Q1、Q2、Q3，Q1就不再是以往的quarter1，不是第一季度，而是“第一期量化宽松”，Q2是“第二期量化宽松”。

何谓量化宽松？为什么要把它缩写成Q1、Q2、Q3？主要是让它看似无害。可是换作大白话时，量化宽松就是多印美钞。

按照道理讲，多印美钞应该会造成美元贬值，甚至有可能造成美元的恶性通货膨胀，甚至于瓦解。美国为什么敢采取此一做法？为何经过了Q1、Q2、Q3这几次的量化宽松，美元却没有大幅贬值？结果竟是维持住了美元的价值。凭着多印美钞，美国政府也就等于创造了庞大的价值，最后用这种方式解决了来自“泡沫”的债务。

为什么美国可以凭借着多印美钞来解决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容我提醒，其中内在的逻辑与国际金融市场相关，与中国相关，也关乎中国的劳动者，也很可能和我们每个人皆有关系。

27. 2008年金融危机：为了保住美元地位，中国做了什么？

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

之所以会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最重要的导火线就是来自以美国为核心的先进工业国的资本所产生的危机。

因为向生产事业投资无利可图，但资本一定要追求利润，所以这些资本就往消费贷款上大量转移。消费贷款能够使用最多资金，让资金看似能够快速回收进而产生利润。其中最重要的领域是房地产，它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可以消耗大量资本，而且在消耗大量资本之后，人们预期房地产可以保值和增值。于是大笔资金进入房地产的消费贷款中。

在预期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消费贷款进入房地产，相对应的，更多人因而买得起房子。于是需求被创造出来，创造出来的需求去追逐原来的供给，于是又更进一步促使房价上涨。房价上涨，银行就可以提供更多房贷给更多人去买房，因此形成一个循环的效果。

在这个循环的效果中，房价越高，贷款就越容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以往如果你的房子值100万元，银行最多可以借给你80万元。可是现在银行的想法是不必只保守借你80万元，反正如果你付不出房贷，银行可以没收你的房子，你的房子还有100万元的价值，甚至因为房价一直在上涨，等到我没收你的房子时，这间房子也许已经价值120万元了。既然我预想你的房子会在两三年后价值120万元，我现在贷款借你100万元，也不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

甚至到后来，等到真的有一些人还不起房贷，为了保住他的房子，这些人就顺着房地产的上涨趋势重新估价。本来只值100万元的房子，他用房子贷款80万元，但他连贷款的利息都付不出来。可是没关系，他

重新估价，在房地产的热潮下，房子现在算起来市值140万元。他不害怕，因为他可以拿140万元的新价值，再去向已经借款给他80万元的银行，再多借20万元，甚至再找另一家银行，这家银行还愿意在已有的100万元房价上面再多增加20万元，我们称之为次级房贷。

等他拿到另外20万元，他会发现：为什么还要工作？领这么一点点薪水，根本无法享受生活。而且因为他已经买了一间房子，凭借房子的增值，额外拿到这20万元，可以过上非常好的生活。所以大家趋之若鹜，全都向银行借钱买房子。

所有人都向银行借钱买房子，于是原来非常低的利率现在上涨了，银行就可以从中赚到钱，当然也就愿意提供更多钱给这些想要买房的人。

但如果还有人想要将钱投资在生产上、在生产事业上获利就更困难了。竞争之下已经微薄的获利，又加上利率上涨，资金成本越来越高，想要回本和赚钱，想要靠着借钱而运用资本投资生产，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投注在生产上的资金越来越少，集中在消费贷款及房地产上的流动资金却越来越多。多到什么样的程度？不论你卖的是郁金香还是房地产，实质上此时它的价格与使用价值，甚至于它的交易价值都完全脱节了。

这就是投机买卖。何谓投机？意指不论你现在花费多少钱去买这样物品，你之所以买，是因为你断定将来会有人愿意花更多钱从你手里买走这样物品。

所有人都这样想，所以不断地进行交易，靠着交易中的集体预期心理，使得这个市场非常繁荣。但是繁荣只是表面上的，一是因为这种价格与使用价值彻底脱节，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二是因为经济体大量资金都被送往非生产的部门，生产进一步地萎缩。所以表面数字下真正的经济基础，事实上是在走下坡路。

两相叠加，到了2008年，“泡沫”经济再也维持不下去了。维持不下去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保险业，因为保险业拿别人支付的保险费去做各式各样的投资，本来等到需要支付保险金的时候，这些钱已经回来了，然而现在，这些钱不会回来了，每个人都想赶快终结，把钱要回来。银行也开始产生挤兑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找到把这些危险稳定下来的方法，以美国为首的整个金融体系极有可能会瓦解。这些大型保险公司和大银行，已经巨大到不能崩坏，因为一旦它们倒闭，整个国家都会

陷入严重的动荡。

美国的处理方式及可能的后果

于是美国联邦政府破天荒地承接了这些事业。联邦政府承接了花旗银行，承接了AIG保险公司，但这些银行及保险公司现在都有一堆无法解决的债务。所以它承接的并非什么样的企业体，而是一大堆债务。

联邦政府如何处理这些债务？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拿纳税人的税金去还这些债。纳税人会同意吗？纳税人为什么这么冤枉？纳税人的税金不能用在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上，而是去赔偿这些已经把自己做垮的机构，纳税人不可能会同意。那么还有什么方法呢？于是在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内，开始出现量化宽松，实质上就是印美钞。在需要还债的时候，美国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美联储）就改变标准，让联邦政府可以多印一些美金去还债。

方法如此简单：债务到期了，就多印钞票。如果每个政府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还债，哪里还有政府还不起的债？当然不可能如此简单。每多印1美元，也就意味着本来分配在每1美元上的生产总价值被冲淡和稀释了。

美国多印钞票，仍然是每一个用美元、拥有美元的人买单。因为原来手上的100美元经过了量化宽松，假设多印了5%的钞票，那么这5%多出来的钞票并没有自身的价值，所以原来的100美元当下就贬值了5%。那人们为什么要接受？如果不接受，又能怎么办？很简单，你可以不持有美元。

所以在一般逻辑下，美国大量印钞，一定会造成逃离美元的潮流。很多人会开始选择不用美元，把美元卖掉，然后可能去买黄金，可能去买欧元，买人民币。可是我们却看到非常神奇的现象，那就是经过Q1、Q2、Q3，一波又一波量化宽松，多印了这么多美元，但并没有真正的大规模逃离美元的现象出现，美元也并没有在它的价位上崩溃。这是为什么？首先，美元是美国国内所运用的通货；第二，它也是实质的国际货币。在国家之间，从资本到商品，所有的结算甚至报价都是用美元。

所以如果美元贬值，不只是影响美国经济及美国政府，而是扩及全世界的灾难。哪一种人会受到最大伤害？即持有最多美元的人。当时全

世界除了美国政府之外，谁拥有最多的美元？那就是中国政府。

中国为保住美元地位所做的行动

中国政府手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美元？那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是靠着将大批劳动力所产生的商品卖往美国，也卖到世界各地。中国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赚来大批美元，为了要保证自己内部系统的稳定性，所以必须有外汇管制。外汇管制也就意味着虽然赚了美元，但不能直接把美元拿到中国的市场上使用，需要经过手续把美元换成人民币，才能在中国市场使用。外汇管制的美元全部收到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发出人民币。人民币就像是一张借据一样，我证明你借给我1美元，所以我发给你6元人民币作为证据。你拿到了人民币，背后有美元作为保证，就可以在中国市场上去购买商品或服务。

日积月累，中国政府当然有很多美元，如果这时大家都逃离美元，甚至美元崩溃，握有这么多美元的中国政府就会损失惨重。怎么办呢？唯一的方法就是面对现况。

事实上，美国在增发美元时，吃定中国以及其他握有大批美元的国家和政府，他们不会坐视美元崩溃、瓦解。当然，为了避免中国政府或是其他国家政府所握有的美元一起崩盘，美国也做足了准备。美元量化宽松最主要的准备就是美国政府发行公债，用借钱来发钞。中国政府与其他手上握有美元的政府不得不支持美元，公债就有了买主，所以多发行的美元就有基础和支撑了。所以虽然多印了钞票，但美元的价位不会崩溃瓦解。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又如何承担被美国波及的庞大压力呢？那段时间，中国经济有一个关键词，称作“保8”。“保8”指的是一定要维持中国每一年经济的高增长率，才能够弥补美元所带来的损失。中国的做法就是用马克思的观念，回归资本投资在生产上的用途，用生产的扩张来制造实质的经济成长；再靠着实质的经济成长，以更多商品、更多劳务及更多外销，确保自己的经济持续往上走，才能够抵消美元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

中国在这段过程中又是如何“保8”的呢？还是回到马克思的观念，“保8”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将更多人口用更快速的方式转化成劳动

者。这些人成为劳动者，维系着庞大且源源不断的劳动力量的供给。对这些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进行充分开发和运用，使得中国的经济体维持每一年至少增长8%。再通过中国经济体在劳动力生产上的增长，一方面保住中国的经济，另一方面实质上也保住了美元，保住了与美元相关的美国经济，也维持住与美国经济连锁的全世界金融运作。

《资本论》并未过时：分析现实的另一套观念系统

当然，这是一则很长的故事，其中有很多复杂的环节，在此只能尽可能简化。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示范，并不意味着你应该以此当作全盘的道理，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环节需要介绍。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示范？关键在于说明《资本论》真的没有过时。《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去看待与分析现实状况的另外一个角度，以及另外一套观念系统。

马克思的这套观念系统中的环节，在他的书及思想体系里建构得极其完整。我们读马克思的理论、读《资本论》，重点在于学到这样一个完整的观念系统。

用这种系统去观察，有一些东西在我们心里就会有更重的分量，最重要的是在所有经济活动当中，请不要忘记追问：到底是谁在付出？他们的付出与他们的所得相比公平吗？这之中是否存在一个正义的标准？倘若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会是马克思思想或马克思主义了。

经济学如果只是分析而没有关切，往往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无情和冷酷。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作为人的我们希望看到的。

28. 马克思的预言为何没有实现（一）：对人的研究不是“科学”

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通过《共产党宣言》及《资本论》建立了分析，指出资本内部的种种矛盾。因为存在这些矛盾，所以在时间的发展当中，资本主义应该瓦解和崩溃。但100多年过去了，资本主义还是在整个世界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瓦解？为什么马克思的预言并未实现？这两个问题彼此相关却又完全不同。

对人的研究不是“科学”

首先让我们来看马克思的预言为什么没有实现。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自己的原因。马克思弄错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他自始至终被19世纪的科学主义影响，他坚持对资本主义进行的研究是科学的，而且他推导出来的是科学的结论。

在这一点上面，马克思弄错了。他的研究并不是他想象当中那种可以获得非常明确的答案的“自然科学”。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异，最大差异就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结论不会反过来影响被研究的对象，而当我们研究人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

举例说明，在自然科学研究上，你发现氢加氧会变成水，或者水可以被分解成氢和氧两种元素。在发现这个原理之后，你把氢和氧加在一起，仍然会合成水，水仍然可以通过电解变成氢和氧这两种元素。如果我们研究人，通过研究得到一个分析结论，一个对于人是什么、人的现象的某种结论，这个结论就会反过来影响人的行为。马克思的预言非常

著名，但也正因为马克思做了这样的预言，这个预言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影响力，使得这个预言必然不会实现。

当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一定会失败，产生了两种反应。其中一种反应是希望加速资本主义的瓦解，借以赶快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新阶段；另一个反应是从资本主义当中获得利益、得到权力的人由于担心真的会发生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带来的瓦解，他们必须因此而承受巨大损失，所以开始对资本主义进行各种不同的运作，尤其是针对马克思已经指出的这些矛盾，进行调整及修正。

预言的影响之一：共产主义革命在非资本主义国家爆发

首先来看第一种状况。马克思认为现有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失败，而在资本主义失败、瓦解之后，就会进入社会主义、进而走向共产主义那样的理想世界。他反复且非常坚定地宣称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

科学的结论也就表示这是必然的。于是有人被他的这种科学分析说服了，真正相信人类继续向前发展就会走到共产主义的这种理想的状态。他们接受马克思的预言，并且将之当作科学的真理，也就从中产生了非常巨大的人类集体预期，以及一种具体想要实现它的推进力量。这种预期和力量亟欲让共产主义提前到来。提前到何时？至少应该要提前到我能看到，或者至少预期我的儿子、我的孙子辈可以看到、享受到的这种时间点。

人们已经知道人类的未来就是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个平等的、可以自在去追求的美好境界，但现在却告诉他们这个历史进程需要慢慢发展。既然历史必然要走到那一点，为什么我还要慢慢等待？依照马克思的推论，人就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阶段，这样的一种理想世界才是真正最美好的人类的状态，为什么需要等待呢？我不想等待。所以我们看到一种受马克思影响最明显的历史潮流——共产主义革命爆发了。

共产主义革命发生在俄国，接下来又发生在中国。而事实上，当这两个国家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时候，它们的实际状态都不是处于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它们并不是马克思所形容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

换言之，俄国和中国的革命真正着眼的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但用的

是马克思的“招牌”。它们内在真正发动社会革命所使用的口号和革命者的真实想法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拥有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就可以实现一个让大家没有财富差距、可以在生产上和分配上彻底公平的世界。

这个世界很迷人，尤其是对大多数受压迫的无产者来说。当无产者看到那些有钱人享受生活的奢华方式，看到他们支配社会，他们凭借着财富而瞧不起自己，拿他们的财富欺负自己，会梦想有一天自己可以也应该改变这个现状。这时有人站出来告诉你：你当然可以改变，我们一起来改变，因为历史的变化与发展被科学地证明了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这是共产主义革命背后非常清楚也非常素朴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在历史上其实一直都存在，与马克思及其思想没有必然关系。共产、绝对平等或是反对富人的心态，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都存在。这是人类历史及人类意识里非常普遍且长期具有号召力的一种想法。

马克思的科学主义刺激了革命决心

长期以来，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反对贵族、反对富人的不同要求及运动，但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要求和运动就算有道德及论理上的合法性，它们往往也很难刺激出一种真正的决心。

真正的决心为什么那么困难？因为你无法确定是否会成功，而且在社会现实与历史记载里，穷人的革命与反抗失败的比例太高了。掌握权力和金钱的人有太多方式可以镇压这种反抗。他们可以分化穷人，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削弱甚至消灭穷人的反抗，这是历史留下的长期教训。

而马克思的思想为什么有用？这也是马克思弄错的地方，却是它产生最大效用的原因。因为马克思一再坚称这是科学的真理，他用科学的方式证明资本主义消亡必然会发生，所以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信念与口号。

这个预言来自马克思，预言我们会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天堂。这个预言到后来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一旦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它就能够凝聚越大的力量，让它实现。首先在俄罗斯，接下来在中国发生了革命；但正因为那不是在真正的资本主义状态下发生的，

而是通过发动下层农民来完成的，所以客观地说，那只是共产主义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

这种现实与马克思的预言有关，却又有着巨大差异。因为马克思的分析全部是以资本主义的现实作为前提，然后进行分析、预测后续的发展。离开了资本主义的现实，马克思的分析和理论就不再适用了。

马克思理论的资本主义现实非常明确并且有所根据，它的根据是英国历史上的泛18世纪（long 18th century），也就是以18世纪为主体，但是前推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面延长到1848年，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当中，英国所发生的现实。英国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这100多年当中彻底完成转型，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社会。

所以，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写下《共产党宣言》，去宣告共产主义的理想将会实现，或者即将到来？因为他们的结论建立在非常明确且特殊的工业化之后的英国之上。并且，马克思看到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各种不同力量、不同因素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状态。

《共产党宣言》的文字风格

然而，《共产党宣言》的成功对马克思的思想和表达带来很大的困扰。《共产党宣言》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其重要性不只在于文章里的阐述，更在于文章论理的方式。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的1998年，意大利学者兼小说家翁贝托·埃科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的文学风格”。在文章当中，埃科提醒我们，马克思的影响力部分来自文字风格的力量，他的笔调是揭露式的，用极具自信的口吻为读者拨开表面现象的层层纷乱，直指其背后的真理，丝毫没有怀疑，也无须讨论。

他从历史中看出明确的道理和秩序，很多人被马克思的这种风格震慑，成为他的信徒。当然也有很多人因为马克思的风格感到恼怒，批评他是煽动家。身为曾经的左派知识分子和语言符号学家，埃科非常敏锐地点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成为思想巨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一个风格不凡的写作者。

《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甚至很多人都会背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A spectre is

haunting Europe—the spectre of communism）。幽灵，这个悬疑的字眼，瞬间就抓住了读者。接着，马克思又以雄辩的姿态告诉我们这幽灵是什么。凭借强而有力的风格，《共产党宣言》在短时间之内激励了很多人，让他们觉得自己看见了真理，看见了历史的规律和方向。

《共产党宣言》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其重要性和它的文字风格关系密切。不过《共产党宣言》的风格其实不同于马克思的其他文章，和它相比，《资本论》更复杂、晦涩和暧昧。《资本论》的文字绝对不是干净清澈的，在《资本论》中，每一个字的背后仿佛都拖着另外一长串没有写出来的哲学前提和论理，仿佛每一句话都是勉强从意义的深渊里拉拽出来的一条大鱼。

总结

《共产党宣言》的成功使许多人相信马克思已经证明共产主义是历史的真理，历史中必然会诞生共产世界。这样一股力量使得原先非常素朴的共产主义的梦想，加上了马克思的名字，也加上了科学的“保证”。

这就是为什么从19世纪到20世纪，会有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同时有些共产主义革命即使不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发生，但革命者们仍然奉马克思为“宗师”，并将自己的革命冠上“马克思主义”的字样。

马克思的科学主张一方面促成共产主义革命实现，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却不在资本主义的阶段后发生，这又违反了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阶段论。他的预言具有太大的力量，反而使预言的另一面没有办法实现。

29. 马克思的预言为何没有实现（二）：非资本主义国家揭竿而起，资本主义国家调整行动

《共产党宣言》对无产者的鼓舞力量

在行文的风格上，《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截然不同。所谓马克思的写作方式比较接近《资本论》，这种风格源自他的思考方式。当他思考一件事的时候，几乎都是先用三句话对主要的名词与概念进行定性的解释。然后在这三句话当中，又会衍生出另外三项需要被定性、解释的名词及概念。他所受的哲学训练使他无法让任何概念在句子里草率地敷衍过去。

但《共产党宣言》是个例外，这篇文章是特殊条件下的偶然产物，因为他在动笔之前就把这份文档定位为宣言，设定好只呈现结论而不罗列推论的过程，也设定了要采取小册子的版面形式，以及篇幅容量等，因此马克思不得不将他平常一定会提到的内容、必定会采用的迂回曲折的句子都删除了。

勉强把自己的想法塞进小册子里而写出的内容，也意外地塑造出马克思的刻板印象。许多人通过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认识了马克思，以行动或是思想聚拢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身边。通过《共产党宣言》，他们看到一个充满号召力、擅长鼓动人心且有魅力的行动领袖。

的确，《共产党宣言》是一套彻头彻尾的行动纲领，它宣告历史演变有一定的规则可循：借由过去的演变轨迹，我们确认历史的演变方向，接下来，历史必定进入工人阶级与资本家进行殊死决战的时代，而且工人终将获得胜利。倘若工人失败，表示历史被延迟了，所以应该要站出来，付出血汗，努力奋斗，勇敢地促成下一阶段的历史的顺利到

来。

这既是鼓舞，也是威胁。工人有机会将世界带往下一个阶段，成为社会的主人。但如果你不奋斗、不努力，导致现阶段的历史遭到延迟，受苦最深的也是工人。工人有机会在自己这一代凭借着自救进入天堂，那是一个此刻的天堂（paradise now），而且是世俗统治下的天堂（paradise in secular rule），不必等到末日审判，也不必乞求耶稣基督的救赎。但倘若你不想办法让自己通往天堂，你就会一直留在地狱里受苦。这种一边是地狱、一边是天堂的绝对差异，保证了工人应该有的选择。

工人们为《共产党宣言》所鼓舞，接受了他的预言。不只是工人，只要是无产者，或他感觉到被富人、贵族及有权力有财势的人所压迫，都会被《共产党宣言》所鼓舞，也都会接受马克思的预言，自然期待《共产党宣言》的作者能够挑起领导运动的重任。

不过必须说明，马克思不是适合走入群众、组织群众、说群众语言并带领群众战斗的人。在这方面，他的朋友恩格斯还比他有经验，也比他有资格，至少恩格斯还管理过家里经营的工厂。套一句中国古人的话："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马克思真的连家里的事情都管不好。

在人际关系上，他也不曾有任何值得称许的成就，他主要的时间都用在读书及思考上。他与社会最直接密切的接触不过就是担任记者的经验。连他在担任记者的时候，他所写的文章都比我们一般预期在报纸上看到的文章更复杂艰涩。但是，因为他对历史及社会的思考，因为《共产党宣言》，这样一个人被推上了群众运动的最前线。

共产主义的提早到来，是历史的"倒错"

《共产党宣言》里以口号式简单语句所写的内容，不符合马克思普遍的思想风格和表达方式，完整的表达则是在《资本论》里。可是后来主要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两个大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社会状况，与马克思在写《共产党宣言》以及后来写《资本论》时所看到的英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及相关的欧洲其他国家正在发展当中的资本主义，其实完全不一样。

俄国和中国并未发展出发达的资本主义，以任何标准来看，都不能说1917年的俄国或1949年的中国是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按照马克思的标准，首先必须确认资本在这个社会系统占有主宰的地位，才能确定资本主义的系统，这才是马克思分析的起点。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交错：自认为完成马克思式的共产主义革命、将资本主义消灭的这两个社会，其实并不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同时，因为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也就不需要消灭资本主义，亦无资本主义作为反抗的对象。

所以在此情况下，我们看到的事实违背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科学定律。这两个社会是先发展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的情况下走向非常不同甚至是独特的道路。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就遭遇到因为资本化不足，所以尽管国家一直努力推动工业化，但国家的资本体系无法支撑下去，因而导致生产严重不足的情况，只能勉强维持高科技和军事工业发展的表象。然而由于底层投资不足，资本并未形成足够的力量，这种表象就快维持不下去了。及至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进行的改革，必然要尝试利用私有化、个人化，甚至是自由化，增加苏联社会的生产动机。

然而一旦开放便一发不可收拾。苏联先是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从1917年到1991年这一段长达70余年的时间内，苏联尝试了共产主义的各种实验，但它的基础是一个尚未经历资本化的经济体系。于是这种情况持续到1991年，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权瓦解了。在瓦解的过程中，这个国家才试图重新去建立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里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

直至今日，俄罗斯仍然处于非常奇特的生产体制。这与我们过去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马克思分析的对象非常不同。

在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发动了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并且成功了——事实上从来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却先成功打倒了资本主义——从马克思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倒错的发展过程。

相当程度上，马克思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那些真正有资本主义秩序的地方——因为苏联的例子而被当作笑话，他们说马克思的理论最后竟然实现在一个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出现了共产主义，这与马克思原来所设想的完全不一样。

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瓦解的预言产生的一股力量，它想要让预言加速，却出现在根本不是马克思认为的资本主义应该瓦解的地方。

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整行动：资本家与劳动者身份的混淆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预言之所以并未实现，是因为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后来的美国，这些原来马克思认定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地方，由于马克思的预言，刺激资本做了相反的事。资本家探索各式各样的办法，推迟马克思的预言可能实现的时间或可能发生的概率。有很多做法都不是马克思当时可以预见，甚至不是他可以想象到的，但是这些做法相当程度上都能追溯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必然引发瓦解的分析，以及通过分析所得出的预言。

马克思清楚地推论，整个资本市场是高度复杂到会出现无法承担的债务系统，这个系统建立在极度不稳定的基础上。利息用未来的生产价值增生作为保障，可是未来价值增生在资本的运作下一定无法赶上能够支付、已经承诺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预言必然会发生，工人将会越来越多，资本家越来越少。

因为无法解决债务关系，所以更进一步，小资本家们也会濒临破产，也就只好把自己的小资本再卖给大资本家。此时工人人数越来越多，大资本家基于掌握生产工具而能够对工人所施加的剥削也就越来越严重。这与资本家的心肠好坏、仁慈或残忍毫无关联；之所以发生剥削，在于资本运作当中的债务必然赶不上利息和资金的成本，所以资本家只好进一步去压榨劳动者，劳动者的酬金也就越来越低。

所以马克思的预言非常清楚，一是资本家会越来越少，所有的资本会越来越集中。这些资本家为了实现放在资本利息中的未来利益，让未来的价值增生能够赶上对资本利润的预期，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残酷。他们握有越来越多的资源，所以可以更加残酷。相对而言，劳动者的处境只会越来越糟。到了相当程度，当劳动者的处境已经低于劳动再生产的条件，劳动者不是开始生病，导致生产力快速下降，就是一定会愤而反抗，掀起革命。在这一连串的推论中，马克思预言最后这些劳动者包裹着越来越少数、越来越孤立的资本家，势必会推翻资本家和资本系

统。

这是马克思历史预言的图像，但是稍微比较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历史预言与发生在苏联或中国的情况，其实截然不同。马克思的理论全都围绕着工人与劳动者，和农民并无关系。《资本论》关于处理土地和地租的方面，事实上从未真正完成。所以马克思并未阐述关于土地、地租及资本主义瓦解之间的关系。最关键的一点，如果没有工人和生产工具之间的特殊关系，亦即资本家控有生产工具，进而促使工人变成劳动者，也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处境。

在此情况下，马克思提出了这个预言，而当预言看似开始部分实现的时候，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却因为马克思所提出的警告，做出各种对应的调整。一个关键的调整反映在马克思预言当中最强而有力也最有威胁的部分，即资本主义的系统里开始产生混淆劳动者身份——尤其是混淆劳动者与资本家身份的各种不同的做法，用这种方式大大缓和甚至部分逆转了马克思预言会发生的状态。

何谓混淆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身份？有一种办法就是改变他们之间的数量比例。最简单的一件事是开放资本市场，让一个更普遍的资本市场能够形成，让更多人可以进入资本市场，成为大小规模不一样的资本家。从19世纪到今天，其实这个调整非常明显，而且非常成功。

以往工厂由大资本家所建设，这些人才会具有那种为资本家及资本辩护的态度。可是到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想法变得非常普遍。很多人即使自己从未做过任何投资，但在分析这个经济体系的时候，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资本家有所贡献，因为资本家必须承担风险。倘若再一步细分，由于必须配置资本的管理人员，所以这些管理者们也有所贡献。如果没有资本，怎么能产生事业？没有事业怎么能赚钱？怎么为工人提供工作？

容我再强调一次根本的观念：

首先，当马克思在厘清资本家与劳动者剥削关系的同时，他探索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分配。马克思理论向后推演，绝非意指资本家没有资格获取任何事物，而是指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为什么大家会理所当然认为出钱的人应该分配到更多利益，而不是出力的劳动者。

从马克思思想理论延伸出来，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比例应该如何制定。其中当然涉及何谓公平与正义。

现在我们很多人不是曾经意义上的劳动者，而是劳心、脑力的劳动

者，譬如涉及著作权时。如果这时有人告诉你一家出版社既出了稿费和版税，也支付了书籍的印刷费及发行费用，那么它当然有权利得到所有生产出的有价值的东西；作者没有任何权利，因为作者已经拿走版税，所以就不应该拥有著作权。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可是很多人在思考资本家与工人如何分配利润的时候，就好像陷入这样一种态度与逻辑——认为那是正常且应该的。所以，如何在资本与劳动之间进行利润分配，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其次，我必须反复强调，我们现在这种状况与马克思当时的情形有着很大的差别。当时你可以非常清楚地分辨谁是劳动者、谁是资本家，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身份完全不可能混淆。可是在100多年之后，我们进入了新的状态。这个新状态使马克思那种尖锐的分析不再完全适用，但并不表示马克思所提出的分析方法完全失效。只不过我们每个人现在既有可能以劳动者的身份领取薪资，也有可能以投资者的身份——以类似资本家的身份——获取资本利得。在这当中，虽然你我只是个人，可是在关联到不同角色的利益时，我们会做出不同选择。

马克思的论理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分析自己：我们在做不同判断时，究竟是以何种身份为出发点？当然不是只有劳动者与资本家如此截然划分的两种身份，这两种身份现在也许变得像是一组光谱，但这光谱的两端必然还是存在的。

30. 马克思的预言为何没有实现（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仍在扩张的资本主义

扩大财富变资本的可能性，混淆资本家与劳动者的身份

资本主义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调整，其中一项是扩大财富变成资本的可能性，不论财富多寡，每个人都能够参与，把个人财富变成资本。

什么意思呢？例如以往一个工人一年只能储存20元，20元有何作用呢？20元不足以购买机器设备，一台机器可能需要20万元资金，这与工人的收入完全不成比例。所以坐拥20万元的人可以将财富转型成资本，但工人的钱太少了，少量财富不可能转化为资本。工人和资本没有任何关系，工人绝对不可能参与资本的形成，也就不可能变成资本家。

可是现在出现了不同情况。以马克思的理论来说，我们创造了一个系统，几乎让所有财富不论多寡都可轻易地转换为资本。例如，现在不论你领多少工资，基本上你不会把工资藏在床底下。你甚至看不到你的工资，因为它会直接汇入你的银行账户里。

你的银行户头是数字形式的财富，以银行账户作为它的储存地。一旦薪资汇入你的账户里，这就是银行可以运用的资本，根本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银行可以直接用你的钱去做各式各样的运作，借给不一样的人去做资本投资。银行唯一需要做的是付你利息。

在此情况下，虽然你是劳动者，但你随时可以介入资本市场。你也可能处于部分被动的资本市场：是银行把人们存入账户里的钱汇集起来，再去做各式各样的投资。银行可能用100元投资获利15元，然后分给你1元或者2元作为利息。

你也可以主动积极地去参与并介入资本市场。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是买股票。买股票虽然也有一定的最低限额，可是现在这个最低额可以低

到几十元人民币，可以让你只买一点点股票。但是，只要你入手这一点点股票，你的身份就改变了。

所以今天所创造出来的这套系统里，不论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多寡，它们都主动或被动地变成了资本。所以当你在赚取工资的时候，你是劳动者；工资进到你的账户之后，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你变成了投资者，也就是一个微型的资本家。所以原来马克思预言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必然有冲突，到最后劳动者必然会起而推翻资本家，这件事情就被缓和了。

当然这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只是被有效地缓和了。因为我们一方面身为劳动者，另一方面，我们有一小部分的资本家性质，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会调整不一样的身份，从不同身份去思考利益的问题。你作为劳动者可能面对的问题经常可以在你身为小型资本家时，在参与资本运作的过程中得到补偿。

有的时候，单纯作为一名劳动者，如果要求加薪得不到满足，你会支持罢工。可是现在不必然如此。即使你的公司大幅加薪，你作为劳动者，也不见得欣然同意，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同时是这家公司的股票投资人，那么此时基于这两个身份的利益考虑会相互冲突。

今天，劳动者和资本家并非决然对立，甚至在自然人的身份上面可以结合为一。这是100多年来，为了防止马克思的预言实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做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

绝对劳动价值的持续增长

不仅如此。关于为什么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还必须看到另一项历史因素，即100多年来，劳动的绝对价值一直在增长。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所谓劳动经济，其中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把人转换成劳动者借以提供劳动力。资本主义的根源是生产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将人变成了劳动者，从原来的工匠经济转型成为劳动者的经济系统，形成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或者分离。

用这个定义来看，100多年来我们看到一个重要变化，即劳动经济持续扩张。以更简单的语言来说，就是从经济生产的角度来看，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英国的纺织业机械化了。原本纺织是由人来操作的，现

在改由机器纺织，但这种变化不会只停留在一个领域或一个地区。以英国社会而言，紧接着发生了机器扩大运用在纺织业以外的生产领域。

以机器纺织的做法，接着又会传播到其他地方，包括英国以外的国家及社会。机器纺织传播到哪里，那里的人就会被改造成工人、劳动者，因而这个地方的经济体系也就被改造成劳动经济。原本织布的人从制造布匹的工匠变成为领薪水的工人，因为他必须依赖机器。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机器持续扩张到全世界各地。机器每在一个地方运转，原来的工匠系统及制造业就全数瓦解。瓦解了之后，这些人就在不一样的地方及领域转型成为工人。变成工人之后，就被纳入工厂体系内，从而产生马克思所说的变化。此一变化就是他们都成为劳动者，于是他们的劳动剩余价值都能被运用，或者应该更直接地说——被剥削。

为什么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他的预言没有实现？因为世界作为工业化、资本化的范围和领域，资本一直在扩张，资本化一直在发展。某个地方资本增生，这里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到达了不容忍耐的程度，可能会产生危机时，他们将会在新的不同区域，把另聚集的一批新的人口改造成劳动者，使其依附在机器上，于是又产生了新的劳动剩余价值。

以世界为规模，我们看到这100多年来，劳动经济持续扩张，不断有新的劳动力加入，有新的人口被转变为劳动者，所以也就一直有不断增加的劳动剩余价值可以被剥削。在此状况下，资本系统不会停滞，因此始终没有走到马克思所预言的境地。

“满足”的劳动者

《资本论》第三册阐述了，这种爆发出来的劳动剩余价值应该如何分配。我们看到的实际分配情况是劳动的剩余价值进入资本家手里，资本家取走一大部分，剩下来的一部分进入国家及政府的体制里。然后政府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收集这些劳动剩余价值，例如控制公司、控制工会等。

进入国家的部分，只有少部分真正留在工人身上。可是，仅是这非常少的部分，相较于工人转变成劳动者之前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如果用

货币来计价，还是增长的。

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瓦解和崩溃，原因在于这些劳动者所分配到的绝对生产价值，足以让他认为自己的生活改善了。

这是一个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与马克思原来分析的最大差别是，马克思观察的是个别、单一国家内部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可是马克思看不到在他之后的时代，资本的系统不是以国家作为单位，而是以全世界作为它的范围。

所以当比较先进的资本体系当中的资金成本高到一定程度、无法解决的时候，会有外围的新的劳动力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投入进来，达到平衡。再发展到大一点的面积、大一点的区域，等到又开始出现瓶颈及问题时，还有更外面的区域又被收纳进来，如此循环往复。

如此100多年的时间里，这一波波资本体系不断地扩张，到现在为止仍没有结束，它仍然在变化过程当中。然而，每到一个地方，在封闭有限的系统里，只要时间一久，资本一定会出现问题——这个基本逻辑在这100多年来，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31. 马克思的预言为何没有实现（四）：劳动者被弱化的“被剥夺感”与资本家的无偿占用

绝对价值的增长与被弱化的“被剥夺感”

人口转换成劳动力的过程，资本体系很容易可以争取到时间。为了解释这句话，举个例子：比如有一个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不会有太多的剩余；就算有剩余拿去出售，以货币计价，一家人努力耕种了一年，多生产出来的农作物全部卖掉，也许只能赚得3000元。

此时，如果他家里有一个儿子，等到他18岁的时候离开了农村，到都市去当工人。先不论他的待遇及处境如何，一年结束后，他可以带回家里、他领到的工资也许是2万元。所以相较之下，他们会觉得这是“有所得”。

在有所得的情况下，只要这个所得在货币计价中是增长的，工人或劳动者就会觉得被转换成工人这件事情很合算，不会抗拒这样的转型。他甚至还会感激成为劳动者的这种身份转换的机会。

在绝对的待遇用货币计价的情况下，如果货币增长，劳动者就能够容忍，也不会去计较那种相对的“被剥夺感”。譬如，上文提到的农户所得，在一年内，他们的收入从3000元变成2万元。但是，雇佣这户农家的小伙子的老板、资本家，在同样这一年里，因为控制了生产工具和生产程序，雇佣连同这位小伙子在内的一批工人，在同样一年里，他的利得可能从20万元增长为800万元。

此时的工人不会太在意，也不会去想自己的所得从3000元增长至2万元，而资本家的利得却从20万元增长至800万元，这到底公不公平。关键在于，因为工人感受到收入增长，所以相对而言，他的被剥夺感不

会那么强烈。

但马克思强调：这种状况不一定会维持很久。因为从中产生的劳动剩余价值在增长上有其限度。到达一定程度之后，机器无法更新，技术无法进步，市场无法扩大，于是增长就开始停滞。如果这时候你发现自己的收入增长不再是从3000元变成2万元，而是从2万元变成20100元，资本家的增长却从800万元大幅增长至1200万元，那么你心里就会开始凸显相对的被剥夺感，因为你的增长已经停滞。

所以这时，你就会开始质疑：为什么增长中只有100元属于我？为什么老板可以多拿400万元？太不公平了，这中间一定有问题。

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你不能忍受收入只从20000元小幅度增长变成20100元，然而这时又有新一批原收入只有3000元的人争取工作，变成了工人，他们乐于接受工资从3000元增长至20000元。你不想做的工作、你觉得委屈的工资，他们都愿意接受。所以只要一直有新的劳动者加入，在扩张并未停止的情况下，这个系统的危机会一直往后递延。

不断递延的资本主义危机

任何一个地方的劳动经济刚开始转化的时候，都会产生巨量的劳动剩余价值，所以地区经济一定会发生爆发性的繁荣，而被视为这个地区经济的黄金年代。这个经济体的黄金年代过去了之后，它便不可能以这种速度继续增长，便开始停滞。

于是这种爆发的动能就转移至其他地方去，靠着其他地方所产生的新的劳动剩余价值来投入、补贴原先的系统。这是100多年来的趋势。所以现在，我们面临困境，越来越不确定全世界还有多少劳动力可以被压榨出来，还有多少人口可以被转型成劳动力。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平均工资开始提高，所有人就会开始寻找下一个可以提供人口使其转换为庞大劳动力的地方。

上述情况证明马克思理论中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下，最根本的、真正能够创造资本价值的，仍然是劳动及生产。

100多年来的变化发展提示我们，如果没有新的劳动力，没有新的劳动者的投入，这个世界的经济就会陷入停滞。不论你的金融体系多么

健全、投资方式多么智慧，只要没有新的劳动者、新的劳动剩余价值投入这个系统，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系统陷入危机，世界的经济就会下行，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

另一件事情，马克思也告诉我们，如果这个系统穷尽它的劳动力，就会使得资本家与劳动者固定关系僵化，进而导致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至于系统没办法维系下去。

一旦理解了马克思的预言，也就不能说这个预言并未真正实现，事实是，这个预言的实现时间一直在往后递延。我们并不清楚这个系统到底要扩张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再也无法扩张，也不清楚何时会到达马克思当时的预言所基于的前提——这个系统穷尽了它的劳动力开发。

此处还涉及一个关键但同时非常敏感的问题：人是如何被转换成劳动者的？人被转换成劳动者的可能性究竟有没有差异及限制？

马克思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面对的英国现实是，从圈地运动开始，农场主靠畜养羊收获了大量羊毛，因此开始有机器突破、工业化突破，而英国原来的农夫则很容易被转换成劳动者、工人。但是在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扩张过程中，我们又发现这种资本、机器及生产系统的扩张在不同地方，会得到不太一样的结果。

举例来说，非洲人口非常多，可是却很少有人认为，如果当下中国的劳动市场扩张停滞，大部分的生产会转移到非洲。为什么？人变成劳动者的转化过程，还需具备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涉及社会组织及文化的因素？这都是关键且重要的问题。

递延资本主义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无偿占用（成本外部化）

马克思预言没有实现的另一项原因，其实已在他的理论中提出。马克思提到了一个重要观念，他将其称为“无偿占用”，这是递延资本主义危机的另外一项重要因素。

何谓无偿占用？简单来说，资本主义的系统不是一个诚实的系统。所谓诚实的系统，是资本投资在生产的过程中，扣除掉成本之后，产生了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家把劳动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予以占领、剥削，

变成利得，是依照这样的流程运行。

这是我们谈论资本主义时最基本的描述。我们这样描述的对象是诚实的资本主义，可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却并非如此。在诚实的情况下，资本家的利得绝大部分来自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所以工人知道自己创造出了多少价值，也知道除了自己得到的维系劳动力再生产的必需份额，还有少数其他本来就要付出的代价之外，其余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夺走了。

在这样的分配情况下，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会非常紧张。可是紧张的关系可以在现实当中被缓和，那是由于资本主义不诚实，他们用很多无偿占用来降低成本。降低成本的过程中，并不增加对劳动者的剥削。

无偿占用，在市场经济学里被称为“成本外部化”，意指本来是你应该付出的成本，你却找到一种方法，让别人去支付。

100多年来，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中，最明显的无偿占用就是污染所带来的成本。资本所使用的空气、水及自然资源，已被改变和污染。然而资本运用这些资源时，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使用了这些资源之后，也没有把它们还原。

这些成本外部化的效果有多大，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火力发电。火力发电如何计算发电成本呢？首先要计算的是如何建造这家发电厂；接着计算花费多少人力成本来运作发电厂；再下来，必须购买煤炭或天然气；从煤炭产地挖掘这些煤炭，接下来又会产生运输成本，才能将煤炭运输至发电厂；然后在烧煤或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产生电力。

所有成本计算完成之后，你就会知道生产一度电的成本是0.5元。因为成本是0.5元，所以可以用0.7元的价格把电卖给使用电力的人。这称作合理的生产、合理的交易。

但在这中间，你漏算一件事，那就是在生产过程中，你必须使用空气。而你运作发电厂的时候，空气被污染了，进而产生了危害性，包括视觉上产生的雾霾，以及其他许多人健康方面的损害。

如果以上述方式来计算发电厂的成本，此时它一度电的成本就不可能是0.5元，也许会变成2元。所以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每度电有高达1.5元的成本被外部化了，意味着它被所有人以及环境、社会来共同承担了。

资本主义在这100多年来，不诚实地设计了太多类似上述的无偿占

用、成本外部化的方式，盗用且掠夺了各式各样的资源。而被掠夺的资源则被拿来弥补那些无法承担且过高的资金成本。由于无偿占用，资金成本就被降低了。

因为这样的因素，它产生的效应也会让资本体系取得更多的资源。由于这些资源，原本预期必定一步步走向困境的那一刻会再往后延迟。但是，也和一直扩张劳动经济一样，只是把问题往后延，并未真正解决问题。马克思所分析的那个无法解决的复杂债务结构，仍然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运作体系当中。

32. 马克思的预言为何没有实现（五）：资本家无偿占用的类别

本节继续解释何谓无偿占用。在此之前必须先澄清一点：这里并无将马克思塑造成一位先知的用意。我们用现在的例证去说明到底什么是无偿占用，并不表示马克思在19世纪时就已经发现环保及地球能源的问题。

对技术能力的无偿占用：以从手写稿件到打字为例

马克思讲述无偿占用时，提及了一个关键现象——技术能力被资本家无偿占用。在劳动者形成、劳动转换的过程中，一个人变成工人，其实并非理所当然。

为何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我们并不看好非洲的发展？为何我们不预期非洲会像亚洲或其他地方那样产生巨大的劳动经济变化？为何非洲劳动转化的程度那么低？又为什么在历史上，英国迅速且成功地出现了劳动者，把人变成了劳动力？

一个人作为农夫或工匠，他原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但是现在要把他变成工人，他必须学习，必须具备操作机器的能力。这种转换过程由谁推动？成本由谁支付？在付出成本、具备这种转换能力之后，成本支付者能够由此转换过程获得什么？

容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清楚的例证。在2000年，我在台北接任《新新闻》周刊杂志总编辑，在职时间4年半。刚接任时我写稿的速度非常快，因为我是用手写的。手写稿交出去之后，周刊编辑就会把稿子打出来，变成可以印刷刊登的铅字。

到了2004年，我记得我在卸任总编辑前的最后一期杂志投了3篇稿子，但这3篇稿子跟我刚进杂志社时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没有任何一篇是手写的，都是由我自己打字。

我们这辈写新闻、写稿的人，都经历过这种转变——刚开始我们用手写，这是我们的技能，慢慢地没有人为我们检字排版了，所以我们必须练习如何将笔放下，转为以键盘打字，培养新技能。报社、杂志社省掉的这份薪资，转换到哪儿去了？

在我们养成新技能的过程当中，需要花时间，经历重重艰难，并不断地练习，甚至必须承受一种心理代价——我们将被会打字的人瞧不起，必须承认自己正在努力学习新的“把戏”。

如果学不到这样的新把戏，会发生什么事？培养新技能后，成为可以自己利用计算机写作的人，却没有任何补偿或奖励。报社、杂志社、资本家，他们省掉了打字人员的薪水和成本，可以转变为我们的工资吗？不能。反而变成另一种情况——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就会被淘汰。打字转变为新的拣选标准：你不会打字，就等着被淘汰。

按照马克思的论理，许多人在转变成劳动者的过程当中，首先，当他进入工业工厂的生产环境，他就必须适应新环境，培养新技能。更何况身为劳动者，他也不断被要求升级，重新打造、增进自己的技能，但这些技能却被资本家无偿占用了。无偿占用意味着不会因为他增加了新技能，其劳动剩余价值的分配就会随之增加。资本家将这件事视为理所当然，导致后来连劳动者自己也这么想，他可能会说：“你要做这份工作，怎么可以不会打字呢？”以马克思的观念回到他所处的环境下，他特别提出了资本家对劳动者在这方面的无偿占用。

对提高工作强度的劳动的无偿占用

另一项无偿占用不易于讨论，因为它无法量化。

譬如一名工匠在工作时有一种自由，可以决定自己想生产什么及生产的程序；可是到了工厂里，生产计划由资本家规定。

作为工匠，他本可以决定在工作上投入多少时间，同时也可以决定投注在工作上的强度和专注度。可是当生产工具从工人手里被夺走，转变成由资本家来做决定，那么资本家站在资本增值这个单一的价值评断

上，就会想办法确认工人生产的紧张度是否到达最高点。

资本家购买了机器，建造了纺织工厂，工人就要配合纺织机和纺织工厂去工作。资本家会用何种方法来调整机器运作的速度呢？在他决定的范围之内，他一定会尽可能把它调到最快，因为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最大利益。同时也意味着即使工人仍和原先一样工作8小时，可是这8小时的付出在速度调快之后，也与原来的情况不等值。假设这台机器原本的运转速度是一分钟转3圈，经过调整后，它的满负荷是一分钟转6圈，情况就显而易见了。

那么，工人领同样的工资，同样付出10小时的工作时间，可是实际上创造出来的劳动价值却变得不同了。这份劳动价值，资本家并不会分配给工人。资本家的想法一定是他有充分运用工人劳动时间的权利，这么做才不会让工人占到自己的便宜。然而一分钟转3圈和一分钟转6圈，这中间工人所提高的工作紧张度及辛劳，却被资本家无偿占用了。

要计算这种无偿占用非常困难。但按照马克思的推论可以理解，的确存在着这种借由机器的介入和控制，促使许多劳动者投注越来越高的能力和专注力在工作当中的情况。

对劳动者教育成本的无偿占用

资本主义榨取很多无偿占用，且利用无偿占用的形式也越来越厉害，劳动力的质量、劳动能力一直被要求提升，可是提升劳动能力的成本，却在资本主义系统中被资本家外部化了。

美国曾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2011年“占领华尔街”的时候，那些年轻的工作者也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与抗议。但是在美国，有个问题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美国的教育在市场经济完全笼罩的情况下，也变成了一种商品。

教育交易是商品，我们从商品的角度来看，很容易看出这个过程中不平等的部分。举一个非常普遍、接近事实的例证。如果你在美国没有大学学历，只有高中学历，你能找到的工作的平均年薪大概是15000美元。你得到了大学的学历之后，你能得到的平均年薪会提升到25000美元。此时你觉得这是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获得大学学历。

可是如果我们把大学教育直接就当作商品，我们问：这样的一个商

品要卖多少钱呢？我要付出多少代价，才可以受大学教育，领到一张大学学历证明？4年的受教育费用，很可能是15万美元。这个价格，是你用来投资自己的。

这个说法似乎没有问题，每个人都要投资自己，可是你的投资的回报率如何？我们看到在美国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这些受高等教育的人在购买教育、投资自我的过程中，都得先借钱。向谁借钱？向银行借钱。于是他买到了这样的能力，可是资本家绝对不会按照你所增加的教育商品的成本来给你支付工资。资本家愿意支付给你的，不过是平均一年比一个高中毕业生多1万美元的年薪而已。也就意味着，在受教育过程中的贷款，必须要用很久很久的时间，靠你自己来偿还。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偿占用中的一种占用。你的教育水平帮你所提升的能力，直观地反映在你能提供的劳动质量上。但是这个成本，资本系统、资本家可不买单，而是让劳动者自行承担，这是一种无偿占用。

这种无偿占用的形式十分普遍。从马克思的时代到现在总共100多年来，劳动的人力水平提高了多少？仅仅凭借这方面的无偿占用，就帮助资本主义省掉许多成本，让资本主义可以更进一步运作和维系。

既然可以运作和维系，那么马克思的预言就没有实现。而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马克思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可以用这种方式不断扩张，在扩张的过程当中囊括越来越多无偿占用。既然它是无偿的，甚至可以推回劳动者身上，资本主义就不会像马克思原先预言的，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遇到无法解决及承担的内部债务关系所带来的致命压力。

33. 马克思的预言为何没有实现（六）：我的专利，只值一笔工钱吗？

无偿占用使得资本系统不断扩张。马克思在他的思想里已经提出无偿占用的作用，但是，显然马克思没有办法预见资本主义系统后来会发展出多少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无偿占用。

对劳动者专利的无偿占用

说起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谷歌、苹果或微软。这几家公司为什么这么有价值？因为这些公司都可以被称为专利收藏家。我们算不出来，甚至很可能连这些公司内部都算不清楚，他们究竟拥有多少专利。因为专利多到这种程度，所以这种公司随时都有律师在打专利官司。

专利非常重要。拥有多少专利，在现在的资本运作系统中可以证明你能够以垄断的方式取得多少利益。

专利为什么和无偿占用有关呢？以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来看，他一定会问：为什么这称为“苹果的专利”“谷歌的专利”？这些专利从何而来？明明是劳动者设计、发明出来的，为什么全都变成苹果、谷歌的了？因为在劳动过程当中，资本家用“偷天换日”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偷走了。

第一种方式是组织的力量，强迫所有为它工作、领取工资的人，把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事物自动转变成公司的财产或专利。从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这怎么会是无偿占用？公司付出了工资，可是公司给你的工资并不会依照你究竟创造出多少专利来支付，公司给你的是固定的工资，一笔固定的工资就收买了你所有的能力以及你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这当

然是无偿占用。

另一种无偿占用更加复杂。在这个架构下，它分成各种不同的专利，使得你发明的东西不可能留着自己用。这不只是因为公司付给你工资，而是因为在这个架构下，你所创造出来的任何单独发明的价值都在这个系统里。想象一下，你在苹果公司里，你的发明一定是镶嵌在极为繁复的手机生产过程的一环上，离开了这个结构，这个专利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回到马克思的思想，这就意味着人的能力以及人通过自己的能力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最后所产生的价值增生，与真正的创造者无关，全部都被资本家占有了。

资本家为什么可以收走这些专利？他们收走所有专利后，任何个别专利都变得无效了。整个系统控制在资本家手里，你无法为自己的能力定价。所以你耗尽心力地发明，但是你的发明只能卖给苹果，因为你自己永远不可能拥有一家手机制造厂，也绝对不可能去重建一套手机制造的程序组织。所以只要资本家把所有专利都控制在手里，所有专利就都会变成他的无偿占用，而占用越多，他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低。

100多年来不断产生新形态的生产环境、生产目的，还有对生产工具的控制，资本在这些方面从未放松过，事实上还在不断收紧。从生产工具的控制进入生产结构的控制，通过对生产结构的控制，进行无偿占用；再由这些无偿占用所得到的庞大资源，维系资本体系。

关于马克思的预言之所以没有实现的总结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当我在解读《资本论》时，我的重点并非一边倒地为马克思辩护。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必须清楚地了解，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经济现象会有需要借用马克思的思想才能看到的解释。

言归正传，来探讨一下为什么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

首先，因为马克思的预言本身造成了某种为了促进它更快发生而产生的连带效果。例如在俄罗斯爆发的革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竟然有了共产主义的革命，这就使得马克思的预言里必须经过的所有步骤都被打乱了。

其次，马克思的预言所带来的危机感，让资本主义体系针对这个预

言进行了一番重要调整。

其三，这个体系在过去100多年中，一直到现在仍然在扩张。依照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必须说，这个资本体系并没有走到尽头。因为马克思的预言，就是建立在劳动者所产生的价值增生是主要的价值来源上的。100多年来，一直有更多劳动者产生更多劳动剩余价值，被资本系统剥削。所以我们至今为止，还没有看到那个终点，那个不会再有更多劳动者投入这个系统的终点。

其四，资本主义系统有很多“把戏”，这种“把戏”的核心可以总结为无偿占用。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体系一直用不同的方式把成本往外推。譬如推到环境，推到社会大众、社会安全、社会生活之上，以及教育的投资、国家的政府体系里。它用这种方式，得到众多无形、无偿占用的利得，靠着这些利得，这个系统握有更多资源，如此一来，它便有充分的条件继续维持。

为什么不能抛开马克思来讲资本主义？

必须再次回到最根本的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先讲马克思的这个预言，然后说马克思这个预言没有实现，接着再探索马克思的预言为什么没有实现呢？为什么不直接讲述资本主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为何要重新思考马克思的论理？

首先，马克思的理论不是提出一些零星、片段的洞见及观察，他建立了一个庞大又完整的结构，这个结构和当前的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对照。我们学习了马克思的结构，得到不一样的眼光。这种眼光所分析的概念，不只在马克思的结构下有效。一旦我们在马克思的结构下理解了这些观念的意义，就可以在原来的市场经济学之内看到很多市场经济学无法看到或解决的问题。

以脸书为例，这家美国公司是知名的社交网络媒体。社交网络媒体到底是什么？它与好多人都有关系。这些人与社交媒体发生关系，不完全是使用者的关系，更关键或更重要的是生产者的关系。很多人每天在脸书拼命写文章上传至网络，变成脸书上的内容。大约几亿人每天在脸书上写文章，难道他们都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所以有意识地增加内容，让脸书的价值可以提升吗？当然不是，这些人都在无偿帮脸书等社

交媒体生产内容。为什么在没有任何明确金钱收益的情况下，积极地去生产这些内容呢？这件事情应该要被解释。

从马克思的角度，他会观察到什么？马克思曾非常明确地指出一点，也就是我们要区分人活着是作为手段而活着，还是作为目的而活着。作为手段而活着的时间是劳动的时间，有其价格，劳动就是为了要去换取工资。劳动时间对我们而言很重要。

马克思认为我们基本的动向会是想要尽可能缩短这种作为手段——有价格去领取工资、卖给别人——的时间。马克思关心你到底创造出了多少劳动价值、劳动价值用何种方式被剥削，因为他认为如果这些被剥削的剩余价值回到自己的身上，本来你需要工作10个小时来领取的工资，可能只需要工作4个小时就能得到了。如此一来，你就省下6个小时，可以作为目的而活着。马克思念兹在兹的这件事，最终成为他的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最大的差别。

马克思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体系，不应该让你为了金钱可以无限出卖自己作为目的而存在的时间。因为正如康德所说的，人作为目的而活着，这种时间是质量的，而不是数量的。

马克思的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社交媒体占用了人们那么多时间，这么多人愿意去充实脸书等社交媒体的内容，无偿让它们占用你的时间。

因为当你在社交媒体上写文章，你并没有把它当作劳动。你使用的时间是作为人的目的的时间，而不是作为手段的时间。所以你在社交媒体上发的文字、写的内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成为可贩卖的内容。那是你活着的目的之一，而不是你活着拿去换取任何事物的手段。

在市场经济学里，上述情形无法解释和理解。没有价格、卖不出去的东西都没有价值。然而马克思思想却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对大部分人来说，没有价格、不出卖的才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刻。这种时间相较于其他时间，有着质量上的差别，唯有马克思的经济学以这种方式，将质量上的差别予以突显和强调。

市场经济学没有办法解释何谓业余的精神、业余的追求。但是业余的精神、业余的追求不论是在个别还是集体现象上，都如此重要。马克思建立起的系统就是在这种应然价值面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并且帮我们解释了市场经济学里众多无法解释的现象。

第三章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历史观

1.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空想

自从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撰写、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之后，这个世界开始有了共产主义。但究竟何谓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从他和恩格斯开始将这个概念及名词打造出来，共产主义就绝非简单的思维。

共产主义的三个面向

1848年之前，人类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都有简单朴素的类似“共产”观念。这种观念是人人皆平等，不能有悬殊的贫富差距，贫富之间必须尽可能拉近。这种想法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但这并非马克思思想下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产生了三层面向及功能，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套完整的思想，可以从19世纪到20世纪一直产生巨大影响力，乃至直到今天仍然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发挥着它的作用。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三层面向，第一层是作为人类未来的理想，共产主义意味着人类可以在未来活得更好。在这一部分，共产主义刻画了一个理想，它预言300年之后，我们可以摆脱现在我们所厌烦的这些困扰，以及那些带来痛苦的事物，并且能够解决一些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到那时候，我们会活在一个天堂般的境况中。这是对于想象中的未来社会的投射，也就是它的第一层面向。

它的第二层面向与第一层面向相关联，也就是将这个理想图像作为对现实的批判。马克思特别强调他的思想和理论不是空想，他曾经严厉批判与他同时期的一些社会主义者，譬如法国的圣西门、蒲鲁东，马克思将他们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他特别强调他们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对应的是他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描述：虽然有理想且看似乌托邦、天堂一般的那一面，但这并非空想，而是有科学根据的。所谓科学根据，也就意味着他刻画的共产主义的形象，是依据当下现实资本主义所推演出来的，而不是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去空想。

所以这是共产主义的第二层面向：借由推想未来人类社会的面貌，使之作为一面镜子，再回过头来映照现实，尤其是映照出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未来的天堂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为什么今天活得这么悲惨，发生了什么事、缺少了什么样的成分又出现了哪些问题。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对照组存在，利用这个对照组也有的高度理想性质相对照，让我们清楚意识到当下现实存在哪些问题。

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建构的共产主义还有第三层面向，也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往下走必然会到达的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这是必然的结果。这层面向没有那么理所当然。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各式各样的幻想，尤其当你对现实不满的时候，会很容易开始幻想：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令人生厌的老板，我的生活会好很多；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这么拥挤的公交车和地铁，我的生活会好很多；如果这个时候没有那么多人发出吵闹的声音，我的生活会好很多……

当我开始发挥想象力，往往是因为我对现实感到不满，对现实有所批判，才会投射这样一个美好的想象，去构筑一种比较完整及全面的理想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这么做，当然，会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及每个人的动机和想象力，都不相同。

然而想得更具体一些，有多少人会进一步去想：当现实在眼前，而我的想象所投射的理想在另一头，那么该如何从眼前的现实走向理想那里呢？当我们经常维持想象的状态，就必须忽略这些更进一步的问题。

你极度厌恶现实，想离开现况、前往理想的天堂，但中间这条路存在吗？我们到底该如何做才能寻找到这条路？一般在这种想象的思考模式下，我们都会遇到上述问题，但很少人像马克思一样，他在这方面确实极其独特，甚至独一无二。马克思一方面明白表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坏的社会，而且清楚分析资本主义各种不同的缺陷，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如此之坏。这是他解释这个世界的部分。但别忘了，他不只要解释这个世界，他想做的是改变世界。所以另一方面，他要打造一种方法，告诉你如何改变这个世界。

他所建构起来的理论，其独特之处在于告诉你，从当下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中，可以挖掘出方法，一步步让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共产主义道路。我们想要抵达那个目的地，就必须从现实的分析和刻画当中，探索到存在着的那条道路，而且沿着这条道路，运用这种方法，我们就一定可以到达彼方。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再三强调他的理论不是空想。

为什么马克思的理论不是空想？

在马克思的思想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praxis。这个词在中文里非常难翻译，因为它涉及两个方面，一边是批判，一边是实践。praxis也就是批判作为一种实践，或者说批判当中的实践。如果你用对的方式去批判，能够找到现实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并且分析这个问题的来历，同时你就找到了可以实践的具体的方案。

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共产主义会变成人类必然的未来。这就将我们引到马克思说过的另外一句名言，他说，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升起了共产主义。大家可能听过这句话，但是对这句话我们要听得很小心，因为放回到马克思的思想里，你不能简单地看待这句话，也希望不要产生误会。通俗地理解，我们会以为，资本主义被推翻了，就建立了共产主义，这叫作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升起了共产主义。我们想象共产主义是当资本主义消失了，或是资本主义被取代了之后，就有了共产主义，这是一种先后的时间关系。但你要记得，马克思不是这样讲的。当马克思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一种逻辑上的先后联结，而不单纯只是时间上的先后而已。

为什么共产主义不是空想？因为如果没有资本主义，也就不会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历史的层面上，应该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后来因为发生在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再加上20世纪后半叶冷战的结构，长期以来，就使得马克思理论当中这句话真正的意义被搁置了。因为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俄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就直接进入了共产主义，所以就使得共产主义国家不会特别去强调马克思主义里指出的这个必然性。马克思所谓的必然性，不只是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阶段，而且还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出现的，也就是等到资本主义过熟发展，自我毁灭、瓦解之后，共产主

义就会出现并取而代之。

资本主义体系下，与劳动者有关的三大矛盾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会维系不下去？除了我们前面提过的一些想法之外，另外还有一点，它关系到人的存在，关系到资本主义的社会性的重要议题，那就是大部分生活在资本主义环境下的人，需求会变得越来越少，而这些已经变少了的需求，却又会变得越来越难被实现，难被满足。

我们来仔细地解释一下这句话。在资本主义的架构系统下出现了工人，工人是专门为了工作而存在的人。工人或者是劳动者，在马克思理论下，包含的范围到底有多广呢？一定要在工厂里跟机器生产有关的，才叫作工人或是劳动者吗？在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里，还有多少人是马克思思想中说到的劳动者、工人呢？

马克思真正在意的定义，是专业分工所产生的生产环境。工人、劳动者会出现，是因为整个生产环境的改变，生产力的突破，工业化的发展，各种不同机械的产生，于是改造了生产关系，让生产从原来的存在于家户、工匠、工坊中，现在换到了工厂里。人进到工厂变成了工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资本的需求让一个劳动者必须要专心工作。所以工作这件事情以外在的力量，在你没有办法选择的情况下，占据了你生活中越来越高比例的时间。这是马克思所认定的，一个工人、一个劳动者，他在新时代下的一种劳动条件。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比较广义的方式，自己问自己：你现在对于要投注多少时间在你的工作上，有多大的主控权？如果你有很大的主控权，那你就不在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者的范围以内。如果今天你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休息，你投入在工作上的劳动强度，以及包括你每一天、每个星期到底要投入多少的时间在你的工作上，你没有决定权，那么你就是一个工人，一个劳动者。

在工人的处境下，因为资本会一直扩大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所以就会倾向于让劳动者能够不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还有另外一个倾向，就是资本会希望劳动者耗费在工作当中的强度，包括注意力、体力和精神、心智上的投入程度，要一直加强。

在这两种倾向的影响下，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工人、劳动者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就会被训练成一个为了工作而活着的人，甚至不再是倒过来，为了活着而去工作。这就产生了奇怪的状况，生活和你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疏离。你耗在工作场合的时间越来越长，更重要的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付出了所有的心力。

当你在工作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和生产关系会逼着你全力以赴。于是当你从工作的场所离开的时候，你已经筋疲力尽，以至于一方面你真正的生活的时间、属于你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还产生了一个作用，就是对于这种时间应该要怎么利用，你越来越觉得无能为力，也就是你对生活感到越来越陌生。你休息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因为工作所产生的高度专业分工，使得你生活的能力都在不断地下降，不断地退化，不断地消失。

所以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人的需求会越来越少。因为到最后，你的需求就只剩下劳动力再生产的最基本的条件而已，也就是让你明天还能健康地、有力气地回到工厂，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你的需求越来越少，但是你的需求却越来越难以满足。因为即使是这样的一种低度的需求，都在资本利润一直需要提高的情况下，又不断地被压缩。这就是资本主义会产生的一种严重的矛盾。

另外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大矛盾，出现在生产力和生产所得两者之间的关系中。一方面因为专业，因为分工，因为使用机器，劳动者越来越有效率，机器也会在技术的发展上变得越来越有效率，

资本能够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可是另一方面，工人、劳动者，也就是构成社会的消费力量的所有这些人，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能满足需求的手段，却一直在萎缩，在倒退。

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工人、劳动者在工作的环境里一直增加生产，生产越来越有效率。然而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接下来，同样的这一批劳动者，他们却没有钱去买。还不只如此，这些劳动者到后来不只是没有钱去买，就算在他有钱的时候，他也缺乏那样的一种品味和能力，去需求，去欣赏，去享受。这是第二个严重的大矛盾。

第三个严重的大矛盾，就是在分工的架构下，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那么可以生产出维持生活的必需品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应该一直下降才对。换句话说，人可以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工作和生产上，他能去做其他事情的时间，按理说应该是越来越多的。

但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个不正常的制度。它的生产力的爆发以及相应产生的生产关系，产生了巨大的能量，然而这些巨大的生产能量，却是以工人一直被简化作为它的条件的。所以每一个劳动者到后来都变成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说的，他在他的书里援引马克思的这种思想并引申出去而得出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你变得只会工作，除了劳动中所需要的技能，你什么都不会了。

这样的情况从生产方面来说，对资本主义是好事，是资本主义所追求的，也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但是换成另外一个面向，却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因为它让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有效率，但是另一方面，却又让资本主义所生产出来的结果，没有办法被分配，没有办法被享用。

换句话说，一个单向度的劳动者，他不会读书，不会看柏拉图，不懂莎士比亚，不会听音乐，不会看舞蹈，也不会自己想要跳舞，甚至也不会想要去做瑜伽，更不会想要去唱歌，或者是去学习画画。他什么都不会，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种需要，因为他只会上班，他每天就只会工作。在这种状况下，被资本主义所释放出来的庞大生产能力就消费不掉。而且本来应该有的劳动者在时间上的解放，到这个时候也会累积，变成越来越大的问题。

这三大矛盾内在于资本主义，所以资本主义越运作，必然就会碰到越来越大的难关。它的运转一直卡住，所以后来马克思说，你只要看现在资本主义运作的状态，就会知道怎样精确地分析，就会相信如果让资本主义继续这样走下去，必然会走向下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崩溃，然后必然产生共产主义。

2. 资本主义是经济系统，共产主义是社会系统

解放人又捆绑人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的理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不断地发展，自身的这一套经济体系一定会瓦解。而共产主义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必然矛盾上，由此转化出来的。

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需要经过资本主义这一套人类经验。而这个阶段最大的特色是，因为运用了机器，所以人终于可以不需要那么辛苦地和自然搏斗。在马克思的概念中，在这之前的人类历史，一直到封建主义时代，人都把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耗在跟自然的搏斗上。你不能控制自然，所以你必须耗费精神心力，不断地进行生产活动，才能够得到最基本的温饱。

在社会的整体层面上看，这是因为生产力不足，生产仍然是以农业为主，仍然是以小型手工业为主。在那样的环境下，除了极少数的贵族之外，大部分的人是没有任何的余裕可以去享受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人有这样的需求，但没有可以满足这些需求的基本条件，是资本主义产生、带来巨大的革命性的变化之后，才释放了每一个人。

从哪里释放出来呢？从自然的制约里面解放出来。的确，我们看到，我们不再需要有这么多的农夫，不再需要有这么多人从事畜牧业，过去那么多人在自然生产中搏斗，现在不需要了。既然不需要，那么很多的人就可以从这个在自然生产之间密集消耗劳动的状态当中解放出来。

解放了之后，依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为什么一定会崩溃瓦解？因为资本主义要把工人、劳动者训练成“单向度的人”，符合整个资

本体系的意识形态，跟它的价值系统相匹配。工人、劳动者在解放了的生产关系当中，不需要再花这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然而资本主义却矛盾地要求他们不能在工作之外有其他的开发和发展。人得到了这样的一种生产力的解放之后，投入工作的需要必然会降低，就会开始去开发自己各种不同的、多面向的可能。

共产主义理想：人作为目的而活着

朝这个方向看，你才会知道马克思所想象的共产主义，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理想。

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第一，这是一个经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这个社会里有这么多工厂，但是这些工厂不需要这么多的工人、劳动者花这么多的时间工作，它保障了每一个人都有基本的温饱，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共产。因为在平均分配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还是可以得到基本富裕的条件，得以追求多元的享受。

另外，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理想，我们要知道它对应于资本主义的差别在哪里。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系统，共产主义却不是经济系统。共产主义比较接近一套社会系统，或者是更进一步的，它也是一套文化体系。它所产生的作用是鼓励每一个人多元、多面向发展，这是它的理想状态。

第二，更重要的是它能满足每一个人都有的，在生命当中最核心、最高贵，却又最基本、最具体的一种需求，那就是贡献全人类创造的需求。所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为其他人而活着，那是出于你自己的本心，因为你替全人类有所创造，你会得到最高的满足。你为什么不去追求这样的满足？当所有其他的限制都已经被拿掉了之后，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愿意为其他人而活着，从贡献其他人当中得到我们最高的精神满足。

这是马克思所刻画的未来的共产主义。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不是说，大家生产出来的东西全部集合在一起，然后大家再一起分，不是这样的物质性，它不是一个经济系统。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理论下，是一种哲学性的描述、哲学性的思考，意味着回归到我们每一个人，依照马克思的认定，都有这种最根本却又最高级的满足和需求。

人什么时候最快乐？什么时候活得最有意义？什么时候我们得自己活得最像一个人？那就是我发现我有能力创造，我不需要依循着既有的规则，按照规则每一天重复地去做事的时候。只按照规则去做，对我们作为一个人活着来说，是非常悲惨的状态，而更高更好的状态，就是能够创造。而可以比创造本身带给你更高度的快乐的是，当你发现这些创造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而创造时，你会最快乐。

马克思所刻画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但他还要再三地强调，这样的社会不是他空想出来的，也不是他在纸上描绘的一个了不起的乌托邦，然后让人们去寻找和追求。他的想法很明确，他告诉人们，不，这样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就在我们眼前，资本主义继续发展下去就一定会走到那里去。所以在《共产党宣言》里他就明白地说，这是一套历史的定律。

如果这就是一个历史的定律，那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做什么？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资本主义不也会自己毁灭，然后自然就会走到共产主义当中吗？所以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只要活在历史规律里就可以了？不是的。在这个历史的规律里，我们应该扮演和能够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促进者，尤其对每个劳动者来说更是如此。

劳动者要团结起来，因为你已经陷入资本主义必然的矛盾当中。资本主义的必然矛盾就是，你明明在这种生产力解放的条件当中，已经不需要每天花这么多的时间工作，却还被外在的制约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所强迫，以这种非人性的、非更高追求的方式来工作。所以你当然有动机，你要摆脱这样的一种限制。当你摆脱这样的限制的同时，你也就在促进，在加速共产主义理想的到来。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劳动者要站起来，因为你面对的资本家们联合在了一起。资本没有国界，所以工人、劳动者必须要自己选择团结在一起。你们要提出要求，要求实现资本主义在生产力解放之后原本应该要有的一种内在的合理性，其实也就是说，你生产了多少，资本家就应该让那些扣除成本之后的剩余价值回归到你身上，分配给你，使得你可以取得相应的自由，不需要工作那么久。

在生产力解放了之后，只要劳动者能够团结起来，对资本家提出这样的要求，把原来由资本家额外侵占的剩余价值还给劳动者，劳动者就能够从原本在这个资本体系当中被扁平化、纯粹为了工作而活着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或者说活过来，重新立体化，变成多面向的，也就是马克

思所想象和定义的活生生的人。

活生生的人是一种作为人而存在的人，听起来非常理想化。当你作为一个人而存在，你就会去释放、开发你内在最深刻的需求，去问你自己，去追求你想要创造的东西，而不是仅仅要制造什么。你会去想，作为一个人，有什么东西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或者是你可以创造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你创造出来之后，可以让别人来跟你分享，可以把这些你所创造的内容交给别人，让别人的生活也变得更好。如此活着，对马克思来说，才叫作作为人而活着，或是作为像样的人而活着。

共产主义只能在“社会”中实现

一旦你用这种方式活着，你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的社会情境当中，这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要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弄清楚，你也就要明白这一整套马克思的论题中有几个前提是不能挑战的，是非承认不可的，否则结论就不能成立。这是因为，基本上马克思的理论和个人经验无关，他讨论的是社会，他的结论也只能在社会当中去实现。

马克思在讲资本主义的时候也有一个观点，隐含着资本主义同时有它的社会效果的意思。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还有很多人，或者说比例比较多的人，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单纯作为个人，或者是极小型的原子式的单位而存在。一个家庭拥有一块土地，那么这个家庭和这块土地就可以用这种方式独立存在，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追求的是自给自足，就算需要跟其他社会组织有所互动，这个互动也是非常松散、非常零星的。比如，每隔一个星期、一个月，你才需要到隔壁打铁匠那里去修你的农具，也许过上一个月、一个半月，你才需要到市集上去买一些你自己无法生产的东西。所以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整个社会的形态有许多游离的可能性，它是松散的。

但是从封建的生产形态进入资本主义形态，很容易会发生的现象就是集中。集中是人的集中、劳动力的集中，也就必然造成社会组织的集中。所以资本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效果，是改变了社会组织的原则，逼迫我们必须要改变对社会的认知，以及对社会的理解。

所以为什么马克思同时必须要是一个社会学家？因为他在思考从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欧洲经历的变化。什么叫作社会，或者说社会的这个

概念是如何改变的？社会有一个广义的概念，那就是人群的组织。人如何组织起来共同生活，我们称之为社会。而马克思的理解，后来却影响了整个西方社会学的成长和发展。

第一个影响就是，开始特别关注比较庞大而且互动紧密的社会人群组织。如果人群是松散的，像前面说到的以独立的、小型单位的方式存在，在不太受限制的状态下生活，那么要讲到社会规范、社会组织这些原则，就不会那么清楚。可是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因为有了城市的存在，城市所产生的网络后来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各种差异，于是社会的范围越来越广。另外，在社会所涵盖的范围之内，人与人之间彼此组织互动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严格。

社会学是干什么的？社会学就独立在个人的行为以外，有一种对集体所产生的互动和组织来进行分析和理解的需求，这就是社会学的基本的性质，也是社会学的定义。

不过马克思的理论和后来发展出来的这套社会学，还是有一项重大的差别，那就是生产活动的重要性或者是核心地位。

资本主义有很庞大的社会效果，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没得商量的生产组织上的需要。工业化、机械化要发展，就一定需要大量的资本。工人不可能拥有自己的资本，工匠被转变为劳动者，工厂制度产生，于是聚集了大量的工人。同时一并改变的不只是工人和工人之间互动的方式，也改变了工人的家庭，更进一步改变了工人居住的方式，使得家庭和家庭之间也都被工厂制度所约束，决定了他们应该和能够如何互动，这也就改变了整个工人以及工人家庭的社会组织的方法。

这是马克思的根本方式，一切都从生产讲起，可是讲到后来就会碰触到许多庞大同时也非常尖锐而有趣的问题。例如人作为个体而存在，和人作为群体当中的一分子而存在，根本差别在哪里？人活在自然的环境当中，跟人活在一种社会组织当中，又有什么根本的差别？这整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作为社会学思想者的马克思

马克思许多的思想都跟社会有关，于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一个提出了众多重要概念的杰出的社会学思想者。怎样从资本主义的社会

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这个论题绝对不可能从个人的角度来回答，一定是集体对集体、组织到组织，这是社会性的变化，这是对社会史和社会阶段的观察以及描述。

资本主义出现之后，纯粹的个人消失了，人必须活在社会之中。在群体、社会之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自由，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最大的差别。离开了社会的这一面，我们就无从讨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最根本、最决然的差别。

马克思不太在意，也不太愿意讨论人离开了社会的那一面生活，他重点观察和分析的是人在社会当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因而，当马克思在谈论人如何活着的时候，他指向的都是人如何在这样一个新的、变动的、社会性的环境当中活着，这是他清楚挑明的问题。这样的一个经济组织、经济系统，如何影响你活着的方法？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又如何影响你活着的意义？

当然，不可能马克思讲的每一句话都对，或者是都有用，但是他的这些观念，这样的一种思考的体系却绝对不可能过时。我们随时应该阅读马克思，同时反省：作为一个人，我们自身的多面性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如何活着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又是如何活着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重点转到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上面，来看马克思如何解释社会，如何分析社会，并且如何预测社会从现在到未来的发展与变化。

3. 都是劳动者，你为什么不支持罢工？

在这一节中，我要以一场实际发生在2019年的台湾长荣航空公司空服员罢工事件作为例证，来切入分析到底什么是马克思理论里的阶级意识，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关于这场罢工，重点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社会态度。我们可以普遍地这样来想：遇到航空公司罢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事跟你有没有关系呢？如果你觉得跟你有关系的话，你又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整理这个事件跟你之间的关系呢？这是非常实质的问题，我希望大家认真地思考：一家航空公司的罢工，跟你有任何的关系吗？又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资方和劳动者的划分

依照马克思的理论，非常关键的是我们对劳动者的认知和理解。马克思经济理论非常清楚，是建立在基本的对立上，这样的对立清楚地显现在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事件当中，用最清楚、最喜剧性的方式对照显现出来——一边是资方、资本家，另一边是劳动者、劳工、工会。

资方和劳动者之间是怎么划分的呢？从罢工事件我们可以复习一下马克思的资本理论，那就是资方控有了劳动者必须要依赖的生产工具。

从19世纪到20世纪，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有一些理论和概念稍做调整，仍然能够适用。例如航空公司和空服员的生产关系，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解释的那种机器和工厂的环境，但是我们仍然知道，这里有一个生产的场域，有一套生产条件，那就是飞机，是一班班的班机，以及关联于班机的所有制度。把班机以及它背后的航空公司当作一个生产机构的话，又会连接到许许多多其他的制度和其他的

因素。像是飞机必须要飞到机场，那就跟这座机场之间有合约的关系。这个机场里的其他劳工必须帮忙，让班机可以停靠，可以滑行，然后到廊桥，让旅客和货物可以进出。

每一座机场跟航空公司，跟每一个航班，都是一套套的合约关系。而长荣航空公司的空服员，他们最大的问题、最主要的性质是，他们不具备决定这些合约的任何一点点的权利。包括和班机航行有关的所有的这一切机构、制度、组织，再加上合约，这就是他们的基本生产条件。这样的基本生产条件、生产组织控制在资方的手里。

生产条件为什么是控制在这些人的手里呢？他们为什么被称为资方？或者反过来，工会为什么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飞机？工会为什么不能决定自己去签合约，并且去建立制度呢？这就涉及资本，之所以是资本家来控制，是因为这里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

长荣航空公司空服员的罢工时机选择

在今天的工作环境下，长荣公司跟这些空服员之间也有合约，这些合约甚至规范到空服员罢工的权利，以及他们罢工的程序。这里按照法律跟合约的要求和规定，包括了工会要开会决定罢工，以及工会要通知资方。

后来，在长荣公司的罢工事件中就产生了一个争议，那就是公司方面认为这是突袭罢工，没有按照原来法律的要求和规定，留出适当的时间通知资方准备。而工会的立场是否认有任何的突袭，他们主张在各个阶段都按照原定的要求和规定做了，是资方一再地没有反应，一再地不理会，所以这并不是突袭。

不过如果我们回到现实处境中看，其实工会选择在那个时间罢工，当然有工会组织的算计和考虑。因为他们觉得在那个时间点上，长荣资方比较容易让步，这背后的原因是台湾有一家新的航空公司正在成立。这家新的航空公司是星宇航空，它的创建者张国炜原来就是长荣航空公司总裁家族中的一员，在家族的内斗当中被赶出来之后，决定成立他自己的星宇航空。

星宇航空原定在2020年的1月正式开航，当然那时候不会预见，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整个航空业大受打击。所以那个时

候，星宇航空大张旗鼓，第一批订购了三架客机，其中第一架就在2019年的10月交机，等到了2020年的1月，这三架星宇航空最早的飞机会全部交机完成。所以很明显，空服员和工会当然了解这些情况，因为这是航空业中极度关心的一件事情。

星宇航空这个时候正在招兵买马，2019年的上半年，他们从最开始的筹备阶段已经扩张到有500个员工了，这是个正在不断扩张吸收员工的机构。星宇航空和长荣航空又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简单地来看，就是家族内讧衍生出来的竞争关系，这在台湾、在整个业界没有人不知道。

从长荣空服员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他们最有利的时机。长荣应该会投鼠忌器，意味着这家公司这个时候知道，他们这些空服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如果长荣公司这时采取强硬的态度，那么空服员就有条件罢工，如果公司不让步的话，他们可以跳槽到星宇航空去，星宇航空非常有可能会接受这批在长荣已经有经验的空服员。如果长荣考虑到这件事情，忌惮这件事情，他们对于空服员的工会所提出来的条件，应该就会有比较善意的、比较愿意让步的反应。

工会特别挑选了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最有利的时机。但最有利时机的条件是什么？是出现了另外一个资本家、另外一个资方，是有张国炜要去建立星宇航空。反过来说，张国炜要建立一个星宇航空，这已经是空服员和工会能够掌握的最有利的时机了。这也清楚地表明，这些空服员和工会不能够想象也不可能期待，自己变成一个握有生产工具和生产条件的拥有者。

尤其是在航空产业当中，资方和劳方有着非常清楚的区隔。虽然中间经过了各种不同产业的变化发展，但这种情况就符合马克思心目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划分，也就是一边是资方，一边是劳方。劳方和资方涉及生产条件的时候，没有灰色地带，生产条件、生产工具一定握在资方的手里。劳方因为没有生产工具，没有生产条件，所以在没有决定权的情况下，他所拥有、能决定的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只能把自己变成劳动力卖给资方。

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依照马克思的理论，展现出这样两个群体的处境：第一，资方握有所有的生产条件，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用这样的一种生产条件去购买劳动力，这是资方的状况；另一边则是离开了飞机、离开了机场、离开了所有这些组织制度和法律，就无从生产的一群

航空业中的空服员，他们是劳动者。

当劳动者遇到这样的一个资方，马克思就要问，在这两方当中，谁的条件比较好，谁占有优势呢？这个答案再清楚不过，没有人会说空服员那边比较强，他们的条件比较好。

空服员怎么对抗资方：取消劳动可替代性

空服员怎么对抗资方呢？这就联系到马克思为什么会有这种主张，以及他的理论。他认为，社会基本上是资方控有生产工具，劳方只能出卖劳动力，而且出卖的劳动力是依附在劳动条件和生产工具上的，因此劳动者永远不可能翻身。资方的基本态度，只有在没有办法维持他所需的劳动力和生产力剥削状态的情况下，才会让步。所以一直到今天，长荣空服员面对他的资方，仅仅说到劳动内部的控制权，你就知道优势一定掌握在资方那边。

这时马克思才进一步提出来：当资方控有资本、控有生产条件时，劳动者想要争取对自己比较合理的、不会将所有的剩余劳动价值通通都剥削走的这样一种环境，要做的是什么。他们就必须要团结起来，也就包括发动罢工。这个罢工权的背后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努力取消让资方可以这样为所欲为地剥削劳动者的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劳动的可替代性。

我们回头再看，当长荣公司的空服员罢工的时候，长荣资方的第一个强硬表现，就是开始招聘新的空服员。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的立场上，在资方所控制的生产上，会区分出可替代性和不可替代性。什么是不可替代的？在这个实例当中，不可替代的是飞机，是机场，是所有这些资本的投资，因为它需要庞大的金钱，这不是一般人今天想要就可以拥有的。这样的不可替代性非常清楚，因为当空服员对劳动条件不满意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站起来高喊：来，我们自己来买飞机，我们来成立自己的航空公司。他们心里只会想，张国炜正在成立新的航空公司，所以这对我们是比较好的机会。所以从这个逻辑上看，我们就知道资方所控有的绝大部分是不可取代的。

反过来，当资方握有了这种不可替代的条件，他眼中所看到的劳动力就是可替代的。可替代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干，那好，你不想做就不

要做了，反正有别人要做，换别人来做就好了。你走了之后，反正会有人做，新的劳动力进来，取代了离开了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一直可以用这种方式替代，这项可替代性也就变成了劳动力最大的无法提升价值、无法改善劳动条件的致命伤。所以在劳动者这一面，如果你想要面对资方而能够不全面投降的话，只要资方不把条件压低到低于劳动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唯一的选择是，劳动者必须借由团结取消劳动力的可替代性，或者说劳动者团结起来，让劳动力变成不可替代的，资方不能任意将你解雇，换上另外一批新的人。只要这个劳动力是可取代的，那劳动力和劳动条件就会一直被资方压在最低的水平，也就是让劳动力可以再生产的最基本条件。因此马克思才会进一步主张，整个社会最重大的应该要有的变迁，就是要让劳动者团结起来。

劳工意识的重要性

反过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劳动者为什么会不团结呢？明明对劳动者来说，这个道理再清楚不过，他们最大的利益，甚至唯一一种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方式，就是团结。如果明明白白地告诉资方，我们这些劳动者是不可取代的，那么不可取代性就可以提升劳动力的价值，可以让劳动者过得更好，但是劳动者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这里就涉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非常核心的一件事：因为劳动者有个非常严重的缺点，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劳动者。这就又涉及马克思提出来的关键理论——阶级意识的理论。为什么阶级意识需要一套理论？对马克思来说，那就是因为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阶级明明就存在，一边是劳动者，一边是资本家；可是偏偏劳动者不会因为在事实的身份上是一个劳动者，就必然具备劳工意识。

劳工意识为什么那么重要呢？为什么我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劳动者，是一个工人？这和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这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工人，我会有不一样的工作方法吗？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工人，我会有不一样的生活吗？这一连串的问题马克思又有清楚的答案，他告诉你：拥有劳工意识，知道自己处于劳工阶级，关键不在于你，而在于你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知道你和其他所有的劳动者，在社会关系上有一种拥有共同利益的关系。劳工意识

指的就是，你要认清楚在这种阶级利益上谁跟你是在一起的，而谁跟你不是在一起的。

为什么要有劳工意识？因为有劳工意识你才能产生一种劳动权利，或者是劳工共同利益的感受。你认同劳工，你认同劳动权，你认同劳工团结，这是一种劳动者之间的团结意识。

什么样的状况下，资本家会感觉到受威胁，会觉得处于不利情况呢？还是回到具体的这个案件来说。在长荣空服员罢工的时候，如果有更多的人具备劳工意识，认为这些长荣空服员跟我一样，都是劳动者，虽然我们在不一样的行业，我们有不一样的工资，但是在这个根本的身份上，我们都是劳动者，而那一批劳动者，长荣的空服员，他们正处于和资方冲突的过程当中，那么因为我是一个劳动者，所以我自然选择的立场，就不会也不能去帮助资方，站到资方的、错误的那一面去。

这又有两种不同的具体行动上的反应。一种是直接的，比如说资方拿出了各种不同条件的诱惑，对你说反正这些人不工作了，我让你来代替他们的工作。你羡慕当空服员的那种光鲜亮丽，羡慕空服员的工资比其他人都高，羡慕空服员可以飞到世界各地，随时都有免费的旅行，那你来取代他们。但如果这个时候你选择说不，那就是因为你和这一群劳动者而不是和资方有共同利益，你没有道理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去帮助资方。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帮助资方，你就是伤害、破坏了劳动者的权利。

还有另外一种比较间接的，在更普遍的劳动意识情况下，作为一个劳动者，你会感觉到即使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去当空服员，你也不想当空服员，你一辈子跟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出于劳动者的共同利益，你会相信，如果长荣空服员的工会可以用这种方式，让劳动者在面对资方时争取到更好的劳动条件，那么这件事情对你自己会有好的影响，会对你有好处。你作为一个劳动者，你的权益会因为长荣空服员工会的罢工，借由罢工或其他手段，让单一的特定的资本家让步。整体来说，他们的劳动条件提升了，同时也就意味着你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你的权利得到了另外一份比较高的保障，你自己在这里作为劳动者的一分子，也是有所收获的。

在马克思的想象当中，他认为必然要产生这样一种劳动者的劳动意识。当劳动者都具备这样的劳动意识时，资方就必须面对一个致命的大问题，那就是他们雇佣的劳动力是不可替代的。如果这一群人不帮你工作，那么就没有人帮你工作，你的机器就会停摆，你的工厂就没有任何

的产出，你的资本就不可能有增值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资方就必须要对劳动者让步。资方对劳动者让步，也就是把他从劳动者那里剥削得到的过多的劳动剩余价值，还给劳动者。所以一定要在劳动者可以拥有劳动意识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建构一个不被资方予取予求、相对比较健康的社会。

4. 面对罢工，你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还是劳动者的角度？

通过前文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介绍，相信很多人都有了一种感受：马克思的理论从一个方面来说非常复杂，这种复杂在分析或者是理解现实的时候是有效的；但另一方面它又非常简单，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它作为一套政治经济理论，运用在现实中的时候，尤其是在社会层面，是有落差的。因而这就使得它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刻画出的社会图像，有时候跟我们所体会和理解的不太一样。

举个例子来说，在上一节中提到了航空公司罢工事件。那么，遇到航空公司罢工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的呢？作为一个现代人，航空公司罢工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你支持航空公司，还是支持罢工者空服员的工会呢？

在这里特别指出这个问题就是要说明，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学者的马克思，当他把他的经济理论投射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图像经常是会有问题的。因为马克思认定，每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和他的社会意识是由他的经济或者说生产的身份来决定的。你如果是一个劳动者，那么因为你的生产角色是劳动者，依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推论出来，你就应该产生劳动者的认同。

劳动者的正确意识和虚假意识

劳动者的认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牵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意识，另一种是虚假意识。所谓虚假意识，也就表示你是一个劳动者，但是有的时候你被资本家骗了。资本家相较于劳动者，当然更便于借助他

的势力、金钱以及包括政治权力在内的关系，可以通过对媒体的利用等形式传达信息，这都是他的优势。

所以一个劳动者活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下，被资本主义相应的上层结构包围——资本主义的上层结构当然是为资本家、为资本利益而服务的，这里甚至包括了国家和政府，当然也一定包括教育和宣传的机制——就给了劳动者一种虚假意识。

虚假意识也就是自我认同上的迷惑，甚至是在虚假意识上的自我欺瞒：你明明是一个工人，却去认同资本，作为工人阶级对立面的资本家的利益变成了你的虚假意识。不过虚假意识反过来，也就可以借由教育，或者像马克思念兹在兹的，包括他写《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所要做的那样，借由社会启蒙让你看清楚，恍然大悟：我为什么要去支持资本家？资本家是害我的，或者说资本家的利益是和我的利益冲突的；就算资本家个人不是坏人，他在主观上没有要害我，可是他的利益根本上是跟我的利益冲突的，我怎么能傻傻地跑去认同资本家呢？于是这个时候，你就恢复了一种正常、正确的劳动者的劳工利益意识。

所以一个拥有虚假意识的工人，他会搞不清楚状况，当资本家在对付其他工人的时候，他也傻傻地、乖乖地去帮资本家当替代者。长荣公司在面对空服员罢工的时候，就说现在来招聘新的空服员，请大家来。你搞不清楚这是对资方有利而伤害整体的劳工利益的，傻傻地去当资本家的帮凶，这就是虚假意识所产生的作用。

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劳动阶级就要有正确的阶级意识，遇到这种事情，你要站在劳动者利益的这一面。如果你搞错了或你被骗了，才会在这样的虚假意识当中去支持资方，而来反对劳动者。这是马克思描述的相对比较简单的一种社会图像。

关于长荣空服员罢工的四种态度，你属于哪种？

现在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在刚刚所描述的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马克思的社会图像里，你属于哪一种？你的态度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是二分的，意味着你们当中应该有一部分人，本身是资本家，所以当然支持长荣航空公司。资本家站在自身的利益上去支持另外的资本家，这是他正确的资产阶级的意识，这

是第一种。第二种，你是一个劳动者，有着劳动者的身份，你领别人的工资，就要思考所有这些劳动权益的相关问题，于是就自然地选择支持长荣空服员工会，这是劳动者的正常意识。

除了这两种选择之外，交错过来还有两种虚假意识的选择，不过有一种几乎可以不必讨论，因为少之又少，这不只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认为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在现实里也不太容易遇得到。那就是明明你的身份是一个资本家，你很有钱，你做了大幅的投资，然后都是靠着各种不同劳动者的努力，让你的投资可以一直增长，让你有利益。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却认为在这件事情上，长荣公司错了，空服员才是对的。你认同劳动阶级，你认为应该给予劳动阶级比较好的福利和待遇。这是资本家的虚假意识，你认同错了，你到劳方的那边去了。

当然最后一种就是劳动者的虚假意识：你明明是一个劳方，但是你反对工会。

那么在这四种可能性中，你符合哪一种？

第五种态度：从一个消费者的社会角色看待罢工

或者，有多少人会说，我不属于这四种当中的任何一种？最直接的就是，有人认为虽然我是一个劳动者，但我仍然反对航空公司的空服员罢工。可是我反对并不是因为我支持资方，而是我有另外的理由。我不是资本家，我也不是认同资本家的利益，我有我自己对空服员罢工的另外一种态度，我认为我这种反对的态度是站在一个公共利益的角度而来的。

你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买了机票的人？我们看到在新闻里，因为空服员罢工，许许多多的班机被取消了。接下来本来准备要搭飞机出行、做了各种不同计划的人，现在计划通通都要被改变，这制造了多少不方便！

站在这个角度上，同样有直接和间接的区别。直接的是我就是长荣航空公司的乘客，我的利益受到损伤。还有一种是间接的，如果航空公司都是动不动就可以取消航班，动不动就因为罢工，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合理地而且有把握准确地去安排我们的行程，这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的破坏就太大了。

如果是后一种想法，我就必须承认这是马克思没有看到、没有讨论，但在我们今天的环境中非常重要的社会角色的冲突。社会角色的冲突不只是来自生产关系，马克思凸显的是劳动者跟资本家这两种社会角色的冲突，可是当你在思考航空公司罢工的这件事情时，你并不是用劳动者的身份来评断，也不是因为你有虚假意识，所以你去支持资本家。你的思考运用的是另外一种社会身份，而这种社会身份在当下的环境里越来越重要，那就是你作为一个消费者的社会角色。

德国对罢工的态度

2019年，台北书展的主宾国是德国。因为我的女儿这几年在德国上学，我也因此多次前往德国，算是跟德国有比较特别的渊源，所以我就帮台北书展主持了德国馆的许多活动。其间我遇到了一位非常棒的德国记者和学者，同时也是作家，他写了一本关于世界历史的书。他的写法非常特别，因为他集中地写了世界历史上一些明明不是事实却一直在人们心中的故事，人们一直坚持这些错误，拒绝更正。

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对他说，我承认你在书里所说的一些被固执坚持的错误我也会犯，所以我看过你的书之后仍然没有把握，还是忍不住会想：这是真的吗？真的是你讲的那样吗？

例如书里告诉我们，拿破仑不是个矮子。我说这是真的吗，拿破仑不是个矮子吗？接下来他就举了很多例子，用史料论证：不，拿破仑真的不是矮子。我说，我接受了，我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可以修正这个错误。

后来在书展的讲座活动中，我选了类似的一种方法，我开场跟大家介绍德国时，讲的是大家对德国会产生的最严重而且最坚持的十大误解。明明这都不是事实，可是每一次想到德国，大家就会想到这些。

因为我是用中文讲的，所以跟我一起参加座谈的德国作家必须要靠翻译。可是我一开始讲，讲到第一件对德国的误解，那个翻译还没有翻译完，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笑了出来。不仅笑了出来，他还一边笑一边点头，因为这的确是他认同的大误会。

我说的是，我们对德国最严重的误会是德国人很守时，还有德国的火车系统很准时，他笑出来了。没有德国人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德

国的火车系统误点率高得一塌糊涂。

我们不容易相信这一点，因为想到德国，我们很容易想到另外一个国家日本，觉得德国和日本都有那样严谨、一丝不苟的民族性格。然后我们想到新干线，在日本堪称几十年来人类的奇迹，它再准时不过，再可信赖不过。但是德国的火车系统真的不是这样的。前文也解释过，因为德国有一个非常复杂、环环相扣的铁路系统，但它没有自己的高速铁路，没有自己的动车系统，所有这些轨道、车站都是不同的列车一起使用——有快有慢，有货车，有客车，甚至有地方性的，有全国性的——全部都混杂使用同一套铁轨系统。所以只要有某一个城市的铁路系统中的某一段的某一个组织的某一个部门正在罢工，那么就完了，整个德国的铁路系统就会严重误点。

而且最令人惊讶的，是德国人面对这件事情的耐心。例如，你坐DB（Deutsche Bahn，即德国联邦铁路公司）的班车，它误点了，它不会赔偿你，误点列车取消也不需要提前跟你说。甚至我遇到过很过分的事情：我原来预定的一班火车，我买了3号车厢第69号的座位，可是过程当中，因为火车调度的各种不同的因素，所以这一班本来应该有1到10号车厢的列车的1到5号车厢消失了，它挂上的是6到10号车厢，以及16到20号车厢。那么，这里就没有了3号车厢，当然也就没有了我的第69号座位。

我的座位不见了，可是我是花了钱、付了特别的费用去订这个座位的[1]。我去询问：我原来预订了座位，但现在没有座位了，我的座位在哪里？得到的答复是让我自己去找。那如果所有车厢的69号座位都被别人坐了，甚至所有的座位都被别人坐了，我没有座位怎么办？同样，也是只能自己想办法。

德国人在这种事情上服务非常糟糕，这种事情我们很难想象会在中国发生，更难想象的是，面对这些事情，德国人从来都不激动。为什么你的权利受到伤害时，你不会跳脚？为什么你不去要求赔偿？

面对罢工，你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还是劳动者的角度？

当我在德国待了更久一点的时间后，我对德国人、德国社会和德国的生活有了更深的体会，才明白这个事情的看法是要倒过来的。应该说

只要涉及罢工，德国人通常就很有耐心，这是不一样的社会角色所产生的不同社会期待。

对我们和对德国人来说，同样是遇到这种事情时会看到双重角色，一种角色是消费者，另一种是劳动者。例如前面提到的长荣罢工事件，长荣怎么对付这些空服员？长荣相当程度上就是利用消费者权利意识高涨的社会气氛，摆出了它要满足消费者的态度。

本来，长荣航空一直在强调它对消费者的服务有多好，然而非常特别的是，在空服员罢工的时候，他们一直快速地把后来的班次提前取消，而且一直把取消的班次提前公告出来。

急着取消班次，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工会虽然决定罢工，但是还有500个空服员在上班。可是长荣公司不理会这件事情，故意大量而且提早取消班机，摆明就是要激怒消费者，刺激消费者非常生气地说："为什么我们的班机被取消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告诉你，因为空服员罢工了。

当我们消费者遇到这种状况，就产生了讨厌这些罢工的空服员的态度。你就会觉得，他们为什么不能好好上班，你本来要到日本去旅游，或是要到其他地方去做生意、办事情，但我的飞机现在不见了，都是因为你们。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就会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当代社会对于消费者意识如此强调，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在服务业当中，重视消费者、保护消费者、让消费者满意，是天经地义的。

中国这样的社会和德国那样的社会，最清楚的就是社会角色决然的对比，尤其是反映在对待交通事业罢工这件事情的态度上。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你就会觉得，他承诺要让你方便，怎么可以违背承诺？他怎么可以伤害我的利益？作为消费者，你反对长荣空服员罢工。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情境下，消费者意识高涨，而消费主要的形态是服务业，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几乎是必然的。

当德国人遇到铁路罢工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有耐心？因为这个时候，对他来说，他的首要身份不是一个消费者。虽然作为消费者的他仍然受到了影响，可是他认为他必须要尊重和支持这些在罢工中的劳动者，这是整体劳动条件，涉及劳动权的伸张。他自己也是劳动者，在自己做一个劳动者的情况下，他必须支持那边现在正在罢工的劳动者。相对的，他作为一个消费者，他被影响的这一部分，就会比较容易忍耐。

社会角色和社会意识除了由经济和生产决定的这一部分以外，还有

很多其他的部分。所以当我们解释社会，意识到社会的运作的时候，就有了现代社会意识，有了现代社会学，它们在马克思的那种政治经济学以外崛起了。

这是我们在讨论马克思的社会学的时候必须要提醒大家的。不过这个提醒的背后，我相信大家已经熟悉我论述的方式，就是我们完全承认马克思的不足，承认他的错误，可是我们要说，即使他有这样的缺陷，即使他有这样的问题，也并不表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在今天完全过时了，我们可以忽略不看。就算把他所有这些不足和缺憾通通都纳入考虑，直到今天，马克思的社会学仍然给了我们很多不能忽视，而且非常值得理解、思考和更进一步探索的，非常广大和丰富的领域。

[1]根据德国DB列车的运营规则，乘客如需预留座位，需在订票时提前选座并额外付费，否则只能在上车后随机选择未被他人预订的座位，且不能保证买票上车者均有座。——编者注

5. 如何认识工业化的社会：社会学的诞生

同是社会动物，人的特殊在于意识

马克思有这样一段名言："在动物世界里的蜘蛛，作为工匠，它拥有和我们人类当中最优秀的纺织匠人同等的技艺。"他还把这句话再延伸，当然也不无夸张，那就是"蜜蜂筑巢的能力，可能让人类当中许许多多建筑师都感觉到汗颜"。

的确，在动物的世界里有很多优秀的工匠。蜘蛛可以织那么漂亮的网，蜜蜂可以联合在一起，盖这么漂亮的蜂巢。不过关键的差异在哪里？人类织工，或者是人类的建筑师，和蜘蛛、蜜蜂最大的差别在于，不管他造的是什么，在他真正造出这样对象之前，就已经在脑子里把这整件东西制造过一次了。

这句话的关键点在于本能和意识，或者是直觉的动作和全盘的设计。人当然不是唯一的社会性动物，在自然界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会性动物。而像蚂蚁、蜜蜂这些社会性动物，它们都组成了非常复杂而能完整运作的组织——工蜂、工蚁在它们的生物构造上有着高度专业化的发展，又比如狼群在打猎和防御的时候存在分工。这些动物都是社会性动物。

人类组成社会已经有非常长远的历史，不过我们追究动物所组成的社群和人所组成的社会，就一定会看到，有个非常重要甚至是绝对的区别，那就是蜜蜂、蚂蚁、鸟类的社会性都是出于本能，而不是经过思考的，不是经由想象或者设计而产生的。

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式来描述人类的独特性。蜜蜂只能用一种方式组成它的社会，你不可能让作为社会性动物的蜜蜂去组成ABC不同层级、不同分工的三种社会。因为蜜蜂的组织纯粹出于本能，它能够组成

社会，但没有选择的可能性。在所有的生物当中，只有人类会思考、会想象，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们都是先想象了才去做。

人类织工和蜘蛛之间的差异，就是织工在织任何一块布的时候，是先想过他打算要织什么样的布的。蜘蛛没有这个程序和这种想法。蜘蛛出于本能，不管它怎么织，织来织去，同一只蜘蛛只会织出同样的网。但是一个织工却可以随着他的思想，出于他想象上的设计，织出不一样的产品。

人就是在这样的基本条件上，和其他的生物区隔开来。尤其在社会形象上，这是更加关键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组成了什么样的社会，人也是先想象，甚至先经过了试验，才会去实践。人会组成什么样的社会，其实没有必然性。

19世纪欧洲社会意识的出现

人类的社会很早就存在，但是对于社会的认知和探讨，在19世纪的欧洲仍然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个时候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意识，要来研究人类的社会。人类社会作为一个事实的存在，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然而大部分的时间它就只是作为一个事实而存在。即使少数的时间当中，人们开始产生一种对于社会的自觉，产生了讨论，但这种讨论和19世纪出现在欧洲的这种社会意识或者是社会学意识，仍然非常不一样。

19世纪所发生的事情是源于西方哲学的主流，我们称之为“主客体分离”的观念所产生的一种意识思考的模式。人类过去在思考和讨论社会的时候，都是出于这是我们自己的社会来考虑的，是在讨论我们自己的生活。换句话说，这里的思考者、讨论者跟思考讨论的对象，主体跟客体是合二为一的。可是19世纪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新的观念、新的思考方式。从笛卡儿开始出现的一种主客体分裂二元的架构，在西方的哲学乃至于在一般的思考上面，力量和影响越来越大。于是到了19世纪就产生了巨大的转换，要把社会当作一个课题来研究。研究者的主体和他所要观察、研究的对象也就是社会，就被区别开来。这个时候不再是研究我们的社会、我的社会，不再是去讨论我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应该怎么样，而是采取了一个抽离的、客观的距离，去问一些普遍的大问题。

人类社会早就存在，但是用这种方式来研究社会，却是到了19世纪才有的新鲜事，因此到了19世纪才有了这种社会学。

社会学意味着这样的一种态度：需要你把自己当作一个研究者、一个观察者，所以要把自己抽离出来，然后来问这几个重要的大问题——社会是什么？社会如何产生？社会的现状应该如何分析，应该如何理解？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就一定要问，什么样的社会是最合理的社会，或者是最好的社会？这是一连串彼此连在一起的问题。

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描述社会学呢？说到这里我们就要提到两个人，其中一个当然就是马克思，可是在马克思之前还有另一个人，他就是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孔德对马克思的影响：用社会本位来观察社会变化

孔德在年纪上比马克思稍长一点，他1798年出生，到1857年去世。孔德就是最早用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客观社会学的方式去看待社会的人，他建立的这套社会学观念密切而且直接地影响了马克思。

我们前面分析介绍了马克思从经济理论出发看到的社会图像，以及这种社会图像当中的有限性，甚至是它的错误。实际上，马克思看待社会有两种角度，一种就是把社会形式看作在经济生产的变量下推演出来的产物，而另一种则是把社会当社会来进行观察和研究。什么是把社会当社会呢？这就必须说到孔德，因为这是他在这个时代提出来的一种特别的主张。

马克思在进行社会分析、社会理解的时候，其实是有分裂之处的，因为他的观点有两个不一样的来历。一个来历是他思想的根源，也就是黑格尔以降所发展出来的这一套历史观。黑格尔观念论当中的历史概念被马克思拿来运用，同时加以修正。修正了之后，马克思就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历史最根本的变动原因，一切历史的变化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路连环地运作下来的。

他建立了他这样的一套历史哲学，从这套历史哲学引发，就必须要认真、仔细地去建构他的经济学，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附带着，就有一种其下所看到和产生的社会结构、社会景观，这样一种来历引导出了马克思的阶级社会理论。

不过，在发展这样的阶级社会观念的同时，孔德又给了马克思非常大的刺激。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里，另外看到他尝试着从孔德的态度出发，拿社会作为本位，而不是以社会作为经济的衍生品，用经济来解释社会的变化。也就是说，用社会本位来观察社会变化，来进行社会思考。

那么这和从经济本位出发所进行的社会思考相比，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那就是对社会的复杂性的想象很不一样。在经济理论推演出来的社会思考当中，他在社会复杂度的想象方面是有限的，因为他会受制于经济和生产相关的这些变量。当用这种方式分析的时候，马克思会把社会的一切变化都归结到阶级关系，阶级关系就变成了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一种社会关系。

这就是我们经常误以为的事情，即这就是马克思所有的社会理论。这不能说是错的，马克思的确非常强调从阶级角度看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变化。然而重点在于，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也许这一面刻画比较深、比较清楚，但马克思的思想的确还有另一面，就是受到了孔德的影响，让他可以发展出很不一样的一种社会想象和社会理解。

这里就产生了西方社会学非常坚实而且庞大的系谱。最上面是孔德，接着是马克思。如果没有马克思用这种方式承接转换，虽然这个转换并不完整，但也启发了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又译涂尔干）、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这些后来的社会学家，他们跟孔德、跟马克思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拿掉了孔德和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就无从理解杜尔凯姆到底在讲什么，更不可能知道韦伯所有复杂的社会理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孔德的重要性

孔德是一个标准的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他在1798年出生，没多久就进入了19世纪。19世纪的环境打造了他的看法、他的理论，也就是这一切都源于他有一个清楚、主观的自觉，知道自己活在一个高度变动的时代。

孔德的理论非常重要的起点就在于，他观察并且主张人类社会的组织有新有旧，而他自己的时代就是旧的，正在倾颓衰落，而新的正在形

成，正在兴起。

什么是倾颓衰落的旧社会组织原则呢？主要的一种是宗教的社会组织，另一种是军事的社会组织。而取而代之、正在快速新兴崛起的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组织，一种是科学的社会组织，另一种是工业的社会组织。

孔德之所以会建立起这样一套社会意识，那是因为他和马克思一样，看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新兴的工业化，而工业化会带来极其庞大甚至极其可怕的变化。

工业化不只是蒸汽推动机器的力量，不只是建造工厂，不只是在生产上释放了庞大的可能性。虽然在当时只能说是山雨欲来，但是稍微敏感的人，像孔德，像马克思，就可以快速地推断，这样的一种变化不会停止于影响人如何生产，它一定会直接或者是间接地影响人和生产出来的物品之间的关系，然后更进一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如何形成生产的组织，还有新的生产的面向和完整的作为一个人的生活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有了工业化，有了这样的一种机器生产，人过去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一切，现在全都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了。于是这个时候孔德明白，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需求，他应该要努力去满足，那就是人们想要知道什么是工业化以后的社会。

社会早已经出现，但是研究社会的态度和研究社会的知识以及理论，过去没有用这种方式呈现过。在这里，孔德的角色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他刚好站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代节点上，而且还摆出了非常明确的一种态度。这个明确的态度就是旧的社会以宗教作为它的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来源，借由教会、借由神学、借由宗教，提供我们组织社会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案，这样的一种情况已经注定要没落，要消失。还有连带着有军事的需要，以及来自中古的封建制度，还有后来开始产生的列国的系统制度，即用这些方式来进行组织，使得社会、国家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参与战争，这些组织的形式也在快速没落当中。看到了这样的旧社会必然要没落、必然要消失的情况，于是孔德所要研究的社会，必然不是这个注定要消失的现实的社会，而是那个正在发展当中的，作为进行式甚至是作为未来式的，即将要产生的那样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

所以以前讨论社会的时候，讨论的是当下现实中我的社会；而孔德

不要讨论当下现实中我的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已经注定要消失了，还去研究它做什么？那么这个观察者、研究者就被推到那样的一个地位上，他应该要离开现实的社会去思考未来的社会，用抽象的原则去打造一套对于未来更合理的，而且必然要到来的社会的组织原则，把它描述和分析出来。这就变成了社会学的新角度、新观点，也就成了新兴的社会学呈现在大家眼前的一种知识和论理的雄心。这是孔德非常了不起的划时代的历史贡献。

6. 抛弃人名与事件，从社会的角度重新认识历史

倾颓的现实和兴起的未来

孔德在19世纪初期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社会历史观点，他认为过去作为主流的宗教社会组织，还有军事社会组织，在他所处的时代，正在快速地没落。他提出了一个预言，说这些旧有的社会组织必然要消失。

他先这样宣告了。不过我们要记得，当他提出如此宣告的时候，其实宗教跟军事组织的力量还很大。即使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但在19世纪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当中，军事还是非常重要的，宗教也仍然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孔德在他的思想和他的推论过程中，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具备强烈的科学信念。对他来说，从科学的角度他看到了什么，他就要直接地把这样的意念表达出来，斩钉截铁。

他说，人们以为这些社会组织的方式现在还拥有这么庞大的力量，但我告诉大家，它们一定会过去。所以在这些旧有的力量消失之前，我们就应该开始观察，甚至要进一步地去准备，新的社会组织的形式会从哪里来，还有旧的形式消亡了之后，取而代之的这种社会组织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原则去建构起来。

他又提出了他非常清楚的论断，他说，新的社会组织会建立在两种基础上，一个是科学，另一个是工业。工业不只是一种经济的活动，还会彻底改变我们如何安排社会、如何组成社会的方式。

用这种方式，孔德设定了他的问题意识。我们已经知道旧有的社会无法延续，所以投射过去，就不必再问了。但我们如何理解，如何展望

和想象，如何才能提早看到那个新的社会呢？拥有这样的一种问题意识，就产生了方法论上的这种主张：正因为我们活在既有的，但注定要倾颓、要消失，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的旧社会当中，所以这个旧的社会，当下的现实社会，就不应该是我们真正要去关注的对象。

以前人类关心社会的方式是从现实出发，是假定这套现实的原则仍然有效，然后去进行讨论，讨论的都是现实下我们的社会。但是孔德就提出了基本的警告和提醒，因为这个社会虽然是我们的，但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你要关心的是，会把旧社会取而代之，将要产生的新的社会形态以及社会原则是什么，你要关心的是，新的社会来的时候，你该如何处理，你该如何应对。如果你还要用讨论自己社会的方法和态度行事，你就看不到新的社会，察觉不到、整理不出新的社会原则。所以你必须要暂时离开，你非得拉开了这个距离，离开自己的社会，才能够看到社会发展的变化趋势。

的确，当西方现代社会学在方法论刚刚建立的时候，内在就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矛盾。例如孔德在大学里教的是实证哲学，他一再地强调实证的重要性。然而这样的一个实证哲学家，一个实证哲学的提倡者，他所建构起来的这一门社会学，刚开始的时候却是反对现实的，或者是离开现实的。他不是以现实作为分析的对象，他分析的对象要离开具体，因为只有离开具体，才能够去想象即将要到来的未来。所以现实不过是提供我们去想象即将到来的未来的一些材料、一些资源而已，而不是真正让我们去观察、去调查和研究的对象。这是孔德所处的背景环境。

科学将取代神学和宗教

在这样的背景环境当中，孔德就特别强调，新的未来社会里，科学将要取代神学、取代宗教。这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是未来社会的合法性。什么样是对的社会？未来将再也不会是上帝说了算、教会说了算，而是科学说了算。还有第二层意义，那就是只有科学才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崛起当中的社会的合法性。

科学取代了神学，所以科学和神学之间的巨大差异会反映在我们看待社会的新的态度上。从孔德的角度来看，神学和科学最大的差别在于神学是固定的、静止的答案，科学却是一直流动的、冒险的过程。换句

话说，以神学作为基础的社会，它依赖的是既定的、已有的答案，这个社会是不变化的，或者是稍有变化且变化极为缓慢的。然而我们将来要面对的社会，不会是这样的一种社会。为什么需要社会学？因为你会面对一种很不一样的情境。当科学取代了神学，科学又是在时间当中流动变化的冒险，就需要一直探索，一直找答案。科学本身不是答案，而是一种找答案的方法和态度。科学和神学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就是因为科学不会满意于任何时候已经找到和呈现的答案。

用科学取代神学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对比旧的社会，也就是用神学、军事这种老原则产生的社会，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种旧社会是固定的，是建立在一套不能变动的答案上的，所以当你把这不变动的答案摊开说这就是社会，那么就没有社会持续关怀和研究的需要了。然而新的未来的社会不是这样的，未来的新的社会是以科学作为它的原则的，或者更进一步，它还是一个工业的社会，因此就必然是一个持续变动的社会。所以以持续变动的科学作为合法性的社会，相应就必须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才能够认知和理解。为什么这个时候处理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现代社会学？因为你需要有一种可以持续不断观察、调查、研究这个社会的一种态度、一种知识或是一门学科，社会学是会随着社会的变动而不断变动的。

于是孔德建立起来的这套社会学也就涵盖着非常强烈的时间感，它和20世纪以后越来越现实化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其实不太一样。

19世纪的时候，孔德刚建立的社会学是有高度的时间感和时间紧张性的。社会学在孔德的建构下，开始从社会的角度重新看待、重新认知人类的历史。这个时候在历史上要看的不是帝王将相，不是哪一个英雄所塑造的什么样的工业成就，不是重要的事件或者是军事行动，而要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看待，并且重新描述人类历史所发生的事，那就是去看人类历史上社会组织、社会形态是如何变化的。

从社会角度研究人类历史

说到这里，部分对马克思思想稍微有所认识和理解的人就可以体会到，原来孔德主张的理论和马克思的思想之间有着这样清楚的联结，这个联结就是“历史是什么”。

你会发现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是追随着孔德而来的。历史是人类过去的经验，但是当我们看待历史、描述历史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么多的人类过往经验里，到底什么是重要的？在这个面向上，延续孔德，马克思提出了他自己关于历史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他也是一个历史哲学家。

马克思给了历史新的定义。以前我们认为历史上值得记载的是什么？是伟大的人，是重要的事件，是这些人做了什么样的事，这些事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影响。当我们讲到希腊的历史，我们讲伯里克利，讲苏格拉底，讲柏拉图，讲亚历山大大帝如何建立了马其顿帝国，马其顿帝国如何征服了希腊。往前说，我们讲到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波斯人如何侵略希腊，后来又如何被希腊人给赶了出去。这是我们以前认为的历史，在这里凸显出一种对历史叙述选择的态度，这些东西被认为是重要的。

可是马克思拒绝了这种态度，并推翻了这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他认为，去讲这些历史，真的重要吗？讲这些到底有什么意思？现在的关键点在于，历史上真正值得看到的是，希腊人刚开始的时候是如何组成社会的。

我们看到的关键点，是希腊人如何从比较简单的部落、村庄开始发展出城邦，而城邦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呢？雅典这样一个城邦，经历了第一次波希战争、第二次波希战争之后，它又如何从原来以城邦为主的社会组织，开拓发展变形为以城邦作为核心的帝国社会组织、政治组织呢？这种帝国的社会组织在希腊所发生的事，又是如何近乎宿命般地复制罗马从共和变成帝国的变化发展线的呢？然后罗马帝国灭亡，灭亡之后蛮族进来，中古的封建社会、封建组织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对马克思来说，这才是我们真正要从历史上认识和理解的。换句话说，历史的重心怎么会是这些人物，怎么会是这些事件呢？人物和事件是依随着这个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而产生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需要这些人物、这些事件，不过是拿他们来作例证，用例子来证明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或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连带产生了什么样的现象。

因而孔德建构社会学的过程，对马克思产生的最巨大的影响就在这里。当然马克思在这方面，研究的范围、分析的架构超越了孔德。

我们怎样从社会的角度切入去研究人类历史，进而重写人类历史？把人类历史写成了不同的社会组织相继产生前后因果变化的这一套新的

理解方式，我们称之为唯物史观的历史。在它的根本性质上，这是一套社会史、社会组织史，或者说社会结构史。

不过我们要记得，从孔德延续到马克思，当他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说这是历史或史学当中的一种分支，不是说历史可以分成政治史、文化史、艺术史、社会史，所以社会史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不管它多重要，它就是一个分支。事实并非如此。孔德和马克思都坚持，在他们的理解中，这才叫作历史，看待历史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看待。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呢？是因为这样才能够真正通过整理历史、了解历史，去面对现实。要面对现实关键的大问题，这个大问题就是：旧的社会组织要瓦解、要没落了，那么接下来什么样的新的社会组织会出现，会产生？你要怎么得到关于新社会组织的答案呢？孔德开始影响了马克思，他们主张的就是我们要去整理人类历史，把人类历史和社会组织有关的部分整理出来，反过来也用社会组织的改变来重新描述、重新认识人类历史。

如此改造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上累积着长期的经验。社会组织如何变迁，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的变迁现象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从这样的因果关系，进而推出人类社会组织变化的规律。于是我们得到了抽象的规律，把它运用在当下的现实上，那就太了不起了，因为这就能够开始预测未来了。

用当下的社会当作因，然后找到了规律套上去，我们就能够从这里投射，从因产生果，这样的果就会是科学的规律所规范出来、预测出来的准确的人类未来。

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理解社会，连带着就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乃至于理解历史如何导引我们看见未来、走向未来。这是孔德的社会学推论影响到马克思，使得马克思产生新的主张的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的联系。

7． 混乱中的清醒者：“社会学之父”孔德眼中的社会

马克思在建立他的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受到了孔德非常深的影响，所以在我们理解以及解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时候，不得不经历孔德。因此，我们对孔德要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孔德：工业社会里，财产是组织人的最大力量

比如说，孔德认为，人类社会必然要产生的变化，就是变成工业社会；而工业社会跟过去所有的其他社会最不一样的地方，孔德指出，就是财产和社会组织之间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依照孔德的看法，人类过去的社会组织有神学的社会、宗教的社会，还有军事的社会，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在组织的原则上，会有一种先决的原则。在神权的社会里，宗教信仰最重要，人基本上依照教会所给予的答案，依照对上帝的信仰来进行社会的组织。又例如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推断，在中国社会的组织中，最先行、最重要的元素是伦理，是宗族，是血缘关系，这非常清楚。

但是面对新兴的工业社会，孔德却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看法和主张：在这个新兴的社会组织当中，人与人组织的第一原则，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最大的力量是财产。新的工业社会里，我们依照两样东西，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如何管理财产的方式，来决定社会关系。

财产和如何管理财产，决定、改造了未来人类的社会组织，这是孔德的说法。从这个说法引出了马克思的重要修正，但这样的观念是先由孔德提出来的。马克思通过孔德提出的这个观念不只建立起了关于资本

主义的经济理论，更进一步也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一种特别的看法。资本主义在处理财产和财产管理的方面，变得跟所有以前的社会都不一样。资本介入在每一个面向上，因此才有了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的定义：集体人际关系的总和

让我们再来溯源，了解孔德到底建立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学概念，马克思继承了什么，同时又开展、修正了什么。

什么叫作社会？就像日常经常使用的许多口语名词一样，一个词用得越多越普遍，往往就越难定义。这里先把社会简单地定义为集体人际关系的总和。我们如何理解社会，其中一种角度就是看你有多少人际关系，你和多少的人会用什么方式产生互动，而这种关系互动的总和就构成了社会。

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因为把这个定义稍微简化一点，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一个方向——回到现实里，社会的范围是在实践当中不断变动的，尤其是不断扩张的。你可以回溯自己的人生记忆，不管它是20年、30年还是50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相信你都可以体会到你的人际关系的范围，也就是社会，是一直在扩张当中的。

社会意味着什么？涉及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你发生关系的那些人，他们到底有多少，他们在哪里？这很复杂。在我们意识当中用这个定义的话，现在的社会甚至是大于国家和政府的，也就是说你的社会关系是超越国界的。包括现在你身上穿的衣服，你家里用的东西，更不用说你接收到的各种不同的信息，都已经不是由国界来限定的了。用这样的社会关系来理解社会，那你所处的社会是超过国家和政府能够管辖的范围的。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也能看得清楚。第一，用这种方式定义，那么社会当然存在，而且已经存在得非常非常久。人开始有组织，就有了社会。社会在历史的实践当中，不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上，更不会在固定的范围、固定的规模当中。

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人类所牵涉的社会在规模上是一直扩张的。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三个人组成一个家庭，或者是借由血缘关系开始产生扩大一点的互助团体，这是最小、最原初的社会。但这个社会会越长

越大，两个家庭、三个家庭变成了部落，接下来变成了酋邦。只要这个集体互动的关系不断拉进来越来越多的人，那么这个社会组织、社会规模也就改变了。改变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不可能维持原来的社会组织的方式了。

两个人之间组成一个团体，这是一种方法。二十个人组成了一个团体而产生互动，就绝对不可能维持两个人之间那个样子。如果有两百个人，那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当然更不一样。

像你现在所处的社会的规模，你去计算，你也就能了解：如果我们把社会当作人际关系的总和的话，那么在你的一般日常生活里，对你有互动影响的，很可能涉及几千人，甚至几万人。这种社会关系当中，面对面的社会关系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通过网络，通过信息，通过各式各样不同的联系，有太多的人跟我们产生了社会人际关系。

在这里，又产生了另外两个重点，区别于之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解释。

第一个重点，马克思提醒我们，我们的社会关系非但不是必然要面对面的，甚至我们很多的人际关系其实是只靠交易，尤其是靠着物品互相连接的。在生产和交易的过程当中，通过商业，通过商品，我们有了人际关系。

如果你沿着现在最流行的物联网的概念去想象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说，跟你日常生活有关的社会人际关系可以涉及几千人甚至上万人了。因为围绕着物品的生产和它的交易，这里牵涉多少的人，那是你数都数不清的。但是你却不能说你和这些人没有关系，因为交易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关系。

第二个重点，仍然关于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过渡到他的社会理论。前面提过，当我们用中文在谈、在想象商品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马克思讲商品（commodity），比我们一般日常生活里运用的商品这个词，要深刻而且严格得多。

例如对马克思来说，商品有一个特性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区隔我们的社会关系。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商品的交换只存在于共同体之外”，这是马克思的原文。那又要追究什么叫作共同体，其实共同体反过来说，也就是我们不会进行商品交换的人际网络。但是看上去这两件事不是一样的吗？这不是同义反复吗？

那就让我们再仔细一点说。举例来说，你今天早上去刷牙，你挤出

牙膏，这个时候不会有一个人拍拍你的肩膀跟你说：“这牙膏是我买的，你今天用这一小截牙膏，你要给我1元人民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妈妈。你也不会反过来跟你妈妈说：“我昨天扫地，你应该付我3元人民币。”

这中间有物品，有服务，可是，这叫作共同体。家庭是我们最自然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基本上说，所有的物品是共有的。所谓共有也就意味着，这里没有货币的介入，你不会去算钱，更重要的是你不会让货币介入，变成你们互动当中的主要行为。家人之间，到现在我们仍然是这样定义的，也是这样体会的——我们可以互通有无，我们用这种方式彼此互助，同时我们不互相计较。

离开了共同体，你要和别人进行任何的交换，不管是物品上的交换还是服务的交换，这个时候就要有价格。为什么商品交易必然涉及货币、涉及价格？因为它在共同体以外。你已经离开了那种互通有无的情感和思考，你换上了另外一个脑袋，这是商品的脑袋，它就让你进入另外一种社会关系当中。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推论——在将来会做更仔细的解释——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在他最理想的状态下，在讲什么叫作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将这种共同体的经验，一直尽可能地扩大。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尽可能不是一种商品的关系，而是一种互通有无、彼此关怀、彼此不计较、彼此都能够在这里得到像是你在家庭内部，没有任何商品中介的时候，所得到的那种满足。

所以什么叫作共产主义社会？它当然是一个理想，可是这个理想在马克思的心里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从经济理论导引到社会理论的严整的逻辑。

在不一样的社会里有不同的人际关系，这又联系到前面讲的孔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人是社会动物，但人是唯一而且特殊的一种社会动物。拿人和其他动物相比，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社会动物不是出自本能，这些出自本能而组成的动物社会相较于人的社会，就没有那样一种变动性。

蚂蚁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组成它们的社会，豺狼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组成它们的社会，这是固定的。在动物世界里的社会规模，一个蜂窝、一个蚁窝或者是一个狼群，它就必然有规模上的限制，不可能太小，也不可能太大。因为太小或太大，就无法维持来自本能所形成的社会组织。

一个蜂窝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必须要用某种方式分离开来。

还有一种最戏剧性地提醒我们这件事情的动物，就是澳洲的旅鼠。澳洲旅鼠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社群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用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减小社群的规模，用这种方法还原，让这个社群回到它的本能社会组织必须要维持的数量和规模上去。

对比之下我们也就明白，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其他一种像人这样的社会性动物。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所组成的社会，最重要的是变动不居，在历史当中，光是从规模上看，社会就在不断地扩大。扩大的过程当中，组成社会的原则也就必须要相应不断改变。

为什么孔德创建的社会学会留下来？

当我们在谈到人类社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两个特殊的问题：第一，人类的社会是具备时间性的，是会变化的；第二，在它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理解组成它的原则是什么，它又如何改变，如何跟新的社会的规模发生关系。

为什么会有社会学？在人类的经验当中，社会经验、人际关系、集体的人际组织，这非常原始，非常根本，起源很早。但是诞生一种特别来研究社会的知识和学问，需要有一整套的方法和方法论，这却是一个非常晚近的事情。人类社会存在了几千年，而相应的，社会学的存在却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孔德创造了社会学这门学科，原因在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有一种源自革命的庞大冲击。谈到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即使你没有仔细地学过西方的历史，你都能够体会、理解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因为它陷入了一种长期动乱、没有办法稳定下来的状态。

到了孔德的时代，他不得不跟当时其他的法国人一样，感受到这个冲击，而且试图去寻找可以解释这些现象的方法。那时旧的社会瓦解了，新的社会却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面貌呈现。

法国大革命最早产生的冲击冲倒了波旁王朝，使得路易十六和他的政府垮台了，所以看起来这是政治上的革命。但是在政治上推翻了路易十六之后，接下来所引发的问题就不只是政治要如何重新建立了。在没有了王权之后，制度要如何安排？所谓的民权，这个高到理想的概念要

用什么样的方式予以伸张和落实呢？民权本身可以没有规范吗？什么方式可以规范民权，又要如何规范呢？

从政治开始，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很快就超越了政治的领域，进入我们现代定义下的社会，社会也有了各种不同的动荡。到了孔德的时代，另外一件事情看起来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政治不在于单纯成立一个新的政府，还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安排这个政府和一般的人民，也就是处理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下，才有了孔德的态度。

孔德基本的态度是，他观察到他要描述的这个变动的社会有新的和旧的。在他的观念当中，他看到有一种旧的社会正在消失，有一种新的社会正在崛起。于是孔德在社会学上的第一个重大贡献，就是让我们把新的和旧的明确地区分开来。

旧的社会也就是即将要被淘汰的社会。那是什么？他就找了简单的方式予以描述，说明许许多多的人理解这件事情。他的说法是，以神权和军事为主的社会组织过时了，是即将要被消灭的。

在旧的社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不断地往前推，要把这些旧的原则消灭，那个力量又是什么？在这方面，孔德也有很大的贡献，因为他也给了这个新鲜的、即将要到来的社会一个相对具体的描述。他说那会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一个工业的社会。

于是孔德帮助当时的人们体会，在快速变动当中，在大家觉得非常非常混乱，混乱到无法掌握，因而产生危机感、眩惑感的处境下，他帮大家把它理清楚，安定下来，告诉人们，现在你可以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了。

社会学能够建立起来，就是由于孔德针对普遍的变动危机，针对这样一个让大家惶惶不安的情境提出解答，解答了我们应如何了解所处的情景。对孔德来说，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是让社会回到历史上再来看待它。将社会在历史上的各种不同阶段弄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够断定在历史变化的过程当中，当下我们站在哪里。

他用这种方法给了答案，这个答案也就是告诉当时的人，他们正处在一个宗教神权和军事组织为主的社会快要被取代，而科学和工业的社会正要兴起的这个点上，就是这样的局面、这样的环境。

并不是孔德刻意地要去建立一个新的学科，这个学科就会按照他的主观意愿而成立并留下来。我们要探索和了解的是，孔德当时所说的这些东西为什么那么吸引人，以至于能够留下来。包括他所创造的这个名

词，社会学，关于社会的知识，这个说法为什么就这样留下来了呢？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个说法给了当时的人一种依凭。在那样一种像是无头苍蝇一样慌乱的情况下，人们只知道周围的生活和人际关系原有的模式现在通通不适用了，以至于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孔德就给了这些人一个架构，让他们借此去整理、去看待身边的社会关系、集体人际关系。

他告诉人们不要着急，不要慌，只要先分清楚自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尤其是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什么东西是新的，什么东西是旧的，把新的和旧的分清楚了，当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旧的部分让它淘汰，予以抛弃；新的部分予以拥抱，予以追随。于是这就给了当时处于不安的环境中的人们一种相对清楚而简单明白的答案，这是孔德的贡献。这也是孔德开发的这一套社会学的知识和理论会存留下来，又更进一步地强烈影响了马克思的主要原因。

8. 研究社会就像研究一只猫：孔德的“三阶段论”和“社会静态学”

借由理解孔德的社会学，大家有了基础，便可以了解马克思对孔德的社会学做了什么样的修订。在解释孔德社会学的过程中，也就很容易体会和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念和孔德有着多么密切和纠结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第一阶段：用神学来解释世界

孔德最早建立的社会学，主张人类的社会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依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孔德给它们命名——第一是神学的，第二是形而上学的，第三是科学的。这三种不同的社会，表示在不同的时代，人类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

在第一个阶段，人们把世界看成是有一个神或者是一群神，用超越人的力量，尤其是超越人类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创造、管辖这个世界。为什么需要有对神的信仰？这是因为在现实当中，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环境，都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人们为了要处理高度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当中得到安慰，就需要神作为保障。

不过，神的观念能给予人的安慰，其实是相当有限的，也就是把这种不确定性推到神的身上而已。我们对于神的意志，仍然是无法理解的。所以神可能会做什么，我们仍然是感觉到有高度不确定性的。这是将当下现实错乱现象所产生的不安，那种害怕和恐惧，转换成另外一种对于超越神的能力的恐惧。

以恐惧代替恐惧，只不过是我们可以膜拜上帝、向上帝祈祷，让我们的意志有一个中心。然而它真正能够发挥的现实作用，当然相对是有

限的。在这种状况下，人是渺小的。尤其是针对超越的“灵”，人只能够膜拜，只能够祈祷。

形而上学阶段：用哲学取代神学

这一阶段的解释无法让我们真正安心，所以人类也就不可能一直停留在神学解释的阶段。接着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孔德把它称为形而上学。我们可以不必太拘泥于这个名词，我们可以理解他试图要描述的是，人不再依赖神，而是对自我的能力多了一点信心，用哲学取代了神学。

哲学对纷纭的现象进行整理，然后猜测、虚构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应该有一些统合的原则，再把这种原则给架构起来。哲学的讨论让我们相信，所有生物的背后有一种生命的基本原则，万物变化的过程中也有一种变化的原则。

哲学一直在寻找纷纭现象背后可以统合起来的几条原则，如果能把这么复杂的现象整合缩小，就可以产生另外一种令人安心的作用：你不再需要一一去认识一一受到纷纭万象的冲击和刺激，你可以只知道这几条基本的原则，然后用这些原则来面对这个世界。

不过孔德也对第二阶段提出了他的批判。第二阶段这种解释的方式最棘手的地方是，他提出的许多原则其实经不起考验，于是才会进入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科学的阶段。

科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都是试图在自然或人文的纷纭现象下，去寻找和归纳规律。可是科学的态度和形而上学最大的差别是，它要明确地去除虚构、猜想，不再想象各种现象背后统合的原则，而是如实地看待、具体地看待，探测一个个具体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只在具体的层面去形成事物关系之间的道理。这是科学的态度。

进入科学的态度，最大的特色是它是经得起考验的，这里没有任何不能被考验的来自猜想或虚构的东西，它是非常具体的。A物和B物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A、B、C物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这种具体的方式构成了科学。

对孔德来说，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几乎必然的规律。人从一种比较愚蠢或原始，或比较无效的用神学来解释世界的模式，进入可以放

弃神，不需要依赖神，不需要一直揣测神的意志，可以摆脱这种恐惧的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哲学和形而上学所给予的原则可以把握。

然而，因为哲学、形而上学的解释里带有太多想象，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矛盾，再加上不一样的人有不同猜测，他们不可能通通一致，这就产生了根本的混乱，于是需要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明确的科学的阶段。

人类学问的科学化：从非生物到生物

出于因应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需要，人类的历史必然经过这三种不同的阶段。更进一步，孔德指出，那些不同的知识和学问，也就有相应不同的三种阶段的变化发展。所以他将人类的知识历史，基于这样的原则，做了另外一番整理。

于是人类的历史发展，就可以被看作是科学如何一步一步改造、征服不同知识领域的过程。有一些学科、一些现象是相对很容易科学化的，比如说数学。

数学这个领域是最快科学化的。2＋2＝4，3×3＝9，这样跟具体事件明确对应的东西，你不需要花太大的力气就能够掌握。你不需要神来帮你证明，让你知道两样东西再加上两样东西永远等于四样。你也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以形而上的、猜想的原则去探索，去主张每一堆有三个东西，这样的东西有三堆，那么加在一起，就是九个。所以像数学这样的东西可以快速地、非常早地就科学化了。物理也是针对具体的物产生这种科学的关系，所以很容易让我们有这种科学的态度，因而也早早就被科学转化了。

科学最早可以转化的领域有共同的特殊性，那就是它们都是无生物的领域，无生物的世界比较容易被科学化。要研究的是非生物，是无机的，也就是说不是有组织的，因而可以导向科学，被科学给转化。于是在人类知识的变化当中，就需要重大的突破，那就是如何把从研究无生物世界当中所得到的科学态度，运用到研究有生命的物体上面，于是产生了生物学。

科学的生物学，也就是找到了科学的方法，能够用来研究植物、动

物。它仍然是依循着科学的态度，观察非常具体的事物，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去形成关于关系的原理。这是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

用科学方法研究生物和用科学方法研究矿物、石头、建筑，毕竟不一样。其间，人类知识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终于实现了重要突破。研究数学、物理非常简单，孔德提醒我们，它们都必须用到分析。分析，简而言之就是处理非生物时都将它拆开来。拆开来之后，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弄清楚了，再把所有的部分架构在一起，形成整体。在科学的分析方法上，你去研究一个陶碗，去研究圆周和半径之间的关系，了解到底什么是圆；接下来，你去研究什么是立体；再接下来，你去探测这个陶碗，得出它的高度和它的体积之间的各种不同的关系；把这些特质都累积研究过了之后，加在一起，这个陶罐的研究就形成了。一张椅子、一栋房子，都可以用这种分析的方式来处理。这就是科学方法当中相对比较简单的一种，它的原则是部分先于整体。

然而这种科学方法，却很难应用在对生活的研究上。比如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生物有生命，所以你不可能把它先切开来，然后再进行研究。因为生物一旦切开来，它就死了。即使是一块一块地研究，最后拼在一起，它仍然不会是原来的生物，因为它就缺少了生物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生命。

生物没有了生命，没有了生命现象，就不再是生物。可是用分析的方法把生物拆开来，生命就消失了，所以你研究的就变成了死物，而不再是生物。因此，这里需要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上态度的跳跃，也就是如何看待程序。

研究非生物，基本上是部分先于整体。但是研究生物的时候，却是整体先于部分，整体高于部分。我们不能把一个一个部分单独切开来，独立出来进行研究。个别地研究部分，最后是拼不出生物来的。

借由这种方式，孔德要讲什么？他认为还原人类知识史的变化，我们就能够体会、认知，为什么人类社会早早就存在，但是却到19世纪，才出现以研究人类社会作为主旨和范围，也作为使命的社会学。因为社会学是最困难的。社会学要研究的是有机生命，不只是有生命，而且是有意志的生物，是这些有意志的生命所组成的团体。

科学需要很长的时间发展，慢慢地等，慢慢地发展。先懂得如何研究抽象的数学、物理、非生物，然后经过生物学产生一个必要的转化，接下来才能懂得用综合的方式，而不是用分析的方式，来研究生命。

到这里还不够，还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多的努力，才能够将这一套综合的新的科学方法，经过不断地精练，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才能进一步认识到，要掌握总体高于部分的方法和态度。最后才能用这种总体先于部分、总体高于部分的基本原则，来看待社会，研究社会。

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

研究社会就和研究生物一样，你不能用分析的方式，而要用综合的方式。在综合的过程当中，总体比部分更加重要。孔德进一步推出历史的作用，因为历史也就是一个时间的总体。

当我们在讲述社会基本的特性时，是总体高于部分，你会发现总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有两种，这是孔德要特别提出的。

一种是社会学中的一条支脉，他把它称为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什么是静力学呢？那是研究在时间当中，不受时间影响的、静止的、当下的社会。那就像在研究生物的时候，研究一只猫。你可以把这只猫抓过来，研究这只猫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存在。而他可以用这种方法，把社会当作一只动物，去分析、去认知、去理解，看它的各个部分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综合的方式，来组成这个生物的。

用这种生物学的比拟方式来看待社会，到后来，就发展出了现代社会学里最庞大的一支，我们称之为功能学派，或者是功能论（functional lesson）。这很容易理解：功能论的思考模式，就像研究一只猫，把各个不同的部分综合在一起。

我们会问：猫的尾巴是干什么的？它在跳跃的时候是平衡用的，它在外观上可以表达情绪，这都是尾巴的功能。

猫的爪子，我们要如何解释？研究猫的爪子，它作为一个部分，什么时候收进来，什么时候放出去，它和猫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最关键的是，爪子有什么用？一旦我们可以描述爪子有什么用——有防御的功能，在攀爬的过程中还可以帮助猫附着，还有威胁的功能——我们就可以解释，猫爪为什么会有软垫。软垫的功能，一方面可以让猫消去脚步声，隐匿行踪；另一方面，软垫可以帮助它，在跳下来时缓冲身体所受到的震动。还有猫的毛皮、猫的耳朵、猫的大脑，我们可以用同一种方法，描述这只猫的各个部分和总体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整只猫的所

有部分组成了一个有机体，而且是我们可以理解、可以掌握的总体。因为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功能，所以只要弄清楚功能，就能够形成这个整体的生物的图像。

刚开始孔德发展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分析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对社会上各个不同现象，先探索背后的机制，再分析、探究这个机制在维持社会运作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所以不出意外，在现代社会学里，很早发展出来的就是功能学派，而功能学派其实就对应了孔德的社会静力学。

不过，孔德在他的社会学概念下，除了提出了静力学之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领域，对应称之为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社会动力学比社会静力学更重要，尤其是它关系到马克思如何看待社会，如何解释社会，以及如何解释社会各个不同阶段的变化和演进。

9.　孔德的雄心：所有学科，都应该隶属于社会学

社会动力学的出现

在孔德的概念下，他特别解释了为什么到他的时代才出现了社会学。因为我们需要足够长的时间让科学得以发展。科学发展到能够研究生物，已经非常困难了，还要更进一步发展，才能研究社会。也因为社会的最基本模式是总体先于部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产生了光是用生物学来研究社会并不足够的缺憾。

讲到生物学研究的方法，如果研究一只猫，当下的这只猫，我们有一个基本假定，那就是我们研究这只猫，就等于是在研究历史上所有的猫。我们不需要假定在历时性的情况下，会跟共时性有所差别。共时性即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只猫，这样的一种架构及功能，研究之后也可以将结论推广到所有的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曾经存在过的猫，应该都是符合我们所研究出来的结果的。

不同的部分所谓的功能，表示的就是在同一时间里，不同的部分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形成一个系统，这是从功能的角度，对于生物基本的认知和理解，以及从这里推演出来的研究方法。研究一只猫时，研究它的耳朵有何作用，它的尾巴有何作用，它的爪子有何作用，它的大脑有何作用，而它的胃在进行些什么……这是共时性的图像和系统。

按照孔德的说法，我们可以挪用这种在生物学上的研究方法，以及它所带来的想象，来研究人类社会，研究当下所有人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所有的社会的元素都扮演了什么样的功能：社会阶层、社会地位、社会身份，以及如何彰显社会身份的仪式，还有社会上许多交换的模式。这是一整套系统，我们可以将这套系统用生物学的方法予以分析

及描述。

但这还不够，因为这不能满足我们彻底理解人类社会的需要。为何会产生社会学？因为当时有非常强烈和特定的历史时间感，令人感觉到社会正在快速变动，旧的社会即将被推翻，另一个新的社会将由此产生。所以人类社会还有另一个整体更庞大的面相，就是它会在实践当中改变。

进一步，孔德就在原来他所说的那种社会静力学之外，另外成立了一个分支，这份使命对他而言更为重大，他称之为社会动力学。

社会动力学在论述什么？它不是去描述在静态当中如何理解社会，而是去理解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变动，还有社会会如何变动，社会在时间当中是怎样从前一种状态变化到下一个状态的，这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必然的道理，又有一些什么样的重要的因素、重要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这就是社会动力学所要研究的内容。

孔德的雄心：所有学科，都应该隶属于社会学

在知识发展上，尤其是当提起社会学时，孔德的地位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在孔德的那个时代，他不只明确地设立了一门新学科，称之为社会学，而且他对于社会学的定位雄心勃勃，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在今天的知识架构下，社会学被认为是诸多社会科学当中的一门。社会科学包含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另外也包括人类学，有时也将史学包纳在里面。其中有一门今天被称作社会学，即我们现在所认知的社会学。

不过社会学这门学问，在孔德手里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看待的。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马克思看待社会学的方式和态度跟孔德是一样的。孔德建立社会学时雄心很大，使命感极强，他将社会学看作人类知识发展的最新、最高的巅峰。

为了找到一种能够运用在研究社会上的科学，人类等了那么久，才达到足够的成熟度，累积了足够的复杂性。人类要把科学运用在其他各个不同的领域，不断地试验、成长并趋于成熟，运用如此之久，达到如此高度，才终于找到一种可以运用在社会研究上的正确方法。因此，社会学是所有学科的最高峰。

不仅如此，研究社会的时候，因为社会的总体高于部分，所以必须是研究社会的总体，才能称为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总体，意味着它统纳了所有与人和一切事物有关的知识的分支。

这是指你必须弄清楚政治是怎么回事，政治只是人类社会当中的一种权力关系模式；你还必须知道法律、政治制度、经济交易是怎么回事……然而知道这一切之后，不过就是弄清了社会庞大整体当中的许多被包含的部分。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一块块切开来去研究，把每个部分都研究透彻。但很可惜，这仍然不是社会的全貌或真正的面貌。最后必须找到一条路、一种方法，产生一个总体的概念，把所有部分再重新整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看见社会，了解社会。所以这些分支，包括研究这些分支的知识理论，都应该隶属于社会学。

孔德欲建立的社会学是一种统纳性的、包含性的、总体性的学科，它是科学在进展到最高阶段时才能够展现出来的。他的社会学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基础，那就是他在大学里教授的课程实证哲学（philosophie positive），他以实证哲学作为社会学的知识基础。

所以社会学也就等于将所有与人类有关的现象分析研究的结果，将所有知识所得全都统纳在一起，才产生这个伟大的、最高层级的学问。用这种方式所显现出来的社会学，也就规范了其他学科应该如何进行研究。

对孔德来说，如果没有这种社会学的视野，没有这套社会学统合的系统，我们该从何研究、谈论政治呢？最后依然要回到社会的总体上，依据这套标准，才能解释这样的政治在这个社会上本来应该发挥何种功能，才能判断这样的政治系统、政治运作、政治制度究竟是对还是错。

可以整理过去、指出未来的社会学

依照孔德的观察，历史学也被包含在社会学的架构下。社会学的架构给了历史学不一样的使命，甚至反过来，将过去的历史学予以嘲讽了一番。意思是这些历史学家研究了这么久，一直以为讲述往事就称为历史，其实这是在浪费时间去走错误的路。要用社会学的方式重新定义，改写历史和史学。

孔德认为，历史学应该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是如何改变的，这才是历史应该去研究和为我们记录的最重要的成分。历史为何重要？因为社会需要动力学。社会的动态改变只有在实践当中开展，在比较庞大规模的历史事件当中呈现，我们才能够看得到。仅仅经过3年、5年甚至20年、30年的时间，我们都不见得能够体会和理解社会正在改变。那就必须关注历史，因为历史可以带来50年、100年甚至1000年的眼光。从这个角度才能够看清楚，孔德所处的法国社会，正是要从过去存留了几百年的神权社会、军事社会中脱胎换骨，以打造科学社会，进入工业社会。

神权社会、军事社会为何没落，导致今日它们濒临过时？想要了解这件事，就必须往前追溯。神权社会和军事社会，以往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之前它们取代了什么不同的社会？如果从这种观点去探究，就可以解释社会形态如何在实践里不断地改变。

对孔德来说，这就是唯一有意义的历史。我们以前所说的历史都在讲述拿破仑住在巴黎时爱吃什么、他在哪里向约瑟芬求婚、婚礼用什么方式安排……孔德对此嗤之以鼻：这怎么会是历史？这些内容跟我们去理解并追索社会变化毫无关联，那就不该是历史学研究的合理对象。

有趣的是，孔德这个人被誉为社会学之父，但其实他当时所想建立的社会学，或他认为自己所建立的社会学，都并非今天的社会学。

孔德的雄心没有那么狭窄且谦卑。他绝对无意建立今天这种在众多社会科学当中的一门社会学，它甚至不是主流。如果今天孔德复活了，有人告诉他，这是你所建立的学科，然后让他研究今天的社会学，他一定会气得举起拳头作势打架，因为这根本不是他提出和追求的社会学。

他很清楚，他认定自己发明的这门学科，是人类用科学研究与人相关的所有现象，堪称最高峰、最顶尖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在孔德心目中，绝不可能仅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人类学平起平坐。他所认为的社会学高过所有这些学科，而且专门统纳它们。

社会真相基于哲学，可以用实证哲学开发出来的科学方法予以探究。它的整体性意味着除了当下现实的共时性所展现出来的面貌之外，我们还将时间和历史也加了进来。它是科学的、整体的，不仅可以分析当下现实的社会，亦能回溯并整理过去社会变化的历史。同时它还有一种作用——为我们指出社会变化发展的未来。

人类未来会发展出何种社会？这是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使命的一部

分。如果你真的采用实证哲学，用历史的方式研究所有来龙去脉，那么就要检验清楚是何种因素、何种力量促成社会汰旧换新。同样的因素、力量及模式，理应可以往下投射，对于未来社会将如何改变及发展指出答案。

社会学要掌握社会的真理及规律，因此从整体社会历史来看，在一切复杂纷纭的现象变化当中，会得出这个结论。一个对的结论不只适用于过去和现在，也必然适用于未来。因此我们就可以预见未来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或更进一步，未来应该塑造什么样的社会，乃至于科学地证明将于未来实现的社会。

孔德与马克思一致的信念

这样的社会学才是孔德的社会学，他的这套思考方法当然遭到许多质疑、困难及挫折。然而，正因他将社会学抬高至这般层次，有这份雄心和使命，以及他展现这些决心的那套说法，令其思想在当时极度吸引人。

在这个层次上，孔德告诉人们，你眼中所看到的混乱，有时让你极度不安的社会，他可以清清楚楚地，不仅替你描述现在的社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还能投射出寄托于未来的光明希望。只要以这种方式整理人类经验，就可以更进一步探索到人类社会的应然。所以我们要去整理并探索人类社会当中最好的一种的样子。而社会的应然，同时又等于社会未来的必然及实然。

这门学科多么了不起，它帮我们找到了坚决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人之所以组成社会自有其道理。过去组成这样的社会，我们经历了许多曲折，这些曲折来自我们的知识限制，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实证哲学及科学上准备不足。

但科学一直在发展，在科学方法上，我们现在可以去探究社会了，能够找出人类社会最好的一种模式，同时探索出让这个绝佳社会出现的方法和途径。

这是科学的调查，既然有从科学调查当中所产生的结论，那么它未来就必然会发生，关键只在于发生时间的快慢。当我们拥有了这样的科学知识，掌握了科学上所呈现的社会道理，我们就可以让讨厌、过时且

落伍的社会加速消失，让那个应然的未来社会加速到来。

如果我们不具备这种科学性社会学的知识，在浑浑噩噩的情况下，没有科学的协助，就只能继续缓慢地摸索，但并不表示那个未来的社会不会到来，只不过需要更长久的时间罢了。

这是多么光明的一道启示！孔德的这套想法给了马克思非常强烈的影响。对马克思而言，他研究社会的态度和孔德一样，是研究系统，必须找到科学的方式来研究这个系统，然后再找到所有因素，最后将它组合起来。

人作为人，集合成社会群体，这个现象会有不同的组合。而科学为何如此伟大？科学为何如此重要？因为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去探索各种不同成分及元素，以及应该用何种方法寻求最好的安排。

所谓人的历史、人的社会，也不过就是这样一种模式的推演，推演到后来就可以区分，哪些东西应该被淘汰，哪些东西不只应被保留，还应该被强调，甚至是加速发展。这是科学研究历史的目的，也是在以科学的方法来建立社会学，是孔德与马克思一致的信念及雄心。

10. 马克思与孔德的分道扬镳：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终极形态吗？

孔德与马克思的分歧：哪个社会是终极社会？

孔德对马克思产生的最根本的影响，是让他发现而且认识了什么叫作社会。当马克思在谈社会的时候，他的认知与理解很像孔德。他在谈到社会的时候，关心的和孔德是一样的，那就是在历史上社会为什么会变化。我们要研究社会，最彻底地研究社会，就必须要具备这样的一种视野，一定要探究出社会变化的最根本原因。

在对社会的关怀上，在孔德的概念里，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总体，而且是同时包纳了现实以及时间，是这样一种历时性都要一起加入进来的总体。马克思也关心这个叫作人类关系的总体。不过他和孔德当然也有一些根本的差异，他们对于人类社会之所以改变的一些看法和解释并不一样。

社会为什么改变，这是过去历史学研究所忽略的。因此孔德和马克思都很讨厌他们当时所看到的历史学，因为它最大的问题是，它一点都不科学。历史学没有办法经得起考验，充满了各种不同的错误观念和说法。

在过去，我们探究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影响时，历史学特别看重伟人，看重政治，看重军事，看重我们称之为重大的事件。重大事件对现实会产生极大的冲击，例如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的失败，例如罗马帝国的灭亡，例如蛮族入侵，这都是重大的事件。

这些重大的事件到底应该怎么写进历史呢？从孔德到马克思，他们认为关键的地方不在于描述这些事件，而是要去探索这些事件怎样让社会产生了变化，尤其是哪些事件让社会从一个旧的阶段进入新的阶段，

这个变化本身，或者是解释社会为什么变化，才是更重要的。

马克思在这方面走得比孔德更远，因为他提出了比孔德更明确的答案。他的答案是，政治的影响或政治所造成的社会变化完全是表面的，而在根本上，如果我们要真的能够解释社会如何变化、有什么样的变化，那就一定要看到经济以及和经济生产相关的因素。

罗马帝国之所以衰亡，表面上看以前的解释，是由于政治上的变动，还有蛮族入侵。可是对马克思来说，他看到的是，如果单纯只是蛮族入侵，可能造成社会上统治阶层的改变，但不会改变社会内部或者是社会根本的人际关系。造成人际关系根本改变的，是蛮族入侵所形成的生产方式上的巨大冲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了巨大倒退，在这个倒退之下，欧洲才进入了封建主义，有了封建制度，产生了封建社会。

所以封建社会的起源就必须要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而不是看罗马皇室、罗马军师、罗马人怎么跟蛮族打仗、怎么败退，这些相对没有那么重要，从经济的角度才能够把历史社会性的变化看得更清楚。

马克思从孔德那里承袭来了社会分析、社会综合的概念，也从那里得到了关于如何将科学调查和研究运用在社会理解上的态度和方式。当他要解释社会如何变化的时候，他指出了经济是最重要的促成、影响、决定社会改变的力量。但对于经济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他的概念绝对到达了孔德从来不曾到达、也无法到达的一个层次，那就是从根本上去理解经济，去讨论经济，这个经济的核心当然就是资本。

要如何理解资本，就和马克思心目当中怎么解释这段时间中社会性质的改变，是彼此循环、密切相关的。孔德看到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的变化，他的描述方式是旧的神权和军事的社会让路，让科学和工业的社会产生。马克思同样也在描述这个时代的变化，但他描述的语言不一样，他所使用的概念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他的评价不一样。

他的概念是，这个时候产生的新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它取代了过去封建主义的社会。资本和封建推动社会产生差异，因为它们有不一样的经济力量，有不一样的生产制度。为什么会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有了工业化，有了资本，彻底改变了生产。马克思所描述的是，取代过去旧社会而来的新社会，是资本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它有一种相应的新的经济状态。

马克思和孔德两个人在社会变化上的评价，也因而不一样。在这方面，孔德比马克思简单，也比马克思乐观。孔德乐观地认为，当建立了

这样一套科学的社会学之后，自己站在科学发展即将到来的终点上，他相信他所描述的新兴的工业社会和科学社会，就是人类社会真理所指向的人类终极社会的形式，所以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人类社会阶段的历史演变，依照这个科学所得到的结论，应该就在这里，这里会产生一个最美好、最合理的人类社会。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完全不同意，他也不可能同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当然是新的社会，然而这个新的社会最大的特色，不会是我们用这种方法探究人类社会，了解了所有不同因素变化与互动之后的最后的结果。资本主义本身不是最后的结果，资本主义的作用是让我们有机会透过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最终能够看到终点的社会图像。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过渡，虽然这个社会的形态是新的，它取代了、推翻了原来的封建社会，但这不是必然的。这就是和孔德不一样的地方，他认为这个新的不必然就是终结，就是最后的。这个新的社会有它自己的问题，它不是终极科学性的人类最美好的社会，而是让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找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方向。我们如果可以理解，就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更进一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瓦解，让它之后的下一个更新的阶段能够到来。

马克思的流亡反思：法国雾月政变与英国古典经济学

为什么马克思会采取这样一种对社会变化的理解，来看待自己当下的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呢？有一部分是因为，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非常关心经济恐慌。

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马克思的背景。在1844年之前，他是一个德意志人，他的身份是一位哲学家，而且他主要学习、主要信仰的是黑格尔哲学，他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分子。

不过马克思真的有非常特别的气质，他有高度的内在反省的能力，这是从好的一面来说。如果从坏的一面、用不那么客气的方式来说的话，那就是马克思内在有一种最大的动力，他最讨厌和别人一样，所以他一定要找到能够展现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各种不同的方法。

大家明明都是承袭这样一个德意志黑格尔哲学的传统，但是马克思早期写的一篇重要的文章，他和恩格斯一起写的文章，就叫作《德意志

意识形态》。这篇文章是他们回头检验自己德意志哲学的背景的产物，文章告诉我们，在这个检讨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德意志的哲学出现了哪些重大的问题。

他原本是这样一个拥有高度自觉的德意志人，然而德意志政治上的动荡和变化，使得马克思在流亡之中，先经过了法国，接着又跑到了英国去，这是非常重要的过程和经验。那个时候，到1848年，他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映1848年拿破仑三世登基时发生的革命。

这篇文章开头的那句话应该有很多人听过，他说："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事情，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是悲剧，第二次就变成了闹剧。"当然他在讲的是1848年拿破仑登基，好像旧事重演了一次。拿破仑第一次登基，这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法国社会的废墟上，升起了一个悲剧英雄。但是第二次卷土重来，就变成了一场可笑的闹剧。换句话说，在年轻的时候，马克思就保有这样的一种习惯，他要去探究我们所看到的表面现象，背后是不是有一种集体的意识形态或者是意识思考在发生作用。

有了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检讨法兰西意识形态的经验，等他到了英国，马克思就被历史和社会变化最重要的一项新奇现象深深地吸引了，那就是工业化，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变化。然而因为他已经有了这样思考层面上的习惯和经验，所以他很快也就在研读英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在古典经济学产生的时候，注意到英国人也有英国人思考的背景，也有英国人的意识形态，而他看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没有办法处理的大问题，那就是经济恐慌。

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动工业化之后，英国的古典主义经济学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试图来解释经济运作的逻辑。可是在解释的时候，他们所整理出来的这套道理，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奇怪的落差，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

我们可以再往前推，推到工业革命还没开始时，整个英国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相信分工，分工会带来"看不见的手"，把大家的私欲整合成公共的利益。只要在对的分工架构下，每一个自私的人的追求，反而会去创造公共利益。这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论调和基本逻辑。所以在看经济系统的时候，就意味着要描述经济系统如何一方面维持每一个人的自私，因为只有自私才能够产生工作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又使

得每个人越为自己工作，反而就越是照顾其他人。这是他们对这套经济模式运作的描述。

可是这个描述碰到的最麻烦的事情，就是生产力的循环效果——经济体系不时就会遇到生产和消费没有办法匹配的状态。生产过剩就带来了经济恐慌，经济恐慌更进一步，用后来总体经济学的概念讲，就产生了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之下生产停滞，因而又带来了生产衰退。那么经济恐慌到底是什么？如何将经济恐慌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派所描述的经济系统连接在一起？

在那个时代，从李嘉图一路下来，基本上古典经济学家都将经济恐慌视为这个系统当中的例外或是意外。意思是说，因为系统中的某些零件坏了，或者是有一些地方没有上油，或者有人开错了开关，所以这个系统在某些环节上被破坏了，因此就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它应该运作的那样好好运作，而产生了意外、外来的因素，造成经济恐慌。

所以，要消除经济恐慌，方法是什么？就是让这套系统回复到它最纯粹的状态下，在最正常的状态下去运作，不要有外来的、偏斜的、意外的因素介入，来干扰这套系统。如果这套系统可以干干净净地运作，就不会有经济恐慌。

这是他们基本的解释方法，也因而使得英国的经济政策基本上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想办法解决每次遇到的经济恐慌，就要想办法去找所谓非经济或者是非市场的因素，将它排除在外。他们认为这样这个系统就能够发挥功能，就能够运作得很好，就不会有经济恐慌，就不会有衰退了。

然而马克思不是这样想的，他来到了英国，看到这些古典经济的理论，立刻就察觉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些经济理论都是在英国的意识形态下操作的，而英国的意识形态就产生了一个致命的盲点，那就是他们无法看到，经济恐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没有运作好才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系统内部必然存在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出发，他所看到的经济系统因而引发的社会改变也不一样了。在这里，马克思建立了他的经济理论，同时也出现了他和孔德的分道扬镳，他自己建立了另一套截然不同的社会变化和社会史的图像。

11．一个德意志人的观察：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漏洞

马克思在观察以及分析讨论资本主义时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切入点，那就是经济衰退或经济恐慌的现象。

马克思来自德意志，所以他到英国，看到英国的资本体系运作，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视野，不会随便进入别人的思想体系里，所以他很快就看出古典经济学思想体系里最根本的盲点。

这是《资本论》的开端。《资本论》要解释，所谓的经济恐慌并不是外于资本经济系统的，不是因为经济系统没有好好运作才产生的，而是它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就是会造成经济恐慌。

经济恐慌的原因之一：无法偿还的债

在《资本论》当中，马克思提出了一条条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系统必然会产生经济恐慌。其中一条重要的理由，在前文曾经讲述过，那就是资本会产生时间递延。因为时间递延，所以所有的资本都要以支付利息的形式变成债而存在。资本家的所有钱都变成了资本，同时也就都变成了债。

整个资本主义是一套债务系统，而这个债务系统要能够运作，基本上有两个矛盾的基础。第一是你愿意借钱给别人，是因为别人愿意支付利息给你。没有利息的预期，债务系统不可能建立。但是因为债务系统在资本当中会产生竞争，所以你要能够得到资本，就必须要承诺尽可能高的利息，才能够取得资本。资本所产生的利息期待，会一直被炒高，

炒到最后，尽管它是外来偿债的保证，但这些承诺的利息会超过经济生产真正能够创造的成长。换句话说，经济生产成长的速率，一定赶不上资本作为债的利息承诺成长的速度。

为何会产生经济恐慌？那就是因为这些利息、债务无法实现，这种情况下，资本开始萎缩，就进入紧缩的循环里面。

经济恐慌的原因之二：被剥削的劳动者，成了拮据的消费者

不仅如此，我们再看马克思理论涉及的工人的身份。马克思引导我们专注地来看工人、劳动者，这时会看到另外一个矛盾。

前面讲到劳动者，讲到了剥削，那是一种最根本的剥削。资本家为什么能够累积资本？资本为什么能产生这些利益？凭借的是集中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榨取之后，接下来资本主义系统会遇到另一个不同面向上很棘手的事。

借用这种方式累积资本，用资本投资机器大量生产，提高了生产率，生产出许多商品。接着，商品要用什么方式兑现它的价值呢？商品就必须回到市场上，卖给消费者。更进一步追问：消费者在哪里？相当大程度上，消费者就是由劳动者、工人所构成的。因此，资本主义系统的资本要能够流通，必须要建立在这前后两段的剥削上。

但这前后两段的剥削是矛盾的。前段剥削是因为资本家控制生产工具，或者用我们今天扩大的观念来说，他控制了生产组织，所以使得人只能够变成工人，变成薪资劳动者。他愿意给你多少薪资，要让你付出多少时间，是由他来决定的。而你生产的价值多过于你的工资，就变成资本家的资本所得，他一定会尽可能降低你的工资，这样他就可以得到相对更高的资本所得。

这是前一段的剥削，前面讲述了很多。但是还有后一段剥削，在马克思思想里，也称之为异化的剥削。异化的剥削根本上来自生产的过程。工人所生产的产品，不是由工人所拥有。如果工人要拥有他自己生产的产品，要怎么办？回到市场上，工人只能够到市场上把自己制造出的东西给买回来，这称为异化的剥削。

一名工人现在在纺织工厂里，通过操作机器织了一块布，但这块布当然不属于他，他不能够把这块布带回家，这块布属于资本家。那么他何时才能把这块布变成他身上穿的衣服？他必须到市场上将自己生产的这块布给买回来。这就是异化剥削的过程。

再观察得更仔细一点。例如织这样一块布，其中有80%的价值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然后，你领到20元工资。那么这块布被做好了之后，你不能说这80%是你的，你补20%的钱，就把这布带回去。你没有这个权利，这块布属于资本家。

资本家、公司、工厂拿走这块布之后，到市场上去卖，这时要卖200元。你必须累积够多的工资，才能拿200元去买回这块布。这与这块布80%的价值来自你的劳动完全不相干。

从原来的80%的价值投射20元，到这时你必须花200元才能够将产品给买回来，这就是异化的剥削。也就表示虽然这样东西是出于你的劳动力，但它不属于你。

所以本来是你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个时候却回过头来剥削你，这是将近10倍的剥削，是异化的剥削。一定要有这个后段的剥削，才能使得资本的累积、资本的所得快速增长。

不过这后段异化的剥削，跟前段的剥削基本上是矛盾的。前段的剥削使得工人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角色，会一直被削弱，弱到工人所领的工资，不足以让他到市场上去消费。这个时候不就有很大的问题吗？你大量生产的这些商品，要卖给谁？如果这些商品卖不出去，那些投入的资本就没法回收。

资本运作最大的矛盾就是前段的剥削。如果你给工人很低的工资，用这种方式剥削他的剩余劳动力，一个工人做一件衣服，他只拿到20元，那他就没有这种能力及资格回到市场上，作为一个消费者去花200元买这块布。你前段剥削得越严重，后段能够剥削到工人的机会也就相对变少了。所以这两种剥削彼此矛盾。

倘若从两个方向看，第一个方向，为什么会产生经济恐慌？因为这两段剥削当中存在必然矛盾。你要降低工人的工资，让工人用很微薄的工资过日子，这样你就能够生产更高的商品价值来剥削，来寻求资本所得。但是，到后来就会产生你的商品没有消费者，没有人买得起，商品卖不掉的情况。对马克思来说，怎么会是外面出的问题呢？在理论上，显然就是这个资本系统、经济系统的运作方式使然。

再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就讲到了资本主义后来所进行的调整，包括今天大家所处的系统，包括为什么要有最低工资的保障，为什么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不是一个非常单纯而直接的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因为资本家要顾虑到，如果让大量劳动者都处在最低生活界限上，他们所生产出来的巨量商品就没有人买，就没有消费了。

由此可见，从资本主义进入后期资本主义，为什么全球商品的系统那么可怕，因为它就使得本来一个国家当中的这种前段后段剥削的矛盾，因此被延后，同时被扩大了。你可以持续地剥削自己国家的工人，让这个国家的工人、劳动者维持非常低的薪资，以致他们无法购买制造出来的大量商品，但没关系，因为这些商品可以卖到其他市场上。其他市场的工人、劳动者，他们有比较好的工资，就可以买这些商品。于是这些真正生产这些商品、在这些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他们的薪资就可以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这个系统也还能够运作。

但是马克思也有这样的预见，他告诉我们，只要前段剥削和后段剥削的矛盾持续存在，那么这个经济系统不管扩张到什么样的程度，都必然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因而不时会遭遇经济恐慌。这就不只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了，这也涉及他对社会的看法，包括从孔德得来的启发。

货币崇拜：全新社会形态下的全新思想与信仰

在写《资本论》的时候，马克思同时是在帮我们解释，社会的变化到底如何产生。原来的旧社会为什么消退了，又为什么会产生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这件事情上，他的态度、立场继承了孔德，但是马克思的思维比孔德要复杂10倍，他提出的解释也就比孔德复杂10倍。他所讲述的是，在历史上，造成人类社会变化再重要不过的因素，是经济力量以及和经济生产有关的这些因素。

再回到《资本论》第一章，这一章同时解释了资本社会是如何产生的，那就是借由商品形成。商品不是物品，不是所有物品都是商品，甚至不是我们通俗意义下所谓可以买卖的东西都称作商品。对马克思而言，商品不只如此。

首先，一个物品如果不能被交易，它当然不是商品。可是在资本主

义的社会架构下，社会和以前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个系统下商品之间的交易，涉及fetishism。这个词我们一般翻译成拜物，或者是拜物精神。

什么是fetishism？它指出形成商品交易的不只是市场，还有它背后的一套信仰、信念。这套信仰、信念也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的。我们可以把fetishism中的一个面向称为“货币至上论”或“资本至上论”，抑或“货币崇拜”。

货币本来是让人可以更有效交易的一种工具，可是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下，货币因为累积变成了资本，为了要追求资本的成长，人们就迷信应该要累积更多的资本。货币本身从工具脱胎换骨，变成了目的。本来在不同的信仰下，交易的关键核心、重点是物品，可是到了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交易的关键、重点不再是物品，而是货币。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是在这样一个思想信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要探索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社会描述的时候，就不得不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当中的货币信仰。

马克思明白表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联系：正因他是德意志人，所以他到了英国就可以观察到英国人看不到的东西。英国人不会意识到，他们在资本的系统下，已经跟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种宗教般的信仰。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是从宗教的角度去看英国人在资本主义下的行为和信仰。

要说明的是有个很大的差异，因为德意志地区从1518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基本上就有了非常兴盛的新教的信仰，而这种新教的信仰和原来的天主教，以及英国将新教和天主教混合所产生的英国国教截然不同。因为有这样一种宗教认识，以及宗教研究、宗教批判的知识背景，马克思就发现，英国人在资本系统下看待钱的方法，和宗教背景环境中看待上帝的方式其实很类似。所以他举例，如果在这样一个宗教系统下对一名信徒说：你身上佩戴的这个十字架，不就是一个金属所锻炼出来的项链的装饰吗？或者说，教堂里的十字架，不就是一块木头吗？你为什么要崇拜和相信这块木头？而耶稣基督不就是一个人，他的经历不过就是记录在一本书里的一段历史，你为什么要相信？如果用这种方式跟信徒讲话，我们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信徒绝对不会因为有人可以用化学的方式证明十字架只是金属或只是一块木头，就放弃他的

信仰。

于是我们便可了解，货币在英国的资本社会下，变成了一套信仰。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尝试，让大家来看一下：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不就是数字吗？甚至你可以证明，你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更改这个数字，或让这个数字产生不一样的意义。或者说，还有人手上有纸钞的话，你来拿一张100元的人民币，告诉别人你对这张100元的人民币进行了化学分析，这就是一张纸；你甚至可以明确地还原这张纸是怎么被印成一张100元的人民币的钞票的，用了什么样的油墨，在油墨印刷的过程当中加了一些什么样的防伪装置。这就是一张纸，你为什么要对这张纸赋予这么多的意义，给予、投注这么多的信心，觉得有这一张纸跟没这一张纸对你的差别这么大，甚至更进一步地对这张纸或对这些数字产生那样的着迷？这就像一个基督徒不能忍受别人把他的十字架拿走，告诉他这个十字架不过就是一块木头，你也不可能改变一个对货币有信仰的人。

对在资本主义系统里的人而言，钞票就不只是一张纸，账户里的数字就不只是数字。最关键的是，他相信这张纸跟这个数字可以增长，所以他的信仰有其基础和方向。

这就表明了一个全新社会形态的出现，来自一种新的经济架构，并由此诞生了全新的思想和信仰。如果你看不到这件事，就无法理解在历史上社会真正的改变到底是什么，也无法追究社会的改变从何而来。

从这个角度看《资本论》，另一层意义就是要告诉大家，马克思在描述一个新社会时，他在帮我们解释旧社会如何结束，新社会又如何产生。所以在这个面向上，《资本论》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史以及社会学理论的文献。

12.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意味着失去自由吗？

马克思与传统西方哲学本质论的相反立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有一个起点，那就是他重讲了一次人的定义。他对于人的定义就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为什么说这是重新定义人呢？因为它有一个具体的针对性。

长远以来，西方哲学的传统在探讨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去追索人的本质。在那样的追索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对马克思来说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我们在探索人的时候，想要找到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如何找到呢？在想象的过程中，首先会排除所有的社会关系，在探索人的本质的时候，要把社会关系当作偶然的、外在的因素，必须把这些偶然的、外在的社会关系剥除之后，才能看剩下来的是什么。从长远的西方哲学来说，这才叫作人的本质。

人都有一些偶然外在性，比如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城邦的一分子，或者是作为一个消费者，任何这种社会关系、社会身份，依照原来西方哲学的本质论看法，正因为随时会变动，即这个时候有这样的身份，到了别的时间，你的身份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都不是本质。如果要探索到本质，就必须要排除社会关系。

但是马克思采取了明确相反的立场，他认为“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句话。他重写了人的定义，这句话也就是说如果离开了、舍弃了社会关系，你就找不到人了。

例如经典小说作品，丹尼尔·笛福所写的《鲁滨孙漂流记》。这本书写的是一个离群所居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到了一个小岛上孤零零

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跟我们认识的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他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

然而这样一个人的生活，想象上极为有趣，但是也极为难写。我们看这本小说写到后面，还是要让鲁滨孙的身边有一个野人“星期五”，发生了人际关系。所以即使是这样一部经典的孤岛小说，仍然不能真正做到彻底没有社会关系。

《鲁滨孙漂流记》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记录的是例外。我们一直将鲁滨孙挂在嘴边，因为除了他，没有任何人会这样过日子，我们其他所有人都活在社会关系里。即使是鲁滨孙，后来其实也还是进入了跟星期五两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每一个人都拥有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如此普遍，于是马克思当然认为这荒唐而可笑——你怎么能说摆脱社会关系之后去追求的没有社会关系、光秃秃、赤裸裸、没有真实的人的生活情况，才算是人的本质？用这种方式了解或明白了人的本质，有什么意义呢？因此马克思采取了相反的立场，主张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要了解人，必须先探索人的社会关系。

从东方传统社会现状看“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离开了社会关系去寻找人，这一定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不过，进一步，我们要稍微仔细来看，马克思的新定义故意逆反了西方哲学强大的传统主流，尤其是经过文艺复兴时代，重新接回到苏格拉底，接回到古希腊城邦的时代，那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立场。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每一个人不应该是依附在社会关系或者是集体关系上面的，因此才会想，应该要在离开了社会关系之后，寻找一个个人主义的、个人性的主体。

相对地，我们就能明白，与西方这种个人主义相对照，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的传统里，某个意义上，主张的不就正是马克思说的，没有任何人是能够离开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的吗？

在东方或者说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你到底是谁、如何定义你，不是在讨论你个人本身，而是在讨论你是谁的儿子，你是谁的哥哥，谁是你的妹妹，你的姑姑又是谁。更进一步，那就是你在这个社会的网络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传统文化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这个转折点上，为什么会面临深刻的危机？正是因为缺乏一种个人主义的观念，没有个人可以离开社会关系，昂然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存在的概念。因此个人在这样的网络当中，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会有自由。

从荀子开始，在思想理论上，中国的传统就非常讲究位分，即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而且只能做什么样的事情。社会关系就决定了你这个人是什么人，规定你可以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当然也就特别能够体会，如果人单纯只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种人生也挺令人畏惧的。个体没有自由，只能依照身份去做这个社会或集体所要求你做的事情。于是我们不免在听到马克思特别针对西方哲学的个人定义时提出了相反的追求，在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时，会觉得冷汗直冒。

马克思的真实用意：“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同时，人有选择

不过让我们还是回到马克思。当马克思在讲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时候，并不表示他放弃了人的个体，或者是个人主义的立场。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说的并不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传统，像是中国或者日本那样高度集体性的社会，非常讲究社会角色，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在社会角色上，你就只能依照规范来行动、来认定自己。马克思的用意不在这里。

马克思在探索社会关系的同时，必然坚持人的主体和主体性。人的主体在于他可以、有办法、有权利对构成作为他这个人的所有社会关系，表达他的不同意见。这个不同的意见来自他的认知、理解及批判，甚至表达和抗议。

虽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当马克思如此定义人时，他知道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跟其他的社会动物有何不同。人组织社会时可以和蜘蛛、蚂蚁、蜜蜂做对照，它们都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动物，但是它们的社会组织来自本能，所以蜜蜂不可能组织出不一样的社会，每一只蜜蜂在它的组织当中也不会有不同的社会关系。每一只工蜂，它在蜂巢里的

社会关系通通都是一样的，每一只雄蜂在这个蜂巢里的社会关系也都一样。蜜蜂在建造它的蜂窝的时候，那种建造的技术会让很多人类的建筑师都感觉到不好意思，觉得没有蜜蜂这么了不起，没有像蜜蜂那样会盖房子。但是蜜蜂和人类建筑师最大的差异，在于一名建筑师不论盖出什么样的房子，他在盖那个房子之前，就已经在脑海里想象、选择好了要盖什么样的房屋。但是蜜蜂没有这样的想象或选择，这是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差别。

这也就是马克思念兹在兹的人的主体性。人有主体性，是因为人会思考、想象及有所选择，这件事情在人盖房子的时候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人不是蜜蜂，一定会想自己要盖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在没有先运用这样的一个主体性，去选择、去决定要盖什么房子之前，人不可能去盖房子，这才是人，这就是人。

人盖房子的时候会有这种自主的选择和想象，当然也会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最后盖出来的房子和原来想象的可能不是同一回事。但即使如此，人仍然不会取消自己的主体性。你的主体就是会思考、想象及选择。

盖房子的时候是如此，同样，在对待我们的社会关系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作为人最重要的主体性，用比较广泛的方式来说，就是我们仍然保有选择自己社会关系的一份主体力量。我选择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最后构成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是单纯被动的。

以非常严密的集体性的社会关系管辖每个人，让每个人都没有自由，这绝非马克思所认为对的社会的组成。如同前述，中国传统社会当中以亲属为主，以社会角色为主，每个人就会在亲属网络当中被固定其位置和人生追求，他只能成为这样的人，但这不是马克思心目中正确的社会存在。或是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组织当中，人被规定了一种身份，甚至成分，只能依照这个身份或成分去行为，去过日子，这样的社会关系也不是马克思心目中应该建立的，因为这样的人缺乏主体性。

人的主体性应该在哪里？应该要有说我不想接受这样的关系的能力。也就是我可以选择，我不希望别人一开始看到我的时候，先看到我是谁的儿子，是谁的爸爸，谁是我的姑姑。我不希望别人用这种方式看待我，我有别的社会关系，我可以选择自己的社会关系，我也可以对自己既有的社会关系表达不同意见，这就是我们的主体性所在。表达了不

同意见，意味着我有所选择，我不接受任何社会关系强加在我的身上。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起点。

他在探索什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主体性又在于对构成我们作为人的社会关系，我们有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利，我们可以有异议。当我们有异议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彰显了出来，变成了真实的人。

依照马克思的说法，人必然有一种批判性，这是跟我们的选择权、选择倾向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当马克思在批判时，这个批判就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人的选择。选择必然带来批判，因为你必须自行判断好坏。当你看到不好的部分，提出不同意的意见，不就是批判吗？

我们和蜜蜂不一样，蜜蜂源于本能，它无所选择，所以它不会回过头来反身质问自己为什么盖这样的房子。蜜蜂也不会问，它为什么是一只工蜂，为什么在所有的工蜂当中，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蜜蜂也不会问，它和旁边的另外一只工蜂，为什么一定是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

这需要一种反思。这明明是你自己的生命，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可是你必须进行主客分离，离开自己原来的意识，把自己变成一个相对的客体，用这种方式来观察、来检讨、来理解自己生命的处境。这是只有人类才拥有的力量。

回到哲学的根本上，马克思对人的双重定义：一方面的定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的定义则是人具有主体性。所以人会运用自己的主体性，去检讨自己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这个“我”，究竟长什么样子，然后更进一步去选择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于是，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不是落在我和大家都一样的本质上来进行的。你如果跟其他人都一样，就不会有主体了。

所以人的主体性在于我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让这些社会关系总和而构成我。正因如此，你不是一只蜜蜂，而是一个人，你就必然有一种批判性，普遍地内在于你的精神。

“批判”：《资本论》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身上会有这些强制性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的理论经常出现批判，这些我们都不能放过。因为《资本论》的内容太多了，所以一直讲述至此，我才有机会回到一个根本的现象。首先必须提及，《资本论》这本书其实存在着副标题。

在讲《资本论》经济理论的时候，我刻意避开了这个副标题，因为它直接联系到古典经济理论。现在讲到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才能够更精确地了解这个副标题的意义，它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我们仍然专注在“批判”这件事上。当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时候，他又清楚地把决定所有人角色的社会关系分成两种，意味着虽然每个人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还是要切记他的主体可以不同意这些关系，并有所选择。

因此我们要批判、反省地注意到，在构成我这个人的基本成分的社会关系当中，有一部分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或不是我自己可以选择的。他将构成人的社会关系分成两种：第一种是正常的社会关系，或是源自主体的社会关系，你自己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可以称之为强制性的社会关系，它是取消你的主体性、硬加在你身上，让你无从拒绝、非得接受不可的社会关系。后者在性质上，违背了我们作为人的基本批判性以及基本主体性。

从这种角度进一步看《资本论》。《资本论》的目的之一，就是马克思想要解释，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分辨身上有哪些强制性的、不能拒绝的社会关系。

依照马克思对人的定义，人就是我们的社会关系，如果是我们自己所选择的社会关系，这毋须解释，因为那是在运用本能的权利。那么什么东西才需要解释呢？那就是：我作为一个人，本来我有我的主体，我可以选择我的社会关系，为什么现在却有一些社会关系是强制性的，我无权拒绝？这种强加在我身上的社会关系，是怎么来的？

《资本论》在为我们解释：在现代的环境下——我说现代，意味着我认为经过了100多年，这个论题仍然成立——为什么我们身上会有这些强制性的社会关系？

这些不容我们选择的强制性社会关系，马克思明白指出，就是来自资本主义的经济。所以在《资本论》里，马克思主张，并且用非常细腻的方式证明，这套经济制度不是单纯的经济方面的逻辑而已，它同时创造了一套特殊的社会关系。这一套经济制度要能够运转，就必须仰赖这样一套社会关系，强制规定许多人的社会身份。必须将这种社会身份，

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劳动者的身份，强加在大部分人身上，否则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不可能维持资本主义的运作。

你作为人被这个制度强加在身上的社会关系，是一定要去检讨和了解的，因为你现在最重要的社会身份已变为劳动雇佣者。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变成劳动雇佣者，为什么你对这件事没有选择权，这个社会关系从何而来，你就必须更仔细地了解资本主义的系统，并聆听马克思给予你的解释。

13. 马克思的雄心：完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哥白尼革命”

依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要能够运作，就必须创造出雇佣劳动者。把一部分人定义为雇佣劳动者，强制他们接受这个身份，以雇佣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的人的定义、人的性质；进而，这种社会关系、这个社会身份、这套制度的设计与运作凌驾于作为劳动者的这个人以及他的其他社会关系之上，这个人的其他社会关系是由作为劳动者的身份来进行组织和安排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清楚解释，所谓劳动者的社会关系，或他的社会身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它又如何变成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关系，取消了劳动者、工人用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自主身份去决定自己的社会关系的这一面的自由和权利。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刻画

为了厘清此事，马克思刻意将社会关系简化成三种人彼此之间的互动——资本家、地主和雇佣劳动者。关键当然是雇佣劳动者，所谓的雇佣劳动者则意味着这样的身份不是他可以自由选择的。

《资本论》刻画了一种社会制度、社会组织，最大的特色是它由非自由的人所组成。这一群非自由的人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雇佣劳动者，他们的最大特性是，作为一个人，他们被取消了对这样的社会关系提出异议，甚至选择其他选项的自由和权利。在这种社会架构下，劳动者是以非自由的形式参与到社会组织当中，社会组织取消了劳动者的主体性。

我们要先了解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劳

工，他们是非自由人，是被取消主体性的人构成的群体。那么何谓社会主义？依照社会主义的定义，那就是取消、去除这种强制性的社会关系，让每个人都能够回归至马克思对人的定义，即人是拥有主体性的自我选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你行使主体自我选择的权利之后建构起来的，你是围绕着你的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社会主义的组织下，每个人都是以拥有主体的自由人的身份参与，它是这样组织起来的一种新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没有那么难理解，依照马克思的概念，那就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且相较于当下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错误的社会组织，它是一种对的社会组织。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这种理想的社会主义如何组合？这不是马克思一生撰写《资本论》、探索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有余力去仔细探索和描述的，因为这涉及未来。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生产模式以及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马克思都没有机会仔细琢磨。因为除了时间和精力上的限制之外，也涉及马克思的哲学立场，以及从这样的哲学立场而来的一种选择。

对马克思而言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去描述、规范未来是违背他的哲学任务的。未来是什么？马克思很少具体描述未来，他要描述的是未来和现在应该有哪些地方是不同的，也就是当下现实所存在的所有东西，有哪些是依照我们现在的判断，不应该也不会被带到未来去的。

所以《资本论》描述的是一个错误的、由非自由人借由强制性的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组织，这是错误的社会组织。这是《资本论》在社会层面赋予自己的使命，它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这种社会组织的方式是错误的。

“哥白尼革命”的比拟：资本主义不该是中心

接下来，为什么如此错误的社会组织会形成，甚至可以持续运作？如何了解他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所产生的这种强制性的社会关系？这种错误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又该如何发现并确定这是错误的？

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对我们在这方面的思考和理解也许会有帮助。这个比喻的开头是“哥白尼革命”，它是我们对于太阳系在天

文物理认知上的重大突破。

我相信大家多少知道“哥白尼革命”，它修正了从希腊开始的哲学，尤其是柏拉图的主张，对天体运作的前提假设的一个基本错误。基督教教会主张既然上帝造人，上帝造地球，那有人的地球当然就是宇宙的中心，人所投射的上帝所在的地球就是中心。所有其他物体、天空上的星体，我们看到它们在天空中不断变换位置，就认为它们必然环绕着地球旋转。其中最重要的是太阳，因为它是与我们关系最深的，太阳每天绕地球转一圈，我们总是会看到太阳在绕着我们转。

“哥白尼革命”的关键就在于纠正了这个错误，他发现并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真正的中心其实是太阳，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其实这也不难发现，因为在记录星体运转的时候，“哥白尼革命”到后来几乎无可避免，你若继续坚持地球中心论，就无法整理出这些星体运作的规律，就会显得乱七八糟。以至于在当时天文观察的理论当中，人们加入了许多周转圆来记录，但还是有许多星球运行的现象无法解释。

譬如最为人所熟知的行星逆行。相对于地球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其他行星，如果它们是绕着地球转，那么应该会不断沿着同一个方向转，转了一圈又一圈。如果用这种方法想象，就会观察到有些行星转了转，竟突然变换方向，甚至逆转。如果地球是中心，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哥白尼革命”解决了这些问题，最简单的事实就是行星是绕着太阳转，地球也是绕着太阳转，所以行星和地球之间的相对运转方向当然就不会是同一个方向。

马克思先用“哥白尼革命”来比喻，探讨人们在对待宗教时发生了什么事。

宗教就像是人们在哥白尼之前阴差阳错创造出来的一个中心，以为一切都绕着这个中心转。基督教就类似“哥白尼革命”之前的一个虚假的地球中心。后来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了解了宗教并非中心。宗教非但不是中心，反而如同哥白尼所提出的“地球绕着太阳转”的说法，宗教也绕着真正的中心在转。

马克思一再强调何谓真正的中心。真正的中心是人，即我们自己。我们不应该绕着以往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假象，也就是宗教去转，别将宗教奉为中心，以为宗教纹丝不动地控制人，而人是被控制的。

在这件事情上因果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如同“哥白尼革命”，我们

原先以为人应该被宗教牵动，随着宗教改变。然而我们后来才发觉事实和真相正好错位，应该是宗教被人牵动而改变。人才是真正的中心和动因，是由于我们希望信仰某种宗教，所以让宗教绕着我们转，宗教亦从我们的意欲中产生，这才是历史事实。

接下来，马克思再用类似这种“哥白尼革命”的说法解释何谓资本主义及其运作。资本主义的运作，也就是资本主义这套意识形态，它取代了宗教、建立了体系，让我们欺骗自己，误以为自己应该绕着这个中心运转。

现在宗教的牵挂消失了，照理而言我们应该回归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我们的自我、我们的个人作为人，理论上应该是中心，万物应该绕着人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仍然无法确立以自己作为中心的社会。

我们已经看穿宗教，它再也无法牵动我们，宗教只会绕着人转。无奈人却如此虚弱无用，我们放弃以宗教作为虚假的中心之后，又去寻找另外一个虚假的中心，它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体制。

马克思为什么特别引用“哥白尼革命”来解说资本主义呢？因为他要让我们观察到，这是我们后来单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时会错失的极为重要的观念及性质：资本主义是一套信仰，它并不单纯，也不仅是经济及生产的总和。

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是一套信仰，所以他必须创造出一种特别的社会组织来维持信仰。基于这套信仰，人们将资本、资本主义供奉至绝对中心，让我们的人生及生活中的一切，都错误地绕着这个信仰转。所以这是“哥白尼革命”之前的一种错误假象。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要做的就是为我们再完成一次“哥白尼革命”，让我们明白资本主义、资本不应该是中心。

资本主义的核心信念：货币会自我增值

资本主义信仰最核心的部分，用马克思的语言解释，就是相信货币的自我增值，这是贯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最强烈的信念。钱应该具备增生钱的作用，这是根深蒂固于所有人心中的想法，同时却是资本主义信仰所给予的一种错误观念。

现在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都是用一种资本的概念来看待你手中握有

的钱。这笔金钱变成资本，我们将它写作M。M在时间当中，你会预期它应该变成M plus。简单的公式：M plus ＞ M，这就是人们心中最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信念。这在资本主义之前并不存在，它也是资本主义改造每个人最为彻底的一种想法和信念。直到今天大家仍然相信这件事，完全不去质疑为什么M会变成M plus， M plus为什么必然大于M。

钱经过一段时间就一定要自动增值吗？为什么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M经过一段时间要变成M　plus，但倘若经过计算，M　plus竟等于M，我们就会觉得受不了，认为一定是哪里出了差错。如果将钱藏在床底下，200万元永远都是200万元，你会觉得这件事在这世上并不合理，愚笨得无法理解。

应该反过来问的是：我们的信念到底从何而来？我们曾经探索过为什么随着时间推移，M一定会变成大于M的M　plus吗？这个大于、增值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们不想追究，只想确认或坚信这件事，认为钱和资本就是如此。

其实这件事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复杂。马克思仍然用简化的公式告诉我们，本来M绝对不可能自动变成大于M的M plus，还原过程应为M—C—M　plus，也就是以金钱换取商品之后，又获得了下一笔货币，变成M plus，这个M　plus比你先前花去的货币要多。这中间必定经过交易，倘若没有交易，钱怎么可能自动变多呢？

然而，资本主义在此之上建立了一套信仰，使得我们即使明知未经交易，货币就不会增长，但只要货币不增长，就仍会心烦难耐。我们希望且认定货币会增长这件事已经成为一种信仰。我们认为在正确且正常的状态下，甚至可以将C省去，让货币经过时间的酝酿自动由M变为M plus，我们坚信着这份信念。

这是资本主义的魔术，但它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神奇。譬如，我们怎么让M变成M　　plus？通过将钱存进银行，或稍微复杂一点——进行投资，投资所得让后面的M　plus能够大于M。但何谓利息？投资所得和利息是怎么来的？在这个信仰所创造的假象当中，我们忽略了这些。我们必须忽略一些环节，才能够得到这种资本主义的公式及信念。

钱变成资本，进入这个循环里，同时也拥有了一种虚假的认知：坚信资本一定能够产生更有价值的商品，同时能够将更有价值的商品销售出去，进而使得资本增值。这是承诺，也是假定，是对于未来生产的商品一定能够创造利润的假定。但它毕竟只是假定或承诺，不是事实。

换句话说，资本从一开始运作，本质上就是一种复杂的债务关系，有资本就会产生复杂的债务。未来运用这个资本所产生的利润，以历史形式先附加在资本上，它还未真正实现它的利益，就已经开始被我们要求，它附加的利息要开始增值了。

资本主义必定会出问题，这是马克思的论理，而且非常精确。接下来他要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够运作，是因为它建立了这样的信仰，此一信仰又被落实在我们的社会角色、社会关系上，所以它是一组非常缜密而复杂的制度。这些制度环环相扣，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涉及罄竹难书的欺瞒，也必然带来无以计数的灾难。

14. 《资本论》的副标题有什么含义？

本节将追溯马克思思想及其理论的变化和发展。

马克思最早是黑格尔学派的德国哲学家，他进行了一番对自我的认知和理解，并写下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感受德国人的思考方式，以及体会在思考过程当中受到了何种限制。

接下来最关键的是，1848年他除了与恩格斯一同撰写《共产党宣言》之外，还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重要的文章。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他受到一次重大震撼后所产生的回应，这是他初次了解何谓法兰西意识形态，即法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及思考模式。

他重新掌握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紧接着又掌握了法兰西意识形态，等到他流亡到英国，读完英国古典主义经济的理论，他对于英国现实的资本主义运作的观察就变得无比敏锐，以及明白了此一运作如何反映在英国人的思考上。因此，他产生了撰写《资本论》的想法。

社会的落差：社会的实际面貌比社会理论更新

回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最关键之处，就是马克思敏锐察觉到一个巨大落差。法国经过大革命后天地变色，导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主要分成贵族、教士和一般平民）彻底被推翻了，也因而产生了极其复杂的社会阶级及社会关系。

如果大家对这段时期的法国社会史有兴趣，我向大家建议，最重要也容易的理解方式不是去读一些学术著作或历史著作，而是去读伟大作家——雨果的小说。其名著《悲惨世界》，背景基本上就是在进入19世纪、经历大革命之后，社会阶层互动极为频繁的法国社会图像。

马克思悉心观察到这个荒唐的情况。1848年整个法国政权的大变化

来自这些新鲜的社会力量、社会阶级。可是框住这个新鲜社会现象的，却都是旧观念、旧语言、旧道具、旧仪式，仿佛要被迫回到原来的法兰西帝国。

以这些充满陈词滥调的事物框住新鲜的现实，马克思体会到了相当关键的一件事。这件事情在一般人的认知上原本是常识，大家都明白，甚至能够体会，但马克思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要将对于人的认知的这种常识，扩及对于社会的描述和理解上。

所谓的常识是指什么呢？打个比方，应该没有任何人会天真地认为人的外表和内在会完全一致。我举自己的经验为例，我平常尽可能不随便参加同学会，我甚至有些佩服愿意且频繁参加同学会的人。

对我而言，参加同学会最令人惊骇的就是，20年、30年不见，同学怎么都变得如此苍老？当年我认识的那位18岁的青春少年，怎么转眼之间就变成了40岁、50岁？可是当我用这种眼光察觉并备感讶异时，倘若内在反省一下，就会发觉那是因为我以为自己也还是18岁的模样，却毫无自觉，看在同学的眼里，我也是刹那之间便渐显苍老。

许多人热衷于参加同学会，其实多少都带着一点幸灾乐祸的心情，看到同学们个个白发苍苍，以为自己相较之下算是维持着比较年轻的模样。这段比喻意味着我们看别人时是看到现实的样貌，然而我们却看不到自己的现实，在心中建构起自我形象，认为自己一定是同学之中最年轻力壮的那一位。

然后我们发现，每个人的自我描述及其内在，也不可能完全相符。不只是别人如何看你，在别人眼中，你的外表和内在不会相符，甚至你的自我形象和内在也不可能完全符合，这是一般常识。而马克思则看到、理解并推导出了这个洞见——这种事情不只会发生在个人层次，在社会层次上也有着同样的现象。

每个社会都存在着这种落差，而且它们基本上是同一个方向的。当社会出现新现象，往往缺乏跟得上的语言或观念来予以描述。所以一个社会的实际面貌，会比这个社会大部分用以描述这种面貌的语言和观念更新颖且特别，也可能变动不居、难以掌握。

从自我反省到自我批判

我们要描述这个社会，尤其当我们不知道要如何掌握这些新鲜变化时，就会诉诸旧有的语言、旧有的观念，于是用这种方式便掩盖了这个社会的实相。因此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点出了这件事，同时也就推演出：一个社会观察者、一个社会学家，他的任务为何？在这方面，马克思当然继承了孔德，同时也超越了孔德。孔德依然认为自己要做一个科学的研究者，但是对马克思来说，他所设定的社会学，研究的方式就必须要包含批判。

何谓批判？也就是要有一种反省的能力，要了解、看穿自我的形象和内在的真实是会有落差的；更进一步你要再反省，自我形象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到底有多大，还有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当我们讲到批判，在马克思思想的意识下，他不是提问单一的问题，而是一连串的对于问题的追溯——从自我反省变成自我批判。

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问的问题不一样。自我反省时会说：我的自我形象和现实中间到底有多大的落差呢？我一向把自己看成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省思之后我必须承认，原来我常常做一些不善良的事。这是一种自我反省，让人必须修正自己这种自我欺瞒的善良形象。

不仅如此，如果要进行的是自我批判，接下来你应该要认真地去记录和探索：一个善良的人的自我形象和不善良的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有哪些差距？你要去记录、批判并反省这中间的差距。再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是事实的情况会被我建构成我的自我形象？这个理由是什么，涉及哪些因素，又有着何种构成，也就意味着它的成因以及它的动能，还有它动态的变化究竟是什么。这才是马克思的理论观念下所谓的批判。

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资本论》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准确理解这个副标题，首先必须了解马克思复杂的批判观念。

当时他到英国，看到了英国以工业化作为核心，产生出一套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就是对英国的工业化、资本化发展提出的解释，他们提出了一种国民经济的概念，或说是国民经济的理论。

在英国发展出来的古典经济学当中，认定国民经济是一种纯经济活

动上的规律。沿着亚当·斯密一路下来，学者们相信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大胆地去追求自我利益。自我利益会在一个奇妙的——甚至不需要上帝——纯粹来自互动逻辑的“看不见的手”之下，被进行调配，于是就能够创造出最大的公共利益。这样的一种分工架构就构成了社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基础。

古典经济学的图像当中拥有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手”，来帮我们调配经济利益，背后也就联动着一个社会图像。这个社会图像所刻画的，也是每一个人可以自私自利地去拥有并发挥对于利益的追求。这些自私自利的人，在国民经济的架构下，不只能够和谐相处，还能够刺激并且贡献集体利益。

这是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所看到的国民经济图像。据此可以进一步推断何谓“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要将这样一种国民经济的图像，和他在现实中的英国所看到的，乃至于在欧洲正在发展的新鲜的国民经济现象，来进行比对。

又回到方才所述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篇文章的启发，它告诉我们，许多社会集体的图像与描述和现实脱节且不相符。要进行批判，就要努力塑造一个更接近事实的分析，并且产生语言和观念，对事实进行更准确的描述。

《资本论》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背后就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它要进行对国民经济当中的假象的一种争辩，这是马克思的批判。

在批判虚假社会组织结构时，马克思的论述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针对每个人自私自利、只做自己原子式的存在，就能够组成由“看不见的手”所协调出来的公共利益协和组织。马克思说这样的图像是虚假而错误的。资本主义真正的社会图像，是在货币信仰下对人所产生的阶级划分。人都是带着阶级身份进入资本主义的系统里，而不是以个人的地位、身份进入这个系统中的。

因此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马克思为什么要重写人的定义，把人当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这种在古典主义描述下的国民经济，将人明显具备阶级性、社会性的这些特质都剥除掉了，将人化约成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它会告诉你人性当中自私自利的本质是唯一重要的本质，而且只要发挥这种自私自利的本质，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和，就能够创造出美好的社会，然后大家可以活在一个公共利益有所发展的社会当中。

马克思要告诉你：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分明不是如此，资本主义

的社会并不是由一个一个缺乏社会性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具有自私自利、追求自我利益的本质的人所组成的。人具有阶级性，你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或是工人及劳动者，你是以这种阶级身份参与到这个体系里的。

马克思清楚明白地在《资本论》里，用这三个阶级的互动来理解社会，并进行动态分析。只有将人还原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才看得到资本主义社会，它能够更深切地显现真实、现实、当下正在发展的局面和态势。这是马克思的态度，这是马克思的批判。

15. “职业无贵贱”，只是说说而已

“职业无贵贱”是假口号，金钱决定所有职业的价值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有一种口号，这口号其实是不得已的反应，甚至是一种悲哀的反应，叫作“职业无贵贱”。为什么会有“职业无贵贱”的口号？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下，职业有着明确的贵贱，那么这个口号就是试图要保留或者恢复，在资本主义的系统成立之前，各种行业之间的关系。

在当时，有国王，有贵族，也有一般人。国王、贵族和一般人有阶级上明确的差异，否则也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可是法国大革命推翻的是国王和贵族压在一般人身上的差异性，但在原来的传统社会当中，国王、贵族当然高于一般人，可是一般人所形成的生活却有相对价值的空间。意味着我作为一个铁匠，跟你作为一个木匠、作为一个农人、作为一个经营水车磨坊的相比，很难估算出我们之间的高低贵贱，因为这都是相对价值。

相对价值除非进行具体交易，否则不会产生价格的高下。譬如有一名农夫，当他想去购买一座水车磨坊，他才会去与水车磨坊的主人谈价钱，因此才将原来浮动、不确定的相对价值固定下来。水车磨坊的主人可能跟农夫开价，他所开的价钱可能是这个农夫三年的收入。因而在这个具体的交易当中，这座水车磨坊相当于农夫三年的收入，这就是形成的一个固定价值。然而每个不一样的行业、每个人的财富又以不一样的形式而存在，所以这中间非常难换算，也就不容易显现出有什么样的高下。当然我们讨论的并不是像贵族之类的情况，贵族集中了庞大的财富，他们可以盖一般人很明显盖不了的房子，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在原来一般的贫民环境下，由于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相对的价值，所

以“职业无贵贱”，你依靠自己的职业而生存，谁也无法为你判断你的职业究竟价值多少，那个时代没有这种判断标准。

可是资本主义在社会组织上最重要的一种特性，即有一个严格且理性的，而且几乎不允许用任何其他方式平等化的贵贱分辨，那就是金钱。

金钱决定了所有职业的价值，不是指某个行业的价值，而是清楚明了地将所有职业都按照钱来排名，划分贵贱。“职业无贵贱”就是在呼吁，并不是赚钱最多的就是比较高贵的行业。为什么要如此强调？正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只要是能够赚更多金钱的职业，在这个系统之下就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较为高贵的职业。这样一种商品结构所产生的货币独裁，取消了从物品到人、到行业，原来所具备的相对价值。

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私领域的不平等

所有的东西都被货币绝对化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私人的领域就必然产生不平等。它涉及你赚多少钱，拥有多少财产，你能将多少财产用于可见之处。在这个资本主义系统当中，一切均以金钱衡量、来排序。历史上存留的一些高低贵贱之分，也都在金钱的刷洗之下被推翻、被改变了。

举例而言，在20世纪40年代到至6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一种现象，那就是大学教授与司机的职业地位产生了让当时的人非常惊讶、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改变。

在20世纪40年代，由于重庆在后方，必须通过滇缅公路才能将物资运进中国，所以这时候地位最高、工资最多的就是司机。而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早期，在台湾的几个主要的大都市，原来的三轮车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出租车。能开车的人是少数，能够拥有出租车更非普遍之事，所以开出租车看上去光鲜亮丽，也的确能够赚到充足的金钱。

在那样的情况下，那两个时代、两种社会呈现什么现象？就是说人心不古，司机似乎比大学教授更为重要，司机的收入竟高于大学教授。当时的人认为这不对劲，那个时代还遗留着一种传统，人们试图以不同的传统价值抵抗单纯以钱评断贵贱的现实。

然而马克思早已预见这种从商品货币关系延伸出来的社会关系，以

及它将会越来越严格，完全按照货币的理性安排。所谓货币的理性，既是最简单也是最粗暴的一种方式：富裕者为贵，贫穷者为贱。

平等公领域的出现：对私领域不平等的补偿

跟商品在货币当中被取消了它原有的相对交易价值、使用价值是一样的，人也在私领域当中被取消了他的相对价值，都必须臣服于货币所决定的价值。不过马克思还非常敏锐地察觉了，在私人领域上发生的事情，跟在公领域上发生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甚至在一个历史的观点上，资本主义系统必然因为这样，在社会上明确地去区分私领域和公领域。

前文反复提到，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尤其是他要批判资本主义、要推翻资本主义的意图，我们不能以粗浅的方式去看。因为资本主义是历史现象，也是特定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对马克思而言是一件暧昧的事，他当然看到了，也提出了、批判了资本主义非常多的问题。但我们一定要记得，马克思是历史哲学家，资本主义对他来说同时象征、代表的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是不可能跳过的。我们必须弄清楚资本主义，尤其是要弄清楚资本主义相较于原来的封建社会、原来的那样一种传统的状态，开发出了哪些进步的可能性，才能再进一步思考或批判、改革资本主义，使其变成未来更美好而理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马克思当时就观察到，在资本主义的系统当中有一种特殊的力量，会推迟资本主义因为不平等所产生的严重的大问题。货币独裁用钱来决定人的价值，再加上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划分，最后因为多数的人没有赚那么多钱，就会被鄙视，被压在社会的底层。这些社会的底层者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革命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路看到1848年的巴黎公社，马克思整理出了这段时期欧洲的政治变化，他注意到刚才提及的在私人领域当中所有人都会变成商品，被货币决定价值，这种不平等的状态会刺激大众，让许多人感到不舒服。

有多少人是站在这无穷等级的最尖端呢？大部分的人不论身处何处，永远有人比他富有。除了极少数的人，每一个人都会意识到，在这个系统下存在着高度的不公平。这里没有平等，因为它完全由货币的数字来决定。1亿元是很大的一笔钱，但1亿1000万元一定就比1亿元要

多。1元很少，但是0.9元就是比1元钱还要更少。所以这里找不到任何的平等，这不平等的情况会一直产生，不断地累积高度的不满。

所以在法国大革命引发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当中，设计出了一种方法——区划出一个公领域，让这个公领域被设计成平等的。法国大革命喊出了三个响亮且重要的口号：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

选民：被剥夺了阶级性的“原子式的个人”

平等如此重要，但最后平等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私人的领域里没有平等，在资本主义的货币和商品体系的笼罩下，在这种独裁之下，不可能找得到平等。那平等能够到哪里去？平等就在一个特别区划出来的公共的领域，这个公共领域最大的特色是，把每一个人变成了选民。所以选民可以得到什么？选民得到了选举权，另一方面，也得到了被代表权。你有权利去选自己的国会议员，也许你有权利去选你要的市长，甚至是总统，这是你所得到的。

公领域当中的选举权，对资本主义系统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弥补私人领域当中必然不平等的一个补偿性的调整。当然对马克思而言，这种调整或补偿是假象，是安慰性的。它特别强调票票等值，不管你多有钱、多聪明、多有成就、地位多高，当你进入这个公领域当中，你就变成选民，就必然是以一个个人的身份去投你的一票。你的一票和所有其他的个人，或者叫“原子式的个人”（atomic individual），是完全平等、完全等值的。

这样的一个平等的公领域所产生的效果，或者说希望它能维持的效果，是在公领域当中，每一个人借由选票，包括不计名的选票，包括秘密投票，都化身成为原子式的个人。所以你参与在公共领域里，在这里就能得到你所要的平等的权利及感受。

为什么特别提到原子式的个人？那也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阶级性被剥夺了。明明在经济的领域里，在私人的领域里，阶级再重要不过——你是一个资本家，或者你是一个地主，或者你是一个劳动者，不同的阶级身份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系统当中，你的角色、你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你能分配到的利益，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正因为在经

济的领域上，在私领域，阶级性如此根本，而且如此不平等，所以如果单纯只有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事实，如果每一个人都专注在私领域当中的不公平待遇和阶级性上，那么很快，资本主义的这种不公平就会酿成革命，资本主义就会被推翻。

因而为了有一个推迟的作用，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资本主义政治就出现了改革，那就是开创出另外一个公领域。公领域和私领域最大的差别是，这里假设每一个人都被去除了阶级身份，变成了原子式的个人。因为一个原子式的个人被剥除了阶级身份，所以可以实现人人平等。

资本家在公领域里不再是资本家，他与地主在这里都同样变成了选民。这样也就跟每个劳工进入公领域的时候一样，他的身份、意义及权利都是平等的。用这种方式创造出安慰式的假象，让在经济领域里明明因为身为劳动者的身份而受到了长期且深刻的剥削的这些劳动者，因为在公领域、在政治里所得到的这种平等待遇，一方面快乐地自愿放弃了自己的阶级意识、阶级身份，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在跟资本家、跟地主相对应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可怜、不平等了。

凭借这种方法，就在实质上是在高度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中，创造了意识形态上的假象，创造了虚假意识，让许许多多的劳动者、工人，许许多多被剥削的人，自愿放弃他的阶级认同、阶级利益、阶级身份，转而以选民、以原子式的个人的身份，和资本家、地主共同组成这样一个公领域的政治结构，这就是资本主义改革之后所创新的一套政治制度。这在马克思理论当中，有时候又被称为“资产阶级专政”，而资产阶级专政当然还有扩张延伸出来的其他意义。

16. 资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要刻意地抹杀阶级意识？

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对比

在资产阶级专政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那就是平等的选举方式。平等的选举方式，至少在形式上认定每一个人是依照自己的个人意志，而不是受到别人的引导去投下你的那一票，假设每一个进入投票所去投票的选民都拥有清醒的头脑，能够为自己做独立判断。虽然我们明知道这不是事实，但在形式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假设。

这整件事情所产生的首要效果是，为了维持这种表面的平等性，它让每一个人在公领域的政治环境下都被切开来，变成了一个一个独立的原子式的个人存在。这个领域基本上给了每个人彻底的平等。又因为要彻底的平等，所以平等的范围极其有限，这两者是关联在一起的。正是因为有限，所以才能够给出绝对的平等。

如此一来就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形成了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对比。当私领域当中出现高度的不平等，这个经济和社会所组成的私领域，范围其实非常非常广大，且不平等的现象非常非常众多时，人们就可以借由进入公领域当中去享受到绝对的平等，从而仿佛觉得自己在社会当中是和其他人平起平坐的一分子了。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只有范围非常有限，才能做到绝对平等，因此公领域中也就只有在投票权上是彻底平等的，在投票以外就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因为不可能设计得出既让每一个人都被切分成原子式的个人，又让每一个人都处处平等的机制。要票票等值，就只能够让这个选票只有有限的运用范围，在这个范围当中保障和形成了公领域当中的平等。

公领域的平等，相对应的，就是要让人遗忘掉，甚至无法再去追究

私领域当中的严重不平等。如此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有非常明显错乱的两种不同系统并存的。私领域高度的不平等，是由货币独裁所形成的绝对不平等——给每一个对象、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的高低不可能是一样的，那么你也不可能在这里去追求平等。另一方面，在公领域却给了原子式的个人绝对的平等——你跟地铁里的每一个人，跟你的左邻右舍，只要是成年、头脑清楚、能够做基本判断的人，你们在公领域，在投票上，就拥有同等的权利。

这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重要现象。马克思特别讲，资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被切开，变成原子式的个人，进入这个政治性的公共领域当中，才能够享有这样一种平等的权利。

被误解的“资产阶级专政”

所谓资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我们从字面上会误以为的，是由有钱人、资本家控制政治机器，那么少数有钱的资本家，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因此一定是贪污腐化的，只为资本家谋福利，而刻意剥削大多数的人民，用阶级专政的方式来压制大多数的人民。这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

当马克思在说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他所提出的最大特色，就是即使是资本家，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下也都失去了阶级性。资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就是刻意取消阶级性，不让人以集体性、具有阶级意识的方式进入，从而产生的这样一套政治系统。

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的政治系统？因为用商品逻辑和货币独裁所形成的私领域是绝对不公平的，这样的绝对不公平无法一直维持。除非是这些明明在私领域当中被压在底下、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可以得到补偿，让他们在公共领域可以感受到自己享有了绝对平等的权利。

这是马克思理论当中特别提出来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这等于是在描述今天世界上绝大部分民族国家的状态。

公领域给予你平等，主要是对私领域当中感受到不平等的人，用这种方法让你不要再那么计较，让你觉得私领域当中的不平等是可以忍受的。或许你原来是在资本评价系统当中最底层的25%，可是当你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公民，变成了一个选民，那么因为你拥有选票，所以这

些要竞选的人就必须要来争取你的选票。你可以批评，你甚至可以骂这些用选票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公职人员，在形式上把他们当作你的仆人。用这种方法你就不会再在意，你是社会底层的25%。

资产阶级专政的隐患

我们必须承认，资产阶级专政在一段时间当中被证明是有效的。马克思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瓦解，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公领域的资产阶级专政也发挥了拖延时间、进行修正的重要作用。

说到资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要特别提“专政”？意即如此设计出来的制度在执行时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在不平等的私领域当中，感觉到自己被不平等对待的人、那些在自我意识上的“失败者”必定是多数。所以你要在公领域给他平等权利的时候，就必须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让这些多数的“失败者”，让他们不会团结起来，不会以团结意识，尤其是以阶级意识，以群体、团体的方法来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如果他们用这种群体、团体的意识来行使政治权利，那就完了，因为他们会变成多数，这个时候他们所形成的多数就有可能会推翻资产阶级，就会影响到原来资产阶级在私领域所构成的这一套剥削劳动者的不平等的系统和环境。

这就是为什么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专政最重要的性质是刻意抹杀阶级意识。再次强调，资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明明在私领域当中有这么明显的不公平的阶级划分，可是在公领域当中却刻意地取消阶级性。因而在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有限的政治系统里，一方面可以给这些原来在私领域当中深受不平等待遇的人一种平等的错觉，但另一方面又让他因为自己被当作原子式的独立的个人，所以不会在阶级意识下和别人团结对抗不平等的最主要来源，也就是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才能够在这样的一种民主形式的政治体制下，形成他们的专政，用这种方式维持他们在经济和社会上的专政利益。

为何人们会误会马克思的论述？

马克思观察并思考资本主义的现状，他一再强调，他不只是要关心、分析现状，把现状解释给大家听，他还要更进一步地去改变这个现状、这个世界。“哲学家解释这个世界，但更重要的是要去改变这个世界”，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最大的差别在于时间，因为改变世界是放眼于未来。

马克思在分析阶级专政的时候，头脑里必然同时产生了要如何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想法。一方面是要如何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还要想象和刻画，在资产阶级专政推翻了之后，要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状态。

要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恢复工人与劳动者在政治上的阶级意识。所以为什么一再强调工人要团结起来，因为工人的团结不是以个别的、个人的方式彼此合作，而是以一个具体的、整体的阶级利益作为核心的组织原则。

马克思所提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他生前就已经是大部分人都听不懂的一套说法，已经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误会。许多支持马克思的主张，甚至将自己当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认为这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另外一项严厉的批判。认为他在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掌握了、垄断了政治的权力，你们握有政治权力，所以你们腐败，你们欺压在政治上没有那么多权力的其他人。

容我再次厘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这样的。在私领域，资产阶级、资本家，他们创建、维持、享受带有高度阶级性的社会。但是在公领域，在政治方面，尤其是所谓民主的制度，让所有的人，包括资本家在内，都以原子式的个人的形式进入系统，而这个系统最大的特色就是取消每一个人的阶级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连资产阶级专政都被误会，更何况当我们考虑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更是被误会得一塌糊涂了。

这一部分马克思本人当然也有责任，因为他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议题上，确实没有完整论述。更棘手的是，在这之后过不了多久，就有另外一个雄辩滔滔的革命家——列宁崛起了。他对革命的鼓动和推进，改写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列宁在这方面列了几个重要的等式，那就是无产阶级等于工人，无产阶级专政等于工人政党专政，共产党等于工人政党，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就等于共产党专政，这是一连串的全等式。

列宁所提出的这一连串的等式，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其实在原来的马克思的理论里不完全能站住脚。不过要完整论述列宁的理论为什么站不住脚，我们就必须要更仔细地推论，从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这中间涉及最重要的问题是阶级性，那我们如何让工人恢复阶级性；若工人取得了阶级性，又如何推翻原来的有限的、平等的公领域政治的状态，再怎么样进一步去创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将原来被分隔开来的私领域和公领域这两个领域统合在一起。所以必须要追求、落实的不只是在那个有限的公领域当中的平等，而是公领域和私领域重新并纳在一起之后的平等，并且是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上的平等，而不单纯只是公领域民主选票上拥有平等。这是一个真实的平等，一个彻底的平等，这是恢复所有的人都拥有劳动尊严和劳动自由的一种完整的人的平等，这才是马克思心目当中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

17. 无产阶级专政（一）：我的报酬是友谊，我的报酬是学问

无产阶级专政是怎样的？

无产阶级专政对应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的分析下，资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就是将人的存在区分出私领域和公领域，而私领域和公领域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私领域因为货币专政的关系，因为劳动者被剥削的关系，所以是彻底不平等的。但也因为有这样一种彻底不平等的私领域的存在，所以就特别规划出一个有限的公领域，在公领域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

资产阶级民主是一种安慰性质的绝对平等。每一个人以原子式的形式进入这个公领域里并得到了选票，而且选票是票票等值，所以让你在公领域里觉得取得了平等，再用这种平等来弥补和遮蔽私领域当中的彻底不平等。

在资本主义瓦解之后的未来会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要将资产阶级专政的公私领域并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在公私领域都要产生一种彻底的公平性。彻底的公平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多样性，依照自己的多样性而自在地存在。而这种自在的存在的方式就不再能用金钱、用货币来衡量，因此也就取消了来自货币、金钱的这种高下的评断。

资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进一步会产生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个时候，原本的劳动者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被剥夺了阶级意识，他们现在要恢复阶级意识。恢复阶级意识，了解了自己阶级的利益在哪里，然后用自己的阶级身份，而不是个人、个别的判断进入公共领域里，因而借此就可以将公领域阶级化。公领域阶级化具有合法性，那是因为对照地在私

领域当中，工人阶级受到了被压迫的不平等的待遇。因此以阶级意识进入公领域，是为了要彻底改造，将私领域当中的不平等予以取消，最重要的是要摆脱货币和资本的独裁。

我们如何彻底失去劳动自由

马克思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理想社会的时候，首先最关切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人摆脱了用货币来决定人的价值的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恢复了、还原了前面所说过的，作为一个人的那样一种不确定的相对价值。

不确定的相对价值必须要建立在劳动社会化上面，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当中，任何一样东西的价值都会被货币给卡住——每一样东西都只能够用货币来衡量，而且每一样东西都只能够和货币交换。因为货币的介入，这样一个体系的建立，就使得工人或者是劳动力，也都被用货币的方式来予以计算。

在之前的原始状态或者是在未来的理想状态当中，我们的劳动力是可以有相对价值的，意味着我们如何付出今天的劳动力，可以有自由的选择。用最简单、最直白、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讲，那就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去取得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报酬，或者是我们所需要的代换。这和理论上的原始交换关系一样，是一种自由的交换关系。

这样自由的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当中被取消了，剩下来的是资本家和工厂制度，把每一个人变成了劳动者。你不只变成了劳动者，而且你只能够将你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因为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劳动市场。

原本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劳动时间去帮助这个人挖水沟，我可以用我的劳动时间去教另一个人如何读柏拉图，可是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下却不准我这样做。因为我都得要先赚到工资，也就意味着我的劳动力没有办法跟别人的劳动力直接进行交换，我必须要先和货币交换，我先要靠我的劳动力去赚钱。

当我领工资的时候，那就不只是把人转换成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就变成了受限的劳动力。这个受限的劳动力，是为了要保证工厂的机器可以每天一直运作。今天有300个工人在这个工厂当中工作，明天这个工

厂要运作仍然需要300个工人，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今天的300个工人明天仍然会回到同样的位置上，所以就把工人的劳动力绑在了工作位置上。

我们彻底失去了我们劳动的自由。我们最重要的劳动自由是决定自己要如何实现相对的劳动价值，我们决定自己要用什么方式把它落实下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来交换什么。但是今天，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下，我们都失去了这样的自由，每个人都变成了被绑定的劳动者，我们的劳动都只能够拿去换同样来源的工资。你的劳动是跟工资牢牢地绑在一起的，工资取消了你作为劳动者落实劳动价值的自由的选择。

因而这是自由的双层剥削，第一层你变成了一个劳动者，你的劳动力只能够换钱，不能拿去换别的，这已经将你的自由剥夺了一层。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又被绑在一个工作岗位上，你只能够在这个固定的工作位置上去实现你的劳动价值。这个固定的工作位置会给你提供安全感，但它同时也就取消了你自由离开这个位置去做其他不同工作的可能性。

无产阶级专政要怎么实现？

马克思在想象这样的一个生产结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私领域要如何恢复相对价值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讲得很多，但我们可以推演出来，在他的理论当中，首先，他想象的未来社会，一定是经历了资本主义阶段的。

资本主义是人类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最大的特色是，因为资本集中，因为工业化，因为技术突破，所以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使得人得以征服自然、开发自然，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成就。

人征服了自然，开发了自然，从自然当中榨取出大量的资源，那要干什么呢？在资本主义的系统里，那就通通变成了资本家的财富。马克思说，这样当然不对，榨取出这么多，本来可以解放我们在生存上面对生产的依赖，让我们可以过得更好，但为什么通通变成了资本家的财富？

所以经历了资本主义之后，不管接下来是社会主义阶段还是共产主

义阶段，就必须充分利用在资本主义阶段被开发出来（但是由资本家私人拥有或私人享受）的生产力，让它变成公共利益。

今天我们可以体会，马克思的这种理论不完全是空想，因为现在在北欧等地经济发达的国家，这几年在议论中声势浩大的观点就是关于无条件最低薪资保障的政策，这就很接近当年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已经开发出了爆炸性的生产力，所以人不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生产上。所以资本主义阶段所开发出来的生产力就产生了集体性的自由，这个集体自由所形成的社会，它可以保障一般的人不愁吃穿。

这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无法想象，也绝对不可能做到。由于资本主义和技术开发，产生了人与自然新的关系，能让自然服务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创造出这么多财富。这些财富从原先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最有钱的资本家身上，到现在将要变成每个人的共同资产。只要将大资本家的资产平等化地发给大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都可以算得出来，就能够给多少人提供这种无条件的最低薪资保障。

北欧一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现在就在思考这些事情，它们靠着社会福利的机制，已经可以像马克思所设想的，让每一个人都有无条件的最低工资，保障基本生活所需。所谓无条件，也就表示你可以不工作仍然拿到这样的保障。

当然不工作却给你保障并不是恩惠，你可以不工作，这是为了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张空白支票让你选择，让你回到那种可以选择如何落实劳动价值的形式的自由，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

这个社会一方面由集体提供每一个人无条件的最低工资，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开发、发展，包括每一个人也可以自己去创造几千几万种不同的行业，几千几万种不同的工作。因为你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国家、政府集体给予你的无条件最低工资的保障，你就自由了，你随时可以去做任何的工作，所以才会产生马克思那样的象征性的说法，就是早上钓鱼，下午读柏拉图，等等。

关键的重点不在于读或不读柏拉图和读亚里士多德，也不在于到底是去钓鱼还是去打猎，而是意味着你就不再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你不被工资或者是工作的位置所束缚了。

还原在被商品化之前，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相对的价值，这个相对的价值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来予以实现，你就有这样的自主权，你有这样的自由。你喜欢去采矿你就去采矿，你采矿要三天五天，然后接下

来你不想做了，你就走了，反正有这么多的工作。再加上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大解放之后，我们所建立的这套生产制度也不需要全部充分地投入，这就意味着不需要每一样东西都全能发挥作用，这个社会也仍然能够运作。

这是马克思一直认为资本主义会带给人的一种解放的可能性。马克思绝对不是单纯把资本主义视为邪恶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同时是我们能够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然阶段。但是如果不打破这种由资本主义工业化开放出来的资源被垄断在少数资产阶级身上的状态，那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的状态。

有人的报酬是友谊，有人的报酬是美食

所以借由这种方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私人领域当中货币会退走。这并不是说不用货币，而是货币不再有这种独裁权。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能够靠集体提供基本的温饱，那么你要去做什么样的工作，这个工作仍然会给你带来酬劳，但就不是必然以钱来计算的酬劳，更不是必然以固定工资来形成、来计算的报酬，而且很可能完全不是以钱的形式所产生的报酬。

就像我现在在写如何理解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读者们没有别的办法，你们只能付钱来买这本书。然而在未来的那样一个理想的环境里，如果有人需要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我愿意去协助他，让他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许我每次去讲课的时候，他就会做一桌菜请我吃，这种交流关系令人欢喜之至，而且我们会视之为理所当然。

不是说现在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而是在现在的系统当中，这是一种例外，并且不被视为普遍的情况。相对的，那种因为钱而来的贵贱不平等的安排，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一旦每个人进入这样的关系，他就无从平等起来。

可是将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每一个人进入这种新的状态，他就不仅是取消了不平等，而且是无从不平等起来。不平等很关键的是因为有金钱作为衡量，可是到那个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计算一个人的财富总量到底是多少，所以你也就无从去衡量这个人和那个人，谁的财富比较多，谁比较富有。因为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所换来的报酬基本上是

多样的且不等值的，不是程度不同，而是种类不同。每个人在他劳动价值实现的时候，他换到的是各式各样完全无法定量计算的报酬。

有些人得到的报酬是友谊，有些人得到的报酬是美食，有些人得到的报酬是学问及知识，每个人都用这种方式进行不同样态的交易。在这种状况下，所有人都可以还原成自己劳动价值所创造出来的独特个人、独特自我。

这是我们从马克思理论当中可以推断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社会的私领域会产生的理想状态。

18. 无产阶级专政（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跟真实的历史是同一回事吗？

接着来看看马克思在公领域方面的想法是什么。再次厘清，马克思并不是国家理论、政治理论的重要理论家，不过我们从他的理论中，尤其是去延伸《资本论》当中对资本主义系统的讨论，仍然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及政府充满怀疑。

对他而言，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资产阶级垄断消灭了之后，无产阶级会借由各种不同的自主团体来介入公共领域，介入公共决策。这个时候就跟资产阶级的民主刚好相反，大家在公领域有高度的团体性，而不是每一个人用公民原子式的个别投票权利和平等的投票资格去介入公共事务。

大致上，这是马克思延续一整套社会理论产生无产阶级专政所彰显出来的意义。马克思特别强调，在未来的理想状态下，要让劳动社会化。劳动社会化意味着劳动的成果不再属于任何个别的资本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拥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劳动成果是相对价值自由所选择而构成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劳动价值就只能属于这个系统。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因此社会化了。

劳动社会化

整套社会理论和社会的想法，有一个关键所在。我们可以回顾20世纪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发展，就可以更清楚地凸显马克思的想法。

在20世纪共产主义的发展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要形成共产社会，就必须取消个人的多元自主，要求每个人都“长得一样”，尽

量让所有人统一，讲一样的话，抱持同样的思想，这就形成了20世纪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容我强调，这绝对不是马克思思想下所认定的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有的模样。

对于20世纪的共产主义政权来说，一致化，大家都一样，才有可能共产，共产的绝对平等是必须要站在所有人都一致的这个基本条件上的。马克思所想象的未来世界，前提与20世纪的这些共产主义政权刚好彻底相反。它的前提是尊重两件事实，第一件事实是不要设想个人的差异会取消。要用取消个人差异来构成理想的社会，那就不必讨论下去了，这绝不会出自马克思口中。他是从肯定个人差异的必然存在这一出发点去设想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

另一件事实，他也从不认为人可能去除自我权利意识。每个人都有权利意识，而且会想要得到更多权利。马克思绝对不会设想有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这绝对不对，因为只会存在希望“人人为我”的社会，而不会有哪个社会希望“我为人人”。当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自私的权利意识的时候，就必须要把这个事实放进来思考，才能去设想一个理想的社会。

还原人的相对价值能够取消层级制

马克思为什么乐观地认为，经过了资本主义的阶段之后，人可以进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要记得，他一直拒绝详细地去描述未来的世界会长什么样子，因为他觉得这违背了科学主义只处理事实、只处理原则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精神。

但我们可以从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进一步推论、了解，他所想象的还原人的相对价值之后，是每一个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差异性，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平等。这个平等最大的效果就是取消了等级制度的必要性。

一般当我们想要有更多的权力的时候，我们处在层级化的社会中，就总觉得要往上爬，爬到更高的地方，让自己更有权力。不管是政治上的层级组织、商业上的层级组织，还是学术上的层级组织，都让我们觉得只要能够往上爬，就可以得到更大的权力。马克思就说，我们应该要预见有这样的一个社会，有这样的时代，人们会理解这种权力意识是奇怪的，因为这种权力意识不是为个人设想、为个人设计的，这是为大家

设计的。

等到那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还原自己的相对价值，每个人都会有去追求权力欲望的不同形式。你不会为了增加你的权力，而忍着去任职主管。为何要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做这些工作？你会知道你真正内心想要的权力是什么，它跟每一个人的个别差异性结合在一起，开发出每一个人的个别差异性，同时再开发出每一个人的个别差异性所带来的不同权力意识。我们就不用担心因为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力欲望，所以使得社会变得那样可怕，会出现大家互相斗争的情况，甚至变成互相残害的社会。

在马克思之前有一名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提出对人类非常悲观的预期。他认为人是权力的动物，所以必然产生各种不同的斗争。如果没有加以节制，就会产生最可怕的悲剧。但是从霍布斯到马克思，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改造了西欧的社会，因此他相信接下来会有新的力量、新的变化，会以相应的方式继续改造这个社会。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相对乐观的关于人类未来的看法，用这种方式激励我们，应该去影响未来，来进行革命。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架构下，对于何谓未来社会的比较完整的描述。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真实的历史是同一回事吗？

从社会角度来看，商品仍然是最根本的。对马克思而言，如果离开社会，离开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就无法理解商品的意义。不过马克思进一步解释完商品之后，他要告诉我们，商品不会留在自己的环境当中，商品所形成的架构会接着去打造出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他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它和商品之间或者商品逻辑和商品结构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在解释马克思社会理论当中最复杂却又是最重要的部分。

不过马克思在阐述他的社会理论的时候，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他所使用的是理想型的分析方式；第二个特色，他所提出来的论点基本上都是历史论点。

资本主义是人类全新的历史阶段，他要解释资本主义从何而来，就非得切入历史角度不可。可是当马克思用这种高度历史意识进行推论，

他不自觉地诉诸理想型，意味着他不是真正在讲历史上现实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抽离了历史当中一些相对没有那么重要的偶然，替我们抽丝剥茧，看到内在产生的必然。将这些必然汇集在一起，就产生了这一整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或者是他的历史哲学。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一方面，马克思把这个结论说成是科学的结果，是科学研究所得到的真理；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必然是这样，那么未来也可以在这里得到推论。那我们不得不问：马克思所说的这套历史哲学和真实的历史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

马克思在他的方法论上把偶然的元素排除在外，留下了必然。但这样的一种论点会不会是一个循环论证，意味着这些被你视为偶然而排除在外的因素，因为已经被你当作偶然了，所以它当然不会在你的理论里发生作用？

那么所谓的必然及偶然又是什么？必然就是因为你已经当作它是发生作用的，所以把它放进来的因素。这是循环论证，也就是前提已经先保障了这个结论，这在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一种推论很难被检验，除非你回到历史上，更进一步地去做更细腻的工作。

韦伯对马克思的延续

容我稍为提及，从马克思联系到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因为韦伯就延续着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从他的历史哲学所产生的社会观，接着回到历史上，去检验马克思所说的内容。当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是用历史哲学的方式粗枝大叶地说，然而韦伯则是用非常仔细的研究去帮我们说明，且连续问了几个重要的大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资本主义？为什么是在这几个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而其他地方没有？

韦伯一方面延续马克思的论题，但又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没有问到或者是没有解答的一些关键点，因而形成了后来被叫作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知识类别。它既不是单纯的历史学，也不是单纯的社会学，尤其不是我们现在所认定、所理解的这种时政的社会学。

韦伯的视野相当了不起，因为他注意到了马克思的一个弱点——他在讲人类历史的时候，讲的是两套历史，然后再将它们混杂在一起。一

套是顺着欧洲，到后来集中在西欧，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后，再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路径，他将其整理成科学定理。可是这如果是科学定理，那就应该是人类普遍的历史。然而马克思也经常游移，因为他说在历史上，这样的定律发展会有一些例外，光是在生产方式上他就提过一例。马克思始终未解释清楚，因为他没有在这之上花太多精力和时间，但是却让后人焦头烂额。他所提的例外，叫作“亚细亚生产方式”。

在原始共产社会、封建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之外，还有一个例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既然是例外，那我们就必须要在以上三者之外去寻找它。在中国就产生了社会史论战，主题之一就是在讨论，中国的历史发展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科学真理是相符合的，还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个否定。当马克思在讲历史的时候，是把所有人类的历史都包含在内吗？如果马克思讲的历史其实只是部分的历史，那这怎么能被称为科学的真理呢？他只是拿了人类历史中的一小块，从全球的维度来看，只是那样一小块地区的一小群人，从他们的发展过程、他们的历史出发，那么怎么能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符合全人类现象的科学真理呢？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的理论不就站不住脚了？如果马克思是对的，他触碰到的的确是普遍的人类历史，那我们又如何理解其他和欧洲或者说西欧发展路径不同的地方呢？

韦伯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勇敢地接受了这个理论的挑战，所以他看的不只是欧洲，尽可能以他当时能够具备的知识储备，去整理不同文明、不同区域、不同社会发展的现象，包括去分析不同的宗教，他写了印度教，也写了儒教，另外还写了城市，去分析城市的历史。他用这种方式建构起自己的一套理论，这套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有许多彼此呼应的地方，但也有更多质疑和批判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将马克思和韦伯放在一起比对阅读，你也就会知道马克思在短时间之内建构、迸发出来的多面向的理论，韦伯在许多的面向上都能把它讲得更加细致，让我们在今天可以了解得更深刻，了解得更清楚。

第四章

马克思的人道探索与哲学关怀

1. 《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什么第一章叫《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有一本书，书名里就有Ideologie，也就是意识形态，这本书一般翻译成《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出版。一直等到1880年，这本书才由恩格斯帮他整理，在他们两个人共同的著作集里面，作为附录出版。这本书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要到20世纪，大家扩大了对马克思的认知和理解，这本书才真正被好好地阅读，也被好好地解释。

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有什么联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的第一章非常有名，标题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它是这整本书的基本大纲，一共有11条。这11条中的最后一条，即使你没有读过或听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也不知道《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有多少条，只要你读过书前面的章节，你就已经读过很多次这句非常有名的话了——“哲学家解释世界，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变世界”。这句话就是写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的。

有意思的是，为什么这本书的第一章要命名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费尔巴哈是人名，这个人是谁？他跟马克思有何关系？

他们之间很重要的联结，就是都属于青年黑格尔派（Young Hegelians）。何谓青年黑格尔派？这就要联系到当时在德意志甚至在全欧洲声名最高、成就最大的一位哲学教授，此人就是黑格尔。而在黑格尔的下一代，承袭并发展黑格尔的理论，也成为名声响亮的哲学明星的人，就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在相当程度上，就代表了青年黑格尔派。

青年的马克思在思想起源上，也是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黑格尔大部分的理论，例如他的辩证法，还有他对历史的许多看法。不过在一件事情上，他们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并做了逆转的解释。

了不起的黑格尔：用辩证法解释世界

我尽量言简意赅，因为这里涉及非常复杂的哲学史变化，以及各种不同哲学史家的主张。黑格尔哲学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容易读懂黑格尔哲学，因为西方的哲学传统是用抽象的方式来论理的，而把抽象的过程推到最极端的一种思考成果，就是黑格尔哲学。这也就意味着黑格尔在建构所有思考时，他的依据和理路都会回到柏拉图，也就是柏拉图最关键的理型说、观念论。

黑格尔哲学也就是极端的观念论，最主要的就是提出了一种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我们要如何认识这个世界？例如你要认识马，你会认识这里的一匹马，那里的一匹马，但是你不可能认识所有的马，因为这个世界上绝对有你认识不完的数量的马，那么我们怎么能说我们认识了马呢？

当我们自己曾经看过、曾经接触的马，可能只有5匹、10匹，或最多20匹、30匹时，你能说你知道马是什么吗？这不是要讨论马场上的这几匹马，甚至不是蒙古草原上的马，而是你怎么认识马这种动物。柏拉图告诉我们，我们要能够拥有知识，必须要先进行这样的过程：我们认识马，并不是认识任何单一的一匹马，我们要认识的是马的原型，或者用柏拉图的语言来说，是马的观念。你只是单纯地看到其中的一匹马，这不叫作马；你要能够体会并掌握马的特性、马的原型。

柏拉图用这种方式设定了哲学在做什么。哲学最重要的就是它不研究感官世界，感官世界太多元、太复杂，我们不可能通过感知感官世界当中的所有现象来了解这个世界，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那该怎么办呢？第一个程序就是必须要先抽象化。当你要理解任何事情，进行任何讨论，都必须要对这个对象先完成了抽象化，得到了它的理型，即它的概念（idea）或者它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这才叫作认识，这才是能够掌握的。

黑格尔基本上就是将这样一个哲学探究推到最极端。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所有事物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在抽象化了之后，再去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你要认识人和马的关系，就不是去体会任何一个人和一匹马的关系，你认识的是抽象的马的原型和人的原型之间的关系。

之所以说黑格尔所主张的是极端的观念论，是因为他的观点是极端的抽象。例如我们要认识并体会历史，对黑格尔而言，大部分像我这种研究史学的人，这种历史研究者都走错了路，因为我们这类人一天到晚认识的都是具体的历史。具体的历史就和具体的一匹马、两匹马、三匹马是一样的，不可能说明你真正认识了哪一种马。所以要认识历史，就必须认识抽象的历史，也就是在所谓一切事物变化的那个时间当中，找到最后它所展现出来的抽象规律。对黑格尔来说，我们用这种方式抽象地去认识了历史之后，回头再看那些具体的历史，就会发现都不重要，不需要一一地去认识它们。

黑格尔借由这种方式建构起我们可以称之为唯心的历史目的论。把历史经过这样高度的抽象化之后，他再去看历史的变化，就意味着看到了原来的一个代表最高抽象历史的原动力，他称之为历史的精神。

历史的精神先于一切，因为它是抽象化的，所以它先于任何历史或任何变化而存在，我们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变化的原型、变化的观念。这个变化的观念，当它单独存在的时候，因为没有形体，所以就没有办法展开变化。它本来就是一个变化的主体，它只是一个理型，只是一个概念。这个观念必须要先把自身客观化，之后才可以开始进行变化。那么就从这样的历史的精神开始，将精神客体化、客观化。精神客观化了之后，就依循一套固定的模式进行变化，这就开始进入了黑格尔所说的辩证法。

历史的展开只有可能是以这种形式进行的。为什么会产生变化？就是要不断出现正—反—合。意味着所谓辩证法就是说，本来朝某个方向是正面的或者是好的，可是从量变到质变，同样的东西不断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性质就改变了。从本来是正面的，变得太多了之后，就转而成为负面的，于是就进入反的阶段。反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还会产生合。这是黑格尔提出来的统纳所有变化的一套规则。

在那个时代，黑格尔为什么那么了不起，甚至重要之至？因为当时大家都对这套辩证法拍案叫绝。太多事物的变化，一旦放到辩证法里来检验，就都可以被理解和解释了。当我们追究的不只是如何变化，不只

是为什么和怎么样，而是像黑格尔那样更进一步地提出来，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变化，是不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可以统合的“为什么”，即为什么是这样变化而不是那样变化，那么就会发现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当时看起来真的太了不起、太有用了。好像只要有这样一种规则和模式，就可以统合分析从自然界一直到人的所有不同的变化。

什么是正—反—合？什么是从量变到质变？像是在大自然里我们会观察到的，一个池塘里开始出现青蛙，刚开始的时候数量不断增加。当青蛙的数量在增加的时候，这是正的阶段。可是青蛙增加到了一定的数量，这个池塘的生态不可能继续维持，以这样的趋势和速度继续变化。于是从量变到质变，必然就有了反的阶段。也许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青蛙，所以才引出了它的天敌，比如说老鹰、蛇，也在这里开始繁衍了。在这个反的阶段，也就是青蛙的数量涨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它并不会停下，也不可能继续一直增加，而是会开始减少，因为这时已开始增生越来越多的蛇和老鹰。

整个生态系统如此产生变化，最终会达到一个平衡。青蛙的数量既不会是刚刚开始繁殖的时候的那种状态，也不会是它到达最高峰的时候的状态，于是就有了“合”这样的一个新状态，这个合的状态也就等于是一个新的生态系统。这个新的生态系统也就等于是下一个阶段的正，它又会继续有新的元素开始成长，继续正—反—合—正—反—合，就会这样不断地循环。

这个辩证法从正到反，再从反到合，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些原则，很容易用来解释各式各样的现象，让我们看清这些现象，为我们分析变化如何产生。它可以运用到自然界的变化中，也可以运用在人的事务上，不管是个体还是集体、社会的层面，对各种不同的变化都可以解释。于是辩证法看起来那么有用，那么了不起，与之相对应的黑格尔的整套理论，在当时也就被视为伟大、了不起的突破。人在哲学的这条路上终于找到了这样一种彻底的抽象化，以至于几乎能够完整、全面地掌握真理的关键和突破点。

黑格尔认为，我们对变化的源头，也就是这份精神，这个统纳了所有变化原则而构成的抽象化开端，一旦能够掌握，也就不需要再学新的历史了。你所需要掌握的不过就是历史的精神如何在自我客体化之后，接着不断经由辩证法，正—反—合—正—反—合这样不断地循环向上。循环向上最终要到哪里去呢？要回到精神本体，也就是精神自身建立的

本体。

黑格尔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他一口气解决了过去从神学一路发展下来，在西方哲学史上被分成的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大家以为一定要分开来探讨的问题，他把它们全部整合在一起，而且看起来聪明得不得了。在整合之后，对每一个领域都提出了重要的解答——解决了知识论的问题，解决了目的论的问题，解决了本体论的问题。在这个系统当中，这些统统都解决了。

青年黑格尔派：在黑格尔之后，如何继续做一个哲学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跟在黑格尔后面的这些青年学生，也就是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当然跟所有人一样眩惑于这个可怕而庞大的系统。但是他们稍有不同，面对庞大的黑格尔系统，会体会到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承受着重大的压力，思考在黑格尔之后要如何继续做一个哲学家。

为什么他们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因为这里表达了一种清楚的挣扎，那就是“我们来得太晚了”。黑格尔好像把所有的哲学都解释完了，在黑格尔之后，应该就没有新的哲学，不需要新的哲学了，你就不需要继续当哲学家了。但正因为他们不甘心承认黑格尔把一切都讲完了，没有继续发展哲学的可能性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在一方面承袭黑格尔的情况下，在另一方面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哲学，让他们可以从黑格尔的阴影当中走出来，去建立起自己的另外一些做出贡献的地方。

当然，黑格尔在他那个时代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有一位非常不甘心的人曾经在那个时代挑战黑格尔的地位，这个人就是叔本华。叔本华并不属于青年黑格尔派，因为他的时间更早一点，他是和黑格尔同代的人。他去挑战黑格尔，特别是在同一个学校，选择黑格尔开班授课的同一时间，在隔壁的教室里开他的课。但结果怎么样？结果当然是他的班上没有人来上课，最后他不得不灰头土脸地离开了那个学校。

可是我们也看到，叔本华是真的提出了新的、不一样的哲学论点的，在他后来所写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开创了和黑格尔非常不一样的道路。但是在黑格尔声势大盛、占据主流地位的时候，没有

人会去考虑叔本华的观点。要等到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也就是经过了这些青年黑格尔派的发展，他们努力冲击了黑格尔系统，才开辟出了这种空间，让人们可以接受、理解叔本华究竟在论述些什么。

青年黑格尔派先进入黑格尔的系统当中，从中找到了批判和逆反的焦点，这个焦点就是黑格尔的抽象化或者叫抽象性。这些青年黑格尔派进入黑格尔庞大的系统里，他们要问一个关键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使得黑格尔哲学必须做进一步的修正，或者说它使人们在黑格尔之后还可以再提出哲学问题。那就是：用这种彻底抽象化的方式所建立的哲学系统，它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譬如，我们今天接触黑格尔关于历史的想法，坦白说我再怎么解释，大部分的人都会难以马上掌握。不过没关系，关键就在于：当黑格尔把哲学系统抽象化到这种程度，它会变成什么？变成我们无法经由现实来与之发生关系的内容，它与现实切断关系了。

在这里就产生了吊诡。在哲学的探讨上，黑格尔帮我们解释了一切，你从此再也没有任何的疑惑——在目的论上解决了这个世界的存在到底有无目的，这是有答案的；在本体论上解决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本体，也是有答案的；在知识论上解决了我们到底要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这也解决了，统统都解决了。

但是麻烦了，你明明知道黑格尔解决了目的论，解决了本体论，解决了知识论，可能你之前不知道，那么你现在知道了，但你不需要感谢我，因为就算我有能力把这些答案都传递给你，你接下来还是要继续过一样的日子。你原来生活当中所有的困惑、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问题，不会因为你掌握了黑格尔给你的这些哲学的真理就有任何的改变。这是彻底的吊诡，或者说吊诡到近乎荒唐。

我们理解了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真理，但在现实上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因此这些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者，就是在寻求用不同的方式，重新整理黑格尔的这套系统，也就是将他的真理和现实联系起来。

在这方面，费尔巴哈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成就最高，因为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这个论点也就是马克思最在意的，所以他才会去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才会把这本书的第一章叫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 投射论与反转论：为什么我们创造了上帝，却成了上帝的奴仆？

费尔巴哈为何没落？

费尔巴哈这个名字不只是我们相当陌生，甚至现在在德国学哲学的人都不太读费尔巴哈了。为什么他的理论会没落得这么厉害？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费尔巴哈得罪了人。比如说他得罪了马克思，所以马克思对他的理论提出了一些非常严厉的批判。费尔巴哈又在另外的思想面向上得罪了另一个人，那就是叔本华。叔本华很讨厌他，也对费尔巴哈的许多哲学论点提出了他的批判。在后世，马克思的地位越来越高，叔本华的地位越来越高，相对的，费尔巴哈的地位当然也就越来越低了。这是费尔巴哈的不幸。

不过费尔巴哈的不幸还不只如此。一方面，他在不同的问题上得罪了人；另一方面，他又有了错误的支持者。费尔巴哈影响了一个人，这个人接受了他的论点，然后把他的论点挪过去，作为自己思想的重要基础。但不幸的是，这个人的名气和他运用费尔巴哈理论的方法，远远超过了费尔巴哈本人，这个人就是尼采。

不管是反对费尔巴哈还是赞成费尔巴哈，我们都免不了看到尼采的影子。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费尔巴哈在那个时候创建出了投射理论，对他的投射理论比较简单的认知和理解，就是说他在讲宗教，在讲上帝。因为后来尼采的文字和思想观念具备高度的刺激性，所以尼采讲起投射论，就比费尔巴哈讲起来听上去更有趣，而且更容易震撼和感动我们。

尼采会直接地说，不是上帝造人，而是人造上帝。尼采的概念告诉我们，我们以前都搞错了：怎么会是像《圣经·创世记》里记录的那样，

由上帝把人造出来呢？才不是。我们是人，因为我们需要上帝，所以我们才去把上帝造出来。这个基本的观念其实是来自费尔巴哈的，只是费尔巴哈关心的方式以及他所提出来的理论的风格，和尼采有相当大的差别。

费尔巴哈的投射理论

我们回到费尔巴哈。他的投射理论是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上帝、为什么有宗教的，他认为上帝和宗教是人用投射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但是在他的理论当中有一个关键点，是被尼采在继承时丢掉的，那是因为费尔巴哈本质上仍然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是用黑格尔式的风格来解释观点的。他要强调的是，人因为没有办法作为主体来认识自己，所以必须要把想要认识的自己先投射成一个客体，才有机会看到自己，了解自己。

在那个时代，19世纪这一系列哲学当中，非常重要的比喻就是镜子或镜像。我们作为主体，认识的自我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为什么我们永远都需要镜子？因为只有我们把自己的形象投射在镜子上，也就是把它外在化，才能够进行观察，这也就意味着，你所知道的自己是你的眼睛平常看不到的自己。

你看到的或者是你想象的自己，基本上都不是真实的。如果没有镜子，你要如何想象、如何体会自己的形象呢？这个形象是什么？绝大部分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在心底形成的自我形象，跟别人看到的你，也就是镜子里反映出来的你，都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要找到一种方法，把自己投射成外在于你的客体，让你分离出来，好像看到别人一样，你才能够看到自己。

镜子的重要性更进一步就是抽象的投射的重要性，在相当程度上又是来自黑格尔的，因为黑格尔就提到了，主体自身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办法完整地掌握自我。主体没有办法完成自我，所以主体必须要找到一种方式，将自己客体化，才能够认识自己。

所以人为什么需要上帝？因为这是人自我了解、自我认知中的一种投射。我们把我们想象中要了解的人的各种不同的特性，在外在化的过程中投射成上帝，因此就有了上帝，因此就有了宗教。这是费尔巴哈当

时提出来的观点。

这是从黑格尔的哲学中延续下来的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发展。因为突然之间大家都被唤醒了，发现原来上帝是这样来的。过去反复思考一直觉得很困惑的问题，包括上帝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理解上帝，上帝又是怎么来的，上帝有历史吗……突然之间费尔巴哈就回答了这些问题，告诉我们，上帝就是人的自我主体客体化过程中的一个投射。

投射论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移转

这样对人的自我认知与理解的投射论，后来引发的影响非常大。举例来说，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当中，有一点其实也必须要放在投射论中，才能够真正地认识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洞见。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临床经验当中，发现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一个病人来说，如果他恨任何一个人，他要能够形成他恨这个人的心态，中间必须要有一个关键的构成，那就是他要能想象、感受到这个人恨他。

“我恨他”，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没有办法单独存在。一个人要觉得自己恨一个人，最容易的一种方式，甚至是必要的方式，就是你觉得或者是你察觉在语法上，主语和宾语之间的对反。“我恨他”要能够成立，在精神分析的潜意识当中，必须要先逆反过来变成“他恨我”，你才有办法体会、确证和宣告“我恨他”。

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我们在读弗洛伊德理论、理解精神分析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回到西方哲学，尤其是回到黑格尔哲学的背景。如果没有西方哲学或者是黑格尔哲学的背景，对于精神分析，我们常常就会理解、解释得太浅薄了。例如在中文世界里，一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会讲得很简单：你觉得他恨你，所以就可以合理化这件事——他都恨我了，我当然要恨他。

弗洛伊德如果只是为了这样推论，就不需要讲那么多，在日常精神分析的理论里，他不需要发展出这么多的说法。弗洛伊德要讲的是，是人的潜意识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潜意识在做什么？它在帮助我们处理显意识当中我们自己认为不应该存在的情绪。我们的潜意识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机制，帮我们支撑出这样的一个空间。潜意识在压抑的理论下，

就是让我们能够发现黑暗的情绪或自己的黑暗人格，然后去进行转化。

这个机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移转。弗洛伊德当然也觉得移转非常重要，所有的情感基本上都是移转性的。如果你读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你够认真、够深入，就会发现，如果你爱一个人，比如你爱上了某个男人，弗洛伊德会告诉你，这一定是一种转移的对象——那是因为你爱你爸爸，所以你才会投射转移爱上某个男人。你说没有这件事情，我从来不觉得这个人和我爸爸有任何相似的地方，弗洛伊德会说没关系，那这就有可能是，因为你恨你爸爸，所以你会爱上这个男人。基本上我们所有的爱，所有的依恋，其实都是移转来的。重点是你潜意识里所拥有的感情，必须要存在一个移转的机制。而移转的机制当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投射。因为“我恨他”对你来说，是显意识当中的一种暗黑的想法，应该要被压抑下去，这不是你认为合理的情感。

既然它不是一个在显意识上可以被接受的合理情感，那么你要找到一种方法——不只是压抑它，光是压抑没有办法排解，这会耗费掉我们太多的精神能量——于是在潜意识的机制里就产生了最简单、最容易的一种方式，那就是把你对他的恨投射出去予以客体化。

这本来是一个主观的感受，可是这个主体的感受因为来自你的自我主体，就像你看不到自己一样，你就没有办法充分、具体地去了解、解释、掌握，你恨这个人到底是在恨什么。

这种恨意，这种负面的、黑暗的情绪究竟是什么，又该怎么处理呢？很容易，你就把它投射出去。反过来，当你认为“他恨我”，突然之间，你为什么恨就都有了理由，或者都能够解释了，因为这是被客体化了，你这个时候需要去做的是去认识一个客体。当我们要认识一个客体，我们就有很多可以掌握的信息。对它所发出来的各种不同的信息予以整合、形成印象，再去理解作为客体的它，而不是理解你自己，反而可以得到更好的认识和掌握。

马克思的创见：将投射理论转化成反转理论

19世纪这种重新认识上帝的理论，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潮流，弗洛伊德的理论根源也就在这里。于是马克思也参与了借由费尔巴哈所提出来的论点重新思考上帝、思考宗教的潮流。不过，马克思另外有他独到的

贡献，他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把费尔巴哈的这一套投射理论更进一步转化成反转理论。

从投射理论到反转理论，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讨论、去质问：到底我们是把什么东西、什么性质投射到上帝身上，用来理解自己的呢？费尔巴哈讲的是，人基本上将自己能够想象的美好的东西都投射到了上帝身上，所以上帝是作为我们理想化的原型而存在的。但是到了马克思的理论当中，他更聚焦地看一件事情，因为他认为这件事情所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他要看我们作为一个主体存在，内在有一种让我们活着的重要冲动，那就是创造的冲动。

我们有这么具体、这么强烈的创造冲动，但是这种创造的冲动基本上是无形的，因为并没有真正的由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对象。在你还没有创造出任何东西之前，你已经拥有了创造的欲望，但你还没有创造出任何具体的东西，你就无法掌握、无法体会到你创造的欲望究竟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把创造的欲望客体化，才能够了解自己的这种最强烈的欲望是什么。

客体化有两种方式，依照马克思的说法，一种是正常、正当的道路，但也是一条困难的道路——你要如何证明、如何体会创造的欲望？那你就去创造出原来不存在的东西。一旦能够把原来不存在的东西变得存在，你就明白了，你就能掌握自己内在的创造欲望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这虽然是正常、正确的方法，却非常困难，因为它要让一团无形的创造欲望能够实现，变出过去不存在的东西，在你的手里跟你的生活、你的存在发生具体的关系。我们有多少人有能力、有勇气、有决心，真的去将原来不存在的东西给创造出来呢？

因为这很不容易，于是就有了另外一种客体化的方法，那就是我们把它投射出去，投射到一个外在的客体身上。上帝是怎么来的呢？马克思的解释是，上帝最重要的身份，就是一个创造者，他就是人把自己的创造欲望投射出去的客体，于是上帝变成了一个创造者。

但是在这里就接着产生了麻烦的问题，涉及了宗教最严重的问题。我们把自己内在主体的创造欲望投射到上帝身上，上帝变成了创造者，于是我们就变成了被创造物。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创造者与被创造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本来上帝是我们投射后创造出来的，但现在却反过来，上帝变成了创造者，我们变成了他所创造的。

于是这种逆转就不单纯是性质的逆转，而变成了地位的逆转。创造

者和被创造物，当然一个是主，一个是客，一个是自主的，一个是依随的。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被创造物比创造者更重要，因为创造者可以决定不创造，也可以决定他要创造什么，但是被创造物无法决定创造者，这是最根本的关系。于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上帝现在变成了主人，我们都变成了上帝的奴仆，而且是层次最低的奴仆，因为我们是上帝创造出来的。

在这种状况下，就出现了彻底的异化，异化就是我们变成了我们自己创造物的奴隶。上帝本来是我们投射创造出来的，但现在他高高在上，回过头来主宰我们。

这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非常重要的在哲学理论上的转化，这也是马克思建立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乃至于他的文化理论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3.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上帝虽死，但宗教不在了吗？

我们要了解马克思，一定要知道马克思有来自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非常坚实的哲学思考。不过当然，马克思的理论不完全是哲学的思考，他再三强调，重点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他的思想虽然源自黑格尔，但他并不是那样一种黑格尔式的思考者。更重要的是，他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认可一种特殊的论点，就是希望重新让黑格尔的思想和现实发生关系，所以要进一步分析现实。

到底是谁宰制了我们？

进一步分析现实，马克思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上一节中解释了怎样从费尔巴哈的投射论发展出上帝变成我们的主宰，有了这样一个异化的关系——上帝是主人，人是上帝的奴仆。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接下来推演到下一句话的时候，马克思提出了他的质疑，那就是“上帝拥有主宰人的权力”。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陈述句，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马克思指出，这并不是现实。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上帝不会真的主宰我们。既然没有真的上帝，怎么会有上帝来主宰我们呢？

可是换另外一个方向看，我们没有被主宰吗？马克思就进一步推论，什么叫作上帝？反过来说，这个时候不应该去怪上帝，不应该说上帝主宰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弄清楚，上帝根本就是我们投射所创造出来的。由我们投射所创造出来，没有真实性、具体性的上帝，他到底用什

么样的方式来主宰我们呢？

马克思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和尼采也不一样。尼采也是从投射论告诉我们，上帝就是我们投射的所有最美好的事物，是我们把自己向往但是没有办法达到的这些更高的性质通通堆在上帝身上，于是上帝就高于人；现在我们弄清楚了，我们就宣告上帝已经死了，就把上帝推翻。这个时候，人要努力地去当“超人”（Übermensch）吗？所谓超人，就是你要超越一般人，要超越作为人的平凡的这一部分，把投射在上帝之上的那些性质在现实当中去努力地实现，这样你就可以离开原来庸俗、一般的情境，变成一个超人。

马克思关心的不是这个。马克思关心的是我们到底要去打倒什么，我们要推翻什么。上帝没有真正的权力，那么真正的权力在谁的手里？真正的权力在上帝的代理人手里，不在真正的上帝那边。真正拥有权力的是上帝的代理人，那是教会。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取得了权力来压迫人，来主宰人。所以更进一步的是，我们应该要把教会打倒。

再来看看，这样还是不太对劲，因为教会是一个组织，我们是用拟人化的方式去说教会会主宰人。就像用拟人化的方式说上帝主宰人是有问题的一样，教会也不可能具体地来主宰人。所以应该要想得更确实一点，上帝不是真正在运用权力的，教会也不是真正在运用权力的。我们想到上帝的时候，教会是上帝的代表，可是真正握有权力的人是谁？握有权力的人是教会的代表。真正可以宰制人的是谁？是教宗，是主教，是教士们，他们才是教会的代表。

所以这又产生了马克思所看到的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模式，那就是在投射的过程当中，我们把一部分的欲望客体化了。客体化使它变得超越主体而存在，接下来产生了一层一层的逆转，这个超越的主体可以回过头来宰制我们。

如果真的是超越的主体宰制我们，我们根本就不用担心，因为这超越的主体是投射出来的。就像是我们从任何一个投影机里所投影出来的影像，那个影像如此真实，但是它有可能来打你一下吗？它有可能来逼你把钱交出来吗？它有可能杀了你吗？不可能。因为它就是一个投影，它就是虚幻的，它就是假的，它不可能有这样的权力。

可怕的地方是，这种投射出来的主体产生了它的代表，真正拥有权力的是代表或者是代表的代表。用这种方式，我们真正要针对的不是上帝，不是教会，而是这些教宗、主教、教士，这是马克思的现实主义。

马克思用这种方式来理解费尔巴哈，改写了费尔巴哈的理论，更进一步，就产生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巨大的差别。前面讲过，费尔巴哈很倒霉，因为他惹到了不对的人。之所以说不对，是因为其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马克思的思考能力远超费尔巴哈。

从18世纪到19世纪，新的世界里依然有旧的模式

马克思又注意到了一件事情：他活在19世纪，那么19世纪是怎么开始的呢？19世纪的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活在一个新的世纪，是一个跟18世纪很不一样的新时代，在一种新的秩序当中。那是因为有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理论上就推翻了旧有秩序。

对于法国大革命最简单的描述，就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召集了三级会议。三级会议的第一级是国王与贵族，第二级是主教与教士，第三级是其他人，那才是一般人民。开三级会议的时候，这些占绝大多数的人意识到，而且强烈地厌恶、反对上面两级极少数的人压在他们身上的感觉。大革命也就是第三级的人民要推翻第一级的国王、贵族，以及第二级的主教、教士。

大革命的结果是什么呢？不就是革命成功了吗？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玛丽皇后上了断头台，不是都结束了吗？国王都没有了，贵族被赶出去了，主教和很多的教士在我们称之为恐怖统治的时候都逃离了法国，因为如果他们继续留在法国，可能也都要上断头台。

那么革命成功了，也就意味着原来投射出去的教会现在也没有那种巨大的权力了，尤其是在经历了1848年的革命之后更是如此。为什么在1789年之后半个世纪，1848年还会有另一次的革命？这次的革命范围更广，在这个革命的过程当中诞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之后，马克思形成了他对欧洲世界非常重要的观察，这和他的上帝理论、教会理论，以及背后更根本的投射理论、翻转理论，都结合在了一起。他看到，在理论上这应该是一个新的世界，但在大革命之后所创造的新世界里，旧的模式继续存在。

新的世界确实是上帝不见了，教会没有了那样的权威。然后，法国成立了人民政府。人民政府的主体是什么？当然就应该是人民。依照黑格尔的历史理论，回到现实中，把人民变成历史的主体，这种情况不就

已经出现、完成了吗？

但马克思清楚地点出，这仍然是虚幻的，在当时的法国，人民的主体不是真实的。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之前，我们和上帝是被创造物和创造者这样的一种不平等的宰制关系，而真正的权力不是在上帝的手里，是在上帝的代表或上帝代表的代表手里；同样，到19世纪的法国，当上帝被推翻了，国王也被推翻了，人民取代了上帝，取代了国王，就像权力不在上帝身上一样，权力也不在人民的手里。权力在哪里呢？权力在当时号称人民代表的人手里，他们才握有真正的权力。表面上他们代表人民，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他们比任何一个把他们选出来的人都拥有更高的权力。

于是马克思不只要做政治分析，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不是真正在意政治分析，他要做的是对这种历史平行状态、平行模式的分析。他要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以为从18世纪到19世纪，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中间人和代表才拥有最大的权力。之前是这样，之后仍然是这样，这样平行存在的一个模式并没有改变。

当我们注意到这个模式没有改变，就产生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题目，这也就是马克思试图要解释的：

第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上帝不见了，甚至人民取代了上帝，变成了主体，但是实际上的人民，仍然没有真正的权力？这里马克思的解答，就联系到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有第二件事情，马克思在这里发展了他非常彻底的对宗教问题的思考。当他在进行他的宗教批判的时候，讲的不是我们以为的有上帝、有教会的那个基督教而已，他讲的是，像这样有上帝、有教会、中间代表人物有最大权力的模式，就叫作宗教。所以不管这个宗教所信仰的主体是什么，如果它有一个抽象的主体，如果它有一个投射的主体，又围绕着这个投射的主体形成了组织，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那样一个投射的主体，而是这个组织的代表拥有最大的权力，那么这就是宗教。

这就回到我们前面讲的，虽然18世纪有那样的天主教会，19世纪的法国成立了人民政府，可是马克思看到的是，18世纪的天主教会和19世纪的法国人民政府，如果更认真地去分析的话，他们基本上是一样的——这边是上帝，那边是人民，这边是教会，那边是政府；而真正最有权力的，这边是教宗，是主教，是教士，那边是选出来的领导，是政府

的官员以及政府的各级代表。真正的人民在当时这两个模式当中，都是被宰制的对象。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我必须提醒，这句名言一定要放在一个脉络下来认识和理解。这句话原来出现在马克思的一篇文章里，可是我们看一下，光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就让我们知道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因为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所提出来的批判。当他在讲宗教的时候，他指的就是这种因投射而产生虚幻的结构，是中间的代表僭越了权力的这种模式，这就是宗教，或者说这就是信仰。

为什么宗教和信仰是人民的鸦片呢？因为当人投射创造出上帝，人就用这种方式误以为自己完成了自己想要去创造的欲望。上帝存在，上帝变成了创造者，我们就不创造了，我们就自我取消了我们创造的欲望。这是处理我们的创造欲望最容易、最方便的一种方法：告诉自己我不是一个创造者，我没有权力创造，所以我不需要创造。

一方面，这解决了你创造的欲望。但另一方面，这就不要求你，也不会推着你一定要去创造出任何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有了宗教，就让人窄化了自己的存在，让你忘记，让你忽略，把你身上其实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全部都投射出去，投射到宗教上——不是上帝，不是基督教，而是一个超越的整体。

有了这种投射，把自己应该要去完成的欲望、应该要付出的心力投射出去，你就不用承担责任了。投射出去之后，这就不干你的事了，你其实就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你取消了作为一个人存在时，本来身上应该具备、可以拥有的那些最美好的东西，你把它们通通投射到了那样一个超越的主体上，让那个超越的主体替你承担。你所付出的代价是你投射的这个主体的代理人，这个时候可以来宰制你，可以来剥削你。

18世纪之前那样一种有上帝、有教会的基督教被推翻了之后，马克思却明确地告诉我们，宗教没有消失。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取代了基督教的宗教是什么？那就是国家。

这个时候，你把自己所有最美好的东西都投射到国家上面。你想要

很有尊严地活着，你就把这样的一种尊严的想象投射在全体国人身上。你认为人应该要礼貌，应该要好客，应该要力争图强，你就会设定你的国人是好客的，是礼貌的，是力争图强的。这就是超越的主体，这个超越的主体变成了国人。

这种集体的存在，一方面就让你觉得，自己是本国人的这件事情让你如此美好；但反过来，你所投射在集体之上的那些美德，就可以不用去实现了。这中间又有一种代换关系。为什么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关于美好的本国人的各种不同的想象和描述，那么你在描述这样的本国人的同时，你就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这种满足相对就让你不需要去实现它，不需要让自己非要变成那样的一个人了。这是鸦片，它用这种方式安慰你，用这种方式取消了你的需要，即需要自己去实践你认为最美好的那种人的素质。

共产主义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宗教的社会

所以这部分我们必须说清楚，不得不讲，因为太重要了。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他认为的资本主义结束之后如何进入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他所想象的那种共产主义的状态，是从来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马克思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无从正面地去描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的世界会长什么样子。但是你不能说他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因为他都是依照现实来推断的。他看到了历史唯物论、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用这种方式面对他所认知的当下现实，以负面的方法帮我们定义了什么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阶段当然是理想的，而马克思坚定的论述，却说不要让它单纯停留在美好的幻想中。他告诉我们：第一，这个想象是可以实现的；第二，这个想象是必然要实现的。这是一体两面。所以共产主义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宗教的社会。

但是让我们再强调一次，当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宗教的社会，他所谓的宗教不是过去那样存在的基督教，他讲的是超越的投射的主体，以及环绕着这个主体建立的一个组织。在这个组织当中的代理人，他们拥有最大权力，可以来宰制人民。这样的一种组织，这样的一种结构，就叫作宗教。

所以我们要能够理解和想象，共产主义首先要把因这样的一种投射而产生的宰制关系，或者说宰制人民的力量、宰制人民的中心给拿掉，之后才叫作共产主义的理想状态。

4. 资本主义培养了新的“人民鸦片”

被砍掉的佛像头

在台湾有一位左派的支持者叫史明，他曾经出版过他的口述历史。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中国共产党吸收，当时他本来在日本念早稻田大学，但最后一年没有念完，来到了中国大陆。从1942年到1945年，他在苏州和上海做中共的地下情报员。

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又到解放区去，很关键的是，他记录了当时在解放区所进行的改革。他从张家口一路往西走，经过了乡下，看到了庙里那些佛像都没有头。所以他就问，为什么佛像都没有头。人们告诉他，人民觉醒了，人民知道宗教迷信是不对的，所以就把佛像的头给砍了。

为什么要砍佛像？因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定要将宗教废除。不过如果我们严格地从马克思的理论来看，这是个误会，当然这个误会有道理，因为这种方式最容易做到。

可是误会的地方在哪里？在于依照马克思的理论，把佛像砍了头，并不代表人们就没有继续信仰他原来所信的宗教。另外一件事情是，宗教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是作广义解释的，并不是说佛教没有了，道教没有了，烧香、叩拜没有了，就没有了宗教。

如果还有一个中心，代表了所有人想象当中最美好的一切素质，包括公平、正义，当有这样的一个投射的中心，这个中心又形成了组织，这个组织又变得最有权力，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变形的宗教。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里，依照定义，这就是宗教。所以不是没有佛教、没有道教，就变得没有宗教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在苏联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反讽。

反讽的是，马克思用这种方式批判宗教，但是在苏联，很长一段时间，批判者变成了批判对象。

在苏联当时的环境下，人们把一切都投射到马克思主义之上。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最美好的，它代表了所有公平、正义、崇高的素质。也因为这样，代表马克思主义来行使权力的苏联共产党就必然拥有最大的权力。用这种方式，实际上等于是把马克思主义转化成马克思自己最反对的宗教了，而这恰恰是真正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要批判的。

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

一定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更确切地了解，在马克思的想象当中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会有宗教，是在那样的定义下的各种不同的宗教，在未来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都会消失。这也就意味着人不需要再把自己身上认为所要追求、所要欲望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投射在自身之外，去找一个更高的、超越的另外一个领域、另外一个次序的主体，你自己就是主人。

什么叫作人民当家作主？什么叫作无产阶级专政？回到马克思身上，他一定是坚持，要每一个人都作为目的而存在。因为每一个人都作为目的而存在，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宰制、被压迫，所以大家都在这上面彻底多元地解放，而且是平等的，那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当家作主。这时，就不需要再把自己做不到的或是自己不敢去追求的投射给任何外在想象当中的虚幻主体。

用这种方式去想象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意味着可以清楚看出人们在历史上所犯的严重错误，马克思有时候把它称为“反伊甸园”。反伊甸园指的是，人开始犯了最大的错误，以至于被从那样一种原始共产的美好状态下给抛掷出来，这里用的当然是《圣经》的典故。

《圣经》里说，是因为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禁令，上帝告诉他们不能吃苹果，他们却在撒旦的引诱下违背了禁令，所以他们就被赶出了伊甸园。那什么叫作马克思所说的反伊甸园呢？意思是，人开始认识了上帝，应该说，人从开始创造出上帝的那一刹那起，就失去了主体性，失去了自体，于是我们就从本来的或者是我们应该要回归的理想状态下失落了。

共产主义是什么？是要回到自己作为自体、作为主体的状态，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不需要外在的权威，我们要重新回来，自己作为一个创造者，不会抛弃也不需要移转自己作为一个创造者的身份到任何一个代理人身上，也不需要投射在一个更高的秩序上面。

如果每一个人都自己清醒地去追求自己存在的目的，那就是不需要鸦片的状态。鸦片是假的，鸦片是安慰你的，是帮你创造虚像的。你不需要依赖鸦片，而你能够诚实地活着，就是肯定承认自己作为一个创造者，不要逃避自己创造的责任，不要逃避自己拥有的这种创造的美好的素质。你用这种方式作为一个人而活着，每个人都用这种方式以做一个人为目的而活着，你不需要那样一个被你投射、被你移转目标和方向的宗教存在，这叫作共产主义社会，或者是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一种定义。那样的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是最美好的。

尼采要超人，马克思要创造者

接下来我们再回来谈马克思的宗教批判，那是他和尼采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尼采是一个个人的思考者，他追求的是“超人”。尼采跟马克思同样都看穿了上帝是假的，同样认为上帝这个时候不可能继续存在，但尼采要我们干什么？他要我们自己做上帝，不过那是一种个人的上帝。

所以在这一点上，尼采相信只有少数人可以变成超人，大部分的人就只是平凡的人。只有少数看懂了、看清楚了上帝之死、上帝虚幻这样的道理的人，才会追求把我们投射在上帝上面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放回来，自己去追求，自己去超越，从而变成了超人。

马克思关心的却不是我们任何个人的救赎或个人的成长，他也不是要像尼采那样追求个人能够壮大，变成超人。他所在意的，他进一步要去分析的，是一种不一样的模式。

之前有上帝存在，是因为投射和反转的关系，最有权力的人是上帝的代表。接着上帝或这样的一套信仰被推翻了，可是模式还存在，这个时候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崇高的国家，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体、集体、整体，拥有最大权力的就变成了这个集体、这个整体的代表。

为什么基督教被推翻了，这个模式却没有消失？马克思进一步就要去问去分析，于是重点就不在宗教本身，而是这个宗教（这里指广义的

宗教或信仰）背后的政治和社会的支撑。所以重点就不在于只是打倒宗教，而在于分析、认识支撑这个宗教僭越人民权力的原因，包括这后面底层的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的因素。

如果你不能去处理、解决这些社会和政治的因素，你打倒一个宗教，那么打倒了道教没有用，还有佛教，打倒了佛教没有用，还有国家，打倒了国家也没有用，还有一个变形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广义实质的宗教。一个宗教被打倒了，另一个宗教会在它的废墟上依照同样的模式继续建起。所以关键就在于我们要去了解产生这种宗教信仰的政治社会因素，和它们所产生的支撑效果。

在这里我们才进一步了解，马克思设想了我们必然要回归每一个人作为创造者而存在的状态。我们必须要回到这样的一个本位上，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需要上帝，不需要其他任何投射的主体。我们才可以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让每一个人都作为目的，同时作为创造者而存在。

资本主义是支撑“宗教”的政治社会元素

不过马克思又特别提醒，这不是他的空想，不是他的理想，而是他经过严格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分析我们从当下的现实到共产主义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差距，应该要通过什么样的步骤来消除这中间的距离。

他分析了当前现实的宗教，那种人民的鸦片，背后政治和社会的体制，他就看到了以前的基督教所依靠的支撑也就是下层结构，是封建制度的生产体系。没有了基督教，但人还在另外的改头换面的广义宗教里。不管你把这个宗教叫作什么，这一套“宗教”支撑的政治社会元素，它的下层结构就是资本主义。

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了两方面的认知和理解。一方面，简单说，资本主义一定有它相应的宗教，或者是相应的思想信仰的体系。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和信仰的体系，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存在。

如果我们从前面解释的经济理论来看的话，资本主义是必然会瓦解的。并不是因为有人对资本主义不满，从情绪上想要打倒它，而是资本主义有内在无法支撑的根本原因。

既然内在于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有这样根本的缺陷，它为什么还能

够维持呢？相当程度上也就靠着资本主义这种生产系统所培养出来的那一套人民的鸦片，让人民相信资本主义是好的，让人民把资本主义运作所需要的许许多多的观念，内化成为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思想和信仰。

这是一方面的分析。另一方面，因为这样的思想和信仰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所支撑的，所以一旦资本主义瓦解，这套信仰、这套思想也就会跟随着都消失了。所以不只是在底层的生产体系上面资本主义瓦解了，进入共产主义时必然同时发生的是，人们觉醒过来而看到，原来资本主义的这些思想和信仰是漏洞百出的，是不值得被相信的。

人们觉醒过来，另外一边的循环效果是，因为人们不再相信资本主义的这些信仰和思想，所以又加剧了资本主义内在经济体系中各种不同的矛盾，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循环效果当中，我们可以预见，而且我们可以期待，社会必然会一步一步走向那样一个新的没有了资本主义，也没有资本主义的思想和信仰，也没有了人民的鸦片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这就是马克思的想法和论证。

5. 马克思的复杂论理，要从康德的三大批判说起

我们继续来探索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根底。前文提到了马克思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来自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这段文字最后出现了一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这一段话到底在讲什么呢？这段话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释宗教呢？

回到马克思的文学性表达，重新理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我们回到原文，因为这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扩张到他的文化理论，都非常关键。这是我自己对照德文、英文、日文和中文翻译之后，重新做的一段翻译。马克思说：

> 宗教批判是所有批判的前提，人想在天堂的绝妙现实当中寻找超人，却只发现了自我的反应，只能够找到自我的类似物。在非人当中，他必须要寻找自己的真相。人创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人，宗教是尚未找到自我，或又失去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尊严。人不是世界之外居住的抽象存在，人是世界中的人，是国家，是社会。国家、社会创造了宗教，这是一种逆反的世界意识，因为我们就活在逆反的世界里。
>
> 宗教是关于世界的一般理论，是百科全书，是通俗形成的逻辑，是精神的高点，是热情，是道德肯证，是神圣的补充，是理想化的普遍来源，是人的本质的想象实践——正因为人没有真正的本

质。对抗宗教是对抗以宗教为光环的世界的战斗。

宗教取胜，一方面是真实沮丧的表达，也是对于真实沮丧的一种抗议。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无心世界的心、无精神状态之中的精神……

讲到这里他才写了这句话在后面——“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我把这段话这样翻译出来，很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我们一般通过翻译，还有通过我的解说，很难真的感觉到马克思的文字风格。马克思的文字风格非常复杂，而且有的时候非常华丽，他会使用这种堆砌的语言。另外它具备高度文学性，或者是意象性的表达方式。他说宗教是人的本质的想象实践，正因为人没有真正的本质，单纯是这一句话，我们就要小心仔细地倒过来解释。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没有本质，可是我们希望能够掌握人的本质，所以借由宗教来帮助人，以为本质可以在这里，在宗教当中得到实现。

接下来他又说，宗教是安慰性与合理化的，因为人没有反抗宗教，宗教是无心世界当中的心，这真的非常难翻译。他要指的是在一个没有了心肝的世界里，宗教帮我们扮演了，或者是撑起了这样的想象。它是我们所需要的一种仁慈，一种心肝，它是无心世界当中的心，所以才说是在无精神状态下，我们自己去创造出来的这种精神。因此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

要先说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无心世界的心、无精神状态之中的精神”，最后才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段文字要认真仔细地来解说，不能够单纯就这样看过去，更不应该只是抓住了最后一句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把它独立开来，离开了脉络，离开了马克思的这种文学性的表现方法，然后去解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说马克思指责宗教麻醉人民，说他的意思是当人民痛苦的时候，并不会真正地去看痛苦的来源，因为有了宗教就得到了麻醉，就能够接受所有的一切。

我们不能只是理解到这样的一个层次，所以这里为大家展示了那么一大段马克思的原文之后，大家就必然能够体会到，马克思要说的显然不只是如此。马克思要说什么？那就要请大家有一点点耐心，我们要从很根本的地方，一步一步去推演马克思的意思。

马克思复杂论理的来源

开头要推演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系到部分和全体。马克思的文字从来都不是直白的，他会以各种不同的复杂方式来表达。从一个角度来看，他的文字有强烈的感染性。我们读到“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无心世界的心、无精神状态之中的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种文字比单纯告诉你宗教是坏的、宗教有什么问题、要去批判宗教，当然更有效，或者是能够产生更强烈的感染性。

但换另一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思想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不同的解释，让人们觉得那么难以理解，有一部分也就来自他的这种风格。这种风格和他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我们要认识马克思的思想，也就不能离开这样的文字风格，把它改写成单纯、直接、清清白白、简简单单的文字或者是论理。

他的复杂论理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就关系到部分和整体。这就牵连到马克思根本的哲学训练，这些内容是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的，关键在于什么是法。法是管辖人的行为，管的是人的行为的是非对错，所以讨论法哲学，一定要碰触到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

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有着明确的源流。有两大传统，一个是马克思自己所传承的黑格尔的传统，他是青年黑格尔派当中的一分子，他们对黑格尔做了一种批判性的继承。在批判性的继承当中，要重新解释黑格尔，这一群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无可避免，一定会去援引另外一个重大的传统，就是康德的传统。所以要理解康德的传统、黑格尔的传统，然后才能进一步去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当中，关于部分和整体他是如何律定的。

康德的三大批判

我们稍微再往前探索，就不得不解释康德哲学是怎么回事。康德哲学建立在连环的三本大书籍上——《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这是基本上到现在我也不敢在任何课堂上讲的书。

对我来说，这样的书我可以把它称为“闪烁的引诱”，意味着像康德

的三大批判，或者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样的书，都是我们在理解西方近代思想时最关键、最重要的著作。因为根本，所以我们绕不过去。但是它的根本性，同时显现在它的深奥和复杂性上——其中有这么多哲学的专有名词，又有一层又一层叠加建构起来的逻辑，而且在这些书里，还有对之前所有哲学的整理，乃至于辩驳。这样的书只能够勉强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让我们尽可能地在简化但不扭曲的情况下，告诉大家康德和黑格尔有关系的部分，尤其还有康德加上黑格尔是如何影响了马克思。

康德写了三大批判，这三大批判是互相联结在一起的，它们是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所以这三本书没有办法分开来读，甚至不能不照顺序读。

《纯粹理性批判》是根本，它对应西方哲学上的认识论，意味着要去探索：我们怎么会知道任何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椅子是红色的？为什么我们知道所有的红色是同一种颜色？我们到底如何认知和理解这个世界？我们如何知道任何的事情背后的基础是什么？这就是认识论的大问题。

康德建立了他的哲学，其中非常重要的特性就是从认识论开始，把认识论作为基础。因此他写了《纯粹理性批判》，意味着我们先要搞清楚，知识是怎么来的。另外，为什么那是“批判”？他告诉我们，要认真地去承认，我们认知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在它的限度下，承认这在限制我的同时，就产生了理性，这是“纯粹理性批判”。

《纯粹理性批判》要解决的是认识论的大问题，解决之后产生了稳固的理性的基础，我们才能够从这里去进行关于行为或关于美学的其他判断，于是才有《实践理性批判》以及《判断力批判》。

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呢？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只能通过感官的范畴来接近物，来和物发生关系，产生知识，我们永远无法探触到物自身。

刚刚讲到了红色的椅子，我们基本上只能通过特定的感官，感受到这个椅子是红色的，颜色是一种视觉的范畴；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感官，知道这个椅子有多大。但是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些知识，都跟我们感官的主观性是密切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我们感官的主观性，去真正了解什么叫作物自身，也就是彻底客观地不依赖我们的主观感官而去了解存在的这个物体。

而且，当我们用感官的范畴去趋近、去了解这张椅子，我们也没有办法掌握物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全部。这有点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名家的辩论，其中非常重要的诡辩是“白马非马”（《公孙龙子·白马论》），即白马不是马。

白马怎么不是马呢？这个论点很容易理解，我们用集合的方式就明白了。白马，白色的马，是一种描述，是一个集合。马，所有的马，是另外一个集合。这两个集合之间没有全等关系，白马这个集合小于并且属于马这个集合，因为它们不是全等的，我们就不能说白马是马，因此说白马不是马。

名家另外有一个诡辩，叫作“坚白离”，意思是一块白色的石头，我们不可能同时知道它是白色的，又知道它是一块石头。因为你是用眼睛看到它是白的，你动用的是视觉；你必须动用触觉，才知道它是硬的，才知道它是石头的质地。当你动用触觉的时候，你不会知道它是白的；当你看着它的时候，你不会知道它是坚硬的。这是把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还原到感官上。

中国古代的名家，用这种方式建构他们的诡辩，康德基本上也是循着这一条路，去建立他的纯粹理性批判。我们是在这样一个认识论的基础上理解这个世界，并且进行所有其他延伸出去的认知与理解的。所以在《纯粹理性批判》之后，康德的第二部书称为《实践理性批判》，它对应的是西方哲学里的伦理学。

我们确认了有一种理性判断，并且把这样的判断放在日常生活里来探究现实之下，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对的，又怎么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应该做的，而什么不是。这种实践理性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能够找到和纯粹理性一样，清楚明白的一种道德选择原则吗？这是“实践理性批判”。

《实践理性批判》之后，接下来康德所写的第三部书是《判断力批判》。判断力批判要处理的，表面看起来好像跟实践理性的对象类似，但是认真想想，又是很不一样的事。实践理性帮我们解决是非对错的问题，但判断力是要帮我们解决好坏或美丑的问题。是非和好坏、美丑，在判断上面是不一样的。

判断力对应的是西方哲学当中的美学。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美？到底有没有特殊的道理，有没有根据？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样东西比另外一样美？为什么不一样的人对于美会产生不同的判断？美的判断到底是怎

么来的呢？

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这三大批判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有着清楚顺序的大系统。这是康德的传统。但黑格尔不是这样的，黑格尔最大的贡献是，他把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和历史哲学统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比康德更完整、更庞大的系统。

这个大系统主要有两种特性。第一，它具备高度的抽象性，把所有东西都予以抽象，然后安排它们在抽象上的关系。第二，更重要的彰显出黑格尔不同于康德的地方是，康德在建立他的批判思想的时候，努力地排除时间的因素，意味着尽量在不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去探索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可是黑格尔的整套哲学系统就只能在时间当中发生，他的基础是历史哲学，他用辩证法建构历史哲学，然后用历史哲学把其他的一切统纳进来，变成了一个大系统。

“无上命令”

到了马克思他们这一群青年黑格尔派学者，他们又要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批判继承。这个时候他们就参考康德的哲学，尤其是从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当中挑出了一个重要观念，就是categorical imperative，这在中文里非常难以翻译。一般通行的哲学术语翻译，把它称为“无上命令”。

什么叫作无上命令？这个翻译有点麻烦，因为不小心的话，乍听之下，好像是“太上老君”给你的命令，所以你不能够违背。这当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的意思关系到我们行为的根本判断标准——如何判断你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你是不是按照你的良心做事，你是不是考虑到别人，你是不是太过于自私。

以前我们一般的这种说法，对康德来说都不够根本，不够明确。他就一路推到极点，从范畴上定义，所以称之为categorical，也就是“无上”。而从逻辑上推到极点，没有办法再被质疑、没有办法被推翻的人的道德的最根本，这样的一种道德的指令即imperative，那才是康德所要的，或才是康德能够接受的最极端的根本。所以他把它命名为categorical imperative，意味着这是无论如何从逻辑上都不能够被推

翻、不能够被违背的道德根本命令。

6.　部分与整体：重商主义和庸俗经济学的谬误

康德的无上命令：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前面讲到了康德的“无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这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原则可以规范一切的道德行为，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别的方法来在论理上把它推翻或是违背？

简化地说，康德提出来的非常重要的行为的根本准绳是，如果它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人，那就不会是“无上命令”。它是一个无上的道德训令，它不涉及你是谁，它不涉及任何相对的关系、相对的位置。所有的人去除掉所有的其他考虑都应该要遵守的，这才叫作“无上命令”。

这样的一种对无上根本的道德训令的讨论，当然很明显是来自基督教的传统。在基督教的传统当中，《圣经·旧约》当中由上帝交给摩西的十诫就被当作一切道德的最终指令、无上指令。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宗教的解释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它的权威。所以康德要用他哲学的推断来检讨：到底我们人的道德行为要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如果不是摩西的十诫，无上命令应该是什么？

无上命令对康德来说，必须适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情境、所有的状态。我们可以对照摩西所得到的十诫，比如说“你不可以杀人”，这意味着如果它要变成一个无上命令，那就是任何人在任何状态下都不能杀人，我们要去检验这件事情能不能在理论上成立。

例如说你不可以偷窃，或者是说你不能犯奸淫的行为，这每一条对康德来说，都必须要通得过这样的考验，才能够知道在道德训令上，哪一条是可以站得住的，哪一条是不能把它放在这么高的一个地位上的。这是康德根深蒂固的重要信念：人在道德行为的管辖上，最关键、至高

层次的就是这种共同性、普遍性。

康德的无上命令看到了对应人的自我所产生的相对性。自我所产生的相对性，稍微严重一点但是又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在道德上采取双重标准。我们太容易有双重标准了，一旦双重标准介入，你就没有办法进行道德思考。

我想大家都听过一种最简单的玩笑，虽然是玩笑，它却反映出人在一般态度上的普遍性：你是吝啬，我是节省；你是浪费，我是慷慨；你是说话啰唆，我是表达非常详尽……大家都能理解，这就是双重标准。同样的行为显现在自己的身上和显现在别人的身上，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描述是不一样的。

更进一步，双重标准就意味着有些行为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做，但不觉得别人可以做。或者是反过来，这叫作“黄金法则”（golden rule）。耶稣基督告诉你，己所欲，施于人；孔子告诉我们的则是一个相反方向的黄金法则，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会有这两种一正一反的训诫，其实就正显现出一个背景——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用对待自己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或者是用期待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我们经常陷入这样的双重标准当中，这才是生活里最普遍的现象。

康德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道德这件事情，就必须要推到极端，也就是一定要明确划分出来什么是部分（相对性），什么是整体（去除了相对性）。所以在这里建立了新的一种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我们自我中心的立场、我们的看法，这是相对的，这是部分的，不能把它升高成整体，不能变成对所有的人（包括规范你自己的行为时）的一种全面的准绳。

这是康德通过非常严密的逻辑哲学思考所一步一步推论出来的，这是康德非常重要的贡献。讲部分和整体，就是要针对我们太容易掉进去的这种习惯倾向，甚至说这样的危险现实。我们经常把对我们自己有利的部分，从本来是一个部分的性质升高推断成全体，这就形成了我们在认识世界、面对这个世界时的最大的错误来源。

马克思看到的经济学问题

马克思在哲学的探讨上经历了这样的一种训练，受到了康德、黑格

尔这样一连串哲学发展的感染和影响，就帮助他在看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眼就看出了严重的问题。

马克思写他的《资本论》的时候，当时流行的经济学的说法至少有三个派别，都被马克思用前面讲到的来自黑格尔哲学和康德哲学对峙下所产生的这种特殊的部分和整体关系的思考进行了批判。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马克思可以非常快速而且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几种经济学的说法是大有问题的。

比如说，其中的一个派别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主张是，所有的经济行为当中最重要的是商业。为什么马克思要特别针对重商主义？因为它在政策上有很大的影响。重商主义要求的政策是尽量让货物可以流通，要求解除关税壁垒。重商主义的部分价值，就反映在今天自由贸易的态度上，即不应该有妨碍自由贸易的各种壁垒。但关键在哪里呢？在于重商主义背后的理论来源，看到了货物到底是怎么增加价值的。一个货品放在你的手里，如果它是一瓶水，那永远都是一瓶水，不会增加价值。那它什么时候会增加价值呢？只有你把这瓶水拿去交易，它才会增加价值。

毫无例外，货品的价值是在交易当中才增加的。这瓶水你原来用3元买进来，它握在你的手上，作为你的个人财产，那就永远是3元。可是你要把它卖掉，你可以卖到4元。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它的价值才提升了。

推论下去，如果所有的货物都不交易，整个经济系统就没有办运作，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增加的价值。所以最需要保护的是交易的行为，是交易的行为创造了价值。所以最重要的是商人和商人所代表、所进行的这些行为，这就是重商主义者的主张。

马克思立刻就指出了重商主义的谬论，就是源自刚刚所解释的从康德那里来的部分和全体的关系，这一关系揭示了所谓重商主义者最大的矛盾。如果商人这么重要，那就让我们想象有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里都是商人。不是说应该保护商人吗？既然我们不能够缺少商人，商人最重要，那么把这样的一个想法推到极端，让这个社会里都是商人，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让社会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能量都投注在交易上，如果依照重商主义的主张，这不就是一个最美好的社会吗？

但怎么可能呢？这个社会有交易，但它没有物品，没有任何人去生产出任何东西的时候，你要如何单纯依靠交易去制造出价值来呢？价值

的根本是物品，物品必须先被生产出来。物品没有被生产出来，怎么可能有交易，怎么能够在物品上增加价值？所以从根本面上看，商业、商人怎么可能是最重要的呢？

马克思所要讲的不过就是回到康德，就是去问，是不是一个观点对每一个人都对，只有对每一个人都对，这才叫作全体的真理。如果只是对部分的人有效、有利益，那这只是部分的真理，它不能够被上升，不能够被推扩成整体的真理。所以只要这么简单地推论，把商人的重要性推扩到全体，让社会只剩下商人，我们就会知道社会是无法维系的，所以商人不可能这么重要，他们不可能是社会的根本。对马克思来说，这当然只是牛刀小试，他要讲的道理远比这个复杂。除了重商主义之外，另外一个在当时也很流行，甚至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真正被推翻的理论，在马克思的时代，他把它称为庸俗的经济学或者是庸俗的经济派（vulgar economics）。

这是怎样的一个庸俗法？依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奠定了经济理解上的“三位一体”。这当然是讽刺，因为三位一体指的是基督教当中最重要的三一律——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教义。马克思指出，在庸俗经济学里，也有它们的三位一体，就是资本、土地、劳动。

之所以说这一套马克思所批判的经济理论到今天并没有完全过时，是因为我们今天还是用这种方法，只是多加了一点复杂的解说，去分析、区分经济现象。我们到今天还是会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第三产业是服务业，这也是对应了资本、土地和劳动。

回到马克思的时代，他们认为光靠这三个元素的互动就可以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经济现象是由这三个元素来决定甚至来规定的。三个元素连带产生三种不同的收益——资本产生利息，土地产生租金，劳动产生工资。你只要把这些东西都分清楚，就能了解经济是怎么一回事了。

比如现在要生产一瓶水，我们就可以分出三种不同的成本。有一个是资本，这是资金的成本。要盖工厂生产这瓶水，你大致需要多少的原始资本，现在在资金市场上需要支付的利息大概是多少，预期的利息有多少，这就决定了后面在资金的成本上如何定价。资金的成本之外，另外有土地的成本。你需要去租一块地或租一个工厂，因而你需要支付相应的租金；就算你用的是自己的土地，但这块土地如果你自己不用，租

给别人也会获得租金。所以土地产生了租金。要生产这瓶水，还需要有工人来帮你工作，你必须要支付工资。

所以整个经济的领域就被分成这三块予以分析。这三块产生了物品的成本，而从物品的成本进一步推断，就可以推论出商品的定价，商品的定价和商品的交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立了。

马克思对他所谓的庸俗经济学，还是用基本的方法进行批判，尤其是聚焦于对资本的批判。对资本的批判，最简单一件事，但也是最关键的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假定所有的钱都应该产生利息？是因为你假设所有的钱都可以转换成资本。

资本是什么？资本是让财富去进行投资，产生生产事业。实际上资本之所以有利息，是因为有生产体系，因为有生产活动，因为有生产系统的存在，而不是所有的财富、所有的钱都能够产生利息。如果没有生产活动，没有生产系统，财富、钱怎么可能会有利息？

这仍然是部分和群体之间所产生的一种谬误，意味着有钱人想象自己的任何一笔钱都应该有利息，那就犯了一个最根本最严重的错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他的财富转变成资本。

资本和财富相对应的状态下，资本是有限的。资本之所以有限，是因为它必须要投入到生产的环节当中，也是因为这样才会在资本上面附加利息，以便能够争取资本、运用资本。正因为不是所有的财富都变成了资本，只有部分的财富能够作为资本投入到生产当中，所以它才能够产生利息。

于是这就连带涉及两种错误。一种错误是，并不是资本本身就能够产生利息，资本必须要依赖生产活动、生产系统，就像如果商人没有物品去交易，就不会产生价值增加。所以当你以为只靠商人、只靠交易就能够增加价值的时候，这当然是大错特错的。同样，你以为有资本就有利息，你就忽略了如果没有生产活动、生产系统，所有的钱都没办法变成资本，就不必然会有利息。

第二种错误是，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现实现状。现在通过普遍存在的金融机构，我们每个人拥有的每一分钱都可以因为存在账户里，变成银行可以拿去应用的资本。当所有的财富都资本化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时如果你去问一下你的银行，现在你存在账户里的钱，给你产生了多少的利息，答案是几乎等于零。

这是非常神奇的，也是当时在讨论部分和整体的时候，马克思就已

经指出了的。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是所有人的财富，而是只有财富当中的很少一部分，累积出来比较大笔的资金，投入变成资本去参与生产活动。正因为资本有限，资本只是部分，所以大家为了争取有限的资本才愿意付出利息，资本才能够产生利息。如果扩张来看，有一天所有的财富都是资本的时候，当部分变成了整体，整体就不可能再带来这么高的资本利息的收获了。我们不就正在见证这样的一种变化和发展吗？

光是在资本上面，马克思用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去检验，就指出了庸俗经济学非常明显而易于暴露出来的谬误。

7. 稀有性的消失：资本家和地主的特权，不是必然的

土地与资本的稀有性

我们再进一步来解释土地。土地为什么可以有地租呢？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的状况下，只有少数的土地被转换成工业用地，或者说工厂所需要的土地有特定的条件，包括必须靠近方便的、适用的交通路线，可以运用蒸汽、水力或者是电力等各种不同的机械动力等。在重重的考虑下，少数的土地被转换成工业生产所用，因而连带出现了地租的收入。

所以接下来马克思也是如此推断，现在看起来又像是一个很恐怖的预言，他说地主觉得一定可以从土地上得到地租，但这不是必然的。如果把部分推到全部，也就意味着，如果有一天，人们进行的生产活动可以“不择地而出”，什么地方都可以变成工业用地，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地主还能怎样去收地租呢？

正因为不是所有的财富都能变成资本，所以资本的稀有性才带来了竞争效果，才产生了利息。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能够转换成工业和商业用地，所以在这种稀有性当中产生了竞争效果，地主才有了租金的收入。马克思就预言，只要是没有了竞争的基础，不管是资本的利息还是土地的租金，都会随着稀有性的消失而同时消失。

依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还有他的推断，这真的是一个坏的预兆。因为100多年之后，我们很可能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再过20年，还要再重读《资本论》，我再来讲一次《资本论》的话，说不定这件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土地地租正在快速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经过了2020年

世界性的巨大变化，有一件事情是办公室的租金行情改变了。因为人越来越不需要办公室了，原来要把所有人集中在一起工作的空间的需求被分散了。在所有的空间，包括你家里的一张桌子、一个角落都可以变成办公空间的情况下，原来通过提供办公空间来产生的租金的收入必然是要下降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网店的兴起使得商业卖场这些过去主要的交易空间所能够产生的租金所得，也在快速地减少。大家越来越不需要实体的空间来进行商业交易的活动，现在买东西不需要到店里去了，久而久之，交易最重要的场所不再是商店，很可能变成了你的家里，其实更重要的是变成了你的网络、你的手机。在这种状况下，商业空间能够得到的地租也必然下降。

商业空间地租下降，在今天的状况下，相对应的，像跷跷板一样，是仓储的地租在上涨。不过这仍然是部分和全部所产生的关系。因为相对于目前过剩的办公空间和商业空间，仓储空间是不够的。不过我们不能假定仓储空间会用这种方式一直产出地租。如果现在过剩的这些办公空间和商业空间，有一天通通都转换成仓储空间，那这些仓储空间所产生的地租也仍然是一定要下降的。

资本利息、土地租金与工人工资的根本性质差异

马克思为什么要提这件事？他就是要明白地告诉我们，所谓庸俗经济学里提出来的三一论，就是将经济活动分成三部分，这三部分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收入，这是不合理的。你不能把资本所产生的利息、土地所产生的租金和工人所产生的劳动工资并列起来，因为前两者和最后一个有根本性质上的差异。

这也就意味着，当资本从部分转变成全部，利息就不必然存在了，就像如果今天所有的钱都存到银行里变成资本，银行也就不会再付我们那样的资本利息了。土地从部分转变成全部，土地租金也就不必然存在了，就像今天办公空间、商业空间，甚至部分的工厂的空间，它所产生的地租也在快速下降当中。但是人的劳动是不一样的，工资是不一样的。人的劳动创造了价值，相较于资本利息，相较于土地地租，工资是必然要产生或者是必然要存在的。

为什么工资必然要存在？因为那涉及劳动再生产的代价。劳动再生产的代价意味着你先要是一个人，你先得健康地活下去，你才能够构成一份劳动力。

马克思念兹在兹，对于什么是劳动、什么是劳动者、什么是劳动力非常关切。区别的关键就在于劳动力指的是一个劳动者出售他的时间，形成了劳动力。可是要让他有劳动力可以出卖，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需要在明天仍然健康地活着，否则就没有劳动力可以拿到市场上来卖了。

为什么一定要有工资，以及一定要有最低工资？在自然意义下的最低工资，那就是保障这样的一个劳动者，他明天还能够健康地回来出卖他的劳动时间，继续做一个劳动者，满足他的最低需求。在劳工的条件上一定要有这种自然意义的最低工资的保障，这不只是保障工人的，甚至这主要不是为了保障工人，这是为了保障这个系统，甚至反过来，是为了保障资本家可以买得到劳动力，可以生产，进而才能有他的资本利益。

过去在农业的环境里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农业基本上是物质生产，所产生的产品可以维持农民继续活下去，那就是一种基本的生存物质，所以不需要经过这个转化。农民不需要去领工资才能让自己继续活下去，他借由自己在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让自己活下去。所以农民在这件事情上，也拥有工人所没有的一种优势，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生产的物质。除非他在农业上所生产的东西都是商业性的，是为了进入商业性的系统而生产的，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就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农民了，他变成了一个农业中的农工。

资本家和地主的特权，不是必然

马克思清楚地告诉我们，庸俗经济学所说的三一律是假的。庸俗经济学搞错了一件事情，没有什么三位一体，所有生产真正的关键，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劳动和劳动者，一切都来自劳动者。

资本是什么？土地是什么？那是在特定的历史关系下，在这个特别的时代，因为资本和土地的稀有性，也就是部分转化的关系，出现了相对稀有的资本和相对稀有的土地，让资本家和地主取得了一份特权。这

份特权并不是道理上必然能够和应该拥有的，而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定时空的现实中，他们所具备的。

他们因为拥有了稀有的所需的资本和土地，所以同时就取得了可以分享、可以进一步去占有劳动者生产价值的特权。因为他们提供资本，他们提供土地，所以他们就介入生产，把原来应该属于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找到方法予以分走，予以剥夺。地租仍然是来自劳动生产所得，资本利息也是来自劳动生产所得。

马克思借由这种方式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把部分放大成全体，推到全体上面，那在论理上，土地和资本的价值就瓦解了。在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下，最重要的是资本和土地的稀有性所产生的利息和地租，但这些不会是普遍的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

接着马克思又要告诉我们，资本的利息和地主的地租，实质上都是从劳工所创造出来的劳动价值那里剥削过来的。这是劳动者本来创造出来的物品的价值，他应该得到的工资在这个时候被偷走了一部分——地主偷走了一部分，因为他们占有稀有的土地；资本家偷走了一部分，因为他们占有稀有的资本。

但是更进一步来看，地主和资本家的身份又不一样。如何不一样呢？地主是一个没落的阶级，资本家却是一个上升的阶级。这和阶级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比较清楚，虽然听起来比较不好听。

马克思根本的意思是，地主是小偷，资本家也是小偷，都是去偷工人的。不过地主偷工人工资的理由是老旧的理由，所以越来越少人相信这是有理由的或者这是应该的，在这方面地主的地位摇摇欲坠。而另一方面，资本家实质上也是偷工人的，但他却摆出一副这原来就是属于我的的态度，甚至得寸进尺，把他没有偷的部分也当作本来就是属于他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异化或者是逆反的世界。明明生产所有价值的是工人，工人是一切价值应该的拥有者，这才是正确的道理。可是现在有一个人一直在偷你的，你问他从哪里得来这些利益的，他就告诉你，这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他还告诉你说，现在在你手上的这一小部分其实本来也是他的，是他给你的。

所以工人领到的工资就在这个关系下，变成了逆反的性质。本来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价值，现在回过头来只有一小部分属于他自己，而且

一定要经过资本家的手，变成是资本家给予他的，甚至是施舍给他的，让他可以继续生产，让他可以继续维持他的生产力，让他明天可以回来变成新的劳动力来赚取工资。

工资的性质对马克思来说，有着双重的暧昧性。这在于工资本来是劳动者自己创造出来的，可是他没有办法用自己直接创造的所得，形成自己口袋里的工资，而是先要转变成进入资本家口袋里的财富，再由资本家把他偷过去的这些剩余劳动价值的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发还给劳动者。

为什么地主说话小声，资本家说话大声？

资本家和地主都是从工人这里偷去了剩余劳动价值，不过这两个小偷不一样，一个说话比较小声，另一个说话很大声。

两个都是小偷，为什么前一个说话比较小声，后一个说话很大声？这就牵涉他们来自不一样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有不一样的阶级意识形态。其中的差别，也就牵涉马克思文化理论当中重要的观念，就是阶级意识形态的有效性，或者是说服性。

有效性和说服性如何判断？它们的差别在哪里？马克思又从部分与全部之间的关系中，推论出了我们要仔细地放在心上的一项通则。

什么叫作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重要的地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即原本来自部分的人，为了解释自己生存的社会状况，他会提出对自己有利的想法。但是他把这种想法打扮成、假装成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是所有人都应该相信的真理。那在实质上是部分的，但他把它装扮、扩大成全部。

意识形态必然具备，甚至必然去产生这样的两面性。一面是它迎合或者是配合特定的一个阶级，它特别符合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可是如果它直接表白为适合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话，它就不能成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因为不在这个阶级里的人一看就会说：这对别人好，但是对我有什么用？既然对我没有好处，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想法，把我的利益交给你，让你来偷我的呢？而且如果别人还要说，他的就是他的，我的也是他的，这怎么可能让我能够接受？我为什么要这样相信呢？

所以要变成意识形态，他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不会说这是

对他这个阶级有利的一种想法、一种说法、一种安排。明明是符合特定少数人的利益，他也要把它改造成让更多、更广大的人都能够接受的形态。

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时候，这个分别就很清楚了。地主和资本家为什么一个说话比较小声，一个说话很大声？因为地主原来也是有自己的这一套想法、意识形态的，他当时说话很大声，大家都相信。可是随着时代的改变，慢慢地只有越来越少的人相信地主的利益代表了所有人的利益，所以他说话的声音也就变得越来越小了。

相对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是要跟我们解释清楚，要完整地去了解资本，你就不能不探究这一部分——跟资本相应所形成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明明是维护资本和资本家的利益的，但到后来还是可以成功地让工人都接受。

如果资本家没有连带产生这种资产阶级的意识，也就不可能维持马克思再三说的那样一种扭曲的状态。明明生产价值是由工人生产的，但资本家拿走了之后，工人却不反抗。工人乖乖地在这个系统里，最多只是去跟你争，他的最高工资应该是5元，而不是3元；他领一个月7000元的工资不太合理，你是不是该给他8500元？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现象？背后就牵涉意识形态。马克思要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世界观里，至少一直到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实现那样的一个理想世界出现之前，从来不存在一个与所有的普通人的状态都符合的世界观。所有的世界观基本上都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它都只符合少数人的利益，却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叫作意识形态。这也是我们理解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绝对不能够忽略的一个通则。

所以由这样的一个观察点出发，马克思更进一步地提出了非常细腻的分析，来帮我们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状况：明明这不符合我的利益，为什么我会乖乖地接受，乖乖地相信这一套想法、这一套观念，让它可以反过来控制我的意识形态？

第五章

马克思的文化理论

1. “意底牢结”：“意识形态”是一套画地为牢的系统？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马克思思想的另外一个面向。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要能够维持住，后面必须要有一套不一样的思想机制；而这个思想机制扩大，背后就是一个相应的文化形态。从这个角度上看，马克思又是一个文化理论的思考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探索马克思关于思想和文化的理论是如何形成的，他主要的论题、他的观点又是什么。

马克思具有多重的身份，所以我们才要从不同的角度，花这么多的时间，反复不断地挖掘他的思想和《资本论》这本书里的内容。马克思的思想方式比我们能够看到、找到的思想家（更不要说那种非专业的思想家）都要复杂得多。

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将几个不一样的层次叠在一起，今天我们勉强把《资本论》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但这三个层次在他的书里其实随时都是在一起的，是并列或者是堆叠的。

马克思讲述的三个层次

首先我们会看到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马克思提出了他的主张，跟我们解释资本到底是什么，这是他正面的主张。不过在他提出政治经济学正面主张的同时，他也针对其他经济学的理论提出了他的批判。马克思是用一种批判性或者是辩证论辩的方式，来呈现他的主张的，他的正面的主张跟他的批判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资本论》就是不断地在告诉我们，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不对的，李

嘉图的理论是不对的，以及当时的这些经济学家为什么错了。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同时，我们必然会因跟随着马克思而体会到，必须同时去面对在马克思对面的思想和理论的阵营，去了解他们的主张和马克思的最大差异在哪里。

从经济层面来解释《资本论》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反反复复地用对照的方式来讲、来解释《资本论》里所呈现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规律，跟西方主流的市场经济学相比，到底在哪里有所差别？这种对照不是我的方法，而是来自马克思思想本身的一种形式。

在学习、理解市场经济学的时候，我们不会同时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怎么一回事，但是相反的方向却是，如果我们要认真地、好好地学马克思主义，就非得同时学到关于资本主义运作的市场经济学的这一套理论不可。马克思永远自觉地要在这个主流的经济学之外，更敏锐地看到一些市场经济学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但对他来说是更准确的一些想法、一些论理，以及它们所构成的这样一套不一样的经济学。

马克思呈现的方法，我不得不说更有良心、更加全面。市场经济学的特点有一部分就表现在，它把自己说成是经济学的全部，不告诉你也不要让你去思考有其他经济学、经济理论的可能性，而是坚持从头到尾就是有一个前提，叫作理性选择。然后从理性选择出发有了市场交易，从市场交易当中得到了各种不同经济现象的解释，它告诉你这就是唯一的一种解释，让你认为只要学这一套就好了，它不会一直告诉你，还有别的经济学有不同的论证、不同的看法。

这又是马克思思想以及马克思解释的为什么提出他的思想的特殊价值所在。马克思永远不懈怠，他不只告诉你他相信什么、他认为什么是对的、真理在哪里、他看到的事实是什么，而且也要告诉你这个事实是从哪里来的，这是第一个层次。接下来的第二个层次是，他知道你们会听到跟他不一样的看法、不一样的说法，那是对面另外一种理论会呈现给你的。但是那个理论是不对的，而且他会仔细地一一提出它们的错误，作为一种批判。

再接下来，我们要探触到第三个层次：他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你解释，为什么明明真理在这一边，可是对面的人不只是会错，还那样固执地一直站在错的那一边。

这个解释本身就太有意思了。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以及他的其他著作里反反复复地提出来，他所提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和其他理

论最大的差别，就是那些资本主义这个系统下的理论希望你相信这个系统，因为那是对于作为一个劳动者的你最不利的一种地位、最不利的一种态度。也就是说，这些人之所以选择坚持站在错误的那边，并不表示他们只是单纯没有看到事实而已，不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真理，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有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在他们的既得利益之上，有了他们自己的一套知识和学问，甚至用这样的知识和学问架构起一套信仰，想要影响所有的人。

再举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释。可能有工人听了马克思的分析，接受了马克思的分析，然后问了一个问题，并用这种方式得到了马克思式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他的工资是怎么来的，他的工资和他的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马克思就会告诉你，所有的劳动者，请你去想，你的劳动本身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成分，应该如何计算你的劳动价值。最后你会发现，马克思告诉你，资本家的所有财富基本都是将你的剩余劳动价值给拿走了，才变成了他们的财富。

那你就会在意，为什么你只领这么一点点工资，这样的工资和你所创造出来的劳动价值是不对等的。你创造出来成品，扣除掉地租，扣除掉机器成本，甚至扣除掉资本的风险，剩下的明明还是高于你所领到的工资，那这些你没拿到的价值到哪里去了？

马克思就告诉你，是的，这就是剩余价值，如果没有这种剩余价值，资本家怎么会那么有钱呢？这些剩余价值通通进入了资本家的口袋里，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运作，资本就是这样延伸扩张的。

工人当然觉得不对劲：为什么我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在我自己的口袋里，却通通跑到他们资本家的口袋里？如果工人有了这样的认知，那么对于想要能够继续用这种集中的方式来剥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当然是不利的。

所以反过来你也就明白了，这些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犯错。他们犯错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真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要看到真理，因为他们不要任何人看到这样的真理。

像刚刚讲到的工资，市场经济学、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会将你导引到完全不一样的前提和原点上。它让你看到：你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来的呢？你怎么会有工资呢？如果没有工资你怎么能够活下去呢？你有工资，那是因为你有工作，工作是老板提供给你的。从一开始，就是因为工人能够取得工作，所以才能够存活；如果没有工作，工人就一无所

有。站在这样的前提、起点上，你领到了这份工资，你拥有这份工作，你要感激涕零。

那么你会看到什么？你看到的是资本家的恩赐，因为资本家、企业创造了这些工作的机会，所以工人才有工作，才能够领到工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点。从不同的起点就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论、完全不一样的思想。

“意底牢结”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就产生了另外的论理，也就是每一样知识、每一种思想，背后会有一个相应的团体或者是阶级的利益所在。如果我们希望能够真的看清楚的话，那我们先要去追究这个思想究竟对应于什么样的经济形态，或者它是适用于什么样的阶级利益的，它和什么样的阶级是联合在一起的。

对资本家有利的思想学说，不可能同时对劳动阶级也是有利的。反过来也如此，对劳动阶级有利的知识和思想，到资本家那里，就变成了威胁，会对他们产生伤害。对所谓的思想或者是它背后的扩张来说，文化就有这样一种阶级的集合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ideology，我们现在一般翻译作“意识形态”，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用的也是“意识形态”，不过在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殷海光先生，他曾经把ideology（英文）或者是ideologie（德文）这个词翻译成“意底牢结”。

这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因为不只是照顾到了声音，也告诉了我们ideology、ideologie跟idea（看法、意见）的差别到底在哪里。首先ideology不是单一的观念，它是成套的观念。接下来，ideology牢牢地控制决定了人的行为和人的选择。我们依凭什么样的成套的观念，来决定我们用什么方式看待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选择我们的行为，这叫作“意底牢结”。

不同的经济生产，导致出现不同的社会组织和文化

让我们回到马克思最大的问题，那就是资本是什么、资本主义是什么。我们讲过太多次了，资本主义对马克思来说，是特殊历史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资本和资本主义只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空下才有可能出现，才有可能建立。

在人类所有的历史时期中都有财富，可是财富不等于资本。资本主义的关键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财富转变成资本。财富和资本最大的差别是，财富不具备一个自我成长的机制，也不具备一种自我成长、不断扩张的意志。这是前文讲过的。

接下来，关键在于，既然资本和资本主义是明确的特定历史时空下的产物，那么当马克思要探索资本主义的时候，他就要将人类的历史全部从头讲一次，因为他认为这样才能够讲得彻底，才能够讲得清楚。

讲清楚什么？也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与资本密切相关的时代有它自己的一套逻辑，那么也就意味着其他的时代也应该有这些时代的逻辑。而且把这些逻辑并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生产的模式和逻辑所构成的一套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就用历史唯物论重讲了一次人类的历史，他把人类历史的分期全部改变了，改变成有什么样的生产力，产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来决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也就是由原始共产时代进入封建主义时代，再从封建主义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用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把它讲清楚了，才能够产生历史唯物论的预测的功能。从经济的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一路推演，我们才会了解，资本主义不会是人类最后或者是最终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内在已经含藏了既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最后资本主义必然要变化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完整的历史唯物论。

在这样的历史唯物论下，马克思接下来又产生了其他的一些论理，比如说用不同的经济生产来定义不同的时代。对于不同的时代，又会发现它们有跟随着经济生产而来的社会组织，乃至于文化思想。

为什么可以用不同的经济生产来定义不同的时代？它们在生产方面的确有很大的差别，可是为什么要称之为封建主义时代，或者是资本主义时代？

那是因为，例如在封建主义时代，它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然相应的还有一套封建式的社会组织方式。在经济生产制度上，从封建主义变成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变化本来是在生产方式上，即工业化、机器生产

把原来的土地制度给破坏了。在英国出现了圈地运动，为了满足工业生产对原料的需求，而有了相应的新的土地关系，新的土地关系就联动影响了社会组织。所以封建制度下的土地关系，不可能只是经济制度，同时也是社会制度。

经济的环境改变了，相应就会产生对社会组织的冲击。原本旧的封建经济所产生的封建社会，当然也就无法维持下去了。我们不可能想象，而且历史上也明白地证明了，绝对不可能继续维持旧有的封建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而单纯只是改变经济的行为。

在封建的社会关系下，没有劳动者，没有工人，只有师傅和工匠，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新的社会组织，这个经济系统才有办法维持下去，也就意味着新的经济体系必然产生新的社会组织。

更进一步，马克思也就在主张不同的经济生产机制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社会组织上面也会有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文化。这是马克思所提出来的有关层次的洞见。

资本主义这套机制要能够运作，需要有很多人变成劳工，变成劳动者，他们要愿意到工厂去接受一份工资来工作。他们安于在这个制度下用这种方式工作，就表示后面要有一种价值观，要有一个信仰，要有一套思想。或者更高、更广泛地说，就要有一种文化来说服他们，让他们接受这样是对的，这样做是合理的。

不一样的时代，在不一样的经济制度下，不只有相应的社会组织，还会相应有不同的思想和文化。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三种不同的层次，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思想文化，呈现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图像。

2. 从词义开始，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马克思的思想文化理论后来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其中一个关键，简化来说，就是他提出了下层结构和上层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且律定了这两者的关系，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下层结构决定了上层结构。

上层结构、下层结构的德文都有什么含义？

在这里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是因为所谓的下层结构和上层结构，其实是中文的翻译。当马克思建构理论的时候，他所使用的是infrastructure和superstructure。super表示“上面的”，似乎比较简单，但有意思的是，中文里的上下没有办法完整地反映出原来用原文命名时产生的一种效果。

infrastructure这个词，我们今天有另外的翻译。例如当我们在讲国家发展政策的时候，尤其是讲政府在经济上面的公共投资，这个时候的infrastructure，我们会翻译成基础建设。

什么叫作基础建设？一般来说，比如高速公路，或者是高铁、港口、电厂，这些都叫作基础建设。这样翻译是因为，像公路、铁路、发电厂、电气系统等设施，是用来支撑在这上面的经济活动的。如果回到infrastructure的这个定义、这个翻译，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马克思在讲什么。经济是基础，就像盖房子的时候打的地基的结构，你有什么样的地基，这个地基由什么样的结构所构成，就决定了你在这上面能盖什么样的房子。

superstructure又是什么呢？马克思将几样东西放在他所订定的

superstructure当中，比如会有什么样的政府，会有什么样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组织社会和国家的政治观念、政治主张，还包括了相应的文化和艺术的形式，这些都被马克思放在superstructure的领域当中，这是马克思所提出来的特别的理论。

马克思在讲infrastructure和superstructure的时候，很明显这是来自建筑行业盖房子的比喻。从盖房子的角度来说，infrastructure也可以翻译成地基。

infrastructure和superstructure，这里当然有一个因果关系，而且是一个严格的因果关系。你要盖房子，先盖哪一个？你不可能先盖上面的房子，再来盖地基。如果没有先盖地基，而且没有盖了充分足够的地基，这个房子是没有办法继续往上盖的。所以上面的房子的形式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先存在的地基所决定的。这个因果关系里有两重特性：第一是前后的顺序，infrastructure在前面，superstructure在后面；第二是infrastructure决定了superstructure。

马克思换另外一种方式来描述，就把infrastructure说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那就意味着社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相应会有什么样的superstructure，也就是上层结构。

上层结构、下层结构在中文里的“逆转”：下应该先于上

我们回到中文里所说的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中文里的上下在马克思的思想里是有意义的。不过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因果关系，因为在中文里，我们没有办法从上下直接看出来“下应该先于上”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

不过用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来表述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提出这个理论时刻意进行的逆转。在知识或思考的领域上，一般我们都认为被马克思放进superstructure当中的这些东西——国家、政府、政治理论，以及文学、诗、美术这些文化形式，应该称之为high culture（高级文化），或者是higher culture（更高级的文化）。这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这是“上”。这个“上”同时是有价值意味的“高大上”，事实不就是这样子吗？意味着这是比较有价值的东西，比较属于精英的内容，比较美好的事物。

这是相对应的，对应的是农夫在哪里种田，他用什么样的工具，用什么样的锄头，哪一年哪一月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田里工作，种什么样的东西，种出来的东西怎么卖、怎么吃，或者是工人运用什么样的工具，生产了什么样的产品，在运用工具和工作的过程当中，和谁一起合作……和这些东西相比较，就涉及视角的问题。我们一般认为那些农业、工业的活动相对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那么值得我们去认识、去了解、去拥抱，而马克思就是要逆转这个观念。

马克思告诉我们，错了，如果你真的要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政治学的思想，或者是你要认真搞清楚，为什么这个时代会用这种方式画出和前面一个世纪完全不一样的美术作品，产生了这样了不起的大突破，抱歉，你不能一直只看达·芬奇或者是拉斐尔，他们自己不能够帮你回答；你也不能够光是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他在这本书里也没有办法帮你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要回到那个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在意大利的经济形态下，你才知道为什么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变得如此重要，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或者是艺术的内容。

用这种方式，马克思实质上告诉我们，在分析解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固定的方向，而且只有这个方向，那就是要先搞清楚了经济，是经济决定了基础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能够产生相应的一些什么样的文化或者是艺术，绝对不可能有违背经济基础而产生的艺术和文化的内容以及形式。

这样一个理论首先是高度原创性的，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其次，它带来了高度的爆炸性，因为用这样的方式，从这样的角度，彻底改变了过去我们在历史上、在文化上许许多多的解释，给后来的人提供了一种以前没有想过的可能性，意味着我们换了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的不只是曾经存在过的文化，甚至也可以用它来检验当前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流传在我们当中和周遭的思想和文化。

下层结构用什么形式决定了上层结构？

马克思的这套文化理论在20世纪大爆发，衍生出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形式。不过接下来我们要点出第三点，那就是讲到马克思的这套理论，就会浮现出在论理上的一件麻烦的事情，那就是下层结构和上层结构两

者之间在因果关系上是有时间差的——下层结构在前头，上层结构跟随其后。然而从历史上，这个时间差到底应该如何衡量？这是一个非常敏感但是却逃不掉的问题。如果说下层结构决定了上层结构，那么又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决定的？

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中，这一方面的变化和发展，一向有两种不同的决定论的说法，一种是严格的决定论，另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宽松的或者是广义的决定论。

比较容易理解的是严格的决定论。比如说，有一段时期，讲到历史和文化，通通都要依循这一套历史决定论，也就意味着所有的知识、所有的信仰、所有的文化都一定要有它的阶级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在苏联或者是有一段时期在中国产生的那种书，比如说讲到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必然要给他一个阶级性。讲到董仲舒，就说这是代表西汉贵族地主阶级的；讲到朱熹，就是代表宋代地主阶级的。所以到后来，中国的这些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又因为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所以就要被批判。这是严格的决定论。

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同样是源自马克思主义，如果单纯只是去分析董仲舒的地主阶级成分，或者去分析朱熹的地主阶级成分，真没有什么作用，也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在另外一个领域上，在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上大有突破的，是对六朝的研究。

对六朝的研究，用以前研究的方式、以前的认知，主流就是玄学。玄学把老庄和佛学结合在一起。以前我们用独立或者分离的方式来看玄学、老庄、佛学，可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在马克思唯物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当中，换了另外一种方式。

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是经济决定了思想，经济决定了文化，这就产生了中国传统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研究方式，那就是将玄学——不管是老庄还是佛学——跟那个时代的贵族庄园经济结合在一起。更进一步，从东汉一路看下来，还要看地主阶级是如何在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的情况下，一直崛起，一直放大它的力量，以至于到了南方，在六朝之后，就形成了一种庄园经济。庄园经济从原来的佃户、部曲一路不断发展，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在中国历史上极少发生、更少被描述清楚的，那就是从东汉到六朝，生产者的阶级地位不断下降。所谓生产者的阶级地位下降，也就意味着他跟土地的拥有者或者是土地的管理者，他们的阶级身份差距越来越大。

如果了解了这件事情，看到这样的社会背景，有这样的经济的结构，有这样的对经济基础的理解，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会出现玄学？

我们要讨论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玄学，就不能单纯只是说王弼、郭象他们如何解释《庄子》《老子》，鸠摩罗什如何翻译佛经，佛经如何在这个阶段运用老庄的语言等；而是应该看到，这种玄学、玄谈，它用什么样的形式在社会当中被执行，被运用。

比如说玄谈，既然是“谈”，所以它不是写的，而是谈的。但谈有它特定的形式，这个形式不只是辩论会，而且还有在会上怎么辩论，谁先讲，谁后讲，还有很多的仪式，而且还要准备很多的道具。

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这种玄谈的。像我虽然很爱谈，但是我如果活在那个时代，我应该是没有资格去参加这种玄谈的。因为在一件事情上我就过不了关——我太不重视自己的外表。在那个时代，要重视外表的人才能够去参加玄谈，不然你就会被赶出来，你不会被接受的。

重视外表，重视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当时最流行的一种东西是五石散，里面最重要的化学成分其实就是汞，也就是水银。五石散真正吃下去所产生的效果是汞中毒。在你因为身体里累积的水银而造成汞中毒致死之前，就会产生一种很“美好”的效果，那是因为水银破坏了人皮肤下的毛细血管，它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效应——让你的皮肤越变越薄，然后因为毛细血管破裂，就使得皮肤白里透红。还要在手里拿着麈尾。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认识什么叫作麈尾，看京剧的人可能还有概念。这个麈尾也是谈话的时候的重要工具，可以帮助你讲话的时候增加更多表情动作，因此就更能吸引在座的人的注意。

我们把它放回到刚刚所说的庄园经济的逻辑下，那么有一样之前没有看到过的特性，现在突然之间就看清楚了，那就是玄学及玄谈其实是要维持一种贵族文化，尤其是要维持作为一个贵族与生产者或者说是你的农奴之间的阶级差异。

贵族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要表演，必须要炫耀。表演和炫耀不完全是虚荣，它有它的社会功能，甚至有它的社会必要性，就是随时都要在方方面面表现出来——我们贵族的这一群人高高在上，像神一样，我们跟你们那些在工作、在生产的人有着绝对无法跨越的距离，你们不要像看待你们自己一样看待我们，你们永远不可能比得上我们。

用这种方式来合理化庄园经济下越来越大的阶级差异，才能够一步一步把这些原来是部曲、佃户的人越压越低，让他们变成庄园里的农

奴。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就很有洞见。马克思提醒我们的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文化；反过来，要知道一个时代的思想和它的文化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存在，我们必须要往下进入它的经济基础，去寻求解释才行。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的这一套文化理论在20世纪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它的的确确让我们重新认识、重新检讨，对于过去许许多多的思想文化多了一个思考的面向，因此同时可以多了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马克思的文化理论和他的经济理论同等重要，而且在20世纪所发挥的影响力上，他的文化理论甚至可能还超过了他的经济理论。

3. 当理论作用于现实：马克思文化理论与新马的发展

我们在前文提到了，马克思的文化理论当中最重要的是下层结构和上层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两者有一种决定论的关系。不过所谓决定论，既有严格的决定论，也有宽松的决定论。

如果是严格的决定论——什么样的经济生产方式就必然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国家体制乃至于文化或艺术——这是很容易就可以分析出漏洞的。在这方面，理论应对历史的现实，没有办法走得很远。但相对应的比较宽松的决定论，却在20世纪引发了文化理解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又一次的大爆炸。我们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整套波澜壮阔的文化理论的运动，基本上都是从这宽松的上下层结构决定论当中推演出来的。

这一系列运动，有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新左理论”。他们把马克思的文化理论用来进行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要去追问、要去探索当下的这种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法律、政治、国家以及各式各样的权力的运作）和经济基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要问几个很根本的问题，并且随着这些提问给予非常丰富、非常精彩的解答。一直到今天，这些问题都没有过时，问问题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仍然可以在现实当中反复地提醒我们。

新马克思主义：hegemony＝霸权？radical＝激进？

首先，在当下的现实里到底流行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思想，有什么样的文化和艺术的风格？我们要去追究和探问：为什么这样的思

想和文化会变成流行，更进一步地蔚为“主流”？要解释一种思想和文化或者价值的观念变成了主流，必然就会涉及它们跟其他领域的权力还有利益之间的关系。

所以新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接下来要问的就是：这种思想和文化是如何和权力、利益发生关系的？或者问得更尖锐、更明确一点，那就是：这种思想和文化是在哪里用什么样的方式讨好了、服务了权力者以及既得利益者，以至于它们能够形成主流？接下来更进一步地也就要问：这样一种思想和文化是如何形成了hegemony？

hegemony我们一般在中文里常见的翻译是“霸权”。不过当时在新左、新马克思思想引介到台湾的时候，关于hegemony还有另外一个很关键的词，叫作radical，它曾经在台湾引发重要的讨论甚至是论战。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厘清马克思主义当中讲的radical到底指的是什么，hegemony又是什么。

radical如何翻译呢？我们一般把它翻译成“激进”，我们用的是激烈的“激”，进步的“进”。可是当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很有意义的是，台湾有一位左派的学者傅大为，把原来中文里的“激进”改了一个字，但维持同样的音，把激烈的“激”改成基本的“基”。

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新左的思想传统当中，为什么讲radical，或者说什么叫作radicalism，基本的基所构成的“基进”或“基进主义”，比激烈的激要更加贴切。这也就意味着，radical就是回到根本，从根本上进行改变，而不是枝枝节节的改变。要改变就要到最根本上去，进行极端的改变、彻底的改变。所以radical或者是radicalism，包括我们说这个人在态度上很radical，意味着不是说他情绪很激动、他很暴躁，或者他的很多想法和主张非常不切实际。那是我们用激烈的激来翻译radical的时候，经常会产生的其实并不正确的联想。如果我们把它改成基本的基，你也就可以知道，那意味着他不轻易妥协，他不会只走到中间，只走到一半。

马克思就是一个非常“基进”的思考者。我在前文当中也一再地告诉大家，马克思思想的特性是，他要穷究到底，追问到最后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一种radical的态度。所以他不是激烈的，他不必然激烈，但是他有一种基本性，他有一种基本的进步的要求，也就是从基本上去进行改变、进行改进的一种态度。

另外对于hegemony也产生了争议。这个词最早源自古希腊的历

史，关系到雅典如何从一个民主的城邦慢慢发展变成了一个帝国，并凌驾在其他的城邦之上，构造出特殊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和波斯帝国的那种帝国不一样，但是它对于其他的城邦仍然有高度的宰制、强迫的性质。所以这种权力就被特别称为hegemony，意味着它在形式上不像一个帝国，却拥有远远凌驾于其他城邦之上的权力，这叫作霸权。

可是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尤其是在新马克思主义当中，当我们运用hegemony的时候，往往要提到意大利的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如果从葛兰西的思想脉络来看，把它翻译成霸权就没有那么合适了。所以在台湾的部分“新左”文献当中，固定下来改变过的翻译是把它翻译成“思想领导”。

如果翻译成“霸权”，这里就刻意地显现出来hegemony和power（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当我们把hegemony翻译成霸权的时候，看到那个“霸”字，总觉得是动用暴力的威胁。但是在新马克思主义里，讲到hegemony时都是跟文化有关系的。所以这意味着它指的不是明白的强迫性、暴力性的行为——国家的暴力或法律逼迫你一定要遵守的——而是来自一种思想、观念、信仰，让你自动按照这种观念、信仰的领导去行动。把它翻译成霸权，就失去了那种人被思想改造或接受这种思想之后，自愿依照思想、依照价值去行动的特性。这就是要特别将hegemony翻译成“思想领导”的原因。

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中，这又是一个有着丰富收获的大问题，它开发出了一个大领域，那就是：主流的思想要如何形成思想领导？这样的思想领导既然是非强迫性的，也就必然和国家、政府、法律这种强迫性的权力是互动而且配合的。可是我们也要探究，我们要去看清楚这种思想领导的性质和强迫性的权力是如何彼此配合的，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

新马克思理论所问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给了我们许许多多尖锐而且鲜活的描述，更进一步点出了这些社会无论是显露出来还是暂时隐藏的种种的问题。

马克思的文化理论催生了新的思想和文化

到了20世纪，为什么一定要了解马克思对文化的分析？因为它的影响太大了。刚刚我们说的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马克思的理论，人们才得以重新解释、重新认识文化。例如在重新认识的过程当中，就将文化和社会阶级联结在一起，去探究这个文化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它有这样的地位，同时也就会看到不同的社会阶级会产生它自己本身的代表性的文化形式。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反过来，马克思的文化理论刺激产生了不一样的20世纪的思想和艺术。例如马克思说，所有文化都有它背后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强调工人阶级或者是劳动阶级也应该要有自己阶级的文化，否则你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文化，就产生了虚假意识，就蒙混、掩饰了你的阶级利益。

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产生了一种有意识的不只是远离主流，甚至更进一步，挑战主流、颠覆主流的思潮，以及用这种方法来表示自己和主流阶级的思想文化划清界限的一种运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会刻意地喜欢甜美的，让劳工可以不需要动脑筋，可以休息，欺骗劳工可以忘记自己辛苦劳动的艺术的形式。于是就产生了一批具备高度马克思文化理论背景的创作者，他们刻意去尝试一种新的艺术，这种新的艺术是为了要唤醒劳工的意识，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痛苦的，让他们知道社会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因此意识到他生产工作的状态或者是他生产工作状态下的真实生活、生命处境，因而有了一种左派的新的艺术。那是挑战、挑衅，甚至是刻意制造让人不安的感觉的一种艺术和文化，而这也正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套理论的影响。

所以马克思的文化理论虽然形成于19世纪，但是到了20世纪却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因而不管是在共产主义国家还是在以资本主义为主的地区和国家，都引发了巨大的思想和文化上的冲击。

4. 马克思所说的是“真实意识”，还是另一套“虚假意识”？

前文在讲到马克思思想的时候，提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马克思不只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他同时要提出批判，分析别人如何在这上面犯了错误。此外，他非常关心、要去解释，如果正确的是A，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犯了B的错误，他们是如何犯错的。

面对虚假意识，要建立一套真实的意识

比如说，马克思指出，他解释的资本主义下的劳工的状态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其他的那些经济学家却是选择了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劳动、劳工和资本之间的关系？追究到最后，就会发现是因应于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利益，而产生了那些经济学的理论。它们所产生的效果和作用，就是让劳动者、劳动阶级产生虚假意识。

虚假意识在马克思理论当中的定义非常简单、非常清楚，它跟阶级是直接挂在一起的——明明你是一个劳动者，但你所相信的却不符合你自身的阶级利益。马克思《资本论》的一项具体的作用，就是清清楚楚地解释给劳工看，告诉他们什么才是应该相信的，什么才是符合劳动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揭开所有的那些迷雾，把想要欺骗你的种种上层结构排除在外，呈露出一套事实来。而资本主义、资本家在利益的影响下，当然不愿意让劳工知道这些事实、看到这些真相，他们希望劳动者一直陷溺在那种虚假意识当中。

所以如果我们反过来，希望劳动者可以摆脱虚假意识，那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主流文化的相对面，要创造出一种真实的

意识。

马克思所说的是普遍真理，还是另一套虚假意识？

这种真实的意识相对于虚假意识，到底是什么呢？它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如果仅限于劳动者、劳工阶级，就比较容易看清。什么叫作劳动阶级的虚假意识？就是说你明明是一个劳动者，但你却去相信符合资本家、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套文化。那我们就把你扭转回来，之后给你一套符合劳动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

这样解决了劳动阶级的利益性，可是它没有解决真实性的问题。对马克思来说，在他的理论当中不能逃躲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所有的意识都有阶级性，所有的意识都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就都是相对的。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有劳工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一样的阶级就会产生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以意识形态都是相对的。

如果意识形态都是相对的，那么我们到底在哪里才可以找到马克思所说的由科学所得到的那个真相、那个事实呢？

非常明显，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这样推下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自己的思想不也就变成了只是符合劳动阶级利益的其中的一种意识吗？马克思主义对应于资本家，对应于资产阶级，那也就变成了一种虚假意识。

如果你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你却来看马克思的《资本论》，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接受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想法和主张，这也是荒谬的。这也就意味着你误会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去相信别的阶级的理论和它的意识形态，就构成了这样一个资本家的儿子身上的虚假意识。

马克思会接受，他自己的理论也只是各种不同的相对的阶级意识形态当中的一个吗？当然不可能。

我们来看一下，在他身边，一辈子跟他最接近、对他最重要的朋友恩格斯。他同时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支持者，一路在思想和理论上陪着马克思，追随着马克思一起发展。他是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

个追随者。但是恩格斯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他虽然是一个德国人，可是他家的工厂在英国曼彻斯特，他的最大利益是英国工业化之下的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明明就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如果我们认为马克思讲的只是一种相对属于劳动者的理论，就表示恩格斯是第一个上当的可笑之人。

恩格斯跟在马克思的旁边，相信马克思的这套理论，就构成了和他身份不相称的一种虚假意识。那么马克思如果真的是一个追求科学真相的人，他早上起来就应该把恩格斯狠狠地摇一摇，让他醒醒，不能再相信不符合他阶级利益的劳动阶级的共产主义，他要相信资本家的那一套，那才是他的真实意识，这样才能摆脱他的虚假意识。我们知道，马克思不可能抱持这样的立场。

那马克思该怎么办？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他所揭露出来的代表劳工阶级的这套东西，并不是相对性的，它有超越于劳动阶级的阶级性以外的普遍真理的地位。这才是马克思的立场，这才是马克思真正的主张，这才是他对于他自己的这一套资本主义论的基本的认知。这意味着他认为他所提出来的这套理论，不是只符合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已，他不仅要用这套理论唤醒劳动阶级，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且要让他们认识到，这同时是一套科学性的普遍真理。

换句话说，不只是劳动阶级，还有资产阶级，以及如果有其他的阶级的话，都应该要用这种方式来认识和理解资本主义，而不会因为他们有不同的阶级立场，就在看待和了解马克思所提出来的这套理论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态度。

但是这可能吗？或者说如何才可以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呢？有人提出了批判，认为这是马克思所提出来的理论的最严重的内伤，或者说是最严重的内在不一致性。内在的不一致性就出现在：到底思想是有还是没有阶级性？或换另外一个方式来问：思想有可能脱离了阶级性，而有一种超越阶级的普遍真理的地位吗？

马克思的文化理论揭露了思想属于上层结构，而上层结构是由下层结构所决定的，他认为所有的思想都如此。如果所有的思想都如此的话，这个“所有”当然也包括了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如果马克思自己的思想也有一个相对应的下层结构，是由这样的经济生产来决定的，它怎么可能是普遍的真理？马克思怎么还能够宣称，自己所得到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种普遍性的思想呢？

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里并没有直接明确地碰触、解释这个问题。不过我还是相信，如果我们够用心，而且够尊重——所谓够尊重，意思是我们抱持着一种谦虚的态度，也就是先假想马克思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厉害——如果我们抱持了这样的一种基本谦虚的立场，我们就必然能想到，这不会是马克思想不到的事，不会是因为马克思没有这种意识，所以他就这样跳进自我矛盾当中。如果仔细地去推理、去读马克思完整的理论，我们一定会得到的结论是：马克思不可能那么笨，他并没有真正掉进这个陷阱里。

马克思的筛选说

马克思理论当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筛选说。前面说到，下层结构决定上层结构，下层结构的经济生产逻辑在前面，上层结构的文化内容在后面。但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去体会、分析这个前后关系。

前后关系在筛选说里，相当大程度就源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他非常重要的早年作品《神圣家族》。从这些作品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断出来，马克思并没有笨到认为先有了这种经济基础，然后在这个经济基础上才生出了什么样的思想，或生出了什么样的文化。

你不可能假想，在任何的一个社会里，只有符合这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思想，才有可能被产生出来。因为不一样的人在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状态下，一定会产生许许多多不一样的思想。

马克思是不可能去否认人的思想的自由，以及人的思想的多元性的。所以从他这样的前提，我们要看的是这样的一个图像——人是思想的动物，人的思想一定有他的个性；即使是95%的人不思考，还有3%的人思考的是庸俗的思想，但总还有2%的人会去思考。如果这2%的人是10个人，就会产生10种不同的想法；如果是100个人，就会产生100个不一样的想法。

有这么多的想法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里诞生，而这些不同的想法不可能是完全等值的，也就是不可能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想法都有同等的影响力。不一样的想法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说服力，这就产生了一种社会机制。

为什么把这种机制称为筛选说？因为它就像是一个筛子一样，但同时这个筛选不是随机进行、凭空决定的，它涉及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经济生产的，在经济生产的基础上又诞生了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如此就有了明确的偏好，而这个偏好有助于维持符合这套经济生产所需要的社会组织。

这些想法会被优先凸显出来，之后就会吸引许多不同的有帮助的因素，将这个思想予以扩大。首先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感受到，乃至于接受这套思想，接下来是帮助清除，至少是帮助压抑和这个思想不符合的、反对这个思想的其他观念和思想。并不是说其他的思想不存在，而是有一种思想形成了主流，就是靠这样一套筛选的机制，让部分的思想、部分的观念变成了主流。

人人自为的世界，已不存在阶级偏见

有些“知识”本来就是相对的，100个人有100种不一样的观念，那么要经过什么样的运作、什么样的方法，让其中某一种变成主流？这种运作、这种方法必然是一套权力。又是什么样的人拥有这样的权力，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本来只代表1%的思想被扩大，最后被建立，成为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共识，变成大家共同认定的真理？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这样一个过程的探究和认知，尤其是集中地去追究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就引出了20世纪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思想家，这个人是法国人米歇尔·福柯。福柯就是这样一套理论的集大成者，把它讲得最明白、最清楚。

福柯关于权力和知识的论述，又回扣到马克思的文化理论。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这套思想变成主流，并不是说它是因符合无产阶级，或者是符合劳动阶级的利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它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的偏见如何被破除，如何被瓦解。

马克思有他的目的论，在他讲各种不同理论时，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的理论，乃至于现在我们正在探索的文化的理论，他都有一个可以称之为“人类历史终点”的看法。所谓人类历史的终点，也就是等到资本主义瓦解了，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浮现出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社会

的基本阶级构成就是劳动阶级、无产阶级，所以它是社会主义的。

不过要记得，到了那个时候，在马克思所想象的理想状态、理想阶段，所谓的劳动阶级从事的是一种人人自为的劳动，意味着人不是受到别人的命令、别人的管辖来进行劳动，人可以自己控制劳动条件。而且人的劳动不再是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每一个人把劳动当作目的来进行，劳动本身就会产生带来生命意义的效果。

还不只如此。因为是人人自为的劳动，所以这个劳动同时也就落实了康德的基本概念。虽然马克思在他的知识论立场上提出了对康德的批判，跟康德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存在的价值上，他回到了康德的立场。重点就在于每一个人是作为目的而活着的，不再像是资本主义阶段的那样一种扭曲的状况——人被当作工具活着，这时人重新回到了可以作为目的而存在的状态。这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下的劳动阶级。

到了那样的一个时代，符合这样社会状态的劳动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必然会是科学的真理。因为这样的意识形态已经消除了一切的阶级偏见，意味着在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下，劳动已经是多元自为的。

既然是自为的劳动，也就是人为自己劳动，就可以想见，所谓相应的思想、相应的文化，也是一种自为的文化。人为了自己，为了让自己自主、自尊活着而产生的思想和文化，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文化，这才是马克思心目当中所主张的科学真理。

马克思所说的是，在还原到人作为目的而存在时，那样的一种劳动状态才是对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利的新的意识形态。那套意识形态适用于所有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作为自为的目的而存在的，因此不会有异化的问题。克服了异化，如此产生真理，这个真理就必然适用于任何一个人。当这样的真理适用于每一个人时，它就是普遍的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真理。

我们不能够片段地来读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在进行他的思考的时候，就从来不是片段进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尽可能公平地来读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比任何人都更完整、更多面向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如果追随着马克思，用这种更完整、更多面向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不管你原来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是如何的，我相信马克思都能够给你提供更多的角度，给你带来更丰富的收获。

5. 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重农主义是怎么兴起又落寞的？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提过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的例证——重农主义，也就是地主阶级相应的一套意识形态。

重农主义是怎么兴起又落寞的？

重农主义最流行的时候是18世纪，尤其是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重农主义声势最为浩大。到了19世纪，尤其是重商主义崛起之后，重农主义就已经被视为不再流行而且过时的想法了。

重农主义讲什么呢？我们对比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认为经济中最重要的活动、能够创造价值的是商业。回过头来对照，重农主义就认为人类能够得到的一切都来自土地，如果没有农业，就不可能产生任何的东西。从重农主义的角度来看，工业也是依附在农业之上的。如果没有农业生产，没有这些材料，那怎么可能会有工业呢？重农主义有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农业中心观念，即农业最重要。相对应的，在一个国家当中，最需要重视、最需要保护的就是农业。

法国一直都有这样的传统，一直到今天都非常在意农业上的数字统计，对农民和农业高度地照顾。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压力下，从当年革命之后政治混乱的压力，一直到今天，在欧盟内部其他国家所施予的压力下，在法国的政治上，只要认为是有需要的时候，就要对农业进行保护，就要补助农业，这是重农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遗留。

了解了重商主义，我们也当然明白重农主义代表的是地主的利益，

而依照马克思的分析，重农主义这样一种来自土地、代表地主利益的生产形态，就产生了相应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文化。在文化上就会强调土地多么重要，在这个意识形态里也会衍生出特别的政策，例如格外强调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农业，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必须依赖其他的国家，要进口麦子、稻米，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这是相应的价值观。

重视农业、重视土地，有这些相关的政策，更进一步也会产生文化上的偏好，就会产生歌颂土地的文学作品，对土地产生一种极度浪漫的依赖感，强调人离不开土地。以至于一旦离开了土地，法国人就不再是法国人了，甚至人就不再是人了。这是一整套的观念，它的根源就是在19世纪已经过时的农业生产形态。

强调土地重要，这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可是明明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在18世纪为什么会变成强大的主流？这里有马克思的洞见。马克思指出了一项吊诡，那就是18世纪这套意识形态之所以那么强大，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不完全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

地主阶级在18世纪支持重农主义以及土地至上论，这是源自他们的阶级位置，他们拥有土地。但是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这个信仰、这套意识形态并不必然是地主的最大利益所在，他们的利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被伤害的。因为当不断地强调一切都来自农业，那也就意味着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国家政府在政策上重视农业，同时也就相信一切价值都来自土地，都来自农业。

那么当政府财务出了问题，甚至更普遍的，当政府在思考财务问题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想的就是要如何从土地上、从农业上得到更多的收入。他们不可能去想别的，因为地主本身也是这样说的，政府和政策都是这样相信的，一切价值必须从土地上来。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效果，即地主承担了所有的税赋。这个时候，另一个真正在利益上支持重农主义的群体出现了，那便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在这个时候正在兴起当中，正在进行他们自己生产上的革命。他们最重要的累积财富的方式是不依赖土地，因为他们不依赖土地，可以从商业资本的累积到后来工业资本的累积，取得他们最大的利益。因此，他们当然乐于配合让地主、农业、土地去承担所有的税赋压力。

既然大家都觉得土地最重要，那么中产阶级这种不需要高度依赖土地的新兴阶级就不需要被抽税，要抽税的对象都来自土地，那么必须要

承担税赋的也就都是地主。

所以有意思的地方是，地主是在这个位置上，他相信这一套意识形态，但这套意识形态却不必然是对他最有利的，这套意识形态下真正最得利的是中产阶级。

所以这个时候，中产阶级不会提出一套违背土地至上论的新的价值观，他们会配合，他们会支持重农主义。这就是18世纪重农主义那么风行且变成强大主流的根本原因。

但是进入19世纪，情况就改变了。资本主义、资本家、中产阶级，他们一路不断地发展，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工业生产开始取代了农业生产，变成主要的生产形态。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政府政策上的配合，他们不希望政策一直着眼在土地上，他们需要国家、政府来帮他们进行资本累积，以及更进一步地强化资本剥削的机制，他们需要有一种方法来控制国家的政策。

还有另外一方面，他们需要这个社会，也需要社会上集体的配合，最主要的是需要工人；如果没有工人，就算拥有再多的资本，都不可能创造出任何的价值。他们需要工人，就要说服工人，让工人愿意领这样的工资。应该说，他们需要有人自愿把自己改造成劳动者来出卖劳动力，把用劳动力来换工资视为理所当然。于是这个时候就产生了19世纪的另外一套东西，那就是资本家的意识形态。

什么是马克思的“科学”？

当马克思在提出他这些思考和推论的时候，他一再地强调，他所得到的是科学的结论，这对马克思再重要不过。但是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看待和理解马克思的时候，常常出现的障碍。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这怎么会是科学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马克思这样说的时代，看看他心里的“科学”到底是什么。

他在讲的科学并不是一种实验性的科学，不是在实验室里可以反反复复得到同样结果的这种科学方法下所得到的结论。在他的那个时代——甚至到稍微晚一点，例如弗洛伊德也认为他自己的精神医学的各种不同研究以及推论是科学的——这种科学和20世纪以后的科学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回到19世纪的科学观。而清楚地反映在马克思身上的，那

就是不依照表面现象、不依照常识来形成知识。讲到科学，马克思最喜欢提出来的例证就是“地球中心说”。我们今天当然认为“地球中心说”已经彻底被科学给推翻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自己试试分析这件事。

比如早上起来，你站在一个地方，在那里站一整天，你去观察太阳的位置，就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之后，一步一步地改变它的位置，一直到西边落下去。你用这种方式观察太阳一整天，你所看到的是太阳跟着你，以你和地球作为中心，一直在转变位置。那么你怎么可能反过来认为，你自己或者是你所在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呢？在那个角度上，你能够体会、能够推断你正在绕着太阳转，那才有问题，你当然只会觉得是太阳绕着你转。

可是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什么叫作科学？科学就是让我们拨开了直觉上的表面现象，我们要探求，必须注意到背后有更深层、更根本的道理，这叫作科学。对马克思来说，他就是抱持着这样非常清楚的科学的态度，要弄清楚规则，从根本上去挖掘和整理。

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放到他对资本的认识和解释上，或者是提到他的意识形态的话，那就是他不放过追问。你不能停留在表面，你一定要这样去探究：真的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了一圈吗？

你看到了一个表面的现象。如果我们用当年伽利略和罗马教会之间的争辩来作为例证的话，那么就要看到：最后是什么提醒了我们有科学的存在？你要去看，你要去问，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谁主张什么。有不一样的主张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探究，不一样的人依照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立场而有了什么样不同的主张。

更进一步可以说，马克思要我们念兹在兹，一直要记得，什么样的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相信什么。你不能光是相信什么就是什么，你一定要知道要去探究是谁为了什么而相信。

所以回头看，那是多好的例子。重农主义一度被当作真理，可是不行，你要先去看到底谁相信重农主义，还有为什么他会相信重农主义。你就会发现，即使是同样主张重农主义，只要是不一样的人，他们都是因为不一样的理由才相信的。我们这样去探究，这才叫作科学的态度。等而下之的是接受重农主义，认为这个经济的解释就是农业。

你要想到每一种说法、每一种信念都有提出来的人，那么他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为什么要相信这样的想法？在这里就产生了重大的突

破，这个突破可以说是非常根本的一种怀疑的态度。

为什么宗教批判是所有批判的前提？

马克思把这样根本的怀疑态度也放在宗教上，让我们弄清楚到底是谁，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会相信这样的宗教。当他用这种方式来检验宗教、描述宗教的时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效果，意味着他检讨狭义宗教的同时，也在帮我们进行对广义宗教的一种描述，他重新描绘而且定性了什么叫作宗教。

回到前面，我曾经为大家翻译了马克思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的那一段话，也就是结束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那一段话。那段话中关键的是，马克思要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宗教。他的想法来自基督教，可是当他在解释宗教的作用的时候，同时就定性地告诉我们，只要有这样的作用就叫作宗教。

宗教是什么？宗教像是一个透镜一样，是让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的一套想法。我们借由这套想法才能够体会，才能够接收到这个世界的各种不同的因果关系。我们要理解这个世界，要知道构成这个世界的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现象，但是我们不可能一一个别地去认识这些现象，我们一定要把世界上各种不同的现象组合成因果的系统——因为这个所以那个，因为那样所以产生这样，如果我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手段，这是一套因果系统。宗教就是帮助我们建立这套世界的因果系统中的一个，而且是其中非常强大的一个。

为什么说宗教批判是所有批判的前提？因为这是最难的。但是如果你不碰触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的批判都是假的，或者说是批判的不同层次。最高的层次就是你要能够回头意识到，你已经习惯了透过这个透镜来看这个世界，你还要能够去批判这个透镜所显现出来的世界是有问题的。如果你在看待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进行了任何的检讨和批判，却仍然局限在这个透镜所显现的有限的区域里，让它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牢笼，这怎么可能再产生真正的批判？

唯有你跳出了这一套意义之网，跳出了这个透镜，去看透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才会产生更高的一个层次，或者叫作第二序、后设（meta）的批判，这才是对马克思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批判。

如果能用这种方式看清楚宗教，你就看清楚了虽然马克思讲的是基督教，但是所有的信仰系统都有同样的现象，也都应该被用这种方式加以检验。

马克思说，基督教这个宗教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情是理解这个世界是由一个更高的、更理想的世界所统辖的，或者是对应、对照的。所以这个宗教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有一个天堂，天堂就是让我们去追求的。作为一个超越的人，由于那个天堂的存在，那么我们世间的许许多多的东西，本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间的事物，对照之下就都变得不重要了，或者是变得可以借由那样一个超越的模式，让我们低头看，以一种瞧不起的态度。

如果用这种方式解答，也就是从一个比较高的天堂往下看，然后你看到和解释你的世界，那么这样的解释不会是真正符合、应和这个世界真实真相的一种说明。我们借由天堂建立一个“超人”的世界，可是这个天堂也因为这样必然产生一个大的问题——天堂和人间必然只能够不即不离。意味着如果天堂就是人间，我们就不需要天堂，这很清楚。可是还必须要不离，意思是如果天堂里住的都是超人，都是天使，都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天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天堂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话，天堂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我们又必须要去建立天堂的种种非人性的条件和我们作为人之间的关系，明了天堂到底要跟我们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用马克思的这种方式跳到第二序，跳到后设的层次来看待宗教，来进行宗教批判，你就会发现他所提到的那种逆转了的关系——不是宗教造人，而是人造宗教。而且人造宗教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我们自己找不到的自我或者是我们自己不想承担的自我，投射到天堂上，投射到宗教上，这是宗教的作用。

对于宗教，我们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它是我们存在上的一种期望，所以从广义上来看，我们投射、我们期望的地方也就是宗教。而宗教能够产生的重大的作用，为什么称之为“人民的鸦片”？这就要回到刚刚所说的，那是因为我们把找不到的自我，我们不想承担、不敢承担的自我，投射在这样的一个物体上，它就变成了宗教。

君主可以变成这种投射的对象，国家可以变成这种投射的对象，财富可以变成这种投射的对象，地位可以变成这种投射的对象。找不到的自我、不敢承担的自我，投射上去的对象就变成了宗教，它就产生了安

慰你、欺骗你、让你逃避的像是鸦片一般的作用，这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最根本的道理。

6. “资本的宗教”下的我们，如何找到符合自己利益的意识？

在我们进一步解释马克思的文化理论之前，我们必须要更仔细地来理解，到底在马克思的思想里什么是意识形态。那也就必须要先绕回马克思根本的哲学思想的基础。

马克思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进行宗教批判的时候，必须要保持着一种终极的不断的怀疑，怀疑我们为什么会相信这些。怀疑是很重要的起点，一旦我们意识到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不可能是宗教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集体创造了宗教，宗教就应该有一个被创造出来的道理。

批判宗教，就是批判管辖世界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会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宗教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里有国家、有社会，有各种不同的制度，当然也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现实下的国家，因为它的政策和资本的生产方式联结在一起，需要这样的国家，需要这样的政策，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它来自具体现实的社会，需要社会里的工人去配合资本家或者是资本来进行生产，因而有了这一套思想。

所以当我们在批判宗教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批判这一套管辖社会的、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透镜去看世界的想法。如此进行的时候，我们同时就明白了我们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

意识形态或者是广义的宗教最大的问题，也是它最可怕的地方，就

是它是关于世界的一般理论，它在解释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来的，以及让我们相信、让我们体会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也让我们能够体会世界为什么长成现在的模样。所以这套广义的宗教、这套意识形态是百科全书，意味着你在这里可以找到一切。

当然真正的事实在运作上是倒过来的，意味着那些不适合的、放不进来的就会被排除在外，在这一套广义的宗教中，在意识形态当中，就不能够被看到，不能够被认可，这才是宗教真正的作用。

当马克思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讲的不是狭义的宗教，只要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对马克思来说，就是广义的宗教。《资本论》就是要点出资本必然有一个相应的支持它的意识形态，其实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资本的宗教”。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有了前面为大家介绍过的那一句话，说“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意味着被压迫者和宗教有着非常奇怪的逆转的关系，宗教是压迫的手段之一，因为宗教是符合压迫者的利益的。

比如说过去在狭义的宗教里，基督教里到底谁可以从信仰里得到最大的利益？是教士阶级得到利益。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广大的人民相信基督教呢？这就是基督教的双重性、基督教的功能。

马克思用“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来说明，宗教明明是符合教会相关的这些人的利益的，这些人因为利益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去支持宗教，支持这样的意识形态。可是人民却被放在这个位置上，去依赖宗教或相信宗教，因为他们无法离开宗教。宗教提供给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解释，而且几乎是唯一的解释。如果离开了宗教，他们就会陷入混乱当中，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这种已经习惯的方式而继续生存下去。宗教给他们提供这个世界的解释，也就是让他们接受，让他们同意，让他们承认自己被压迫是应该的。

所以宗教一方面明明是依循别人的利益在剥削他们，在压迫他们，但另一方面又变成了这些人民唯一能够寻找慰藉的地方。所以说“宗教是人民的叹息，是被压迫者的叹息”。在讲完了这句话、表达了这样的观念之后，马克思接着才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被放置在“资本的宗教”里的人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当然并不是单纯告诉你，作为一个人民，或者是如果有一个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就要去压制、去消除所有的宗教，才算符合马克思的要求，符合马克思理论。

当然不是这样。马克思这里讲的宗教并不是狭义的确定的基督教，他是从批判基督教这个宗教衍生出来的对宗教的另外一种广义的重新定义。在这个状况下，也就意味着人民要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你要看清楚，到底谁在这里因为有利益而支持这套意识形态，支持这样的宗教。

另外，还要看到有哪些人是被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必须接受才接受了这样的一套宗教意识形态，这个宗教或意识形态对他其实是没有真实的利益的。被放在这个位置上而接受这套意识形态的人，你们当然就要觉醒，要弄清楚和你真正有利益关系、能够帮你带来利益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世界观、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广义来说，什么样的“宗教”。

用阶级性检验社会主流观念：以消费者、都市为例

阶级性对于马克思来说，就是帮助我们最清楚地去检验意识形态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利益的检验标准。我们今天能够清楚地用这种方式去意识到阶级性，知道每一种思想价值体系背后都有阶级性的来源，依循马克思的体系，就能够来检讨很多在我们社会里流行的想法，我们就有了不一样的角度可以来检讨或重新思考。

比如说前面提过的，现在放在这个脉络下，我还是希望鼓励大家再来思考的，就是在社会里强调消费价值而贬低劳动价值。当我们有了不一样的身份的时候，为什么你的消费者的身份比你的劳动者的身份要重要？这是一套价值，这是一种想法，这是深植在头脑中，让你甚至不需要特别去注意、不需要主观去做选择的东西。

你很自然地就觉得，如果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的利益受到了影响的时候，你一定要抗议。但是作为一个劳动者，你就没有那么强烈的阶级意识、身份意识。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种想法是怎么来的呢？还有，你为什么会接受？你为什么接受作为一个消费者你的权利比较重要，而不是你作为一个劳动者的权利更重要？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在我们的都市和土地的发展上，为什么人们都认为都市那么重要？所谓都市，就是把人聚集在一起，让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能够得到只有都市当中才能够有的便利性。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居住在一个便利的地方那么重要，它的价值位置那么高？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使得人必然觉得居住在都市里比居住在都市以外，要更重要，要更高级，产生的连带的效果是都市的人口不断地增加，聚集在有限的空间里，也就使得都市的土地供给会因为不断升高的需求变得越来越严峻。

在这样的状况下产生的直接效应，就是土地的价值不只会一直维持，还会一直升高。这种状况当然让一部分人获益，如果你是拥有土地的人，你会基于自己的利益而赞成或者是支持这种价值系统、价值信念。

可是好奇怪，有很多人明明跟这种土地的利益没有直接的关联，甚至会在都市土地价格上涨的过程当中受害，但他们仍然相信要高度地发展都市，要让都市居中，要让人口集中在都市，觉得只有居住在都市，才能够拥有所有的便利，并且为了住在都市里拥有这样的便利，愿意付出许许多多其他的代价。

真的没有别的可能性吗？为什么说它是一套意识形态，是一种宗教？因为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广一点，如果你意识到你看到了别的想法，有别的选择，有别的可能性，你就可以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都市论、都市的价值是一套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说是控制我们的价值观、控制我们想法的一种“宗教”。

例如在德国，在政策上是刻意不让人聚集在狭小的空间里的，在空间的安排发展上，是要想办法把人分散开来，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要让都市的房屋垂直发展。

都市对德国人来说，如果要发展，那也应该是水平方向的。除了柏林、法兰克福和汉堡这三个城市可以比较方便地盖高楼之外，德国其他所有的城市要盖高楼都麻烦得不得了，简直是像被当作贼一样，必须要被各种不同的方式管制，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防范。

反过来我们要问，德国怎么会产生这样的价值系统呢？不是要评价这套价值系统好不好，而是要看到这套价值系统就必然带来很不一样的效果。它必然带来的效果就是土地不会增值，所以政府也就很容易有各种不同的政策来约束土地增值，不让土地增值的效果、利益进入地主的

口袋里。这样一套非常不一样的想法，产生了一套非常不一样的价值信仰，同时连带着也就产生了一种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永远保持对“宗教”的怀疑

这不是只要沿着马克思的论理前行我们就一定可以看到的问题，这里并没有必然性。我们可以不用完全去接受马克思对劳动阶级的关心，他认为劳动阶级应该高于一切其他阶级，他认为劳动者是所有的价值根源的创造者。他的劳动剩余价值说不是一个不能讨论的内容，而是一个有很多商榷余地的理论，我们不必照单全收。

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我们不能不收，那就是永远都要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去想，我到底相信什么。我为什么相信这个，我相信这个对我有好处，还是对谁有好处？是谁创造了这样的想法，是谁在相信这些想法，是谁在相信这些价值，为什么？还有，到底别人是在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相信也许对我并不是最有利的一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这是马克思在思想上面绝不放弃的内容。

马克思非常清楚地了解，这是他理论当中的一个吊诡。他主张一个阶级、一种人群应该有自己相应的一套信仰。他又非常清楚，他也没有那么天真，认为只要你是工人，你在一个工业的生产模式下，就会拥有工人阶级、劳动者阶级的意识。他太明白了，他知道我们在意识上有一种来自生产、来自我们自我利益的意识，但这种意识不见得会有必然的先行性。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其他的想法，或者他所说的“宗教”会压在实际上对我们最有利的这一套价值信念上。而且这里所说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广义的一种宗教。你必须先要对这种宗教进行非常仔细的察觉和检验之后，才有机会真正去找到相应于你的生产形态所产生的真正利益，也才有机会真正去找到你相应的生产形态、生产位置，以及如果你要追求你自己真正的利益，你应该要有的一套意识。这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关键的核心。

7. 新马克思主义：困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能做什么？

讲了马克思的理论，透过马克思的思想了解了资本主义，就产生了一个当然不能不问的问题——那我们该做什么？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该怎么做？

有一个问题：当我们了解了资本主义对于利息的迷思，那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把钱再放到银行里去换利息，或者是我们就不要再进行投资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同时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不会逃避这个问题，让我试着从两个方向来回答。

第一，相对比较容易的是，假设我们去问马克思，说我们应该怎么办，马克思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叫我们采取行动，用革命去推翻资本主义的秩序。这个革命的行为会加速资本主义的瓦解和崩溃，因为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的大问题、大困扰、大矛盾，使得它本来就一定会瓦解。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行动，你可以去革命，你将资本主义推翻了，等资本主义消失了之后，我们就能够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变成共产主义的天堂。共产主义的天堂长什么样子？那就是去除掉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剥削之后，那样的一个状态。

不过这个答案从今天来看，真的很难继续站得住脚，因为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马克思当时所分析的那个资本主义了，现在的资本主义在时间当中已经做了很多的自我调整。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么稍微耐心一点，等到资本主义自行瓦解——但是你等不到的，它不会自行瓦解；要

么如果你想要积极一点，来参加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但是现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的联结也更加紧密，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被推翻的。所以这个答案看起来是行不通的。

那么另外一种回答的方式，是让我们依循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来推演，这是比较复杂也比较难理解的一个答案。这个答案说起来，首先大家必须先包容，因为它看起来好像是很无厘头的。我要说的是，现在你正在用这种方法，通过对马克思的认识和理解来分析、来批判资本主义，这就是一种行动，或者就是行动的一部分。那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呢？

新马克思主义：要改变社会关系，先改变思想

这个来历是到了20世纪的中期，在欧洲左派的传统当中有一个新的潮流，这个新的潮流有不同的内在或外在的名称，不过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

为什么会有新马克思主义呢？我们先集中来看，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讨论当中，非常重要也非常大的一块领域，是在讨论“实践”（praxis）。这个词引发了新马克思主义最高的兴趣，并且大家花了很多很多精力在概念上来进行解释和推演。

为什么要特别去讲什么是实践？让我们回到马克思原来的理论当中，他所说的实践没有那么神秘。但当时在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下，却刺激衍生出了这么多的讨论，那是因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意意识形态理论，非常在意如何能够在资本主义现代的状态下继续去运用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特别看重实践。

在新马克思主义所提出来的实践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思想和行动的合一。如果我们彻底、真正地了解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倒过来的关系。本来是你有什么样的社会阶级，在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上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所以如果你要改变思想，你就要回到根底上，先去改变生产关系，改变相应的社会基础。但是新马克思主义是把它倒过来看、倒过来讲的——要怎么去改变社会关系？你要先改变思想，进而思想的改变实质上会带来改变社会关系的作用。

有人批评说，这样的理论、这样的想法，就不再是马克思的思想。

但是这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有它非常重要的好处。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点出了以批判的方式来认识、理解资本主义，这是行动的一部分。

关键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资本主义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开端开始，到马克思去世，在这将近100年的时间当中，已经改变了太多。人们必须要去面对资本主义改变的事实，不能再用马克思所号召的革命的方式来推翻资本主义。

还有一项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新马克思主义是对应老马克思主义或旧马克思主义的，而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实质上就是新马放弃了用革命的手段再去建立一种共产主义的天堂。因为这样的主张已经被证明会酿造灾难。

他们没有办法再相信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于是从他们的眼中看过去，看到了他们在论证上绕不过去的根本、巨大的矛盾，是20世纪浮现出来的大问题。

我们可以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英国的一位了不起的左派大史家的理论来看这个问题。霍布斯鲍姆的专业是19世纪的研究，他写过大部头的19世纪三部曲，包括了工业时代、资本时代和帝国时代（即《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

霍布斯鲍姆在整理完他的19世纪历史之后，为20世纪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作《极端的年代》。对他来说，20世纪最重要的特性是，这是一个极端的时代。所以他提出来要被解释的问题，就变成了20世纪为什么会这么极端。

20世纪最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巨大的问题、巨大的极端之一，就是马克思主张的人的自由。马克思用这种方式，希望把人从资本主义带来的枷锁和我们今天在政治上受到的强制力量、软性的社会控制中都解脱出来。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是为了让人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摆脱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对于劳动者的种种不平等的制约。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竟然可以长出彻底取消人所有自由的一种极权主义？这是20世纪思想中最巨大的一个问题。

因应这个巨大的问题，有一些人在寻找答案的过程当中提出了非常重要的看法。比如说汉娜·阿伦特写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另外有一本重要的书，那是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两个人合写的《启蒙辩证法》，他们在这本书里试图要解释，原来那样一种开放的、启蒙的、

自由的想法，怎么翻转到会变成极权主义。

还有一个人，卡尔·波普尔，他从不太一样的方向要去重新肯定启蒙主义的这种自由社会、开放社会的理想，所以他写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些都是针对极端极权主义所进行的深刻的思考。

而新马克思主义面对这个现象的时候，他们不能说依照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照单全收。可是他们仍然认为资本主义是有问题的，资本主义是邪恶的。于是在那样一种艰难的思考下，他们找到了这样的一条路：就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可以刺激资本主义持续地改造，但不是让资本主义变得更可怕、更庞大，而是持续地让资本主义变得不那么邪恶。

所以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有它的现实意义。我们从这个现实意义回到实践，就讲到有多少人愿意用抛离资本主义内在的方式拥护资本主义、协助资本主义运作的观念，重新来看待、来分析资本主义。

如果有更多的人用这种方式看待资本主义，也就有更多的人心里看着这样的一套秩序，看到这样一种不可能离开也不能推翻它的系统，但心里一直有一个清楚的声音，在对着这个怪兽说：你不要搞鬼，你不要太过分了，我知道你在搞什么，你可以骗过其他人，但是你骗不过我。

这就形成了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这股力量比我们去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或者想要做任何其他极端的事，都更有力量。而这份力量也在过去的100多年来，不断地威胁那些原来在资本主义系统当中的既得利益者，让他们知道有人不吃他们这一套，有人不买他们的账，所以这套制度、这套系统才会在100多年的时间当中持续不断地改变，持续不断地变得相对没有那么可怕、那么邪恶。

马克思：观念没有自主的历史

我们在这里还应该再听一句马克思的名言，那就是他说过“观念没有自主的历史”。

这意味着当我们看待观念的时候，我们要察觉观念的依附性。当你遇到了任何的观念和思想，你都要去问：这是谁相信的？这是谁主张的？为什么他会这样相信？为什么他会这样主张？

这也就意味着，观念没有自主性是为了对应我们平常在看待观念的

时候，我们相信什么，我们主张什么。一般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我们认为我们之所以相信，之所以主张，是因为这个观念是对的，或者这个观念是好的。但马克思提醒我们，没有一种独立去判断观念是对的或是好的标准，这个标准一定有它在社会上的联结，或者说社会上的依附性，所以不应该用假想、想象独立的真假标准来判断观念。观念都是相对的，观念对哪一些人有用，这些人就会认为他们会接受这样的观念。所以观念和社会关系是分不开的，有它的社会依附性。

当然这里产生了一个“括号”，一个例外，一个说明，是前文稍稍提过的，因为它非常难探讨，所以我们还是必须把它留在这里。那就是，当马克思说观念没有独立的历史，从这里推演出观念没有独立的标准的时候，这个论断到底包不包括马克思自己所提出来的理论？

马克思会跟你说不包括，因为他这套理论是具有科学性的，其他的不是。但我们知道这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回答的，他所给的答案也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他的理论不属于自己认为的不能独立的一种观念，换句话说，只有他一个人提出来的是可以独立的观念，但这是没有那么容易站得住脚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先不要进入这种相对性到底有多么普遍的问题，而去体会马克思的提醒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意思是，当我们看到一个观念或者是相应传播支持这个观念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时，我们要去问，要去观察和分析，这是对谁有用的，这是对谁有利的。

当我们用这种方式看，就会发现有一些基本通则浮现出来。基本上每个社会的主流观念都有一种作用——这种观念为什么会变成主流？因为它可以保持社会和谐。

对应来说，当我们讲一个社会的主流观念，我们也就随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前进，他必须要解释、必须要处理的疑惑就是：工人为什么要相信对资本家有利的这一套意识形态？

最简单的也是最普遍的答案，那就是因为这套意识形态让资本家和工人可以和谐相处。和谐就使得本来相对的观念被绝对化，被建立成主流，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8. 伪造的“和谐”：资本主义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这一节继续介绍马克思的文化理论、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罗马人为什么愿意将统治者视为神？

为什么工人会去相信，明明是符合资本家利益而不是符合劳动者利益的这些理论呢？马克思在他的著作里，曾经运用罗马时期的历史来为我们解释。

罗马从公元前8世纪建成了之后，有七八百年的历史都是共和制的历史，表示他们的执政官、握有权力的人不只是选举出来的，而且是频繁地选举甚至是轮流担任的。

什么叫作共和？就是尽可能不让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但是为什么从屋大维·奥古斯都之后，整个罗马的思想潮流走到了截然相反的一个极端？也就是在罗马，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罗马的皇帝是具有神性的。从奥古斯都开始，奥古斯都这个头衔就表示他不是人，他是属于神的，等于把他放到了神的位置上。接下来一代又一代的皇帝，都有这种类似神一样的地位。

马克思借着这段历史来解释，看看罗马的人民，原来他们在共和党中握有权力，权力是大家共同分享的，执政官一年就要换一次，而且执政官旁边还有护民官，那是因为担心执政官和元老院关系太过密切，要由护民官来代表人民。这整个政治的架构、共和的架构，就是确保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拥有长期的权力，也不可能拥有太大的权力。

只有在极少数灾难、战争等特殊的危机状态下，才会选出独裁者

（dictator）。独裁者意味着这个人可以跳过所有这些共和的机制来处理事情。但是共和机制仍然对独裁者有很大的限制，因为他拥有权力的时间非常短，必须是面临一直出现的危机状态，才会予以延长，给予再授权。

但为什么这样一个共和的概念，尤其是握有这种权力的人民，本来好好的，后来却要把权力让渡出来？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人民在这个时候要相信来统治他的皇帝是有神性的，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可以从现实的角度去考虑或追问：有一天，你会想要选出一个皇帝，而且只有这个人可以当皇帝，因为他具有跟我们不一样的类似于神一样的身份。然后你把你手上所有的权力都放弃，都交给他，你会愿意做这样的事吗？

马克思对罗马时代的解释非常有力，因为他要我们去看，在罗马有所谓前三雄、后三雄——这是我们在解释罗马帝国兴起的历史的时候最喜欢讲的——他们如此互相争夺，到最后谁得到了胜利？在争夺的过程当中，又产生了多少戏剧性的变化？

但是这段历史，马克思要提醒的就不能用像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样的角度来看待，因为你应该看到，历史真正的主轴是人民的感受。

如果从人民的角度出发，重点就不在于前三雄是谁、后三雄是谁，到底又是谁打败了谁。关键的重点是人民持续经历了非常非常长时间的战乱，战乱的起源就是这些前三雄、后三雄，他们都觉得自己有机会也应该握有更大的权力。为了争夺权力，他们让整个罗马帝国陷入长期的混乱当中。

从这个角度看，将罗马的统治者视为神圣的、具有神性，就能够发挥一种作用，就是让人民得到和谐和安定。

人民清楚地感受到，将统治者视为神圣的，禁止其他的人去跟他争夺权力，就可以得到和谐和安定。因为共和时代，大家都可以握有权力，大家就会争夺权力。尤其是到了共和的晚期，前三雄、后三雄用这种方式以武力争夺权力，结果就使得人民疲惫不堪。所以每一个人，如果你处在那样的情境下，你就会觉得自己也有资格去争夺权力，会有这样的野心，会有这样的冲动，所带来的就是永无宁日的结果。

权力的让渡并不是有意识的，但产生的效果让人民都能够接受——他们得到了和谐、安定的好处，他们得到了心灵上的安静——反正权力者、统治者、皇帝的位置，以及他们所有的这些巨大的权力，都和我无

关。我不想去争夺皇帝的地位，而且这和我的隔壁邻居也没有关系。比我年长的，在财富上或是其他地位和权力上比我高的这些人，也都和皇帝、和统治者这个地位是无关的。

如果皇帝和所有人之间有绝对的差距，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把皇帝抬得那么高，这样主流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就是让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人失去了这种争夺最高统治者的机会，当然也就失去了他们的野心，同时也就使得这些个人野心所产生的各种纷争同时消失了。

或许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马克思在分析什么叫作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件事。利益被伤害的人之所以会去相信这些意识形态，接受交换，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安定，得到和谐。

资本主义的理论让社会“和谐”

回来看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诞生了一种合理化自我存在的理论。资本主义的这套理论很巧妙、很神奇，因为它是以解释资本主义的性质和运作机制的形态存在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产生了这样一套经济学，假装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种客观解释。为什么要假装客观？因为这就意味着它和资本主义当中的任何角色都没有关系，它是客观地在帮人们分析资本主义包括了哪些角色，有哪些机制，这些机制如何运作。

马克思要我们看清楚，他就是要明白地说，这是假的，这是骗人的，这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经济的理论，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的一部分。它是用这种方式去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秩序，而不是资本主义秩序建立、存在了之后，才用客观外在的角度去观察、去分析，这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

其次，这套明明是内在帮助建立起资本主义，但是假装变成客观理论的想法和意识形态，它究竟是什么？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了作用？很关键的一点，对比前面罗马皇帝神圣性的观念，我们就看得出来，就是它也提供了一种社会和谐的基础。

前文当中提过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庸俗经济学就是帮资本主义说话的。马克思在批判的时候，集中处理了所谓的“三位一体”——资本、土地、劳动，把整个资本运作分成三个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元

素。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元素又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收入：资本产生了利息，土地产生了地租，劳动产生了工资。

这套理论最大的好处就是，使得整个生产体系在三分法之下看起来很和谐。这三个部分就产生而且分配了应得的利益，资本产生了利息，土地产生了地租，劳动产生了工资。资本、土地、劳动密切合作，合作了之后，得到各自所需要的应得部分，所以产生了这样一套和谐的系统。

这是庸俗经济学带给人们的一种图像，这个图像所产生的效果使得它成了主流的观念、主流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告诉你，劳动者当然就该拿到工资，地主就应该拿到租金，资本家当然就该得到资本利息。所以这三部分的人可以相安无事，每一个角色都能得到自己能够得到、应该得到的，这个系统就是和谐的。

资本主义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可是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角度的解释和理解。与之相反，从冲突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怎么会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内在真正的性质，是由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当我们看待资本主义，看到它用这种方式进行生产，产生了价值，并不是价值生产的问题就解决了，更重要的是这个价值到底应该如何分配。所谓资本主义就是这个价值到底应该如何分，谁分到多少，用什么方式分，这明明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所谓资本主义，从马克思的角度看去，是工业化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出现了过去不曾存在的完全新形态的价值增长。以前，在农业生产关系下，一群人共同产生的价值会有固定分配这种价值的方式。这里有地主，有农民，加上少数的工匠，在各自的生产关系里有固定的分配方式。

然而，这是原来的系统，现在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改变了，同样的这一群人，原来的生产力如果是10，现在等于一下子飞跃，变成了50，变成了80。原来的分配方式不可能继续维持，就必须要有新的分配原则。这个新产生、增加出来的生产所得，必须要重新分配。既然是重新分配，这中间就没有既成的规则，所以必须要讨价还价。

从讨价还价的角度出现了两个重点。第一，一定要看出来，这个时候各个角色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冲突的，绝不可能和谐。因为你拿的比较多，我拿的就比较少，这才是内在的现实。所以资本主义的图像把它刻画成和谐的，那就指向了消除原来在讨价还价当中必然会有的紧张关系。如何消除紧张关系？是要先确定了一种实质上对资本家有利、对地主有利的模式，然后把这种模式假装刻画成一种对大家都有利益、对大家都最公平的原则。

如果从还原资本主义是一个激烈的讨价还价的过程的角度去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涉及意识形态。整个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对自己最有利的一套催眠术，他们会告诉人们这就是对的，是公平的。用这种方式让大家都接受，它就变成了主流，这对资本家最为有利。回到讨价还价上，我们要了解并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了新产生的生产所得之后，必然就已经有了一种固定的分配方法。

另一个重点，作为一个劳动者，你就应该要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替自己争取更多。首先你必须要解除资本家创造出来的在你的思想里先入为主的这套意识形态、这个故事、这个说法，走出把它当作真理的误区，否则你就已经进入这种被催眠的状态了。作为一个劳动者，你必须去质疑它，必须去挑战它。接下来，你才能够去摸索，然后去建构起对自己真正有利的，让你可以在讨价还价过程当中得到更多利益的一套相应的意识形态。而怎么样让对劳工有利的这套意识形态能被建立起来，乃至于能够和资本主义庸俗经济学的那一套意识形态产生抗衡，产生修正，甚至将其推翻，这就是马克思在思考、设计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时候，特别用心想要做的。

9. 面对100年后的市场经济学，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过时了吗？

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改变

从马克思提出对所谓庸俗经济学的三分法，或者叫作三位一体的批判，到现在已经过了100多年。三位一体指的是资本家得到利息，地主得到地租，劳动者得到工资。这100多年来有一个重要的改变，那就是资本家、地主和劳动者的身份混淆了。现在的人在经济角色上不是这样截然划分的，你有可能既是劳动者又是地主，又有可能既是地主也是资本家，同时有可能一边当劳动者领工资，领了工资之后去买股票，所以又同时具备资本家的身份。当然资本家、地主、劳动者，三种身份集合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也并不少见。

另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改变，就是现在我们不会把这三种角色当作各自独立的部分。我们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有非常复杂的互动，这个互动被承认不必然是和谐的。

不过在所谓新的资本主义文化当中，对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的应对。一方面不会再忽略他们彼此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但是另外有一套新的意识形态浮现了，这是马克思来不及看到的。

但到了20世纪，这个新的解释表面上接受了马克思提出来的冲突原则，却又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创造出一个这些复杂冲突关系背后的统一原则。

把所有这些现象统合在一起的，最重要的是市场。用市场，尤其是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来解释所有的互动。前面所提到的劳动者、资本家等，所有身份上的矛盾冲突，现在都可以回到市场机制上面来讨论。市场机制最简单的就是供给和需求决定了价格。每个人在市场上去

做自己的理性选择，简单说也就是如何处理你的资金。你在运用资金的时候只要看谁愿意付给你最多的利息，你就把资金提供给谁。在出卖你的劳动力的时候也一样，谁给你最高的工资，你就把劳动力卖给谁。看起来一切在市场机制下都能够得到解释，一切都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

另外，每一个人都有理性选择，所以一边愿打另一边也愿挨，而且愿打和愿挨都有理性层面思考之后的理由。表面上看起来市场理论非常好，非常有效，最关键的就是供给和需求。但是回到市场理论的最根本，我们会知道有些事情不太对劲，我们会知道在最根本的地方，其实并没有解释清楚。

供给和需求，仍然和意识形态有关

回到马克思的洞见，我们更进一步来追究究竟何谓需求，何谓供给。我们说在市场机制当中最简单的公式是，需求高于供给，价格就会上涨，因为有越多人要，你就只好出越高的价钱去买。反过来如果是供给高于需求，价格就会下跌，因为没有那么多人要买，没有那么多人需要，所以就只好降价。降价之后，愿意来购买的人增加，或者是愿意购买的动机强度增加了，这是市场交易当中最简单的一件事。

可是市场要这样运作，要这样解释市场，中间涉及的供给和需求，难道是固定的吗？

需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举一个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例子就好了：你们为何会觉得自己有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需求呢？你现在已经在读手中这本书了，所以我要确切地问你，你得到了这个需求，而这个需求是何种需求？以及，这个需求是被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满足的呢？

为什么要这样问？就是要告诉大家，当市场机制、市场理论讲到供给和需求的时候，它背后最根本的部分仍然涉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意味着需求是可以被操控的。我们被蒙蔽了，当在市场理论里讲需求的时候，这个需求并不是每一个人自己可以自主决定的。你肚子饿，你觉得需要吃饭，这是根本的需求。可是在这个需求之上，我们今天在市场上所交易的供给和需求，很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一项，是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存在的。

需求和供应之间的关系，涉及太多意识、价值、观念、文化。有多少人需要米其林三星美食，这不可能固定。我们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先固定了解需求，再接着来看供给，然后说借由理性选择和市场机制来决定和解释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市场没有那么简单。

另外，市场机制的解释没那么有用，因为在这中间有太多的力量介入、操控。即使是每一个人所感受到的需求，回到你自己身上，你到底对自己有多少认识和理解？我只想问一件简单的事情：你觉得你到底需要什么？在市场供需关系里，你到底需要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需要什么的理解，并不是明确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所以到市场上去看有多少供给，然后决定自己愿意付多少的价格来满足我的需求。现实的资本主义状态下，情况往往是倒过来的。你到了市场上，你才知道你有需求还是没有需求，或你需要什么。你的需求经常是被创造出来的，或者说你的原始需求到了市场上，是会被市场改变的。

市场不是简单的既有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市场是利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创造你的需求，来改变你的需求。每一个人的需求都是不固定的，到底需要什么，这个需求有多重要，往往是在市场上才能决定的。

理性选择，敌不过意识形态

因此，我们就不得不谈到观念和文化的重要性。观念和文化在更根本的层次，创造、决定了我们的匮乏感，刺激我们、导引我们去觉得自己到底缺了什么。这都不是你自己个别决定的，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系统下，换句话说，仍然是这个社会，尤其是它存在、运作、产生的这一套意识形态，在教你、帮你决定，你应该需要什么。

所以，市场理论怎么可能真正帮我们解释到底在这个系统里发生了什么。在市场理论背后，我们还是先要看到和弄清楚意识形态。市场理论本身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一环，这就是马克思提醒我们的，是他要我们看到的。

为什么马克思特别批判庸俗经济学？我们用他的理论回到今天看市场经济学，市场经济学是在解释资本主义的运作，它仍然是保有、维

护，站在对资本有利、对资本家有利的立场上的一套故事。这套故事明明是内在于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可以以资本为核心进行运作的机制当中的一环，但是它却假装自己是在这个系统之外建立起来的一套原则，然后回来解释，要我们相信，到底这个系统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又不得不提到马克思另外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就是我们可以说他是最早开发和研究心理经济学的人。所谓心理经济学，意味着分析经济行为的时候，得要先了解人的心理。当然，现在的市场经济学，尤其是涉及理性选择的时候，它还是建立在这种心理经济学的基础上。

我们一再提到理性选择，因为假定人是理性的思考者、理性的选择者，用有限的资源去追逐无限的欲望，你就会合理地衡量，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追求哪样东西，可以带来最高的满足，所以你就倾向于采用那个选择。我们不会不理性地选择一项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却只能带来低度满足的物品。我们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去衡量，用这种方式进行理性的算计，所以市场有了可以被预期的可能性。市场经济学的核心、重要的突破，也是回到人的心理机制上来解释经济行为。

回到人的心理上来解释经济行为，其实是从马克思先开始的。不过马克思的心理经济学，比起后来的这一套市场经济学，其实要复杂太多了，因为他非常了解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的心理不会完全遵循简单的理性选择。我们的心理在理性之上还有一层力量，还有一层外壳，或者说有更先行的一样东西，那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比理性有更大的力量。在心理的层次上，先对我们产生最大作用的不是理性的考虑，不是理性的算计，而是我们的信仰，或者是在前文中提到的广义的宗教。

我们事先相信了什么？所谓信仰，也就意味着那是我们不会去问、不会去追究的。在一个社会体系、社会环境下，会有一种集体的信仰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帮助你维持这个社会里和谐的存在，让你不需要冲突，不需要随时保持高度紧张，更不需要想着去跟别人打架，让大家在各个领域当中，假想我们可以和谐地、不需要冲突地并存。有这样一套意识形态先发生作用，你就会在这套信仰下去进行有限的理性选择。这意味着理性有它的限度，理性没有办法去挑战这些信仰。

马克思要做的就是提醒你，你必须改变，你要了解自己所相信的这套广义的宗教，要了解你所服膺的、管辖并控制你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

么，你要采取批判的认知和理解，来分析理解这个社会的主流观念是怎么影响并控制你的。

社会的主流观念一定是社会控制中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主流的想法、主流的观念，就是对资本和资本家有利，是让社会可以在创造资本利益及资本家利益的情况下和谐运作的一套机制。你已经先进入这套机制当中，变成这个信仰及广义宗教的一分子，然后你才在这样的框架下去进行选择。

在这种框架下，你不可能在做决定的过程当中违背资本和资本家的利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在什么样的位置，甚至不管你个人的阶级地位、阶级利益是什么，你只会做出你自以为是理性的选择，但其实都逃不掉帮助资本和资本家得到最大利益的命运。我们要了解经济行为，就不能够离开对心理以及对思想信仰的探究和认知。

在马克思的观念里，为什么他一再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让我们活在其中的这样一个世界环境，基本上是一个逆反的世界？“逆反的世界”的观念来自黑格尔，来自早期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所受到的强烈的哲学的影响。不过他将这套想法运用在他的意识形态理论里，尤其是用来分析、解剖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那就有了很不一样、非常尖锐且精彩的内容。

结语　莫忘马克思：《资本论》，为弱势者写的辩护书

《资本论》：为弱势者写的辩护书

尽管马克思的思想在20世纪遭到各种误用、滥用、扭曲和攻击，但他毕竟是现在少有的普世价值提供者，他总能够给人一个普世的观点，以超越的心态来看待最巨大的强权。他提出阶级、阶级论，就是为了超越所有代表强权利益的机制，其中当然也包括国家。

在阶级立场上，马克思坚决站在工人这一头，对抗资本家。这背后仍然有一个支持弱势者的普世价值作为他的依据。我们不妨以一句村上春树的话来比喻，这是村上春树到耶路撒冷领奖时所说的。他说：

> 但请容我发表一些非常私人的讯息。这件事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我从未郑重其事到将它公之于世，而宁愿刻在我内心的墙上。这件事就是："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
> 没错，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误，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正确与否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如果有一名小说家，不论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都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不论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误，村上春树说，作为一个小说家，他都要站在蛋这一边，因为墙比蛋坚硬，墙比蛋要强势得多。马克思也是如此，不论资本家有多正确，工人有多错误，他都要站在工人这一边，因为资本家比工人强大太多，更何况资本家还是靠着工人的劳动

努力，才能够变得那么强大。只不过马克思并不是小说家，而是哲学家，所以他不能把是非推给别人去决定，而必须坚决地说出工人、劳动者对，资本、资本家错的理由。

整本《资本论》，就是这样一部为弱势者而写的辩护之作。我们可以不同意他辩护的理由，但我们应该心怀同情地去理解这辩护立场的来源，而且我们更不应该忽视他这个普世价值依据的出发点。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在边远、落后、弱势的国家里，马克思的思想总是能够广为流行，甚至跃居主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也是在中国最虚弱、最低潮的时候取得了最大的进展吗？那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足以让弱势国家质疑、对抗帝国主义强权的普泛性依据。

是思考的革命分子，还是行动的革命分子？

马克思最强烈的使命感，在于揭发他所察觉的巨大共犯结构，从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上长出了一套维系这份不平等的欺瞒系统，那就是根植于资产阶级利益的上层结构。马克思选择实践使命感的方式，是理论、知识及说服。换句话说，马克思给自己的最大任务，就是让劳动者睁开眼睛，看见自己被剥削的事实，看见那个时代的礼仪、习惯、风俗、制度、社会组织、政府组织、国家体制，乃至于文学、哲学、艺术，都在帮助资产阶级欺瞒工人的这项事实。

马克思是一个思考的革命分子，而不是一个行动的革命分子。为什么到了20世纪，青年马克思的作品会被挖掘出来，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因为那是马克思还没被迫参与革命行动发表意见的作品。后来的马克思被塑造成一个行动革命家的形象，和这些文字及思想显得格格不入。

1848年前后的欧洲情势和气氛，再加上《共产党宣言》的成功，使得马克思前去参与各式各样的行动，但那并不是他的初衷，甚至不是他思想理论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说，哲学家致力于解释世界，但重要的是改变世界。这句话让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不满于哲学家的空谈，一定是主张“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要有行动，要有组织，要发动革命，要推翻既有的秩

序。这应该是马克思的本意，也符合他后来的行为，以及由这些行为所塑造出来的马克思的形象。

但我们仔细阅读《资本论》，再从《资本论》上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内容，就会发现马克思的本意真的不是如此。

马克思梦想的改变世界的方式，是揭发真相，建构真理——让劳动者知道自己是被剥削的；让劳动者知道被剥削是因为生产工具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让劳动者知道，当下的生活是一种异化以后的扭曲生活；让劳动者知道，还有一种异化以前的自然幸福状态。一旦劳动者知道这些，就会产生追求回归异化以前那个应然世界的冲动，世界就会随之改变。

劳动者重新成为自己的主人，夺回生产工具的掌握权，回归异化之前的生产关系，这才是改正之后世界的样貌。这一切的主体是工人，是劳动者，而不是组织抑或革命政党。

这个过程需要哲学家，说得更广泛一点，需要知识分子。像马克思这样的哲学家或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就是批判虚幻，接受真理，这就是他们实践并改变世界的方法，而不是在批判之外，从事其他实践性的行动。哲学家和知识分子进行调查、思考，找出真相，使得被剥削、受伤害的人能够从操控的共犯体系里觉醒，恢复作为自我主人的身份，积极地去创造正确的社会，这就是马克思的思路。

然而时代的现实使马克思脱离了这条理路，后来他担下了领导工人革命的身份，不再能够心无旁骛地整理他的思辨。这条理路传到列宁手中之后，更进一步产生了先锋党的概念，由党来扮演工人革命的代理人。在工人完全觉醒之前，由党来代表工人进行革命，改变世界。

哲学家马克思和革命家马克思绝非同一回事。不幸的是，革命家马克思很快就掩盖了哲学家马克思，成为现代人认知上唯一的马克思。

我当然无意否认革命家马克思的存在，但我不得不反复提醒大家，我们不能够只认识革命家马克思，而忽略了更根本的哲学家马克思。只有还原马克思的哲学家身份，我们对他的理解才能够更全面、更深刻，马克思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当代启发也才会更丰富且切身。

马克思笔下那异化之前的人类状态，是不折不扣的哲学前提，而不是历史幻想；是以现实为材料进行回溯的哲学思考，据此推演出的逻辑命题类似柏拉图的理型说里那些理想而全面的理性。这个理想状态的推论是重要的坐标轴，为我们提供了检验现实的定锚点，让我们能够用它

作为依据来批判现实，改变劳动者看待世界的方式。

后马克思的世界

今天的世界是后马克思的世界，是受到马克思思想改变的世界，就连今天的资本主义都是因应马克思理论而调整过的资本主义，和前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大不相同。

在马克思预言的威慑和指引下，资本主义体系所做出来的因应变化，包括：

首先，设法模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分界，尤其是让劳动阶级能够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生产决策，并且拥有小量的资本，打破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原本决然的划分。

其次，设法改变生产关系，让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和生产决策权相对开放，不再完全掌握在不参与实际劳动的少数资产者的手里。

第三，也是因为马克思的威慑和提醒，资本主义体系学会了要注意游离者，也就是介于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既非此也非彼的尚未确定其阶级归属的人。100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增加了许多身份介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角色，大大缓和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冲突关系。读这本书的各位读者，你们今天的工作和社会角色可能都落在这块当中，马克思来不及看到，但有一部分是在受到他的理论刺激而出现的领域当中的。

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另一项巨大改变，发生在资本所有权的分散上。股票市场、华尔街、股权、小股东，这些也都是马克思没有预测到的。但有一部分是受到他的理论刺激而出现的新兴现象——资本对大众开放，劳动者可以在从老板手中领取工资之后，拿出一部分来购买自己的工厂或者是公司的股票。他在形式上同时扮演工人和资本家，模糊了马克思原先认定的只会越来越清楚、相隔越来越远的阶级划分。劳动者取得了参与资本运作的权利，也就得以分享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还有他所获得的利益，不再是纯然被动的被剥削者。

整个系统有效地将劳动者转换成一份职业，而不是一种阶级，当然也大幅削减了阶级意识勃兴的可能性。这个社会除了工人、劳动者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职业，而工人或劳动者的利益基础，在他们获得了资本的部分拥有权之后，也就不再必然建立在工资上。如果压低工资，

增加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可以有效地让股价上涨，那么他手中股票的正面收益，可能就大于他在工资上所遭受的负面损失。如此一来，工人就不必然要反对压低工资的做法了。

时代改变了，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再以天真的眼光阅读马克思的论著。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历史的读法，透过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如何从19世纪的残暴不仁转变为今日的慈眉善目；另一种读法则是借由马克思的理路，来省思自己对生活、生命的选择。尤其需要思索的是，工作在生活当中应该占据什么地位，在生命当中又应该具备什么意义？

不是工人的马克思，为何能启发工人阶级意识？

在赫尔曼·黑塞的名著《悉达求道记》（又译《悉达多》或《流浪者之歌》）里，年轻的悉达多听了世尊讲道，也见到了世尊的面。悉达多承认世尊说得很有道理，但他仍无法跟随世尊，成为世尊的弟子。因为还有一个根本的疑问无法解决——世尊的因缘法唯一无法解释的，就是世尊本身的存在。如果世界就是无名，人看不清因缘而必然陷入痛苦，那为何会有超脱无名、悟透因缘法而得到解脱的世尊呢？世尊的存在不就等于证明了，因缘法是有例外的吗？因缘法如果有例外，世尊所说的话不就无法成立了吗？这真是一个精彩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马克思身上。马克思的理论最难解释的是他本身：他不是工人，不是劳动者，却具备了比工人更强烈的阶级认同，还扮演起启发工人阶级意识的角色。这不就表示阶级意识和阶级身份是可以分离的吗？如果不是工人的马克思可以认同工人，那么不是工人的资本家，为什么就必然抱持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必然剥削工人，以至于阶级差距不断地扩大，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土崩瓦解呢？

马克思并没有解释自己的存在，但100多年后，我们很容易便可以为他解释。他的存在证明了社会上有一种自觉的阶级身份游离者，我们可以将这种人统称为知识分子。他们拥有知识，重视知识，把对知识的信仰凌驾于自己的阶级出身及现实利益之上。马克思是一个不愿意承认，也不愿在他自己的社会想象当中给予明确位置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以知识和思想对抗既有世界秩序的人，这是他的严重失误。其实他的努力已经证明，社会需要超越直接利益考虑及阶级身份的知识分子，他却

吝于在理论当中承认这一点，亦不赋予知识分子明确的地位。

20世纪中叶，西欧出现新马克思主义，“新”这个字对应的是经过苏联共产党改造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新马反而是旧的，因为他们提倡回归原始马克思思想的本质，把它定位为一种哲学的知识分子式的思考，而不是革命行动的信念和纲领。他们展现了马克思当年最迷人的本质：借由知识和深思来质疑流行于社会的价值，为解释现实、设计未来找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在本书的最后，容我奉劝诸君莫忘马克思。因为他是点醒我们千万别沉溺于他人所给予的观念里的一位了不起的巨人。感谢您一路读完这本书，希望您可以在看待生活和生命的观点上，从这本书中获得帮助。

理想国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社科 · 文学 · 艺术

微博：@ 理想国 imaginist

转载 / 合作：微信 imaginist2010

马克思说，哲学家致力于解释世界，但重要的是改变世界。这句话让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不满于哲学家的空谈，一定是主张“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要有行动，要有组织，要发动革命，要推翻既有的秩序。这应该是马克思的本意，也符合他后来的行为，以及由这些行为所塑造出来的马克思的形象。

但我们仔细阅读《资本论》，再从《资本论》上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内容，就会发现马克思的本意真的不是如此。

马克思梦想中的改变世界的方式，是揭发真相，建构真理——让劳动者知道自己是被剥削的；让劳动者知道被剥削是因为生产工具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让劳动者知道，当下的生活是一种异化以后的扭曲生活；让劳动者知道，还有一种异化以前的自然幸福状态。一旦劳动者知道这些，就会产生追求回归异化以前那个应然世界的冲动，世界就会改变。

上架建议：社会科学



定价：88.00 元

理想国



看理想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